

現代文藝讀物

魯賓男子

啓智書店版

魯
男
子

啓智書店發行

康德八年九月一日印刷
康德八年十月廿四日發行

定價國幣壹圓九角

外埠酌加郵費

魯男子

版權不
准翻印

編撰人

新京西長春大街一號九番

師穎

發行人

新京西長春大街一號九番

宋小濂

印刷人

新京西長春大街一號九番

李雲

印刷所

新京西長春大街一號九番

啓智書店印刷部

總發行所

新京西長春大街一號九番

啓智書店出版部

振替 新京三八八〇番

全國各大書店均有代售

魯男子目錄

一	白 鴿	一
二	元 宵	一一
三	剝 栗	二一
四	鬼	三一
五	靈 與 肉	四六
六	歡 喜 佛	五五
七	明 珠	六五
八	龍 舟	七五
九	朝 山 宮	八三
十	血	一〇二
十一	惡 夢	一一二
十二	墮 落	一一八

十三	我 不 配	一二九
十四	快樂與厭倦	一四三
十五	重 九	一五一
十六	我全給了你吧	一六三
十七	秋 祭	一七〇
十八	姊姊嫁了	一八二
十九	自殺是怯懦者	一八八
二十	扑作教刑	一九九
二十一	錯吻了人	二一一
二十二	死別與生離	二二一
二十三	血 泊	二三一
二十四	秘 密	二四六
二十五	最後一信	二五六
第二部	婚	二六五

一 白 鴿

那一天，正是三月下旬初春天氣的臨晚，一個像古堡一般的破舊獨宅基高牆外面，一片草芽初放，黃裏帶嫩綠色的曠野，西邊地平綫上，堆著一座火山似的烏雲，正銜著一輪欲沉未沉的落日。

有一雙全身雪白兩隻似火一般眼睛的鴿子，恰從那破舊獨宅基的巷門洞裏飛將出來，映着斜照的餘光，越顯得銀羽的純潔，霞采的閃爍，一高一低忽起忽落的沿著田岸祇往前飛。

那鴿子後面，却跟著一男一女兩個孩子，嘻嘻哈哈祇向那鴿子飛的去向追，前面一個是個男孩子飛快的奔，後面一個是女孩子氣喘吁吁地再也趕不上。

——哥哥，那女孩子在後面喊道，慢些，我追不上了。

——儘這麼快，男孩子且跑且答道，還趕牠們不上呢。妹妹，你如走不動，歇一會兒，讓我獨自去捉他們回來罷。

那男孩子說著話時，已走到了四方的一片晒麥場上。看那方場的更首，橫著一條溪流，溪的兩岸，一色是半眠半起的場柳，正垂著黃地的嫩絲，飄拂水面。

那孩子追的那雙白鴿，望見溪水便一直飛過溪的對岸，很快活地一齊落到淺灘上，正好洗牠們的晚浴。

男孩子追到溪邊，眼望着隔溪的鴿子，停住了脚，祇是呆看，忽然回過頭來，見那方場的靠南一面，一溜排著三間草屋，亂磚堆疊的矮牆，左右兩間廬編的窗，都關得嚴嚴的，當中兩扇粗木板門，那時正洞開著，門口蹲著箇四十來歲面黃皮瘦的老婆子，在那裏洗剝青菜，預備晚飯。屋裏一張小矮凳上，坐著箇十二歲的小丫頭，手裏呼呼的搖著紡車，看那丫頭，雖然赤著脚，蓬著頭，却生得眉清眼黑，鼻端正，另有一種討人喜歡的樣兒；知道外面有人瞧她，停了紡車，也對人望著微笑；不覺把那男孩子怔怔的看出神了。

男孩子正怔間，不提防撲的一聲，半空中掉下一樣東西，打在鼻子上，不覺喫了一驚。

忽聽背後鶯聲嚶嚶的笑著說道：

——我怕哥哥跑得渴了，本帶著兩隻橘子，我一到這裏，就想遞一隻給你喫，不想一失手，倒打了你鼻子。哥哥你覺得痛嗎？

原來男孩子在呆看小丫頭的當兒，那女孩子也就趕到，見他兩眼釘著別人，不理會她來到，索性躲到他身後，故意抓著橘子嚇著他玩，此時又怕男孩子生氣，祇好謊說是失手打的。

男孩子揉了一揉眼睛，果見溪邊滾著箇橘子，一面伸手去拾，一面忸忸的答道：

——一點不覺得，沒有事！——就是痛了，也有這橘子來補我的苦。妹妹，你來！我們就在這楊柳樹下，坐一會兒，大家喫著橘子，看鴿子洗澡罷。

男孩子說著，就坐在一棵倒偃楊柳蟠曲的老根上，那女孩子也倒身半坐半睡的把頭靠著男孩子胸

前，閉著眼道：

——你讓我靜著靠一會兒，把喘的氣轉過來再和你喫橘子。

男孩子一面望著水裏的鴿子，一面說道：

——儘管在我膝上靜養一會兒吧。

對岸一雙白鴿，那時正張開牠雪一般白的兩翅，拍浮在水面上，颼颼地濺起浪花游泳了一會。然後棲上淺灘，啄尋食物。再飛在高岸邊，雄的嘴裏古古的叫着，祇在雌的身邊，來來往往打圈兒盤旋。雌的站在中間，動也不動，就不讓牠踏上背來。不一會，雄的走近雌的身邊，伸出蠟黃的喙，輕輕婉婉地替牠刷着沒晒乾的濕翎，雌的也回過頭來，慢慢地啄著雄的頸毛；漸漸地兩箇鳥喙相近了，彼此相互的咬著彷彿接了箇靜默的長吻；真有說不像畫不出一種親熱的樣子。

男孩子看得有趣，不覺出聲喊道：

——啊！妹妹，你快看！牠們多麼要好，祇怕比我們昨夜還要快樂！

那女孩子在膝上，略抬了一抬頭，半睜着眼斜視了一眼道：

——虧你還提昨夜呢。紋姑和綺姑祇爲每夜我們倆粘膠糖似擠在一塊玩，老不肯睡覺，總要等到兩三點鐘，給大人們強逼着纔肯睡，因此紋姑作主索性叫我們睡一牀省得不安靜。

——不錯，我祖母還反對，男女兩個已漸漸長成了，叫他們常常一牀睡覺是不好的；紋姑說，

「那什麼要緊？他們將來總要……」

女孩忙坐起來，拿起一支粉嫩的手，按住了他的嘴道：

——不許你說。

男孩笑了一笑。

——安安靜靜的睡一牀，大人們說我們什麼呢？你偏不肯安靜的睡，不管三七二十一的爬到一頭鑽進我的被窩裏來。

——我只想和妹妹越親越好！自己也不知道。

——睡在一頭，還是那麼不安靜。我怕你靠我一面的一條膀子，壓著不舒服；我往常看見爹和媽同睡，我爹的膀子，總放在我媽的脖子底下，我也把你的膀子穿過了我的脖子；不想你爽性把我抱得緊緊的，連我的氣都喘不過來了。可是你的心，只管嘩嘩的跳得厲害。

——妹妹，男孩帶著很狡猾的神情笑問，你既然睡得不舒服，爲什麼不把我的膀子推開，翻過身去睡呢？

女孩伸過指頭，直指到男孩的鼻子上道：

——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我怕你生氣睡不着，只管熬著讓你舒服，我倒說這些話。

——妹妹，男孩頓了一頓道，你的心，爲什麼和我一樣的跳？

——你怎麼知道我也跳呢？

——胸口貼着胸口，怎麼不覺得呢？

女孩臉上微微紅了一紅，還是頭倒在男孩膝上，癡癡迷迷仰着臉問道：

——真的，哥哥，我往常和我媽或是姊姊睡在一起，碰着身體總覺得有點兒肉麻，爲什麼和你睡，儘管挨得緊，但覺得甜迷醉醺醺地，另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哥哥，倒是什麼緣故？

——我也不明白，只覺得夢裏也是香甜的。今天早上，纔是笑話呢。我們糊裏糊塗一覺睡到十一點鐘，要不是紋姑揭開帳子，嚇嚇一笑，只怕到這箇時候，還沒有醒哩。

——紋姑看見我們睡的樣子麼？女孩急問道，她怎樣說呢？

——她就爲看見我們睡的樣子，他纔笑着說！真像一對小……呀！你不許我說……再不說……咳！我們能永久過這種日子纔快活哩。

——還說永久呢。我纔聽媽說過，祖姑姑明後天要回城裏去了；你是不要緊，回到城裏，有的是堂房姊妹，表姊妹，陪着你玩，我呢？一個姊姊和我不大合式，叫我怎麼辦呢？——爽性你不來，不陪我玩這一箇多月倒好得多。

她說着話眼圈紅了，禁不住明珠似的淚顆滾在臉上。男孩子也低了頭，一言不發，半晌纔說道：

——你說得我好難受；我雖然有些姊妹，雖然也常和她們玩，可是我的心，跟她們在一起，和姊妹在一起，是兩樣的。姊妹若然不情願我和她們玩，我就永不和她們玩，陪着 you 一樣的冷靜。

——你這話說到那裏去了！我只說我的苦，並沒有妬忌別人。你們天天在一塊兒的姊妹，我若然不許你和她們玩，我成了箇什麼人了，人家更取笑我們了。

她說的時候，聲音帶着哽噎，差不多哭了；男孩一面替她拭淚，一面說道：

——我身體不能跟妹妹常在一塊兒，我的心是永遠不離妹妹的。——天爲什麼不叫你住在城裏呢？省得一年中十箇多月的相思，只換得一箇多月的快活。

女孩忽然抬起頭來，像想到什麼似的。

——啊呀！我真鬧昏了。我正要告訴你一句話，不曉得真不真。剛纔其中姊和我說『爹爹在城裏買了一塊地皮，要造房子，造好了就搬城裏住，你可以和我常……』不必說了，無非是那些打趣的話。

——你知道在什麼地方呢？

——他也說起，在東門朝山……？！我忘了。

——噢！是朝山宮，和我們只隔一條街，既這樣說得有根有底，定是真的。

——她還告訴我，造房子的時候，我爹爹要自己去監工，帶着我們先借住你家裏。

這樣講，妹妹，你也用不着傷心了。從此我們可以一塊兒讀書，一塊兒玩耍，一塊兒……

他話猶未了，忽聽晒麥場上，人聲鼎沸，抬頭看時，忽然湧來了十多箇莊家模樣的人，有的擗了幫頭，有的拿了鏟子，有的拿了棘柴草繩，還有幾箇抬着幾塊石頭，都呼哨着向那三間草屋衝去，頓時把兩個孩子嚇得失色，站了起來，抖抖地，呆呆地望着。

只見那些人，到了門口，都站定了。內中走出兩個彷彿爲頭的人：一個是肥胖的五短身材，約摸

四十來歲，蒼黑的匾臉盤，頰上貼了一個銅錢大的黑痣，豎起一簇黃毛，好像石縫裏鑽出霜後的枯草，倒掛式的濃眉，眼睛却豬一般只留一條細縫，在那裏透出些怪光來，身上穿了粗藍布長衫，腳踏雙梁的黑布鞋，頭帶毛毡睡帽；還有一個却比西面一個闊得多了，穿一件月白竹布長褂子，罩上元色洋緞的棉馬褂，脚上是白做布棉鞋，頭頂着紅結帶的西瓜帽，年紀不過三十歲，是個細長條子，狹瘦露骨的面孔。眉毛壓着一雙三稜的眼睛，闊大的嘴唇裏罩一付黑斑牙，倒像紅框窗洞裏撐出的花布簾子。

兩個人搖搖擺擺地踏進那草屋的板門，早把洗菜的老婆嚇得發抖了。

——啊呀呀！蕭地保老爺，湯催頭先生，你們領許多人鬧哄哄的到我們家做什麼？

那矮胖的裝着比哭還難看的笑臉先開口道：

——秦嫂嫂，先請你原諒。我們不是喜歡多事的人，也叫做沒法。今天的事，是汪市汪董事吩咐我們帶了許多人來打擾你的。汪董事說：那晒麥場東邊的一條溝，本是西隣李根大的，被你霸占了好多年，現在要來劃清界限了，所以叫我們來整幾條界石，紮一溜籬笆，請你以後不要用那溝裏的水了。

秦婆子一聽這話頓時臉色變白，喊道：

——湯先生，這是什麼話？……

那一個瘦長的三稜眼裏射出凶光，搶看說道：

——姓秦的，你放明白些，汪董事不是好惹的，你有多大胆子去拔虎鬚。老實說，壓不下你這臭娘們，我還能在這裏當地保！難道爲了你上縣裏去挨板子嗎？！喂！你們大家來，我們幹我們的，湯催頭，你不必和她講費話。

那些莊家人，本來都等在外面，等不得一聲地方老爺的吩咐，好比得了將軍令一般，一個個都刀出鞘弓上弦的各拿着各的東西，蜂擁着向那溪邊來。蕭地保和湯催頭在後押隊，那秦婆子也連哭帶喊的追上去。

兩個孩子，這一驚非小，男孩見那女孩嚇得面如土色，身體搖晃着只待要倒。他連忙把右手挽了她右臂，左手托了她腰，輕輕款款的道：

——妹妹，不要怕！我們快跑！快跑！

說着就連拖帶抱的繞着那方場南面沒人處奔，一路還遠遠的聽見秦婆子在那邊忘命的亂哭：

啊！天爺爺！這還成個世界！汪董事就是強盜，也講個理！——這個地是我丈夫傳下來的……我們種的田，不光是姓汪的，還有姓齊的。多少田，要緊時，都靠這溝來出水進水，汪董事不過爲着娶了李大根的女兒做小老婆，就幫了他來硬搶我的地！搶了我的地，就是斷了我的命！你們要埋界石，除非先埋活了我！你們要紮籬圍，除非先勒死了我！

那時，兩個孩子，已跑過了方場，上了一條田岸。男孩聽見喊得厲害，停了一停步，遠遠望見那婆子已鑽進人堆裏，在他們動手的地方，大哭大鬧的在溪邊打滾。

——那婆子很可憐！……

一句話沒說完，只見那紡紗的丫頭，在方場上跑過來，笑着跪在女孩面前道：

——小姐，我是認得小姐的！我們也種著小姐家的田。汪董事欺負我們的娘，請小姐回去，求求老太爺，想法子搭救搭救我們苦人！

那女孩一句話也聽不出來，只點了幾點頭，正慌着拉男孩向前走時，忽見遠處橫頭田岸上，來了一個年紀大的老媽，一個年紀輕的大丫頭，老遠的一齊喊道：

——啊喲！好少爺！好小姐！怎麼跑到這兒來，叫我們好找。

兩個孩子，望見領他們的人來了，七跌八衝的迎上去。

老媽挽住女孩的手，埋怨道：

——小姐，你是個女孩兒，也跟着哥哥在外亂跑，嚇壞了，又是我的晦氣，討你娘的罵。

大丫頭拉著男孩的手道：

——好少爺，只管淘氣罷，老太太等著你換衣裳呢。

大丫頭咕咕著，忽望着晒麥場上向老媽道：

——那邊多少人聲哭喊着——有人在打架嗎？

老媽也抬頭望了一望。兩個孩子正要開口，那個紡紗的丫頭，斜刺裏穿過麥田來，拉住了那老媽，把剛纔的事，又哭訴了一遍，託她轉求老太太設法。那老媽看了她一眼，笑着道：

——阿林，你倒越長得標緻了。看你的分上，我一定告訴老太爺，你放心回去罷。那丫頭謝了一聲，忙忙的趕回去看她的娘。這裏老媽丫頭也各領了孩子，向着那獨宅基的巷門走來。

剛剛走到巷門口，女孩子抬頭很驚異的喊道：

——哥哥，你看巷門的屋簷上……

——這兩隻鴿子倒乖，男孩拍着手也喊道，比我們先回來了。

一行四個人，就在這晚靄迷濛中，漸漸地走進巷門，看不見了。

二元宵

究竟那兩個孩子是誰！一個男的就是魯男子，那個女的叫做齊宛中。

魯男子是個世代書香人家的種子，他生在揚子江南岸濱臨江湖山明水秀的C……城。他的父親是躑躅名場的老名士，名叫魯選，祇爲他爲人正直，地方上不論大小的事經他老人家一開口，大家都服他的公明，所以合城人都尊稱他魯公明。他從三十歲上中了個舉人，雖然文名滿天下，交遊遍公卿，却是應了七八次會試，那些愛才如命的大總裁，人人都想收這名下士做門生，總是一場春夢名落孫山。太夫人齊氏性急不過，祇好先替他捐了個戶部郎中，總算在摺紳錄上登了一個名姓，做家業的保障。他老人家志高氣硬，不願意去做那銅臭事兒，幸虧靠着祖傳的千多畝薄田，日子還過得去；把積蓄下來的利息，蓋了一座雅靜的花園，名叫魯園，終日奉母看花，讀書課子，享着清福。遇到會試年頭，還要照例進京趕考，有時留京二三年，等待再考；這並不是他功名心熱，祇爲仰體齊氏抱着兒子做狀元宰相的舊思想，不得不向名場去應個卯罷了。

魯公明那時不過四十來歲年紀，是個中等身材，很胖滿的一個闊圓臉，有着清疏的鬚鬚，眉目間滿堆着誠懇和溫靄；身上穿的衣服自己不大注意，不是脫了扣就是鬆了腰帶，一長一短的拖着；手裏常拿着個鼻煙壺，一面不斷的聞着，一面踱來踱去低着头沉思，或是靜默地坐了仰着頭遐想，一望而

知是個學者。

他有個兄弟，單名一個連子，號公寧。性質和魯公明大大的不同，是個好勝的，服裝是比人家漂亮，排場要比人家闊綽，做事要比人家胆大，而且喜歡結交；凡是圍繞他左右前後的人，沒一個不想他好處的，所以放在他手裏的錢，不知不覺就搖搖晃晃往外直竄，他也不大注意，祇要有人恭維幾句，足穀他損失的價值了。他是個長臉臉，尖下巴，眉目清秀，不肥不瘦，精神活潑；脾氣是帶些躁急，但性質也是忠厚直爽，這一點和魯公明是一樣。

魯公明結髮夫人郁氏，沒有生育，不多幾時就死了。後來討了個二房劉氏，第一年就生了魯男子。那時齊氏老太太望孫心切，魯公明也到中年了，第一個就得了男孩子，自然歡喜，所以題名叫做魯男子。生了魯男子後，在十年裏，又連生了兩個女孩，大的叫蕙姑，第二個叫阿靡。

魯公明這一房裏，他的夫人易氏，也有兩個女孩，大的名嬰弟，小的名芷春。魯公明還有幾個妹子，一個嫁了湯翰林，一個嫁了卜舉人，湯翰林卜舉人都留京不常在家，這兩個妹子也輪流着和子女一起在娘家居住。還有齊氏的大姪女，嫁在城裏朱家，也常帶了他兒子小雄，不時來的；所以魯公明家裏，雖不是錦衣玉食的豪族，却是個花錦簇團很熱鬧的家庭。

魯男子既是家裏第一個男孩子，小時候相貌又生得清秀可愛，魯公明和劉氏固然愛得擎在掌上，嵌在心坎裏；尤其是齊氏老太太，把他捧得像夜明珠一般，風吹怕凍，日晒怕化，四歲上就領在身邊伴着一牀睡覺，六歲後，請了先生，送入學堂，還不肯分牀，直到十歲辰光，纔在老太太床旁另

搭下一張牀分睡了。

魯男子生性十分聰明，祇是十分洵氣，記性很好，祇是有些貪多嚼不爛，悟性也還可以，祇是常常見異思遷。開首讀大學，中庸時候，糊糊塗塗不過依着先生教的腔調，並不是讀，是唱；讀到論語，孟子，便覺厭煩；後來換上易經，尙書，越讀越不懂，不是厭煩，簡直怨恨，心裏不自覺的起了反對，不願意依頭順腦聽哥叔學舌了。因此不知受了先生幾次罵，幾次打；打，不用戒尺，不用手掌，拿着什麼東西，在頭上亂敲；有時用力撕得耳朵血淋淋的，有時緊起火熱的銅旱烟管頭嚙蓋向上烙；依着這個卦作教訓的古訓，逼迫孩子去唸那教人頭疼的唐僧緊箍咒。

家裏大人們對着魯男子樣樣嬌縱疼愛，只有遇到讀書，纔是獎勵先生的殘酷，——除了齊太太常常庇護——魯公則不常在家，還算馬馬虎虎，尤其是劉氏夫人，她希望兒子上進的心急切，管束的愈嚴。她的臥房，恰好在書房的隔壁，那裏有兩扇用箱子堵着永不開的門，她終日站在那門旁，在門縫裏看着魯男子的舉動，做她隔牆的監督。當着魯男子讀書聲低下或竟停止時，便剛剛的在門上敲幾聲，魯男子頓時吃驚，好像兵士聽了軍官緊急口號似的提高嗓子高唱起來；但這種高唱，維持不了多久，終於慢慢地又低下了；照這種斷續的門聲，高低的書聲，一天不知道要復演多少次。

在那時候的魯男子，惟一痛苦是讀書，然惟一快樂却是聽書。每逢放學出來，陪着祖母吃了夜飯，照例齊氏要唱幾回彈詞或幾段小說。魯男子的同情心是極豐富的，講到岳傳，自己便認做岳武穆，講到征東傳，自己便算是薛仁貴，唱着天雨花，好像就是左維明，唱到安邦志，好像就是趙安。

這種同情心既已發覺，不自覺要表現。常常在放學後，夜飯前，或是節日，約齊了家裏姊妹們——他的姊姊、妹妹、姑姑、堂春、阿慶，還有湯氏的大表妹……夾雜些丫環，集會在屋後廣場上，分開兩國，擺成陣勢，自己總要做戰勝國的大元帥，讓大姊做對方的元帥，有時還做些很冒險的動作，自己拿着一根木棍，站在中央，叫大家把草米筍當了箭一齊向他丟來，他撥風似的使着木棍撥去四圍射來的箭，仿着衝鋒突圍的樣子，顯出英雄的身份，這是魯男子最初的思想。

魯男子漸漸地覺得聽人講書不大滿足了，要自己看書，不免在他祖母書桌裏偷了幾種他看得下的像宋生福等類的唱本，藏在書桌抽屜裏，得空偷着看。後來唱本看膩煩了。進一步換看平話；從封神榜，列國志，西遊記，鏡花緣，一直看到半文言半白話的三國演義，總算在他祖母的書城裏進進出出做了多年的積賊，從沒有破過案。他偷書的胆越偷越大，覺到祖母的書城太陳腐了，太單調了，想另闢一個新境界來，自己鼓着勇和哥倫布一樣的冒險，向他父親的書城裏去尋覓，竟被他發現了紅樓夢；魯男子這一樂，大概比當時發現新世界還要樂，立刻捧到他向來掛着聖經聖傳招牌的書桌底下，窩藏賊私的夾書裏，日夜咀嚼那新滋味。他本來是空着纜看，現在可忙着讀書時也忍不住帶着看。本來祇興奮了雄性的熱情，現在可衝動了兩性的熱情，從此魯男子不但增加了新趣味，而且認識了新人生。這人生求知心催迫他做無數次的冒險，不想有一次偷到野叟曝言，竟被他父親魯公明覺察了。魯公明生性溫和，對着兒子一向是笑迷迷的，這一次可大不同了，馬上把魯男子叫到面前，臉漲得血盆似紅，拍着桌子，高聲痛罵了一頓。親自把魯男子夾書裏的贓物全數起去，並且請老太太把書廚上了

鎖，自己的這類書，也一古腦兒收藏得乾乾淨淨。

魯男子受了這打擊，苦悶了十多天。他的性質是彈性的，人家壓迫他囚時他也會隨著壓力坍下去，可不久就慢慢地跳起來跳得比前更高。真的過了一時，他又換了方向，勾通了同書房的大姊嬰弟，向他叔父公寧書架上去尋覓，又被他發現了漢魏叢書裏的飛燕外傳，雜事祕辛，搜神記等，却在無意中又得到了王充論衡裏問孔刺孟等種種奇論；從此又在兩性熱情外，激起理智的熱情了。

魯男子的想像力本來非常強盛。他把幾年來偷看的書得到的印象，從前是想拿動作來表現的，現在却集中起來，攪和在『自我』的範疇裏，祇想拿想像來在腦海裏逐日一段一段的表現了。第一他想像他自我做成個政治上文能執筆武可提刀的偉大人物，至少要像左維明，劉春暉一流的羣英領袖；第二他想像自我做個學問界不朽的著作家，讓一步也好扮成如多九公或彌正平一樣的特性脚色；第三要把自我做一個被多數女子戀愛的男子，自己却另有一個惟一的真戀人，來點綴前兩種想像的枯寂，完全成一個小說化的人生。他的臥牀是他想像史的編輯室，上床後，入夢前，是他想像史工作的時間，想像史的主人公自然是他自己，那麼主人公惟一的真戀人是誰呢？就是齊宛中。

齊宛中是他祖舅齊仞十的孫女，一向住在齊鎮。她却和姊姊慧中隨了他父親齊漢江母親顧氏，爲了奉侍嗣母，分居在江市。她比魯男子祇小得一歲，雖然十歲的女娃却生得身段苗條，肌膚白膩，覆額的秀髮，挽了兩個丫髻，顯出小小的瓜子臉；彎而細的眉毛下，一雙水汪汪黑白分明的俏眼，不笑時也是含情，不看人自然送媚，隨你剛暴的人，薰着她些兒眼波沒一個不軟化，天生的聰明，這麼點

兒年紀，已會臨碑帖，看小說了。因此漢江夫妻異常寶貝，就是齊氏老太太，對着這姪孫女，也是另眼相看。

每年新年裏，齊氏照例要回娘家拜喜神，總是帶着魯男子一同下鄉，說不定住一月半月，却在漢江家裏住的時候多；有時漢江夫妻到城裏來，也帶着宛中住在魯家。魯男子和宛中雖說是表姊妹，却從小廝混在一起，哥哥妹妹叫得比別人格外親熱，一遇到了，便扭股糖似的分拆不開。大人看看好玩，常常指着他們——弄成了習慣的戲話——說：真像一對小夫妻！這句話不知不覺的印刻在他們的小腦膜上了。

這一年，正是魯男子剛交十一歲的新年裏，元宵節日的那一晚。C……城裏家家鬧着元宵，魯家更是鬧熱。魯公壽是最愛熱鬧的人，邀了許多朋友在家裏，一班起團的在客廳上打着元宵鑼鼓，一班文雅些的在書房裏吹笛唱曲；魯公明却在裏面前一進上房裏陪着老太太，湊上湯卜兩位姑太太和劉氏易氏趕老羊賭錢；魯男子聚會了嬰，蕙姑，阿麟，芷春，和湯雲光一羣姊妹，都在後進上房的中堂院子裏放花砲玩耍。

那時後面中堂裏正掛滿了列代祖先的喜神，排列幾張紅呢桌圍的供桌，桌上放着供茶，九子盤，香爐，紅燭；滿屋裏高懸着各式紗燈，全點上燭，照得堂中院外像白晝一般。魯男子和湯雲光兩個最高興，搶着燃放那些九龍取水，金盞銀盞，白鶴雲，皮老鼠等種種花炮，嬰和許多姊妹都圍住了仰着頭看。看看祇放騰了一支九龍取水了，魯男子正待去拿，被湯雲光劈手搶去道：

——大哥，這個讓我放罷。

魯男子要想上去搶回，火光早點着藥線，噠的一聲直鑽入雲端裏，一簇火星裏閃出點點明星，隨風在天空搖曳。

——你看我放得多高，送光拍着手向嬰市道。大姊姊你爲什麼胆小不敢試呢。

——我怕弄不好壞了手，嬰市微微的笑了笑道。有你們會放，我樂得安安穩穩的看。

——你別怕，我陪你，我跟你，手裏的。

光正想回嘴，忽見外面跑進來一個男孩子，和魯男子差不多年紀，一個雪白的圓臉，小小的眼睛，高高的鼻子，上下唇緋紅的，在燈光下認清是朱家的小雄，連跑帶喊的道：

——你們玩得好！我也來！

——雄弟，魯男子笑着迎上去道，你怎樣這時候才來？

——你還不曉得嗎？汪市齊家的婆婆死了，我娘特來和姑婆說知，我們明天就下鄉，——我和宛妹妹又好一魂兒玩了。

魯男子一聽這句話，立刻沉下臉來道：

——你和宛妹妹玩不玩，關我什麼事！——那麼我祖婆婆去不去呢？

小雄看着魯男子的臉巴，倒怔了一怔，冷冷的說：

——那我不知道，你自己問楠婆去。

魯男子丟了小雄和姊妹們，也不管他們背後的說笑，拔腳向外進上房奔來。

那外進上房，本是一排三間：中間差不多是個過道；上首一間很狹小的，向來做了環僕婦們的住所；下首一間，略爲闊大，靠東壁放着四張扶手靠背廣漆方椅，兩個廣漆茶几；中間略偏西牆些，擺着一張班駁陸離不知道什麼漆的方桌；緊靠西牆，供着一把太師椅，獨鋪上厚厚的一個花布墊，這就是老太太終日堂皇的寶座；其餘三面，隨意圍着幾張骨牌式木凳，預備大家陪着老太太坐的，吃飯也在此，閒話也在此。老太太每天總要過了晚上十二點鐘後，纔拿了一根四尺來長的細旱烟管，扶了丫頭，回到臥房。那臥房；就是上一間的裏套間，見方不過二丈；坐南朝北；北面一排蠟殼短窗，靠窗有一張三抽屜桌；南面是牆，靠牆鋪一張楠木大牀，是老太太睡的，下首裏一張小床，就是魯男子想像史的編輯室，兩張床交界的角線上，嵌着一個方方的繡櫃。老太太臥房的對面，就是魯公明夫妻的臥室，是長方形的房間，闊裏和老太太的臥房相等，進深到有三丈多，南北都開着蠟殼短窗，大床却靠北窗鋪着，旁邊也有較小的床，這是魯公明夫妻分睡的；南窗橫着一張書桌，緊靠書桌的西牆上。是一排書架，堆着亂七八糟的書。由老太太臥室通到魯公明臥房，全靠西首一條小狹弄，是朝東開窗的，夾弄門口一口大書櫃，過道裏靠牆也有一口小書櫃，都是老太太的小說庫，也就是魯男子屢次犯竊案的行爲地。這些便是魯男子家裏內室的房屋略圖。

當時魯男子一口氣跑出來，一脚跨進外上房下首房門。祇見大家已歇賭了，隨隨便便散着坐，父親公明，在房間裏來往的踱，獨有朱姑太太陪着老太太朝外坐在方桌橫頭。魯男子免不得走上幾步，

叫了一聲大姑姑。

——姑媽，朱姑太太向着老太太道，那麼我們決定明天到這裏會齊，吃了中飯下船。

說着回過頭來，笑嘻嘻的望着魯男子道：

——你多開心！又要跟着祖婆婆下鄉去會你的少奶奶了。

——照他這樣頑皮不肯讀書，劉氏笑着接口說；誰給他少奶奶。——這回老太太也不帶他下鄉，惹他妹妹的討厭。

——要去時，湯姑太太也附和着說，好叫他跟着爹爹等到開弔再去。

魯男子聽了你一句我一句的話，只管怔怔看着他祖母的臉色，好像祖母是家裏的惟一權威者，她的命令，保定合着自己的志願。

——帶他去路上很累，老太太也板着臉道：不如不帶的好。

這一個青天霹靂真把魯男子驚呆了。老太太也這麼說，他的下不得鄉是定了案了，心裏比刀挖了還要難過，第一是讓朱小雄去和宛中親近，自己倒落空。父親在面前，又不敢說什麼話，可是眼中的眼淚，忍不住奪眶而出了。

他怕人家看出，垂着頭急忙忙的溜進裏間。

——大寶……朱姑太太在後面喊着，大寶……！

他也聽不見，向自己牀上一滾，鑽在被窩角裏嗚嗚咽咽哭個不了。

直到大家散後，老太太回房，親自去安慰他，告訴他剛纔大家是逗着他頑笑的，明天一准帶他下鄉，這纔算回嗔作喜。

可是這一喜，又鬧得他一夜不會安枕，想着和宛中多時不見面，不知她長得如何標緻，見面時該怎麼說法，她又怎麼回答，她的心和他的是不是一樣；一想到這回和小雄同去，不自覺的有些嫌疑，又有些恐怖；把這些胡思亂想頭來倒去的好容易巴到了太陽出來，一骨碌就爬了起來了。

等到吃中飯時，朱姑太太同着小雄也來了，老太太的行李，一早都已收拾完全，船也雇好，一吃中飯，大家都下了船。恰遇順風，趁着落潮，拉起篷來，飛快的向江市進駛，還沒上燈，已到了市梢埠頭停泊了。

三 剝 栗

在汴市大街東頭，有一所大宅子，大門洞開，從門口直到廳堂，滿紮着白布綬，掛齊了白紗燈，那時正當夜晚，一色點上白蠟燈，從外望去，像一座白山的深谷裏，透出耀眼的曙光，當門一盞大門燈，左右兩個立燈，都是白殼子上映出齊府兩個大青字。

那廳堂上的大白球下，設着追薦九幽的大道場，衆道士們正直着膝子，拉長了聲調，拜誦玉皇懺。那堂東間壁，一間客室裏，此時却黑壓壓擠滿了一屋子的人。

恰正在這當兒，齊氏老太太領了魯男子，朱姑太太帶了朱小雄，離了船，坐着齊家來接的轎子，在一片白光裏，進了門，下了轎，運到靈堂。照例的換上白布衫，叩頭，號哭，慰問孝子孝婦。漢江夫婦也哭着叩見姑母和姊姊，這一套印板的儀文，大家叫做禮體的，都演完了。然後漢江夫婦和齊市老太爺那裏來的兩位素出閣的小姐，叫紋姑，綺姑，慧中，宛中姊妹，一大堆人簇擁着齊氏老太太，潮一般的湧向東廳來。

大家都進了客廳，魯男子由大丫頭玉蘭領着，也跟進來。只見屋子裏設得還算齊整，朝南一張大楠木床，靠西壁打橫一張小床，南窗是方桌，兩邊各放大椅，東壁一溜六把靠椅，間着茶几。

齊氏就坐在靠窗上首大椅裏，朱姑太太坐了下首，大家也隨便坐了。宛中却羞答答的偷覷着魯男

子，緊靠在她娘顧氏懷裏。

——你這兩天很辛苦，齊氏向漢江道，去做着罷，不必陪我們了。

於是漢江說了幾句客氣話，走了。這裏大家就你一句我一句談起家常來。

魯男子自從一下船，還同昨夜一樣，心裏七上八落的預備下許多話要和宛中講，等到真見了面，彼此都呆了；無形中被一種不可思議的空氣，壓了嘴，拘了身體，除照例的彼此叫了一聲哥哥妹妹，一句話也說不出，連身邊都不敢挨近。此時魯男子遠遠地站在他祖母背後，緊緊拉住了玉蘭的手，心裏勃勃的跳，眼睛只管向宛中溜。見他生得比去年長大，身上穿了白小衫，越顯得面白而嫩，眼黑而明，頭上梳雙月髻，另有一種說不出的嬌怯柔媚態，不覺看出了神，有時恰遇宛中眼角邊的斜光，也溜過來，和自己眼光，成了交綫。宛中吃驚似的躲避，粉臉上已不自禁的蒙上一層薔薇的薄雲。

朱小雄是個不安靜的孩子，見他們都呆呆不做聲，耐不住，三脚兩步跨到宛中身邊道：

——宛妹妹，外邊熱鬧得很，我們到廳上看道士去。

這時宛中心頭，和魯男子一樣，給小廝兒撞得七顛八倒，自覺面熱，怕人瞧破，恨不得鑽進娘懷裏；小雄那裏覺得，小雄見她不理，詫異道：

——咦！怎麼不理我！

——宛寶，顧氏推着她道，朱二哥和你說話呢。

——二哥怎麼？宛中呆呆的問……要怎麼樣？

慧中坐在顧氏下肩，帶着譏諷口吻道：

——「什麼『怎麼怎麼』的問人？我看你今夜連耳朵都變聾了。二哥要你一塊兒去看道士。」

宛中此時臉上紅得比落日的晚霞還要鮮艷。

——既然姊姊耳尖，她冷冷的道，聽得真，你就陪二哥去。

——人家可並沒要我去。

大家聽了她們鬬口，都笑了。

——雄哥兒，紋姑笑着說，你聽見了罷。你不約慧妹妹，慧妹妹動你的氣了。我勸你體諒些宛妹妹罷。宛妹妹是要在這裏陪她小姑爺哩，你還是向慧妹妹陪個不是，約她一塊去的好。否則你該把大哥拖出去，二妹自會跟出來。

說罷，引得合房人都出聲大笑。就在這一片笑聲裏，宛中脫出了顧氏懷中，飛也似的跑了出去。

——都是你這尖嘴姑娘，綺姑指着紋姑道，把小孩子臊得逃了，——這裏有人要心疼的呢。

——宛寶真越長越俊，齊氏說，可算得珠顏玉貌了；許多孩子裏，我祇喜歡大寶和她，所以他們倆也頂要好。

——我們宛寶真是癡憨憨的，顧氏也帶笑道說，老早就盼望大寶來，盼得飯都沒心想吃，一見面，倒又怕羞躲起來，好笑不好笑。

魯男子當時聽了大家這些話，自然樂意得心花怒放，尤其是看見小雄碰了宛中的釘子，暗笑他白

操心，單相思。他不曉得宛中沒聽見，祇當她有心做給他看，他已成了個小情場裏的戰勝者了。後來看她逃跑，這一羞一跑，在宛中是機械般的動作，在魯男子心窩上，又灌進了許多甜蜜的滋味。

魯男子一心想跟出去。看看宛中。但覺得滿房人的眼睛，都射在他兩腿上，監視着，竟沒有開步走的勇氣。正自恨慙懦弱，忽抬頭四下裏尋時，再找不到小雄的影子，祇有慧中默坐着，對他嘻嘻笑笑，明明在那裏譏笑他。心裏一急，暗想不好，小雄一定又趕宛中去糾纏……

那時，一個老婆子進來向着顧氏告辭飯已好，老爺吩咐開到這裏，省得姑太太再走動，顧氏點一點頭，招呼就開。一時老媽丫頭都上來擺桌椅，擺碗筷。就在大家忙忙碌碌裏魯男子條的洒脫了玉蘭的手，慌慌張張往外奔，也不管玉蘭一聲連聲的喊。

魯男子一口氣定到大廳。四方一靜，祇有許多道士在那裏忙着預備發符拜表，沒有小雄的蹤跡。轉身向着後堂走，剛進柴門，望見西房裏，燈光映在窗紙上，有兩個人影，頭法頭好像很親熱的神情。魯男子知道這間是漢江夫妻的臥室，也就是宛中的佳處，心裏陡起了疑。他定了定神，放輕脚步，閃到房門口，在窗縫裏偷張。祇見宛中在窗邊靠一張三抽桌坐着，小雄站在桌角邊，挨近宛中。桌上堆着許多風乾栗子，宛中低着頭，很細心的在那裏剝，先把牙咬開，剝去外殼，再拿纖指搗那內皮，一顆顆剝乾淨，放在一隻茶缸裏。

——爲什麼不叫丫頭們剝，小雄向着她道，要自己費手，垂着頭，怪悶的。——到底剝給誰吃，要這樣鄭重？

——爹爹喫，宛中說。

——妹妹，肯不肯給我幾個吃？

宛中隨手在桌上抓了一把帶殼的，送到小雄面前。

——我不要這個，小雄推開宛中的手，帶着嘻笑說，我要妹妹親手剝的。

——難道我手上有糖……她微笑的說。

——沒有糖，有蜜。不給我，我會搶。

說着，伸過手來。

——不要搶！她忙把手按住了杯口喊，我給！我給！給你兩顆。

她拿起杯子，揀了兩顆，遞給小雄，把杯子帶着進房裏去了。小雄却得意揚揚只管在那裏吃着兩個剝光的栗子。

在門帘偷看的魯男子，此時看得他一顆心，似震動的火山，祇待爆裂出沸騰的火塊來。想衝進去，忽縮住腳，心裏轉念，我還進去做什麼？不自覺有氣沒力的往外退，一路暗忖着，這到底怎麼一回事？難道剛纔給他釘子碰，是假裝給我看，暗地裏却約他到這裏來的嗎？怪不得見了面。老不肯近我，我當她害羞，我真癡了。一面想，一面走，到屏門背後，恰遇玉蘭和一個領宛中的徐媽一同進來，找他們去吃飯。玉蘭挽了魯男子逕回東廳，一進門，見大和團團圍在桌上，正吃着飯。

——阿男，齊氏手招着魯男子喊，到這裏來，跟我一塊兒坐。

——我不要吃。

——好好兒爲什麼不要吃飯？——咦！你們瞧！撇着嘴，又和誰拌了嘴了。

紋姑笑着把魯男子拉到身邊，低低的問道：

——我知道，一定宛妹妹又委曲了你了！對嗎？好孩子，乖的，妹妹是女孩子，你是男，該體貼一點，一見面就吵，人家要笑的。

魯男子被紋姑這幾句話，說着了心事，臉上一紅，尤其是男孩子該體貼些女孩子這句話，直透入心底，自肚裏想，不要真的是我錯疑了她，那我就太不體恤了。心已漸漸地轉，不知不覺挨上桌子，胡亂端起飯碗來吃着。那時小雄也從外頭跳了進來。

——大哥快吃，他喊道，外邊道士都穿了繡花的五色袍，拿着五色小方旗，滿廳的畫絹牌樓裏，都點起燭來，道士在燈牌樓底下，穿來穿去，好比蝴蝶滿處的飛，真好看得很，吃完了，我們去看。

魯男子祇管吃，也不理他。祇看徐媽手裏盛了一碗飯，從外走來，向着顧氏道：

——宛寶不肯來，叫我盛碗飯，揀些菜，在房裏吃。

——這些孩子，顧氏笑道，真討氣，一個纔平，一個又鬧起來。我也管不了，只好由她們自己罷。

說着，就手揀了些菜，叫徐媽拿着自去。這裏大家且談且吃，沒多時，吃完了，僕婦擰手巾，丫頭獻煙茶，撤碗碟，抹桌子，忙了一陣。此時不但小雄鬧着去看道場，連紋姑，綺姑，都唆撥齊氏老

太太出堂參觀法事。齊氏被衆人說得高興，便欣然出來，祇有魯男子心腔裏總橫著一團柴棘，推說身體困倦，不願出房，大家祇好隨他。

魯男子此時恨不得不見一人，好讓他獨自個去體會宛中的心理。看見大家走完，忙央著玉蘭替他脫衣上牀。玉蘭很驚訝他要睡得怎早，瞧他氣鼓鼓的，也不說什麼，便一一依了他的話。等到他一睡下去，便放下帳鉤，掩上房門，自顧自走了。

偌大一間客廳，祇剩魯男子一人仰面躺着，雖然隔壁鑼鼓喧鬧，步履雜沓，房裏却是冷冷清清，沉沉，桌上一盞慘澹的油燈，窗邊牛角依稀的黃月，他擁着寒衾，靠着孤枕，身雖在床，那裏是睡呢？反而睜大了兩眼，瞧住帳頂，祇追想從小和宛中相處，比別的姊妹親密；若說小雄，論親戚，他比我近，論人品，和我也不相上下，祇爲人粗直，和宛中柔婉細膩的性情不合，所以小雄越想近，宛中越是遠；況且和宛中離隔的時間，和我一般，沒有特別機會；照這樣想，如何會沒根由的要好，突然變了心呢，那是情理上斷乎沒有的事，還是自己疑心生暗鬼吧！想到此，心裏頓時鬆爽了好些。正自寬解間，忽然腦膜上又映出剛纔窗上頭聚頭的兩個黑影子，明明看見一個站着的挨近一個坐着的身；明明看見他推着她的手；她微笑了，親手遞給他兩顆栗子；難道這些個，也是我疑心裏的活見鬼嗎？親眼見的……——我祇有從此不理她！祇算我今世裏沒有認得她！沒有她！我不能過嗎？沒有別人要好嗎？——自己把自己的心，鎮壓一下！——頓時覺得自己一顆心，空蕩蕩地，落在汪洋大海裏，想着我跟誰要好呢？那麼爲什麼和她不要好，祇爲她笑了一笑，給了人家兩顆栗子，說了一句玩話，這都

是姊妹們玩耍時極平常的事；而且看她們那時的神情；始終是淡淡的，給了栗子就走，沒有再和小雄在一起；她向來懦弱；也被小雄糾纏得沒有法，至今還帶着滿肚子的苦水哩。這麼一說，那我就太冤枉她了。不覺心中一急，恨不得立刻飛到宛中面前，安慰她，求她寬恕自己的多疑。

他睡了半天，那裏睡得着，就是這些胡思亂想，在他心槽裏和潮汐一般的忽起忽落。側耳聽聽，隔壁廳上，還是很熱鬧，房裏的燈光，却益發暗下去。

那時他心裏倒有些害怕起來。忽聽房門微微一響，連忙揚起一縷帳子，在如豆的燈光下望去，祇見門已推開了些，一個人先伸進頭來偷望了一望，便在半開的門縫裏挨進身來，一手裏提着一個小兒玩具裏的那種飯碗口大小竹編成兩層子的小圓提籃，輕輕款款向着自己床前走。魯男子定睛一認，來的不是別人，正是他心心念着的齊宛中，由不得一骨碌坐了起來道：

——怎麼你這時候會來的？

宛中搶上一步，一手放了籃子，一手伸進帳中，攔住他身體。

——你快不要起來，怪冷的。做什麼？——哥哥，你爲什麼睡得這樣早？

魯男子被宛中攔住，動彈不得，嘴裏連連說：

——妹妹，我是該死！該死！我正想去求妹妹寬恕。

——我，知道你又發了疑心病。可是你要體諒我膽小，怕羞，心和你越近，身體倒弄得遠了魯男子怔了一怔，看她坐床沿上，就拉住她的纖手道；

——怎麼會知道我是疑心？

——你的事，我那有不知道的嗎？徐媽告訴我，你不在廳上，老早就睡。我曉得你生了氣。總怪我沒有勇氣，乍一見面，身不由主的不敢近你。這會兒趁着大家都在廳上，發狠的溜出來瞧你一瞧。

——妹妹，你猜差了。不是爲這個，這個還可恕；我疑心你不和我要好，和……

說到這裏，縮住口，漲紅了臉，說不下去。

——和誰？她着急地問。——你到底瞎疑心些什麼？

——兩顆粟子……不要提了，我後悔得要死！你該打我這糊塗蟲！恨他的笨，恕他的疑！她聽了這話，呆了一呆，低下頭去，好久，方帶着哽啞的聲音說：

那麼你已經到我那邊去了，爲什麼不進來呢？

——就爲我那時有了誤會，心裏不自在，縮回來。

現在你真的不誤會了嗎？

她一面說，一面眼眶裏含着一些淚光。

——你知道那粟子，剝給誰吃的？

——你爹爹。

——給我爹爹的，怎麼現在到了你桌子上呢？

魯男子疾忙放了宛中的手，揭起帳來一望，果然見那小籃子放在桌上，伸手取來，擱在枕邊，一

開蓋，便見上層裏滿裝着一籃淡黃色的桂花栗肉，下層也疊着幾只剝好的橘子。這纔澈悟宛中躲在房裏，忙的還是他的事，益發又悔又恨……自己不該踴多疑，辜負了她的一片心；倒弄得沒話可說，伸過手去待要替她拭起淚，自己倒也難過起來。宛中推開他的手，撲嗤笑了一聲。

——你難過什麼？難道我當了你半天丫頭。——又伺候得你不快活了？

——你不要傷心，也不犯着爲沒良心人傷心。——但是妹妹你也要想想，我的疑神疑鬼，爲的是關心你太利害了，固然惹你傷心，我自己也苦惱。

——算了罷。你也不必哭。算我知道你的心。

他微微抬起頭來，瞪着他恨恨的道：

——你這個人！……

一語未了，只聽門上彷彿啞啞的一聲，她吃了一嚇，在床沿上直站起來，探身出了帳外道：

——哥哥我去睡了，明天再好好陪你玩罷。

魯男子明知留不住，應了一聲，看她把燈剔亮，掖好帳子，頓了一頓，似乎低低說一聲『你放心』竟一溜烟的走了。

四 鬼

一個午後，一片半含春意的日光，斜射在一個曲尺式有穀倉的廣場上。那廣場上，正爭噪着一羣麻雀，十來對異種鴿子，在那裏啄着石縫裏的米粒；東面曲尺灣角裏緊靠粉牆，對進來的門，有一架分房的鴿棚。

魯男子和宛中，手攬手，一面說笑，一面跨進那門，轉身向着那面廣大的一所像客廳的三間廠廳走，那廠廳中間是六扇紙格子長窗正洞開着，兩邊短窗嚴嚴關着。兩個孩子走到東窗下，聽見滴搭一響，停一會，又是滴的一聲，住了腳。

——這裏我吃一下，一個老人乾燥的口聲說，你們要落後手。

一個洪大的聲音：

——那邊有個劫，不要緊。

又有尖銳的發聲：

——應了劫，又把我們這塊緊起來，還是後手。

魯男子一聽，方知他祖舅仵千正和他父親公明，叔父公寧在那裏下圍碁消遣。

——妹妹，他向宛中提議，我們進去看下碁。

說着，拉了宛中就跑，不提防把一庭的雀和鴿轟的一聲向四處飛，倒都嚇了一跳。

魯男子走進廳來，見那廳的中間，有天然几，有大方桌，有太師圈椅，方茶几；在東窗下，是一張大京磚面，綠漆木座的石臺。

只見他祖舅仞千，年紀已經望六，戴着稀疏的白髮，臉色還紅潤，却纏得和核桃殼一般，牙齒脫落，兩頰凹下，下唇像太監，還是塊不毛之地。那時坐在石臺靠裏，嘴含着根長旱烟管，目注恭齋；他父親朝外坐地，一手指按着桌上的鼻煙牙碟，一手兩指挾着一顆黑棋子，正待要下；他叔父在下面半身爬在臺上看。

魯男子放脫了宛中，規規矩矩各垂着手，一齊上前叫一聲。仞千微微抬起眼來，問着宛中道：

——你娘才把祖婆婆聞書的事辦了，爲什麼今天又和你慧中姊老遠的跑到我這裏來，不辛苦嗎？

——還好。我娘這越來，一則記掛着太公欠安，親來看看；二則朱家姑媽前幾天，在這裏回城，經過汪市，告訴我娘魯家婆婆很寂寞；大伯伯；二伯伯來；想接了一逕回城，我娘要請婆婆再到我家住幾天。

公寧驚異似的睜着宛中道：

——看不出她這麼一點年紀，聽她說話，多麼圓到！

仞千怕冷落了魯男子，笑向他道：

——大寶也不差，瞧他那樣活潑，大起來，怕不要誇謔嗎？——你會下碁嗎？

——沒有學過。

那時宛中已走到她祖父身邊，靠着石臺，看下碁。仞千撫着她的頭，得意似的微笑着說：

——這是我的高徒！大寶，你想學，就從她做師父。

這位齊仞千老先生，實在是齊鎮上一個有產業的老學究。他除了圍碁是他的天才，其餘都是平庸；他熱心科名，可是連學都沒進，捐了個監生，考了十七八次鄉試，一次都沒中過；今天快要到六十了，還在那裏青燈有味，皓首窮經，預備桂子香時，要去扶杖觀風呢。

他住的房屋，是老祖宗傳下來的古宅，在無邊綠野裏，突起一座危樓峭壁。東西築起兩道高大堅固的巷門，門上都有門樓，窗是圓形，遠望好似有銃眼的砲樓。巷門裏一條碎石鋪成的東西街；街北排列着朝南三所房子，靠東兩所，是他幾個兒子住的，靠着西巷門，是真老宅基，廳堂經過兵火成了一片瓦礫場，在場東造了三間朝西平房，後面，一順五間間樓，是他和兩個女兒紋姑和綺姑住着，現在齊氏老太太和魯男子，宛中也就住在那樓上；此時他和兩個外甥下碁的廠廳，在老宅基對門，就是他讀書時的書室，收租時的倉房。

這時，宛中看了一會下碁，覺得有些不耐煩了，偷偷的拉了拉魯男子衣角，趁着人家不注意，溜出廳，站在鴿棚前怔怔的看。魯男子就跟了出來。宛中眼望棚中棲着一對雪羽火睛的鴿子，嘴裏說道：

——哥哥，這鴿子多可愛！你看，我來捉住牠玩。

說時，就張着兩支小手，撲進鴿棚。魯男子忙拉住她道：

——鴿子要啄痛你手，讓我來替你捉！

兩個人一撲一拉，早把鴿子嚇得展翅飛過屋去。

——都是你拉拉扯扯，宛中厥着嘴道，把牠嚇飛，你賠還我鴿子！

——你不要氣，魯男子急忙往外追，連連的喊，我去捉來還你！

等到他走到街上，那隻鴿子，已飛出巷門。他在前追鴿子，宛中在後追魯男子，一直追到溪邊，不想恰遇見秦婆子的事，倒受了一番驚恐，虧得玉蘭和徐媽尋來才把他們安穩的領回。

在暮色蒼黃裏，一進巷門，魯男子心中只留着秦婆子哭喊阿林求告的影像，央着徐媽立刻把這事去稟知祖舅，希望救她們的急。徐媽被他纏不過，只得折過對面廠廳來。進了門，却是靜悄悄，黑沉沉，問着戴毡帽的老僕，知道都到了對面去了。

魯男子一聽這話，扯了宛中，越過街，走進老宅側門，斜穿瓦礫場，見東屋已點上燈，聽着嘈雜的談話聲。他和宛中直到關着的長窗面前，只聽裏面祖母的口聲：

——這一對小冤家，真鬧得人又頭痛，又好笑：前幾天，我在汪市動身時，我們這一個，忽然不願跟我來，要跟嬌嬌住，我答應了，誰知那一個，又和娘鬧，要同紋姑到齊鎮玩，她娘也答應了，第二天，兩人一接頭，才知道各人做反了，心裏彼此都怨悔，嘴裏說不出，都垂頭喪氣的瞎拌嘴，亂生氣，還是紋姑做和事老，把他們倆硬塞在一頂轎子裏擡走，才歡歡喜喜到了這裏。自到這裏，一天到

晚，寸步不離，不是吵就是笑，鬧到更深夜靜，不強迫，不上床，又是紋姑做好人，把他們安排在一張床上，才安靜了。現在我們明天想回城，分開時，不知道又鬧到怎樣呢。

顧氏緩低的音調：

——那麼請姑媽到我們那裏多住幾天，讓他們兄妹們也多玩幾天，孩子們心實，廝混慣了，分開，怪不得要難過。

他父親嚴重地說：

——他們年紀小，雖然不懂什麼；然而男女攪在一起，混得太親熟了，是不好的，還是把他們慢慢地離隔些的妥當。

魯男子聽了這些話，心裏勃的一跳，回過頭看着宛中一眼；她也漸漸地低下頭去，在黑影憧憧裏，彷彿眼兒又紅了。恰好徐媽和玉蘭趕到，都喊道：

——怎麼站在窗外不進去？

說着時，隨手把窗拉開，四個人一齊進了房子。魯男子抬頭看時，在燭光下只見當中一張圓桌，他的祖母，父親，叔父，祖舅和顧氏等，圍坐着談天；上首邊門裏紋姑，綺姑，慧中都聚在另一桌上，桌上鋪着一張花花綠綠的紙，紙上放一個小盆，旁邊有個木盤，裏面裝一堆黑白棋子，好像在那裏賭什麼似的。

——怎麼不管白天黑夜，齊氏望見他們埋怨道，你們又趕到那裏去？叫人好找。

——還算我找得快呢，玉蘭接說。他們追鴿子，一直追到秦家晒麥場，河邊去玩，恰碰上殺千刀地保，催頭，領了一班鄉下人，和秦婆子吵架，險些把宛小姐嚇壞。

顧氏忙拉宛中到自己懷裏，回頭問着徐媽道：

——是阿林的娘嗎？到底怎回事？

——正是她。我正要把這事告稟老太爺——就是阿林託我來求救。

徐媽把剛才溪邊一大堆人欺侮秦婆子的事，一五一十向仞千老太爺訴說，魯男子和宛中把徐媽不知道的補足了幾句。

仞千頓時臉上現出憤怒的樣子道：

——那汪鷺汀真豈有此理！這條溝，一向是秦家的。他們世代種我們的田，我從小就知道。姓汪的仗勢欺人，欺到我這前來了！明天和他講理去！

——舅父，公寧跳起來道，這不是慢吞吞明天的事！

向着徐媽問：

——現在他們怎樣了？

——正鬧得凶咧，魯男子不等徐媽開口，插嘴道！不去救，只怕秦婆子要吃虧。

——我們既要管，公寧說：舅父該自己去，把那班如狼如虎的惡人趕去，救秦婆子的急，再和汪董事理論。——我們弟兄陪着舅父去。

奴千點了點頭，就叫一個長工拿着燈，起身往外走，公明兄弟在後跟。魯男子此時把什麼都忘了，祇想跟去看看秦婆子怎樣，不覺緊隨在他父親的背後，剛到窗前，被齊氏看見，喊道：

——你去做什麼？快回來！回來！

魯男子還不肯停腳，不防宛中繞到他的面前，朝外站在門檻上，做得像往外看似的，却微微回過半個臉來，瞪了他一眼。魯男子理會他的意思，心已軟下來，但是，倒有些難爲情，祖母叫不動，被她一擋，就縮了腳。

——讓我走！他嘴裏喊着！讓我……

一語未了，紋姑在那裏招着手。

——大寶和宛寶，到這裏來，我們擲一盤紅樓夢圖玩玩吧！

魯男子巴不得這一聲喊。借此轉蓬，慢慢地走向那邊桌上來，宛中自然也就跟了過來。

——阿彌陀佛！齊氏歎一口氣道，真是一物一制！

紅樓夢圖是什麼？是一種比較文雅的賭具，從升官圖裏脫化出來，拿着紅樓夢裏大觀園的亭台樓閣名字做步驟，用住在大觀園的人物，寶玉，寶釵，黛玉，探春，惜春，妙玉，做賭者的本位；用骰子一顆，各人先擲定本位，六點是寶玉，五，寶釵，四，黛玉，三，探春，二，惜春，么，妙玉，至多限六人，其餘賭例，都和升官圖一樣的。

魯男子當下正怔怔的看圖例。

——剛才我們三個人，紋姑說，已玩了一盤，現在加入你們倆，我們重新起頭吧。每人出注二百文，總共一千文的輸贏。

宛中知道魯男子心裏有些不自在，想引起他興趣，裝着很高興的道：

——啊嚨！我是可憐的窮鬼，二百文來不起，一百文吧。

——小姐，綺姑笑着唇道，太客氣了，你有的是押歲錢！

——還提押歲錢呢！我的押歲錢，都給哥哥甜嘴密舌的騙去買花炮，玩戲法用光了；除非哥哥把騙去的錢賠還我，我才放胆來。哥哥，你答應嗎？

說時，一雙似笑不笑的眼，罩着輕微的愁雲，注射在魯男子身上。

——祇要妹妹要我的，任什麼都答應。

他就叫玉蘭到樓上去拿錢。

——用不着現錢，紋姑忙攔住說，我們用碁子代籌碼，白的作二十文，黑的十文。

宛中就手拿過那桌上的木盤，很興奮的把碁子數着，十顆白，二十顆黑，分做五分，分配到各人面前。

——各人四百文本錢，她說，這一份是我的。——哥哥，你不要把答應我的話忘了，半路裏把人跌一交！

——你放心！我一輩子忘不了。

她半笑似的瞞着魯男子。

——祇怕有秦呀林的把你攪忘了。

籌碼分定，下好公注，又把骰子擲定了，恰該魯男子開首。魯男子抓着骰子，默默的祝禱着，如果命運能隨他心願，他擲到寶玉，她擲黛玉；一擲下去，果然是六點，得到了寶玉，喜得嬉着嘴望宛中笑，宛中扭轉頭去；第二便是綺姑，擲箇二，派了惜春；輪到紋姑，先擲箇六，重複不算，重擲成了個五。

——紋姑姑，魯男子笑迷迷的望着紋姑說，我要改口叫寶姐姐了。

——好沒良心，紋姑臉上一紅道，我樣樣幫你，你倒打趣我！

魯男子央着，賠不是，說自己說着頑的，求姑姑不要認真，紋姑對他笑了一笑。慧中掄過骰盆，隨手一丟，不想那骰子滴溜溜轉起來。宛中站起來，眼釘着盆裏，心裏怕牠是紅……可不是端端正正的紅，是四點的紅，不由自主懶洋洋就坐了下去，袖着手動也不動。慧中推過骰盆，得意似的向宛中道：

——現在輪到你擲了，怎麼撞了手裝新娘子！

魯男子明知慧中擲得了黛玉，宛中心裏一定和自己一樣感着失望的隱痛，又加上這句話，真似利刃一般刺到她心底，抑鬱的空氣裏，自然遏不住顫動的輕雷；看她臉色，是乳液上泛起的輕紅，聲音，是石縫裏流着的流泉：

——我裝新……新娘子嗎？人家搶了……紅，那才是……喜氣沖沖呢。

——噢！慧中也變了色說，奇了，擲出來的，誰搶？我不希罕做黛玉，誰要做，就奉讓。

——哼！我不知道誰定了你做黛玉，虧你好意思說：奉讓！

她們姊妹倆越說越不像話了。魯男子看着！不知該怎樣勸才好，見紋姑，綺姑祇當好玩似的由着她們鬧。

魯男子正弄得沒法混布，忽聽門呀的一聲推開了，他的祖舅領着父親和叔父走進來了，後面一箇長工領着那個紡紗的阿林，也跟了進來。他心裏詫異，紋姑和綺姑也都站了起來，嘴裏說着我們不來賭了，都走到中間去聽新聞。

——事情好了嗎？齊氏先開口問。

——還算做得爽利，忒子笑嘻嘻的答，

公寧對桌子站着，揚着頭，高高興興的道，

——舅父坐着歇歇吧，讓我來講。我們到晒麥場時，恰好蕭地保和潘催頭領着一行人正待走。界石已地好，籬笆已紮好，李婆子被打傷還躺在溪邊，她的兒子已回來同阿林跪在她身邊哭，這箇景象，真可憐，我就大聲喝住了蕭湯兩人，衆人見舅父出場，情知不妙，一箇箇在黑影裏溜散；我也不管，祇把蕭湯兩人拉到舅父面前。舅父問他們爲什麼這樣沒大理的欺人，別妄不知進退了。做地保，催頭的難道不知道這溝是姓秦的姓李的？蕭地保先還強，後來被我嚇唬他要帶城送縣追訊，才叩

頭如搗蒜的左認殺汪董事強逼，我哥哥又問他爲何叫人不淨，專尋秦婆子的事。湯匪頭說出汪董事却是紫色中餓鬼，看中阿林，要討去做爺兩頭大，秦婆子不肯，所以借端爲難，不是真幫李根大。舅父大怒，定要辦着地保助糾爲虐，還是我哥哥，做好做歹，叫蕭湯兩人合出洋五十元，替秦婆子養傷，立刻把界石拔去，籬笆拆去，以後秦婆子有些風吹草動，祇問蕭湯兩個人，他們都照辦了。秦婆子感激得不得了，怕汪董事還來糾纏，情願把阿林寄養在舅父處，吃飯穿衣，隨便使喚；這麼着，我們把一切都辦妥，把阿林就帶了來。

——汪鶯汀實在可惡，仵千回顧顧氏道，不能這樣罷休，你回去跟漢江說，要好好的去問問他。

——阿林，我這裏也沒用處，你帶去伺候宛寶吧。

顧氏當時唯唯的應着，叫阿林上來看了一眼，大家都說她好，叫徐媽領她到後面給她梳洗。

這裏大家談談講講，已到了吃夜飯時候。吃到中間，公明又提起明天動身的話，仵千和顧氏，紋，綺兩姑，懇切地留。公明很堅決的說着從汪市舅母聞弔下了鄉，離城已經五六天了，明天城裏有事，要一清早坐轎就從着鋪陸路回城，請老太太一同走，老太太也答應了。衆人見留不住，只好招呼預備轎子脚夫，一早來伺候。

這一箇決定，別人倒不相干，只有魯男子和宛中兩箇癡兒女，突遇一陣意外的暴雨狂風，劈頭劈面的打來，躲也躲不及，帶着飯碗，你看我。我看你。心中蠕着一萬箇蛇牙在咬，撲着幾千箇火鴉在灼，有淚也不敢流，和着吃不下的飯，硬往肚子裏；彼此一般癡癡的想，只有一夜親近，這一夜真有

黃金駁價值，恨不得把一夜伸長做一世紀，把兩顆小心裏的火苗，儘這夜裏把全身燒盡，化做一星星的灰，溶在永不分離的粘土裏；這時兩股熱烈的目電，早融成一片悲痛的結晶，辨不出你和我。却聽公明又向齊氏道：

——母親，我想今夜弟婦來了，裏邊很擠，大寶跟我到廳上睡去，好嗎？

——你養的兒子，齊氏笑着說，你要怎麼便怎麼，跟你去很好。——大寶，你乖一點兒跟你老子去睡吧。好讓孀母和妹妹睡在你們的床上。

魯男子哽着喉，勉強答應了一箇『好』字。宛中正含了口飯，幾乎和眼中的急淚一齊噴出來，生生把滿口沒嚼的飯塊，填住喉管裏的咽喉，兩顆晶瑩的明珠，已滾落在飯碗裏；見慧中冷笑的眼光，又在斜刺裏射來，只得低頭把贖下的飯一口一口的噎完了，實在坐不住，放下箸碗，面也沒擦，站起身來，往屏門後樓梯上走。魯男子也顧不得什麼，跟上去，到屏門邊，把她拉住。外面公明已在那裏大寶！大寶！的喊着。魯男子發慌，只說得半句話：

——妹妹，等我在瓦礫場……我們說幾……

宛中掙脫了魯男子跑上樓來了。魯男子走回來時，正遇見徐媽擰了一把手巾上樓去尋宛中。

徐媽跨進樓上房裏，只見宛中仰面睡在床上呢得呢得的哭。徐媽走近床邊，勸道：

——小姐，不要癡，哥哥不是你同胞，好煞總要散的。——快擦把臉吧。

宛中接到手中胡亂擦了一擦。

——你下去吧，不要管我。

徐媽情知一時勸不來，只好笑着走了。

宛中獨自窩睡在床上，對着一盞半明不暗的燈，心裏體會好煞總要散的一句話，那麼爲什麼我和他不做親兄妹呢？偏遇着慧中和我撒扭着。只有他一個人說的話，總是在我心底裏掏出來的；不管他的話是真是假，和他在一塊兒，覺得我的心，就得箇安放的高巢；難道一夜工夫，都不許我再安放一回嗎？從此，不曉得我的心，又要落到飄飄的空虛裏，經過多少時候？

她反覆的癡想，不斷的哭，忽然爬起來道：

——呀！我昏了！他在屏門後，約我在瓦礫場上，我怎麼不去，在這裏癡想，有什麼用處？

她鼓勇的離了房，下了樓，走向後面通瓦礫場的側門，到了門口，站住，聽得門外虎虎的風聲，倒害怕起來，心裏想着祖父常說瓦礫場上，有沒頭鬼，不覺兩腳軟軟地倒退，頭索索地顫動。

——難不成我怕了就不去，她暗忖道，讓他空等。——有幾分鐘的親近，被胆怯又打斷了嗎？

猛的把心一橫，輕輕開了側門。那時正是二月下旬，天上沒有月光，漫漫的只蓋着烏雲，一箇星都沒有；只有似剪刀的風，刺在她的嫩臉；滿場暗沉沉地無邊的黑海。她什麼都不顧跨出門來，一高一低的顛簸着，好容易摸到一架醬缸旁邊的石頭上坐下，心裏跳着，嘴裏喘着，又想着他沒有機會溜出來，正低着頭悲傷自己遭際。忽覺背後一隻手輕款地搭上她后頭，輕輕地喊。

——妹妹不要怕，是我。

宛中一見他，就拉他坐在石上，兩手捧了臉，撲倒在他肩上，滿腔悲痛，似山峽倒流的淚瀑，在小小眼眶裏直奔出來；魯男子也禁不住緊貼了她的粉頸，差不多要出聲的哭；彼此偎倚着，足足對哭了幾分鐘，把衣服都弄得濕淋淋的，總掙不出一句話。

——你怎麼能溜出來的呢？宛中先問。——今天大伯伯爲什麼這樣凶？

——爹爹常監視着我不許動，不是紋姑唆太太擲色子投着爹爹的嗜好，我怎能出來會你呢。

——那麼，趁他們熱鬧，我們還是到樓上去說一會兒話，想不要緊吧？

說着話，就搖搖不定的起來，靠在魯男子的臂上，向側門走，魯男子在淚眼迷離中，忽然很驚異的眼注定門口，一手震抖的指着道：

——啊！那是……

他明明望見一個長長的人，矗立在階石上；定睛一認，上半身迷迷糊糊似煙霧一般看不見面目；不覺毛骨聳然，喊出半句話，轉念怕宛中嚇着，連忙縮住口。宛中見他慌張，也緊拉了他的手。往後直退幾步，顫動道：

咳！有鬼……

魯男子怕她驚暈，抱住她腰，安慰着說：

——我們哭昏了，眼花，那裏有鬼？

他們抬眼細細向門口再看時，空空的一點沒什麼，倒是凜冽的寒風裏，濛濛飄下細雨來，把熱淚

攪在冷滴裏，又聽見，裏面骰盆聲停了。魯男子知道骰局快散，怕父親又要叫他，只得對宛中說道：——我不上樓了，多說一句話，中什麼用，總是要別離的。我送妹妹進了側門，我們分了手吧。

魯男子扶着宛中，到了側門。宛中站在門檻上，魯男子立在階上，此時彼此都忘了恐怖，宛中雙手圍繞了魯男子的脖子，俯着頭，烏雲般的前留海披拂在他的額上。

——哥哥，她低低說，你不和我好嗎？一向我不肯的，今天我……

魯男子機械似的把臉湊上去，貼了她的桃腮，搵着她的櫻唇，這是他第一次嘗着淚海裏的溫甜。

——哥哥，她嬌羞地推開魯男子，嗚咽着道，明天我也不要再見你了。

說罷，隨手把門輕輕的關上，聽着緩緩的輕步聲上樓去了。魯男子也沒趣搭拉的向着他父親處走去，獨自去咀嚼那離別的苦果。

五 靈 與 肉

——情是什麼？淫又是什麼？情和淫的分別究竟在那裏？什麼叫做樂而不淫？樂到怎樣地步是淫？怎樣是不淫，界限又在那裏？什麼精神戀愛是高尙，肉體戀愛是卑污？這些話，書本上說得金科玉律似的，指導我們；其實是背了事實裝門面的話，老練的假道學先生哄騙怯懦的初懂世事人們的話，一古腦兒是謊話。依我說，紅樓夢上警幻仙姑說的『情即是淫，知情更淫』那兩句話，才說得痛快，一個人在樂的時候，祇知道盡情的樂，誰肯留着一絲一毫的不盡；所以我說精神愛是肉體愛的開始，肉體愛是精神愛的結局；譬如我們人體的有頭有腳，缺一不可，有頭無腳的戀愛，便是殘疾的戀愛，那裏能滿足我們的心呢？我勸大哥，不要再跌，去模仿書本上的愛情，快樂的事反變了煩惱，自討苦吃，也許弄出病來呢。

說這些話的，就是朱小雄。那時正同着魯男子，在魯園裏橫亘池中的一條柳堤上一個仿西湖六橋式的橋亭中，兩人臨水憑欄，娓娓的密談。

正是四月裏豔陽天氣，滿園裏錦繡般的好景；碧桃吐着開不住的嬌紅，迎風微笑，羞人答答的芍藥，在地幽豔的含苞裏，偷沁出醉人的芬芳，邊娜的垂柳，不自禁地抽出繁亂的情絲，化成銀般的霧，盲目的在春空飄泊，不知飄到誰家，翩跹的蝶舞，婉轉的鶯歌，活潑的魚樂；在這些濃春燦爛的

晨光裏，全映出亭內兩個才發育的青年來。那時朱小雄正是十五歲，魯男子恰交十六歲，却都已生得面貌豐秀，肌膚紅潤，顫動的筋肉上時時浮現情感，光耀的眼光裏處處流瀾聰明，早成了兩個發育充滿的青年了；但是，朱小雄，身材矮小些，臉色肥白些，舉止驕貴些，勇敢而躁動的性情裏，燃燒着無限快樂的火苗。魯男子，身材略覺長大，臉色略帶清瘦，舉止似較溫雅，敏活而細縵的感覺中，籠罩着一層抑鬱的暗影。當時魯男子聽了小雄的一番議論，觸電似的臉上感動了一下，一瞥眼又沉靜了。

——你看得男女間的爱情，他微笑地說，太不值錢了。照你這般說，那麼人類的愛情，和貓的叫春，鳥的打雄，狗的起性，有什麼兩樣呢？你要曉得人爲萬物之靈。這個靈的徵象在那裏呢？就是動物祇有肉體，人是有肉體，又有精神；動物的愛情完全受肉體衝動的支配，肉體衝動，牠不得不衝動，肉體不衝動，牠要衝動也不能衝動，是不自由的；人類的愛情，固然有時也受肉體衝動的支配，但有精神來控制牠的衝動，肉體要衝動，精神也可以遏止牠不衝動，肉體不衝動，精神偏要鼓煽牠衝動，是自由的。所以前一個是限時期的，在瞬間熱狂似的肉體愛外沒有別的需求；後一個是無限制的，肉體愛外另有一個微妙不可思議的精神愛，使你陶醉，使你玩味，能使你喜，也能使你愁，能使你生，也能使你死，在必要時，情願犧牲肉體的愛，雖受盡痛苦，精神上倒感着反激的愉快。雄弟，這是我親身經歷裏的理解，你相信我的話嗎？

——你老是說着這一套不由衷的鬼話！小雄搖了一搖頭，撇着嘴道。我先說的，本不是人類祇有

肉體愛和動物一般，不過覺得肉體和精粹，這兩樣愛的分界是極模糊的，我們不必把精神愛拾得神聖似的高，也不必把肉體愛輕蔑得糞土似的穢；若說完全不要肉體愛，便能滿足我們愛的要求，甚至犧牲了，反感愉快，這是我死也不相信的。試問我們愛心的根，從那裏發生，不是從對方人，而目的美，體段的美，肌理的美，才吸動了的嗎？第一次愛的動機，在我們就不能說純全是精神愛，從這個不純全的精神愛裏，慢慢想親近她們，眼裏領略她們的秀色，耳裏消受她們的嬌音，手裏接觸她們的溫柔，這不是一步一紙緊着求肉體愛的路走嗎？若然在我們熱烈地走到半路時，突然的把你打斷了，阻礙了，你不以為煩悶，倒反感着滿足，天下有這種人情嗎？你說祇要精神愛，你為什麼不去愛一個奇形怪狀的夜叉呢？不愛一個蓬頭赤腳的乞婆呢？否則你儘可虛構一個想像的美人，去交換驚界的戀愛，為什麼定要一個有形體的戀人呢？

雄弟，你從那裏去學來這些巧辯呢？你固執着精神非達到肉體愛的目的，不能滿足愛的欲求，這實在是你的偏見。你的誤點，就誤在認兩種愛為不可分立的混合物。我以為精神愛固希望兼得到肉體愛的滿足，然有時也有要增加精神愛的深禁，甘願遏抑肉體愛，未嘗不感到滿足；譬如一座縹渺的三山，與其考索圖經，攀尋岩壑，不如久久保持神祕望着神仙的印感更永，一朵含苞的名花，與其採在手中，插在瓶裏，何如遠遠賞玩豔色香味溫香的趣味愈濃，這便是我們對於一切自然物純全的精神愛；那麼我們對戀人，何獨不能這樣呢？

——大哥，你說的全是理想，事實決不是這樣，我也不來和你辯了。我要問你，自從前年漢江男

搬到城裏，在你家老園裏，借住了半年，你和宛中妹的戀愛，一天深似一天。我常打聽姊妹們，嬰姊姊最和宛妹好，關着她的事，一句也不肯說的。姊姊是直性子，她告訴我；有一天，被她捉住你們躲在園裏假山洞裏，你抱着宛妹坐在膝蓋上；又一回，夏天。在涼亭裏，宛妹給你梳辮子，叫你喂西瓜汁，又被她碰上了；這些個，不曉得算精神還算肉體？後來，齊家新房子造好，搬到朝山街，一直到如今，三年多了。這三年裏，你跟着公明舅在這裏魯園讀書，你每天趁着公明舅不在園裏，或早和晨我爹爹，漢江舅在咸山脚下漱綠居喝早茶時候，——和今天在朝山街遇見你一樣——你老是先溜到宛妹那裏去少摩撐着一個鐘頭，纔肯到園。宛妹的小丫頭阿林，很乖巧；她曾向着姨姊姊的堂妹——我已告訴過你我們有關係的——那個雲鳳妹說；『我們小姐，將來總歸是魯少爺的人了。他三天兩頭的來。我們小姐起身得晚，魯少爺一來，老是直闖進房，鑽到帳子裏，已經和一對小夫妻一樣的頭並頭唧唧噥噥的講話，再也講不了。我們太太也很喜歡魯少爺，儘着他們肉骨肉髓去要好，倒越快活』你想，像這種故事兒，少說也裝滿了一肚子的我，能相信你情苗似的火燒着的青年，又遇宛妹花一般豔仙一般靈的人兒，有個特地天天跑到帳子裏去做坐懷不亂的柳下惠嗎？大哥，你少再給我高談精神戀愛罷。

——啊！你真在那裏胡說八道了！我和宛妹的事，我早就不瞞你的了，我們兩相互的戀愛，自然不必說，但這個戀愛，非常純潔。原先不過兄妹的親愛，因為要延長這個親愛，不知不覺變到了情人的戀愛，總希望這戀愛的結果，變成終身的伴侶。這個希望，彼此却都存在心裏，可是彼此都沒有

說出過口。因此，形迹上，不避嫌疑的地方是有的，過於親昵的地方是有的。老實說：有限制的肌膚之親也在所不免。若說到，肉體的愛，既——皇天在上，不要說宛妹未必肯，就算她愛我愛昏了，竟肯了，我也決不幹。這並不是我的假道學，我在情話迷離的時候，何嘗沒有幾次搖搖不自持的衝動。但是，一想到我們既想做夫婦，人總歸是我的，這個快活，早晚是跑不了，我該盡力保留她的童貞，直到正式結婚那一夜，做我們最高度的快樂，越是艱難，越覺得寶貴；何忍輕易地把牠預支掉了，使未來的光明裏，減去不少的興趣。這是一層。至於我們的婚姻，照目前大人們的態度，似乎很有希望。然而，人事變遷，是說不定的。我若是祇貪圖一時的快意，一切不顧，把她哄騙到手，原是不可能的。婚事成了，不成問題；萬一中變，我把一朵聖潔的天花，沾上了地獄的烏泥；我既誠摯的愛她，何肯如此殘酷地犧牲她呢？所以我咬緊牙關，無論我肉體上受如何的焚灼，我牢守着這精神的愛，就是她受了壓迫嫁不了我，我還可以良心安寧地抱著這舊愛的殘灰，將來帶到墳墓裏去呢。這都是我掏心的話，絲毫沒有虛假，你可以不用胡猜了。

——不是我敢嘲笑大哥，照你說的是真，我說你太懦弱，太跌氣了。要是我做了你就沒有那麼假。人生在世，什麼都是假，祇有快樂是真，尤其是眼前的快樂是更真。所以我說最真的戀愛，該大家一直纔向着快樂上走，決不可帶一點兒瞻前顧後的心思；照你那種自苦的強制，我祇怕對方的人，一般受着痛苦，未必感你的情，不過不好說罷了。我勸你還是拋棄了原來的主義，放大膽得到宛妹肉體的愛，叫牠生米做成熟飯，反可促成婚事，這便是置之死地而後生……

魯男子很興奮的帶著調皮的樣子忙剪住他的話道：

——不必說了！不必說了！這是你不打自招的供狀！你一定和湯家的雲鳳小姐，實行了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戰略了。

小雄黯然沈下臉去，眼望著橋下一對爭奪波面花瓣的游魚，好像觸著什麼心事似的冷冷的道：

——大哥，你不要挖苦我了。不要說我還沒有實行這箇戰略，就算實行，我已經是戀愛戰爭裏一箇落伍者。

——你今年纔交十五歲，魯男子詫異地問，還戀愛過誰？怎麼已經是落伍者呢？

——嚇！嚇！小雄冷笑道，你何必裝傻！我今天老實告訴你我的心事罷。我從小本也是箇宛中的戀人，大概你也有些覺得。後來看見你和她一天熱似一天，你又會甜嘴蜜舌的騙，低心下氣去迎合她的脾氣，特別是你的機會好，天把一叢空谷裏的幽蘭，忽地移植到你家花園來，由着你性兒日夜把玩撫弄。我呢，本來趕不上你。不幸我的母親，又在前年春天去世了。我從此就不能到齊家，連和宛中見面的機會都少了。我祇好死了心不和你爭，讓你去獨自箇耀武揚威，這不是已經做了落伍者嗎？

——現在你的雲鳳，魯男子拍著小雄的肩笑著說，比着宛中，也差不到那裏，祇怕脾氣總要好伺候得多哩，何必和我再提到這隔年的陳醋呢。——你趕快實行你的戰略是正經。

——論到雲鳳的品貌，稱得上富麗兩箇字，雖和宛中的秀媚有些雅俗的分別，却還說得過去。人是好動不好靜的，性是急躁，想做的事，說做就做，一刻耐不得，情是熱烈，喜歡的東西，拚着命的

要，誰也攔不住，心直口快，這幾點都和我的脾氣很對，所以我們認識了不到一個月，就情投意合了。若要講實行戰略，却和你的情形大不同；你是明擺着機會，却沒有實行的勇氣，我是充滿了實行的勇氣，可惜缺乏了機會。你該知道我的爹爹是箇老古板人，守着男女受授不親的古訓，把我關在書房裏，比紅樓夢上的賈政還要凶，不許我和姊妹們親近；我的新繼母湯氏，雖然是雲鳳的親姑母，但我到底不是她的親生子，回娘家時，又不肯帶我去；所以我和雲鳳見面的機會，祇有她來我家時，在繼母的房裏最多。幸虧繼母待我還算好，見我和雲鳳要好，倒還肯瞞著爹爹，賜我們些談話遊戲的時間，已經是母恩浩大了，如何能再有別的妄想呢？大哥，你是箇智多星，能給我想個方法，把雲妹引出來，找一箇僻靜地方，面對面自由自在的談一會兒話好嗎？

——方法是總好想的，魯男子笑着說。但是你拿什麼東西謝我？

小雄立起來，對魯男子深深地作了一個揖。

——你果真給我想出方法來，我也沒什麼謝你，祇要你有什麼用我的事情，我一般的給你出力。

——我沒有事用得着你，這箇不行。

——那麼你要什麼，你自己說罷。什麼事都依。

——我要你雲妹親手剝的桂花栗子兩顆，魯男子故意沉着臉道，——兩顆，多一個也不要。

小雄呆了一呆，忽然嘻嘻一笑。

大哥，你太小器了，四五年前兩箇栗子的舊帳，還不肯放鬆。宛妹妹也太忠心了，吃了她兩個栗

子，都要報告情人。——咳！想到這箇，我恨我那時候的癡！

——那倒不要冤枉人，告訴我的不是她，是我偷看的。——這原是你說著玩的，你不要當真。

——那麼給我想方法也是說着玩的嗎？

魯男子仰着臉，靜默著祇是不答。在一陣溫風裏，遠遠地傳來一片東東長東東長鑼鼓的聲浪，回過頭來，問着小雄道：

——明天南門外不是有划龍船嗎？

——是的，你不聽見城牆外有鑼鼓嗎？就是鄉下人在那裏試演。

——你們明天去看不去？

——繼母是喜歡玩耍的，大概要去。

——有了！有了！魯男子拍著手說。——你祇要唆哄令堂約著雲妹一同出來看龍船我包管你可以如意。

——你用什麼法叫我們私會呢？

——你不用管，我自方法。你祇要什麼都依著我做。你跟著令堂出來或跟著我走，隨你的便。

——小雄還是再三詢問方法的內容，魯男子祇是不說。

——你再問，他裝得厭煩似的說，我索性不給你做了。本來這件事，幫你的忙，我擔很大的責任，只怕愛你反而害你。

——還是求大哥幫我的忙，小雄着急起來道，我不再問就是了。明天，我準到你家裏來。

那時只聽對岸書廳上啞啞的聲響，一霎時，臨河一溜的玻璃窗洞開了。魯男子站起身來道。

——我爹爹回來了，我要上那裏去了，你也去坐一會兒罷。

——我不去見舅舅了，你也不要捉我來。——那麼明天八點鐘到你家裏再見罷。

——大哥，你不要騙我！

——你放心！

兩箇人說着話，就在長堤上分了手，分花拂柳，一箇向着園門的大路，一箇踱了一條六曲紅橋，直向書廳而去。

六 歡 喜 佛

當魯男子別了朱小確走到魯園的書廳時，剛走上廳前的抄手游廊，劈面遇着箇跟班模樣的人，頭頂著一頂豬肝色短總滿斗式的涼帽，右手裏搖晃著一柄烏骨油單紙扇，左手脇肢窩夾著箇朱紅漆描金龍的香牛皮包？張著三楞角眼睛，嘴裏露出一付黑斑牙，挺胸凸肚，得意洋洋的在廊裏走來走去。

這箇醜相，好生面善。一霎時，忽然喚醒了魯男子六年前永不能忘的記憶。『呀！那就是蕭地保！來這裏做什麼？』

他想着，一脚已跨進書廳中央那兩扇半截玻璃門窗，一眼望見東次間裏他父親平常放書案的地方，靠近案邊有一箇頂冠束帶的人，正爬在地下給他父親叩頭，他父親很謙和的俯下身去還着禮，他叔父公寧却巍然不動的臉朝著裏坐在書案對面一把交椅上。他縮腳不迭退出，只爲他從小最怕這些時髦紳董們，尤其是對他作醜態獻殷勤的紳董們，會弄得他手足無措，面紅筋赤。

他在廊裏徘徊着，思忖着，今天既沒喜慶，又非節日，這人爲什麼要按品大裝，恭行大禮呢？這人又是誰呢？蕭地保怎麼做了他跟班？

忽聽他叔父公寧的幾句話，機械地把魯男子的脚又拽回來，站在廊欄邊一盆瑞香花的花架旁，眼看看花，耳聽着廳裏面的說話。只聽他叔父道：

——甯汀兄建議開濬汪江市河，是認做一件應辦的事，便作主在我們經管的地方公款裏撥了二千串錢，叫他領了先去動工。前天便中已和那苟縣官說了，囑他補一道經董的委札。昨天札子下來了。甯汀今早到縣衙去謝委，又來謝謝我們的保薦，再三要我領到哥哥這裏來，也是一片至誠。

魯男子聽到這裏，纔明白裏面廳面那箇人，就是欺負阿林娘秦婆子的汪董事，怪不得蕭地保跟着他了，他知道汪董事那年發生了秦婆子的事，他倒借着託叔父疏通漢江爲名，送了一份重禮，結識了公事叔父。他叔父是箇愛恭維的人，幾句恭鴻一灌，就當他是箇好人。這幾年竭力的提拔，遇事的幫襯。現在汪董事是闊了，雖趕不上天字第一號鄉紳，可以隨意分撥公產，指揮官府，却也結交豪貴，出入衙門，包清米，說人情，開賭場，拾沙田，應有盡有；學着漢江，也搬到城裏居住，捐了同知職銜，加上一支藍翎，小小一箇鄉董，如今也在城紳的大排裏挨上班了，他又知道汪董事專門趨奉他叔父，要做他惟一的靠山。叔父喜歡鬧酒，便日日張筵讌客，叔父愛好風流，就夜夜選色徵歌。近來他叔父新有一個戀人。名叫錦娘，也是縣裏花叢的翹楚，和叔父關係很深，祇怕不久就要討到家裏。叔父無日不在那裏偎紅倚翠，汪董事也無日不在那裏湊趣幫閒；其實愛戀是叔父的自由，決不關汪董事的誘惑；然他常聽見家裏易氏嬌母怨罵起來，把這個罪全加上汪董事身上了。

在這一剎那間，魯男子的腦膜上，忽然湧現了這許多往事，不覺提起注意向裏回過頭來。祇見那汪董事恰坐在靠東窗的一排客椅上，是個中等身材，燒餅式的臉盤，粗米色的皮膚，眉粗眼大，鼻鈎嘴翹，頰下沒些鬚鬚；神氣很柔媚却時時露些巧滑；服裝穿得很漂亮，水晶頂，藍翎，紅纓圍帽，月

白硬領，平金雲雁補子，天青綉綉圍龍外套，醬色摹本圓壽字箭衣；外套下擺縫裏還露出些紅緞堆花的佩件，雖然十分恭敬的聽叔父說話，不免帶些自鳴得意的樣兒。

那時聽他父親說道：

——鶯汀兄，真太多禮了。舍弟的保薦我兄，全爲地方公事；祇要工程辦得實在；保人就增了不多的光榮，原說不到謝，至於兄弟，向來不管那些事，那益發不敢當了。

——哥哥，他叔父就插口道，那倒不是這麼說。這回鶯汀的來，不但爲的是謝，他還帶開河時新出土的一件奇怪骨董送給哥哥，尤其奇怪的是掘出前，得的一場奇夢。鶯汀兄，你自己說給我哥哥聽。

什麼奇怪骨董？他父親很驚異的問道，倒要請教請教。

汪露汀放出破竹聲的喉嚨，一疊連聲的喊：

——蕭升！蕭升！

蕭地保那時正折到庭院裏，一株白皮松陰下，假山石上蹲着。聞喚，急忙帖帖達達繞著回廊走進廳來。經過魯男子面前，回頭對他現出慇懃地微笑，倒把魯男子嚇了一跳。

到得汪露汀面前，在他搭膊裏掏出一個石匣來，放在茶几上，轉身就走出廳來，跑到外邊去了。

這裏汪汀纔說道：

——這個奇怪骨董，是個金質的歡喜佛像。裝在一個六寸長四寸高的石匣裏，石匣蓋上，刻着幾

句銘文和顯識。銘文道：『歡喜歡喜，安神適體，萬物惟心，都難到底，不是死別，便是生離。』接着一行顯識道：『崇禎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近事男劉道真謹募衆緣，重仲安奉。』石匣裏。一個銀匣，長四寸，高二寸五分，寬也一般，蓋上刻著一對鳥兒。銀匣裏，還有一個金匣，比銀匣更小，祇有三寸來長，一寸來高和寬，蓋面是光的。揭開這蓋，纔見臥着一個，一男一女擁抱的佛像，金質中空，重一兩五錢，髮是旋螺，全身赤裸，男佛的臂抱了女佛的腰，女佛的臂繞了男佛的頸。講到發現這骨董的事，先一晚，我夢見在開工的地方，忽然起了一道冲天的白光，在白光裏現出仙佛一般的一對男女，在裏跳舞著，歌唱着，正歡喜間，斜刺裏衝進一團青氣把白光隔開，一個在青氣東，一個在青氣西，掩着面各自悲啼。我醒來了，工頭來報告，河底有一塊堅硬的土，耜頭鶴耙打不下。我說，打不下，就留着這一墩。第二晚，我又夢見在原地地方，忽然起了一道的紅光，在紅光裏現出一般的一對男女，在裏面跳着舞，歌唱着，正歡喜間，斜刺衝進一團黑氣把紅光隔開，一個在黑氣東，一個在黑氣西，倒翻身都死在地上。我驚醒時，工頭來說，那堅硬的墩子，是磚砌的，四方不到一丈。我叫把牠們拆卸，索性掘下去，掘到一丈多深，就發現了這石匣，一層層揭開來，就發現了這金像，鄉下的學究們，說是歡喜佛。我知道公明先生研究金石，所以特來送給你，請你留着賞鑒吧。

說時，把石匣雙手捧過他父親書案上來。他父親接在手裏，先看了看蓋上的題字，然後同他叔父逐層的揭開，最後看到佛像，細細的賞玩了一番。

——這是一件很奇怪的東西！他父親說，我見過的歡喜佛都是凶神惡煞般的佛像和人獸交媾，不像

這樣善相。若說不是歡喜佛時，却又男女兩個擁抱着。說他不是佛像，銀匣蓋上，刻的偏是頻伽鳥。又是金銀兩個匣子，分明金棺銀槨。這安奉兩個字佛像上向不用，祇有梓宮下葬，叫做奉安。還有一層，崇禎帝有沒有十七年，這也是個問題。我祇怕這是明朝遺老，在崇禎煤山殉國時，隱託着像不同的歡喜佛像，其實簡直當做崇禎帝和后，望空葬以天子之禮。這些雖是我的猜想，將來考據起來，或者還不離經。兄弟，你以為對嗎？這件金器，金石家倒沒著錄過，我們該負保存之責，既承鶯汀兄送來，我就不客氣的留下了。

——哥哥的評論很對，他叔父道，何不叫大寶先去查考考。

他父親笑了一笑，向窗外張望，見魯男子站在欄杆邊。

——大寶，就喊道，你進來看一件東西。

魯男子聽見父親叫喚，雖然汪董事是他心底裏最厭惡的人，也祇得硬著頭皮跨進書廳。叫了聲父親和叔父後，免不了向汪董事淺了一彎腰，去站在父親書案旁。

汪董事是恭地迎上一步，眼望着他父親說：

——嘖！嘖！嘖！令郎好相貌！這麼點子年紀，已經通今博古！真是相門出相，將門出將。

——我們這姪兒，公寧拉了魯男子的手道，十四歲就了得。先祇怪他成天的頑皮。還是我有一天在書桌抽斗裏搜出一大堆寫的東西，什麼仿司馬相如上林賦做的魯園賦，什麼仿初唐四傑體做的上巳山塘修禊敘，筆記，詞曲，考據等，什麼都有，這才發見了他的天才。可是至今倔強着還不肯用功做

八股，討他爹爹的罵哩。

公明就指着案上放的石櫃和金佛等道：

——這是汪市市河裏新出土的一件金屬的古物，你拿去替我研考一下。我的意思……

魯男子不等他父親說完就道：

——父親的意見，我在窗外都聽明白了。現在最要緊的，祇在查明崇禎的紀元，到那一年為止，就好決定了。

——着吓，一言破的，他叔父在旁拍着掌道。

——小孩子家大胆老面皮的瞎說，公明半笑的板着臉說，你叔父還要跟着誘你，越發引得他狂了大寶，你快拿到你書案上去查考罷。

魯男子的書案，原在他父親對面西次間裏南窗下。那書廳本是二大間四面窗的大廳，前後將紗窗隔做兩部分，而南一個湖石疊成假山間着花木蒨葱的庭園，北面正臨著一片渺渺池波，徑對着剛才和小雄密談的長堤橋亭，廳中間却把書架來做各間的自然隔壁，真是牙籤插架，變成鐵甕圍身了。

當下魯男子收拾了佛像，金棺銀槨，一套套的裝進石櫃裏，挪過西邊書案來。坐下了，先細讀那石櫃蓋上的銘文。這銘文剛纔他已聽見汪董事嘴裏念過，沒覺得怎的。此時讀到『不是死別，便是生離，』兩句，忽然覺得死別生離四個字，在字堆裏凸了起來，分外的擴大，好比薔薇刺一般，直向心底挑棚得難受。不但不去查考崇禎的紀元，倒呆呆地把兩眼祇定在虛空。就在這虛空裏，彷彿湧現了

一道非白非紅的光，光裏面跳躍着一對非佛非仙的男女。他定睛一認，那男的像自己忽又像小雄，那女的像宛中忽又像雲鳳。這些可怕的幻象，神祕似的演進，把他震抖得不敢往下再看，祇怕看見難堪的一幕。忙把兩手握緊了眼伏在案上。

忽將兩手一撒，抬起頭來道：

——咦！我瘋了，這是古物上的事，干我什麼事呢？

但是，他嘴裏祇管這麼說，眼睛又移到石櫃蓋上去；心裏總撇不下死別生離四個字。

——什麼叫做生離？他暗忖道，別離的滋味，我從小就嘗過。這幾年倒被愛神慣壞了。一天見不着她，就覺這一天的日子不是日子；偶然的離，心上便裂了傷癢；若要一離永不會面或雖會面而等於永離，這個生活，何等的空虛！什麼叫做死別？死的事，我祇見書本上記着，人口裏說着，還沒有親眼看見過，到底怎麼一個現象呢？死時的別離，又怎麼一個感覺呢？但往常眼見一隻貓或是一條狗死了，我和她都不自覺的悲傷；若臨到我們自己頭上，不論是誰，這個世界，何等的慘酷！

想到這裏，自肚裏好笑起來，握着拳，自擊著額道：

——嗚！嗚！嗚！連她我都要咒詛起來！不怪早上他罵我糊塗了。不要再胡思亂想，查書是正經。

他定了定神，起身走到史部的書架邊，在正史一類裏，抽了一本明史莊烈帝紀，翻到明亡的末一年是十六年，沒有十七年，知道父親的判斷是不差的。

他才放好書，猛的爲了宛中罵他糊塗的一句話，又提起今早的記憶，又怔住了。

——她爲什麼罵我糊塗？我糊塗的是什麼事？她這句話一定含有深沉而痛苦的意義！當我坐在她床邊上，和她攬着手講話時，她還很快活，忽地印着枕紋的嫩臉上，升起一些薄薄的愁影，眼波注定了我半天，突然的問道：『一個人飛快的長大，有沒有法兒硬壓住叫他長？』我給她兜頭兒一問蒙住了，道：『你問這個做什麼？』她披着嘴似笑非笑的道：『這個你不懂嗎？就爲我看哥哥今年長成得比往常快，大家都說你成了大人了。』我說道：『妹妹還不是和我一般麼？』她噙了我一眼，咬着銀牙狠狠的在我膀子上擰了一下。我祇好忍着痛問道：『妹妹，爲什麼今天你忍心擰我？』她道：『我恨你糊塗！』

此時魯男子回味着這句話的意義，倒越弄得多思髮亂，祇恨當時被阿林進房來衝斷了話頭。

——難道她爲了身體上的長成，他想，真的和小雄說的話一樣，不明白我不肯犧牲她的情嗎？

——決不會！他搖着頭囁囁的說，決不會！她不是這種輕狂人！她或者……

——呃嚇！呃嚇！

兩聲咳嗽聲，正是他父親和他叔父在鄰裏談話時的咳嗽聲，倒把魯男子在一片迷夢裏驚醒回來，抬頭一望，方知道半天的癡迷，連汪鷺汀的去，父親和叔父的送，一直到送客回來，自己一些也沒有覺得，此時才聽見父親說道：

——明天，我想還是自雇一隻大快船，請母親去看龍舟，何必又受汪鷺汀的人情。

河工上，他叔父道，汪鷺汀多少總沾些油水，我們就受他這一點，沒甚罪過。他叫了兩隻大船，一隻由着我們兄弟請客；一隻是給老太太和女眷們預備着的。我想借這個機會，帶錦娘見見老太太，日後，哥哥好替我說話。

——錦娘的事，你不能中止嗎？

——她立志從良，又非我不嫁，這也叫沒法。母親那裏，總要求哥哥替我玉成。

——我倒並不是反對，母親那裏也好說。祇是弟姑一邊，你自己要安排好，否則她有子有女，話就多了。

——我懂得。

說時，兩人都走進廳來了。

——大寶。他叔父招手叫着魯男子道，你回到齊家去，說我們請齊家嬸嬸，慧珠和宛妹明天同去看龍舟，到我家來會齊。

魯男子垂着手，很恭敬的答道：

——姪兒準照叔叔的話去說。但聽說他們自己也雇好船了。

他叔叔急急忙忙的在案上拿了一柄湘妃竹的冷金面摺扇待走。他父親留他道：

——你何不在這裏吃了午飯去。

——不吃了。我還有事呢。

不等話說完，已三步作兩步的奔出園門去了。

這裏魯男子仍回到西面書案上，繼續他考證歡喜佛的工作，心裏暗笑道：

——今天，來了兩個情場急性人，一個纔交弱冠，一個已達中年，都是一般的熱烈。可見愛戀是沒有年紀的嚟。

七 明 珠

——哼！啊哼！啊哼！啊！

她正仰面睡在一張細工雕鏤着獼猴偷蟠桃故事的掛絡花梨牀上；張着一頂貓兒戲蝶圖案楊妃色的輕紗帳，一邊垂垂地放着，却把銀鉤鉤起了半邊；蓋着一條蒲劍斬五毒應景時花的火紅綉被，祇蓋到齊腰，下邊也一團縹的堆着，好似紅海裏微風激盪起高高低低的浪紋，直捲到膝蓋上；一道溫輭而熱烈的晨光，在半開的窗帘縫裏，斜射到牀裏面，沈浸着墳起雙峯肉色的胸兜，春蠶眠起般滑膩的粉頸，火齊欲吐的嫩臉，夢痕籠罩的靨眼。她剛在濃郁的香夢裏回來，被那晨光輕輕地一擊，不自覺的勉力睜開了倦眼，在被窩裏發出嬌憨的囁語，接連着伸了幾個彎腰，嘴裏不斷的哼出煩惱的聲浪來。

她嬌哼時，雖說醒了，一顆小心還是勃勃的在胸腔裏跳。祇覺得渾身酥迷迷懶洋洋的有一種說不出的餘味，驚奇似的出娘胎第一回嘗到。好像把一年來，不自解的橫不對豎不是彷彿缺少什麼的煩悶，都解脫了明知是個虛幻的夢，也輕輕的撫慰了一下。

她想抬頭却抬不起來，祇微微側向外牀，把火熱而黑大的眼睛，恰照到靠牆放着衣櫃門上的鑲邊穿衣鏡。怔怔的看那鏡裏面映出的臥房裏外景色，猶如經過了不思議的神水洗煉，比現實更要溫麗；前面大玻璃和合窻沒拉嚴的湖綠軟窗帘空洞處，漏入庭中一角惱人春色，海棠花瓣的風前飛舞，小鳥

羽影的枝頭廝打；日光裏的金塵，返耀了鏡棱的七色綫，融合着海綠藻紋的壁衣，閃得滿屋成了迷幻的紺碧；牀前鏡台上，一盞白磁罩的小手燈，未燼的火苗，還在飄飄不定。再看那自己躺在牀上的影子，一挽烏金般的長髮，拋散着婉蜒在枕畔；圓滿的臉蛋兒，恰似中秋天心的月亮，渲染了一層紅暈；眼皮略暴，兩個瞳神，是世界奇珍的兩顆黑鑽石；當微笑時，利刃新破傷痕的兩瓣鮮唇，唇角邊旋起一對小窩，祇等儲着愛神的口蜜；看到脖子下面，築玉的雙肩，垂着兩條肥滑的雪皴鰓臂，游泳在活水裏；酥胸袒露，在水紅鮫繡兜肚的霧縠裏，掩映着雙雙含苞的睡蓮，印出淡紫的花帶；這還是去年初夏。無意中在平坦的玉田裏，新發現的奇葩，在發現時，全身感受着不可知的顫動，漸漸地綻露了，漸漸地成長了，到如今彷彿已結成了核心。她此時自己越看越愛，不自覺的動了把翫欣賞的意思，倏的把兜肚解開，擦在一邊，兩眼恣意的賞鑑，一手盡量的撫摩。忽覺得心腔裏一股熱浪。突進了毛孔，沁出微微香泉，頓時煩燥起來。嘴裏低呼道：

——好熱！好熱！

說着把雙足向後一蹬，一條薄薄的綉被，全褪到腳後去了。她生成的肌肉豐腴，肥不露骨，膚理細潤，滑不留手，嫩藕般的雙腿，粉團似膝蓋，勻致的腰，海月的臀；自綉被一揭後，身上祇留得一條粉荷色的短綢褲，雪也似的全身，都呈露在她眼下。她雖受了造化主美的賦予，從來不會親眼認識過。此時倒半昂起頭，雙目癡癡的凝看着，露出驚奇賞嘆的神情，不自禁的臉上一紅，唧噥道：

——唔！怪不得昨夜夢裏，他要……

忽聽房門啞啞的響，有人放輕了脚步，推門進來。

——雲鳳妹妹！雲鳳妹妹！

她嚇了一跳，疾忙把帳子放下了銀鉤，把綉被向身上一捲，面朝裏牀裝睡。

——雲鳳妹，進來的人笑着道，你剛纔明明醒着，見我來，倒裝睡，這爲什麼？我是來告訴你，朱家姑媽，約我們姊妹們同去看龍船，還約着雲光妹。等一會兒？雲光妹就到我家來，同我們一塊兒上船。你還膩在被窩裏，不起來洗臉嗎？

雲鳳聽了，這纔翻過身來，笑嘻嘻的問道：

——儀鳳姊姊，你今天怎麼起得這樣早，姊姊肯放你嗎？——他家還有什麼人去，姑夫去不去，小雄哥呢？

儀鳳顯出不以爲然的樣子，鼓了臉說：

——你看！你心裏祇存着個小雄哥。小姐！你今年長成了！閨門女訓也讀過，怎麼還是不知內外，哥哥妹妹的儘鬧。我們湯家是詩禮名家，你休要學齊宛中和魯男子的樣。朱雄伯姑夫也是個守禮的君子。老實苦訴你罷，小雄不和我們一起去。

雲鳳已抓了件短衫，要披了坐起來。聽見她姊姊這樣說，隨手把衣服一披，仍舊倒了下去。

——既然姊姊教訓我，我就守着閨門女訓，不去看龍舟就是了。

儀鳳很後悔纔和妹子說的話，太嚴厲了些，又知道他年紀雖小，脾氣十分特別，說得到，就做得

出，什麼都不顧的。若真的扭着不肯去時，被姑媽看着，好像我已出嫁的姊姊倒在娘家欺負小妹子，面子上頭不好看。一面想，一面走到牀邊，坐在牀沿上，慢慢的把好言哄騙，勸她起來梳洗。她祇死閉着眼，憑你千言萬語，總給你一百個不開口。弄得儀鳳沒法下台，也生了氣，一扭身自顧自的走了。

表面上，雲鳳的不願去看龍船，爲的是和姊姊賭氣；其實她要去的目的，祇在和小雄相會，聽說小雄不同去，這就是直接的給她打擊；她一點不肯敷衍的性質，肯受屈服的周旋嗎？當然根本上不願去了。

她聽見姊姊的脚步聲遠了。睡在枕上，覺得滿心裏的鬱悶和憤怒，溢漲得破裂。有些睡不穩，只得起來還把帳子鉤起半邊，披上小衫，半睡半坐的斜靠着牀欄上。對着那穿衣鏡，注定了雙目呆呆凝視，好像在那透明的舞台裏，幻現出她過往的生活史上一幕一幕的戲劇。

她想到三年前，父親和母親未死以前，家庭快樂的情景。她的父親湯起鵬，就是崑山父親湯紀羣的堂房兄弟，又是小雄繼母的胞兄。他原是個溫季派的詩人，愛美的詩人。曾經做過一任廣東廣州知府，四十歲就棄官還家，逍遙林野，度他的詩酒生涯。他的性情，是易感的，熱情的，惟美的；所以他官場的獵獲物，金銀倒不多，獵取了些書畫，雕刻，明珠。明珠是他的特好，有一顆最珍貴的，是有龍眼般大，走盤不定，就叫做龍眼走盤珠。他生了兩個女兒，一個最小的兒子；次女兒叫儀鳳，嫁給本縣的高秀才，二女兒就是雲鳳，兒子還小，小名孫哥，三個人裏頭，雲鳳生得最美麗，最伶俐，

他也最愛雲鳳。他常說他家裏有兩樣寶貝，一樣是走盤珠，常擎在掌裏觀賞，認牠是美的結晶；一樣是雲鳳，常抱在膝上撫摩，認她是美的表現。可是她的相貌越是豐豔嬌媚，性質越是淘氣頑皮，和別的女孩子不同，大胆，任性，倔強，從小就不容易駕馭，他父親又百般的縱容。有一天，春天，她看見庭前一株海棠枝頭上，棲着新蛻的一隻綠色的大蝴蝶，喜歡得跳起來，定要父親去捉來玩，他父親給他開不過，竟自爬上樹去撲，蝶是捉到了，不提防一失足跌下來，樹枝擦傷眼睛瞎了一日，他一點也不恨，他的母親，是鄉下馮財主的女兒，年輕時也是極漂亮的。生性也是富於情感，但暴烈而急躁。傳說和他父親，在結婚之前，先有純潔的戀愛。直到後來，他們一對老夫婦，看着半凋殘的心田裏，還不斷的透出熊熊的情燄，不過偶然她母親發起脾氣來。她父親在烈風暴雨的下面，只有震抖，屈服，因此，她父親得了懼內的聲名。就是她母親的待雲鳳，慈愛裏頭，總帶三分嚴厲，沒有父親的寬容。她想着這些時，無論如何，總是她幸福的日子；吃飯，睡覺，玩耍，消受爹娘的愛憐，沒有驚奇事件的發現，不知道世界上在這些事外還有別的可以攪擾她的生涯。

不幸，遇着第一個焦雷，就是她父親突然犯了傷寒症，一病嗚呼了。不到一年，她母親爲了悲傷過度，接連着病死，這大一個門戶。祇留下她和小兄弟哥哥一雙孤兒孤女去支撐，這是何等悲慘恐慌的境遇！那時恰碰上她的紀歐大伯伯——姓光的父親——請假省親回南，看見他們年幼無依，和她的姑媽——小輩的繼母——商定，叫他的姊姊儀鳳夫妻兩人，搬往他們家裏，一來照顧，二來代理家務，做了家中惟一的保護人。他和姊姊，親情上一向十分友愛，性情却絕端相反。他看姊姊滿面掛起

賢母良妻的招牌，閉口三從，閉口四德，朝談內則，暮說女誡，未必實踐躬行，不過拿來做批評人們的藉口，常常暗笑她的作態，好在各不相關。也沒在意。等到她來做了自己的保護人，不想她竟擺出家長的面孔，明查暗訪，處處來束縛她的自由。她從沒有受過這種痛苦，心上自然地起了強烈的反抗了。

第一使她痛心的，就是和小雄戀愛上的障礙。她想她和小雄自認識到今，連頭搭尾，還不滿三年，在先，不過新會面的小朋友，愛新是孩子們的天性，也是人類的直覺——好奇似的玩得高興一點，談得親密一點；後來，她感覺到他的肌膚和她一般白細，眼睛，和她一般兒烏亮，面貌態度，和她一般豐麗洒脫，尤其是性情言語，完全相一致，不自禁的動了愛慕的念頭。誰知這一來，她就犯了不可赦的罪了。她姊姊當作一件大事，用偵探手段，探出她靈魂上的罪狀，竟在她姑媽處提議，歸寧時不帶小雄來，但還不便阻止她的去。她一知道了這個消息，彷彿得了一個可怕的凶信似的，又好像丟了一件寶貝似的，坐不安，睡不穩；其實平常也未必能天天會見小雄，這時候，好像非立刻見面不可，非一天到晚見面不可，本來不過普通的溫度，一下子增加千倍的熱，升到了沸度了。她用了極巧妙的法子，第二天就到了朱家，她還記得那回和小雄相會，在她姑媽的廂房裏，小兩口子拉着手是咕嚕了兩個鐘頭，自覺得嘗着世界上從來無有的甜蜜；結果，使她對於小雄，下了什麼都肯的決心，這纔澈悟自己和小雄確確實實發生戀愛了。

這件事，又被她姊姊知道，益發着急，怕她真失了童貞；忙起來祕密警告她姑媽，禁止小雄再見

她，她姑媽却反對這辦法，叫他不要這樣認真，說孩子們親近是常事，你越管得凶狠，他們越覺得有趣，和吃東西一般，讓他吃個暢，自然會厭，你越是禁，他們越是饒，甚而至於饒得要偷。她姊姊不相信，懇求姑夫，雄伯是個道學先生，自然照准，並且把小雄暗地叫到書房裏打了一頓，從此在朱家一面，也設了防障，會面一發困難。然事實上多一層困難，他們倆的愛戀上却加一重熱烈，她的反抗力，也增進了無限的勇敢，她姊姊固然擋不住她的去，雄伯也不能終日在家看管，究不能完全斷絕他們的交通，不過感着痛苦罷了。

她想着這種種的過往，忽然記起剛纔的夢境。她夢見小雄突然進了她的房，她一見了，心頭砰砰的跳個不住，不曉得她震抖的是怕還是喜：小雄軟款地溫存，燃燒地擁抱，也不曉得她嘗味的是酒還是蜜；但久受羈束的愛神，倏的解脫，展開雙雙肉翅在自由的雲海裏，誰還禁得住情波的奔放呢？她便毫不吝惜的自獻了。她此時追尋夢影，自問道：

——這個是個罪嗎？這個是失了貞操嗎？不！這不是罪。我和小雄的戀愛，完全是就美的愛。他愛我的嬌媚，我愛他的精神。美原是愛的源泉。美是天給我們的肉體，愛是天給我們的靈魂，肉體不能不表現，靈魂不能不感印，這都是宇宙自然的規律。我們既愛光明，愛采色，愛雕繪，愛芳香，歌詠牠們，舞蹈牠們，不聽見人們算做一個罪，爲什麼我們倆的愛就硬認做罪呢？若說爲了男女，男女的分別，祇在形體，心靈是平等的；愛是心靈的產物，應具純全的活力，無論何方，不應剝奪牠的一部；怎麼偏偏女子愛了男子，便輕輕加她們一個淫蕩的罪名呢？這也不是失貞操。貞操的基礎，該建

立在戀愛上，不該建立在名義上；名義是人爲的，文飾的；戀愛是自然的，真實的，是人生神聖的使命，生了愛戀，就該把自己的一切整個兒真獻給所愛，一與之愛，終身不渝，男女一般，不問名義，這纔是最醇粹的真操。就是小雄這一會真來了，我也絕不疑慮的和夢裏一樣，可況是個夢。最可笑儀鳳姊姊，祇抄襲人們腐爛的話，來教訓我，管束我，全不了澈真操和戀愛的真義，好像真操是叫男子女子屈服的標幟，又像妻子對丈夫特殊的天職；固然絕不問男子的本分如何，連自己的心靈，也不去反省；祇要遵守了守身如玉的一句話，儘管你同牀各夢也罷，朝秦暮楚也罷，便自命是貞女傳或清節堂裏的人物了；這真叫我死也不服。

她正玄之又玄的在幻想，忽聽耳畔有人叫聲：

——小姐：

她抬起頭來，看見是自己身邊十三四歲還梳着雙髻的丫環翠兒，笑嘻嘻站在牀面前。她想出了神，竟沒有聽見她進來。

——什麼事？她問。

——大姑奶奶纔叫我來告訴小姐，說蝶光小姐爲了時間不早，已經下船，不來了。大姑奶奶也打扮好了，她可以等一等，否則她便下船，叫小姐在家裏靜養靜養也好。

——你去說，我頭痛，決計不去，請大姑奶奶自管下船去好了。

翠兒剛才出去，一個十三歲的小孩子搶進門來喊道：

——雲姊姊，爲什麼不去看龍船呢？

——我不高興去。

——啊哈！那麼我倒騙了小雄哥哥了。

雲鳳聽見提起小雄兩字，不覺動了心。

——怎麼你騙了小雄哥哥？

——一早小雄哥哥特地來，叫我到門口，問我雲姊姊看龍船去不去？我回答他是去的，他興匆匆叮囑我叫你早一點去，他在那裏等你。現在你偏不去，不是我騙了他嗎？

雲鳳一聽這話，頓時呆了。這明明小雄利用小孩子傳遞的一個密約，深悔剛纔把話說得太實了，一時轉不過灣兒。若不去時，小雄一定很苦心的想好法子等我，倒叫他大大的失望；我如何忍心叫他失望呢？那是非去不可。正在七上八落的盤算，忽見孫哥厥起了嘴，生氣似的靠在鏡台邊。

——孫弟，雲鳳問道，你怎麼不跟儀姊姊一塊兒去，呆站在這裏做什麼？

——儀姊姊不許我去，他們早走了。

雲鳳忽然得了主意，撫慰地向孫哥道：

——孫弟，你不要生氣，他們不帶你去，我和你去。等他們走了，我們雇一隻小船，偷偷兒搖出去，樂得清爽恰意。

孫哥快活得又是跳又是拍手。

——好！好！我清願跟雲姊姊去，比他們強得多。我們好找小雄哥哥替我多買些玩意兒了。

雲鳳對孫哥微微一笑。

八龍舟

那日，下午，一點鐘，正是風和日麗的天氣，有一隻單槳雙輪的玻璃小快船，全卸了門窗的前艙，裝起兩面雕欄，掛上四盞紗燈，從C城南門內搖出來，載了他們姊弟倆，在柳暗花明的兩岸中，一條沿山的小河裏，慢慢擺下去，直向大堤競渡處來。

——姊姊快出來看！哥哥喊道，前面就是大堤蕩，多熱鬧好玩！

——弟弟，雲鳳在船裏道，你小心着，被大姊姊看見，一把，把你抓了回去！——翠兒，我纔囑咐你的話，你得留心看好了。

一個十三四歲小丫頭，梳着辮子，站在船頭上，一面東張西望的忙着看，一面答道：

——可不是，正要告訴小姐呢。剛纔眼一晃好像是朱少爺的背影，站在一隻沒棚船上往城裏搖。可是船過得快，正要細認早去得遠了。不曉得是也不是？

孫哥腳跨在船門口的步踏上，身靠着蜈蚣形的大紅地白鑲邊的船旂，眼望着前面喊道：

不是，一定不是，翠兒在那裏活見鬼！姊姊，你看！河裏祇有出來的船，沒有回去的。不見大堤蕩裏，兩岸都是大快船面對面停着嗎？雄哥一定在前面的大船堆裏，——魯家的船上。我們趕緊搖上去找他。

果然，前而是個很闊大的河面，便是C城南門外最大的菱蕩，叫做大堤蕩。蕩的兩岸足有三四十丈闊的距離。左岸橫着蒼翠萬變的C山，如屏風般遮住了十里的地平綫；右岸拓着一碧無垠的沃野，却被微風波動了如海的麥浪。那時，傾城仕女的遊船，大大小小，都傍着兩岸背岸朝河的停泊着，當中留出一條河道，好讓龍舟往來游弋。那些游船，都裝飾得金碧輝煌，異彩奪目，軒窗洞啓，闌軒玲瓏，棚上滿掛書畫宮綉燈，門邊豎起綉綵船旂，船頭上撐得排穗的遮日天幔。那些仕女，都打扮得豔服綉裝，有的來往慢下，手足舞蹈，有的倚靠欄邊，笑語呢喃，有的在船裏歡呼暢飲，有的在船頭游目騁懷，有領帶妓女，打情罵俏的；有暗逗情人，傳眉送眼的。在龍舟還沒出來的當兒，河心裏擁擠着許多小販的鋪板，有賣瓜果的，海螺的，豆腐花的，油豆腐粉條的，都挨傍大船一路的叫賣；還有些年青子弟們，嫌大船煩悶，跳上小船，如梭的搖，賞鑑人家的婦女，評頭品足的；也有高雅些的遊客，約有一班知音的朋友，帶了絲竹樂器，吹彈歌唱的；好像人們一年間工作的煩倦，社會裏禮文的拘束，全靠這春社羣衆發狂的機會，發洩一下，解放一回，大有及時行樂惟恐不及的氣象。

他們姊弟倆的船，已進了大堤蕩。雲鳳吩咐船戶，祇傍着右岸快船邊一路搖上前去。此時雲鳳心裏，祇記望着小雅，希望在這大家混亂的時間，得到一時半刻沒拘束的快活。遂哥和翠兒祇管歡天喜地的看熱鬧。雲鳳獨自躲在艙裏，靠着窗口，目光注定經過的快船上，一船過了又一船，那裏有小雄的影兒，不覺有些焦急起來。

正行間，遂哥慌慌張張跑進艙來，指着前面一隻快船道：

幾次價錢便宜的米來騙騙人，不管是否對得起自己的良心，這也明明是剝削一般人的血汗。譬如在救濟會裏做事，天天說捐錢的人「高誼熱腸」，天天說捐錢的人「慷慨解囊」，而結果，真正需要救濟的人是沒救濟，而却暗暗地全救濟了自己的腰包，嘴巴上仁義道德，肚皮裏男盜女娼。這又明明是剝削一般人的血汗。

拿剝削一般人血汗得來的錢，供兒子化用，這是沒甚麼希奇的，相反的，只有罪過，那罪過，不但在李老板身上，而且那浪費血汗錢的李省三，也該負起一部份責任的。

汪伯和李老板，時常要相會，地點總是在一所最闊的大廳裏，那就是李老板的刮錢根據地——救濟會的辦事處。

李老板因為有救濟會的名義可藉，就借公濟私地租了一間房子，這房子租的還不久，是專為孝順兒子放暑假回來後靜養休息用的。

汪伯這人很能幹，可惜是個愛色之徒，他玩弄女性，目的有二：一是滿足自己的慾望，二是藉此鞏固自己的地位。他以前會利用美人計，使一位在政界裏混混的王秘書著迷，因而發了不少財，那位王秘書就是麗和的父親。最近他要收服張老三，送錢給他開舖子，目的想把阿鳳弄到手，先讓自己玩個暢快，再照上次的方法，托人向王秘書獻媚。但是接近王秘書的人，正是李老板的親戚，於是他就不得不先來運動李老板。今天的李老板，精神是很飽滿的。他正滔滔不絕地在同救濟會裏的許多委員討論如何使一般人肯為救濟事業情願的出錢。

雲鳳這纔知道是魯家的船；聽見有人替她說話，氣早平了。她料想小雄十有八九在這船上，心裏倒暗暗歡喜，祇把一雙俏眼打了幾箇圈兒，不但找不到小雄，連魯男子也看不見。

祇見那大船，是箇新下水雙夾板的無錫快船。船裏擺下一張大圓桌，桌上一席盛筵，團團坐着許多男客，正在那裏猜拳行令。那些男客裏，第一進她眼的，就是她姑夫朱雄伯，魯男子的父親魯公明，齊宛中的父親齊漢江，也在裏面；還有許多不認得的都是衣冠齊楚，氣概昂藏，大概是城中縉紳；祇有坐在主位上的，是箇粗眉大眼俗氣熏天的人，身邊還圍繞着四五個塗脂抹粉的女妖嬈，嘻嘻哈哈的在那裏打鬧。再看到頭艙裏，恰好和她的船窗緊挨着的欄干邊，一對男女，正在那裏耳鬢撕磨，嚶嚶私語，雖隔着船，却一句句的話，都灌進她的耳中。

她留心細認，那男的正是魯男子的叔父魯公寧，女的却不認得。看她生得圓整的臉，半白的皮膚，矮短的身材，豐盛的頭髮，雖不十分美麗，却也滿面端莊。她聽見小雄說過，必是公寧心愛的錦娘了。祇聽公寧低問道：

——錦娘，剛纔大老爺領你過船，見了老太太，老太太和你說些什麼話，待你好不好？

——老太太是很和氣，問長問短，和我說了許多話。倒是你那位太太，鐵青了一張臉，好像要吃人，叫她待理不理的。在她手下過日子，祇怕有些難。

——那怕什麼？大老爺纔說，老太太已答應叫你進宅了。祇要老太太喜歡就行了。我們太太實際並不利害，便利害，中什麼用呢？況且，我就要到北省去做官，帶了你走，她又該怎麼樣？你還見了

些什麼人呢？

——太太，兩位姑太太和大老爺的幾位小姐，我都見了。我們幾個小姐，算嬰弄小姐標緻，還有個和嬰小姐行坐不離的，長得更標緻，一雙水汪汪的俏眼，誰看了都愛的，不知是誰，我沒敢叫。公寧想了一想道：

哦！那是間壁齊家船上的宛小姐，來看我們大小姐的，他們姊妹最要好。她是老太太的外孫女兒，也許將來要做我的姪媳婦呢。——你看見我們的姪少爺嗎？

我看見兩個眉清目秀的小少爺，一個文靜些，一個淘氣些，不曉得那一個是姪少爺。

——自然是文靜的那個。那淘氣的一個。是朱伯雄的兒子朱小雄。

——你們的姪少爺，外面雖說文靜，祇怕實在也是一樣的不老實吧！

——你怎麼知道呢？

錦娘一面笑着，一面手指了雲鳳的船。

——剛纔這裏也停一隻小船，我親眼看見你們的姪少爺回了朱少爺在這裏下船，搖出去玩要。

——他們去『自己搖着』玩，那也是少年人的常事，算不得什麼不老實。

——『自己玩』，她撇了撇嘴，自然算不得不老實。祇是那船艙裏還藏着一個嬌嬌滴滴的女孩

兒，一下船，三個人就嘻笑着攪做一團。你做叔叔的以為祇有你自己會尋開心，小輩比你樂得多呢。

——有這等事！公寧祇管搖着頭說，那女孩又是誰呢？

這一套話好比暴風急雨般祇向雲鳳的耳朵上撲來，震得一顆火熱的心，搖晃得差不多要炸裂。

她因此知道小雄的確在魯家船上。她又知道他和魯男子現在已換了船搖到別處去了。他又知道他們會另外預備一隻船。她把這些情形在心上轉轆似的推想。她第一個思想，以爲另外這個小船，一定是爲她預備的；小雄既來約她，必然預定計劃，這計劃一定是魯男子同謀的，這預備的小船也許就是計劃。現在他們一同上船搖出去，大概爲了找我不在，所以一同去尋訪。這麼一想，覺得自己不該鬧脾氣，不和大家同去，叫小雄摸不着頭腦，十分後悔。她第二個思想，他們既然爲着她，要那女子何用，那女子是什麼人，難道小雄有了外好不成？照這麼想，小雄的愛她，完全是騙她，痴心一起，自然十分的恨。她第三個思想，果真小雄有了外好，樂得撒她，自己去逍遙自在，何必又老清早跑來約她，也不必拉上魯男子，若說是魯男子的相好，又何必拉小雄，難道那船上的是妓女，那麼又何苦停在自己船邊呢？想到這裏，又十分的疑惑。

雲鳳越想越難過，恨不得立刻找到那隻船，抓住小雄細問。也不問那時河面上正擠得水洩不通，祇逼着船家往前開。船家被她催得沒法，祇在船縫裏死挨，好容易撐過了一個船頭。忽見魯家船上，那個三棱眼的瘦漢子手裏拿了一面小紅旗，爬上船頭，把旗在風中舞動，一時艙裏的客人，都闌上船頭，河面上七八隻龍舟，打緊鑼鼓穿梭似的來往游划，把雲鳳的船又擠到一個船旁——是魯家家眷的船旁。

——我們看完了再開吧。蘇哥和翠兒一齊說。

雲鳳情知搖不開，又怕被魯家妹妹看見，忙叫蕪哥和翠兒都躲進艙，自己把窗帘掩護着，祇在帘縫中偷偷看看。

見那邊船上，五彩天幔下，此時粉白黛綠擁滿了一船頭的人，魯老太太滿面笑容手裏還是拿着一根湘妃竹旱煙筒，坐在一把大交椅上，劉氏，易氏湯卜兩姑太太，在旁邊陪坐，且談且看，一羣姊妹，花團錦簇好似肉屏風地圍繞了。此時頭艙裏却祇剩了一個人，雲鳳留心看去，認得是宛中。却見她一手托着香頸，斜靠在短欄上，蹙着雙眉，眼望天上的白雲，呆呆地想，不一時，一手忽在懷中掏出一塊手絹兒，偷偷的按着粉臉，好像在那裏拭淚似的。雲鳳看了，倒有些詫異起來。自肚裏想，宛中有什麼心事，難道也知道了他們小船上的事嗎？

正想間，却見嬰乖進來和宛中說話。先像勸慰似的，宛中惱得哭了。嬰乖祇是嘻皮賴臉的央告，終究把宛中拉到船頭上來了。

當雲鳳呆看宛中和嬰乖說話的當兒，龍舟漸漸的去遠，河心裏的船也漸漸的鬆動了。雲鳳的船就在這機會裏，衝出了船陣的包圍，到了自由的波面。雲鳳的船家一路的向前搖去，一路留心，依然沒遇到小雄的蹤跡。直到快要出大堤蕩的邊界，忽聽有人叫道：

——翠兒妹！翠兒妹！你們小姐在船上嗎？

翠兒回頭向左岸喊道：

——噢！阿林姐，你怎麼不跟你小姐，倒在這裏？

——翠兒妹，你快叫船搖過來，我有要緊話和你小姐說呢。

雲鳳在船窗裏忙向岸邊看去，祇見一株柳陰下，停着一隻小快船，阿林穿一身元色夾紗衫褲，拖一條烏光照人的辮子，倒也唇紅齒白，丰韻宜人，正站在船頭連連招手，船裏面影影綽綽一個少年，彷彿是魯男子。

雲鳳心裏好生詫怪，阿林是宛中的寵婢，怎麼獨自和魯男子在一起，又有什麼要緊話和我說呢？

兩船相並，阿林跳過船來，剛要進艙，那邊船上果真魯男子走到頭艙裏。

——你把話細細的告訴湯小姐，他向阿林道，你就趁了湯小姐的船回城，我還要回到大船上去呢。

阿林答應了。祇見魯男子叫船家開船，唧唧啞啞的搖進大堤去了。

九朝山宮

一片處女般含羞而溫軟的晨曦，漸昇到C山一角橫截在城內西北隅的一座古宮的殘基上，那古宮原是梁朝真靈館遺址，後來元末張士誠竊據縣城時，在那上面替他神妃金姬造了供奉遺像的神殿，叫做朝山宮，現在全頽廢了。

那頽敗的神殿，在C山的半山腰裏，自下至上，隨着山勢一層高似一層的共有五層。那頂上的殿基，離地已在千尺以上。殿上雖然荊棘縱橫，瓦礫歷亂，立着傾斜的石柱，露出橫斷的階砌，令人起滿目蒼涼之感；但那殿後却重巒疊嶂，布滿了鬱蒼蒼的松楸檜柏，碧玉屏風似的圍繞着，使一片荒蕪，變現了莊嚴。那殿的東西，雖着四五十步陡起一個峭絕的峭壁，上面上接森林，一而下臨巨壑，壑下衝激着百尺的瀑布，直瀉到山下的城河。壁頂一個石亭，C城人都叫牠做望海亭，祇爲一到那亭上，固然全城在望，天氣晴朗時，一直望得見江海之交經過的輪船煙影。那最下層的殿基下面，便是一條斜坡甬道，直通到朝山街，沿街豎着一座高大的石牌樓，牌樓上橫刻着朝山宮三個大字。

那天，四月初三日，正是看龍舟的第二天，一個清晨，一向嬌生慣養非日高三丈不肯起床的齊宛中，忽然出現在曉露初晞的陽光中，披了一身家常白羅衫褲，梳了一個蓋頂麻姑鬆髻，微風飄盪着衣襟，真似奔月的嫦娥，踏波的龍女，低垂粉頸，輕擺柳腰，趁着一早路上人稀，從自己家裏後門溜出

來，使勁越過街，跨進朝山宮的牌樓，望着甬道上祇顧走。

在迎面的日光下，見她海棠似的臉，忽變了蒼白憔悴，醇酒似的眼，全成了紅腫而乾澀。這明明是一夜沒有睡覺的樣子，這明明是不但一夜沒有睡，而且整整哭了一的樣子。

她此時的情緒，像麻一樣的亂，此時的腦海，像油一樣的煎；不是慣使的嬌嗔，是難堪的鬱怒，不是自尋的煩惱，是意外的失望。她一口氣向山上跑，不管脚步的伶仃，喘息的急迫，穿過甬道，一層一層的攀登。

她身體本來單薄，又經過全夜的翻騰，若不是煽着一股熱狂的火，怎麼能爬登到五層的殿基呢？等到達了第五層，已經弄得筋疲力盡，頭暈眼花，坐在一根薜荔纏繞的斷石柱下的殘階上，口裏祇管吁吁的喘，手裏不住的拿帕子拭着額上的津津香汗。

她此時，定了定神，抬頭向下望去。只見面前一片空闊，雲山漂渺，鷄棲似的萬家屋頂，地氈般的五色田畝，地平綫上緣着一縷白練的長江，萬象空明，都照耀在溫麗的春光裏，眼界一寬，精神頓覺清醒了好些。

於是，她默默地遠望。她深深地回想。

她想，她現在是完了，她的幸福是毀了，她的快活是死了，她的生命之火是滅了；從此魯男子再不是她的了；沒有了魯男子，她就一切都沒有了。

她想，昨天早上，她還沈醉在戀愛的幻夢裏呢。魯男子照常不到九點鐘，就溜進她的臥房來了。

她爲了預備去看龍舟，特地起得早；當魯男子進房時候，她已經披上衣服，坐在牀沿上穿鞋，正待跨下牀哩。魯男子死活和她歪鬧，不許她起來，要和她多親熱一會兒。她爲了聽見前面正房裏爹和娘都已起來，阿林也快端洗臉水進來，不肯依他，一撒手，硬掙了起來，魯男子還厥着嘴不高興呢，她也賭氣不理他。這種小小口舌，他們是從小鬧慣的，常常一句話不對，彼此轉嘴變臉，一會兒工夫又如影隨形的分拆不開了。當下她看見魯男子垂頭喪氣的在窗口梳妝台旁坐了一會，當阿林提水進房時，他一聲不響的就走了出去。到底她現在年紀大了一點，不能像小時候一樣隨意，看見阿林站在那裏，心裏雖不願他出去，不好意思去拉他回來，祇好由他自去。不久，她聽見魯男子的聲音，在前房裏正和她的娘顧氏在那裏談話。祇聽魯男子說道：

——今天，我們公寧叔叫了兩號大快船，特地叫我來請婆婆和兩位妹妹同到我們大船上。我想，請婆婆把昨天雇定的船回掉了罷，大家在一個船上熱鬧一點，不好嗎？

那時慧中恰在旁邊，笑着插嘴道：

——我們的船回不掉了。其實又何必呢，祇要叫宛妹妹到了你們船上去，大哥就覺得熱鬧了。

——阿慧，顧氏道，又要來說小氣話了，哥哥，妹妹，還不是一樣的，難道大哥祇理宛妹不理你嗎？倒是雇船的事，原是你宛妹主意，到那個船上，我反正是從你們高興，我不管。你還是去問宛妹妹罷。

——我那裏敢不理妹妹！妹妹現在都變了貴千金，人大心大，不把人放在眼裏，動不動就使氣不

理我，我不高與去問她。

——大哥，你在那裏說誰。我從來沒有使過氣，況且也不配使；生薑練了怪茄子，什麼都不都的？

顧氏見他們兄妹吵起嘴來，連忙調解道：

——你們不要賭鬧了。回來到了大堤蕩，吩咐船家把兩家的船靠在一塊就得了。

以後就再不聽見魯男子的聲音了。她急急忙忙梳好了頭，想去尋他，說幾句安慰的話。在通前屋的紗窗子裏出來，却不見了魯男子。她祇當他又從中堂屏門後——每天走慣的——便門裏到自己房裏去了。正要縮回，却被顧氏叫住。

——阿宛，你幾時和大哥又拌了嘴？

——沒有，她臉一紅道，今天我還沒見他呢。——人呢？

——纔走出房呢，顧氏向外努嘴說。

她到房門口，掀帘一望，祇見魯男子站在回廊裏，西廂房窗邊，正和窗裏面的阿林在那裏低低說話。看見了她，魯男子故意高聲的喊：

——妹妹，我回去了，朱小雄在我家裏等我呢。大堤蕩再會罷。

說着。他飄飄洒洒的走了。她看了，心裏雖有些詫異，但魯男子是她從抓髮兒打出來的交情，自然一萬分的信託，決不會起別種疑心。當下就叫阿林來問道：

——魯少爺和你說什麼話？

阿林很高興的笑嘻嘻向她走來。

——魯少爺真纏死人呢，她說。他要做一個網絡扇袋兒，要裝小姐寫的和嬰小姐畫的那個泥金扇面，他今天去配好牙骨子，明天就要等用，連龍船都不許我去看，央着我給他趕。他說：本請小姐做，您不肯做，您本說過叫我做，所以他死繞住我非做不可，叫我和小姐說一聲。小姐，你想，做呢，我的鍼縫如何拿得出手？不做呢？又怕魯少爺生氣。小姐，你看怎麼樣？

她本知道這扇袋的事，的確曾經拒絕過他，的確說過叫阿林去做的話。這原不是一件奇事。況且剛纔她不依了他的要求，看他很失望的口出怨言，她心裏早有點不安；她很知道他的怨望，並不是真的全爲了今早的事；她很了解因爲愛戀的熱烈，誘起了肉體衝動，她也很感念他能強制衝動的橫決，保持彼此愛戀的醇潔；她又可憐他不斷的強制，感到說不出的鬱悶：她不是感覺麻鈍的人，有時眼見他悸動不寧時，會想過犧牲自己，但到底多讀了幾句書，被道德的牆垣，名譽的枷鎖，包紮得緊緊的，竟沒有衝破的勇氣，但每天早晚，和他在一塊兒背着人時，再不能不讓他擁抱，撫摩，甚至接吻，稍救他的飢渴，這也是他的一點苦心；明知這種幸福，決不能持久，不過靠大人們的溺愛，縱容，習慣，忘記了他們的長成，在一時糊塗裏偷得的甜蜜；每想起來，她不免有些怨恨他祇曉得迷戀，不上緊去圖謀他們倆一生的大計；所以剛纔的拒絕，暗中實在含着這種意思；等到一看見他的不快活，聽見他的怨言，早就軟化下來，後悔自己的冷淡了。如今聽了阿林一番話，毫沒有想到別的，祇

有一個念頭；『不要再違拗他』。

——既然魯少爺要你做，她說，好歹要給他趕做的。今天，看龍舟，用不着你跟去了。

這是她體貼魯男子一片不染罪污的真心，脫口就答應了。後來到了大堤蕩，齊魯兩家三號大船果真會齊了，停在一起，三隻船如同一隻船，彼此隨便來往，女眷們自然都駛到齊氏太太身邊來趁熱鬧，他也借着和嬰非，蕙姑，阿靡，董春諸姊妹談話，老早就到了魯家船上。其實，她一心祇在魯男子身上，想覷便解開早上的一結；她覺得魯男子心上的傷癢，就是她心上的傷癢。那天使她第一感不快的，好像魯男子把早上的事滿不在意的，倒心猿意馬似的同着朱小雄在三個船頭上不住的巡視，有時交頭接耳，有時東張西望，全不把她放在心上；和她說話，祇在船剛停泊好，他過船來叫她娘時，順便的道：

——那個網絡扇袋兒，我叫阿林做了，她和妹妹說了沒有？

——我知道了。我叫她給你趕着做。你看——，不是她沒有跟出來嗎？

他聽了這話，賊笑嘻嘻的眼望着同站着的小雄，嘴裏却回答道：

——謝謝妹妹……

一句話未了，就被朱小雄拉了過船去。從此沒有和她近過身，說過話，她是從小和魯男子作伴慣的，往常祇覺得他似蛾撲燈蝶戀花的支使不聞，沒有過今天這樣的疏遠冷落，不知不覺感到了寂寞，原來的一團高興，忽然消滅，看着眼前的景物，都沒了意味，倒現了驚異，祇爲沒多大工夫，魯男子

和朱小雄兩個人不見了，別人不在意，她却把一雙含愁的媚眼，在三隻船上輪流了多少遍，又不好意思開口問人，到底被嬰乖冷眼看出來了，有意無意的問着蕙姑和芷春：

——你們看見大哥到那裏去了？

——纔看見大哥和小雄哥一塊兒上小船搖出水去了。蕙姑姊妹倆都搶着這樣的說。

她心裏很感激嬰乖的暗中慰藉，想到魯男子是她情願託付性命的人，今天變得連嬰乖都不如。驟變的原因，他還認定爲了早起的事，她雖自認過於衝撞，也怨着魯男子祇顧自己，太不體諒女孩家的爲難。想到傷心處，幾乎落下淚來。

他一面忍着淚和姊妹們應酬，一面還在那裏盼着魯男子回來。直盼到開了午飯時，魯男子纔滿頭汗淋淋地，臉皮晒得起了一層烏光，一手提了一柄摺好的黑綢日傘，一手拿一把新配牙骨她給寫的泥金摺扇拼命的扇着，在一隻小船上和小雄一同跳上船頭，嘴裏祇是熱啊熱啊的喊。

那時，船裏已開了飯，大家都陪着齊氏老太太團圍坐着一圓桌。她正坐在老太太肩下，魯男子走進來就挨着她下面的一個空位上坐了，對她微微的笑了笑，隨手端起一碗飯來，把一雙筷像搶一樣地向嘴裏亂划。大家很熱鬧的談天，他也不管，低着頭，不到三分鐘就把飯吃完了。

她眼睜睜地看他胡亂吃完了飯，還想和平時一樣自己躲到僻靜地方，給他一個親近的機會。那裏曉得他偏不如她的心，一放下碗，故意避開似的慌慌張張跟了小雄就向船頭上跑，她機械似的兩脚也追了出來，遠遠地坐在木墩上發楞。

那時，恰遇公明領了錦娘過來見老太太，大家都擁在頭艙裏烏亂了一陣。等到錦娘回到男客船上時，她留心看魯男子和小雄鬼鬼祟祟的趁亂溜下一隻傍着男客船右舷的小玻璃快船。她心裏已經發詫異了。

不一會，那小快船搖出來了。她看見小雄獨自站在船頭上，魯男子却躲在船艙裏，身旁立着一個女孩兒，玻璃窗裏露出一個背影，她心上就突的一跳。再定睛一認，那女孩穿一件玄色夾紗襖，梳一條桃色把根黑漆般的大辮，活像一個人。正凝視間。忽然那女孩雪白一張小圓臉回了過來，恰好和她打個照面。這個面一照，突然使她觸電似的渾身起了癢癢，心上彷彿鑽進了千百條毒蛇的火牙，耳中祇聽轟的一聲炸彈般爆破了腦殼，嘴裏不自禁的出聲喊道：

——咦！阿……

下一字沒出口，覺得天旋地轉的一陣頭眩，祇待要倒。虧得嬰在在她身旁，瞥見她面色灰白，忙搶上一步扶抱住了。

——宛妹，她喊道，你怎麼了？

大家看見，都着了慌，一齊擠到船頭上，圍着問她，尤其是顧氏。

——怎麼？她拉着她手問，手都冰冷的。受了熱罷？

——沒有什麼。她閉了眼，搖着頭說。

她此時需要的是哭。又怕人家看破她真情，哽咽住了，用盡平生之力，纔掙出這一句話，自己知

道帶着戰抖聲音了。

大眾都勸她到船裏去躺一會兒，她的姊姊慧中便上來摻扶，她直搖手，站起來，想往船裏走，走到頭艙，實在心裏震盪得支不住，就在靠窗一張藤椅子裏坐下，頭枕着臂靠在欄干上。

——你們別理我，她微喘地說，讓我靜一會就好了。

恰好龍舟已到，開聲船上，正興高采烈在那裏叫鬧，衆人看她漸漸安靜下去，索性都湧到船頭上，獨讓她在頭艙裏安息。

她徐徐抬起朦朧的眼來，看着眼前的世界，更不是平常看見的世界；一片淡黃的日光，處處都是淒涼；黑越越的河水，滿布了恐怖；四圍的人聲，一聲聲在那裏譏諷她，連安慰她的人，眼光裏也含着嘲笑的神情。她到底不信這件事是真的，還疑惑是個惡夢；但是，玄色的夾紗襖，漆黑的大襟，雪白的小圓臉，明明是看見的；魯男子身邊一個女孩兒，這個女孩，不是別人，是阿林，——她的丫環阿林，明明是看見的；這是千真萬真，決不是夢。她想起了早上魯男子在回廊裏和阿林的隔窗低語，她想起了阿林裝出高興樣子告訴她做扇袋兒的謊話，她又想了阿林不肯跟她看龍舟，騙她答應留在家裏趕活計，原來都是他們串通了來欺騙她的圈套！怪不得魯男子失魂落魄一刻不停的奔忙，怪不得整天，和她冰冷的一理也不理。她如今澈悟了；澈悟了自己的癡。死抱着一片童真的醇潔心，她認魯男子和自己澈頭澈尾是一個人，不但絲毫沒起過疑，常常他是支撐自己生命的一根大柱子，在那下面去築她樂園的基礎。現在基礎是全搖動了，支柱倒塌了，樂園消失了。到底魯男子和阿林的關係是幾時

起的呢？她不知道。爲什麼肯丟了從小耳鬢廝磨的她去愛一個不相干的阿林呢？她也不知道。難道因爲她祇交付他整個的心，沒有交付他整個的身嗎？難道他口頭上精神戀愛，抵不住他身體上的肉慾橫決嗎？難道她溫柔的鬚貼，敵不過人家輕狂的誘惑嗎？她從此又起了種種的疑團了；她疑魯男子的每天早晚不斷地來，不爲的是她，爲的是阿林；她疑往常沒起牀時，得到一時半刻親密的快樂，不是她獨享的，是在阿林那裏分下來的；她疑他一向待她的濃情密意，全盤移到阿林身上，膝下給她的祇是些虛架子；她并疑到他什麼事都護着阿林，早存了私心，一直疑到六年前初見面時節，呆看紡紗，她丟着橘子玩的情事，彷彿也是有意的了。她越想越恨，恨魯男子簡直玩弄了她幾年。謊騙，欺蔑，污穢了她整顆貞白的心，她恨不得立刻等待魯男子回來，豁出割斷這個愛——殘缺不全的愛，豁出捨棄了這個活——半生半死的活；拖了他，在千人百眼下，揭破他那破爛不堪的良心，一同跳下這大堤蕩深水裏去死；她既不要他的愛了，她也不願讓別人去再受他的愛；不這樣，她怎麼能發洩她的恨呢？可是一會兒，她轉念一想，忽然震慄了。這不是姘婦的行動麼？結了婚的人，這樣做，還要被人罵幾聲雌老虎，黑心符，何況她和魯男子，名分上不過是表姊妹；表哥哥行止有虧，礙着養在深閨裏的小妹妹什麼事呢？這麼一鬧，不但自己的乾淨身體，染了洗不清的污泥，連家聲都葬送了。死得了還罷，萬一死不了，她便做了千人萬人嘲笑的目标，怎麼能够羞顏在這社會上掙扎呢。這斷乎使不得。她翻來覆去，想自己和魯男子的愛根，實在種得太深了。她一天沒有了魯男子，她的生活，從此就沒有溫熱，沒有光明，如何捱得過去呢。而追想這個溫熱，這個光明，却被自己信任的了頭偷了去

了，叫她怎麼不憤怒呢？她怒起來了，打定注意，等一回家，把阿林打她一個臭死，趕出去不許上門，這是最輕的發落。忽然仔細一考量，又把她的勇氣落下去了。她爲什麼要毒打她，爲什麼要趕掉她，問出原因，却爲了和魯男子有了私情。這不是笑柄嗎？表妹房裏貼身丫頭，怎麼能和表哥鈎搭上手，不是連自己拖下混水去嗎？況且我們倆的窗前私語，枕畔柔情，有時也落在她眼裏；再者，魯男子還有不告訴她一個盡情，雖然自己問心無愧，和這種人一結了仇，難保不混造黑白。她苦思力索了半天，真是一點沒辦法。誰叫自己做了個天造地設被人欺弄的女子呢？動一動，就有道德冷酷的呼聲，威嚇着你！社會尖酸的眼光，環視着你！儘你一顆脆弱的心，擔着無量數的悔，恨，疑，怒，祇有納着頭，望肚子裏倒嚥！但終究，她感謝神明！他們的祕密，落在她眼裏，她從此醒悟了！她惟一的辦法，祇有把一團愛的烈焰，儘力去撲滅，寧可犧牲一世的快樂，永不願再見魯男子的面，受他第二次的欺騙。

她淋漓的眼淚，正和她迷濛騷動的思潮不斷的涵湧，忽覺她肩頭上搭上一隻滾熱的手。她吃驚似的回頭時，却是嬰菲現出含愁的微笑，附着耳低低的道：

——纔好一點，又哭些什麼？冤妹，我勸你丟開些罷！

她本來是滿淚，被這句話一激，真變了哽咽。但嬰菲終是她的知己；滿船上真曉得她心事的，祇有嬰菲一人；能引哭她的也能勸好她，很巧妙的幾句話居然騙得她上了船頭。不計半不到二刻鐘，她忽然老遠的望見那個惡魔似的小快船又映到她眼簾下，在雲水蒼茫中彷彿展現了魯男子的側影。她直

覺似的精神上陡起了颶風，身體再也把持不住，趁着大家亂着看河中過的雜耍船，一溜煙跑回自己船上，後房艙裏，把艙門關得緊騰騰地，躺在一張赤裸的板牀上儘量的去哭。

當魯男子回到大船時，纔發見她已回了自己船上，疾忙過了船奔到她關嚴的艙門口。她聽見他敲着門喊道：

——妹妹，你怎麼着？病了嗎？怎麼連門都上門了。快開！是我！快開！她忍不住哭出聲。可是不理睬。

聽見他聲音震抖的敲得更急。

——啊！你在……哭……爲……什麼……？……——讓我進來！

她還是不理。他不敲門了，變了軟軟的懇求：

——你生氣嗎？該死的我！今天又一定是我惹你生了氣！——我很知道……——你千萬別生氣，別瞎疑心，——快讓我進來，我纔好告訴你。

她咬緊了牙，把兩手按住兩耳。他可發急了，在地板上亂蹣跚。

——死關我在門外，喊你，不理我，這爲什麼？就是我一日的不好，有千日的好，好妹妹，難道爲這一點兒荒唐，你忍心就拋棄我嗎？不許我在你面前訴冤嗎？——我一時糊塗透頂，撒謊，隱瞞，是我對不住你。可是你不要帶疑……你不讓我進來，我顧不得一切，祇好在這裏直喊出來了。你剛纔一定看見了……

魯男子正要說下去，忽然顧氏同慧中領着一班老媽，丫頭，一陣風的捲進艙來，把他的話頭打斷。顧氏還在那裏高聲喊着船家開船回家，瞥眼看見魯男子。

——噢！她驚異似的道，大少爺在這裏呢。怎麼呆站在風口裏，弄得面紅筋赤，滿頭是汗！你的宛妹妹呢？

她在艙裏聽見她娘的話，怕魯男子說出什麼，不等他開口，搶說道：

——我爲了頭疼想睡一會兒，大哥哥偏要進來，我懶得起來開門，正在這裏和我吵呢。

——大少爺，顧氏笑道，妹妹今天不好過，你讓她靜睡一會兒罷。那邊船上，祖婆婆已經尋了你半天，你快回船去，你們是還要看晚上的烟火哩。我們祇好先回去了。

她聽見魯男子還站在門口，向着門，口音帶着些哽咽的說：

——妹妹，你自己保重，我明天再來看你。

漸漸地有氣沒力移動他的脚步，過了那邊船上去了。這裏齊家的船，立刻開行，到得家來，已在上燈時分。

一到家裏，第一使她注意的，就是阿林。阿林接到廳上，來攙扶她出轎時，她此時眼光裏的阿林，再不是伺候她的心腹，變了盜她幸福的仇人。下意識地把兩條含怒的眼光，直射住她，見她已換上一身淡色竹布衫，辮子還是紮着桃色把根，兩頰還是敷着薄薄香粉；見她臉上陡然飛起一朵紅雲，低着頭不敢仰看；覺得她兩手微微有些抖動，全身都有些擺佈不好。她已看透了 she 一種賊人心虛的態

度，更增加了魯男子不忠的證據。

她下死勁按捺住了萬丈憤火，默默地逕回自己房中。當她換好衣裳，預備關門睡覺時，阿林手裏拿了做好的扇袋兒給她看。

——好容易趕做好了，小姐，你看……

她撒手望地下一擦。

誰要看你們這些鬼祟的東西！她抖聲道。你還不出去，難道要在這裏逼死我嗎？

阿林嚇的同小鬼似的，連扇袋兒也不敢拾，慢慢閃出房來。當阿林跨出房來，她用力把兩扇門柵的一聲關上，和衣倒在牀上，再也不肯起來。她的娘顧氏和她的姊姊慧中幾次來道長問短，她祇說頭疼乏力，求大家讓她安睡，不要來驚動她，再問幾聲，她索性使氣不理人了。

她在這一夜思前想後的苦境裏，對着魯男子，祇有怨恨，憤怒，這是當然。同時也該輕蔑他，屏絕他，從此不願再見他，從此不值得再放在心裏。意念中自然是這樣，可是心的內在，却萬萬做不到。人類的心靈，常常是矛盾的，特別是愛戀；波平浪靜的愛，最容易令人厭倦；境遇越是險惡，纏縛越是牢固，滿口裏恨如切骨，實際是戀戀不捨，發誓不願見，其實比要見的心還要迫切，不值得放在心裏，其實一秒鐘也擦撥不開；她是個人類，當然不能例外。她想到難過時，自己愈要推開，却愈弄得麻亂，慢慢由麻亂變成迷幻了。一會兒，魯男子明明伏在懷裏，淚眼模糊的求她始終的愛，求她給一句愛的保證話，這是多麼甜蜜啊！一會兒，彷彿魯男子得意了，才華蓋世，風標絕俗。變成了社

會上第一等人物了；她也做成了第一等愛人的夫人，人人羨慕，處處歡迎，這又多麼榮耀啊，這都是平常時藏在她靈魂最裏層的私願，被痛苦的瀑流擠了出來；可是曇花一現般消滅了。却在她哭得模糊的眼膜下，又瞥見魯男子閃進阿林房裏，偎倚，擁抱，接吻，還有種種不堪的影象，有意驕傲她似的，她真心疼得要發狂了。她就這樣遠離愜悅，似夢非夢的擾亂了一夜，忽地驚醒似的在牀上直坐起來，窗帘上已射進魚肚白的曙光，好像對她睜着眼，樹頭屋頂，百千噪雜的鳥聲，開始在那裏和她嗚咽的節奏。

她頓時記起昨天魯男子臨走的一句話，料今天一定來得很早。她還是閉門不納呢？還是放他進來呢？放他進來罷。無非聽他幾句虛造的謊辯，看他一片喬裝的假情，我還能和往常一樣的接待他嗎？閉門不納呢，又怕他鬧得沸反盈天，不但自己受不住，還要給大家笑話，也許給爹娘責備。她左右為難了好些時，忽被她想到了她曾經去過的那正對他家後門的朝山宮，是在山凹裏僻靜一個好去處，暫時去避一避，也好到那裏出聲的慟哭一場，發洩發洩胸中的鬱氣。

這便是她跑上朝山宮的主意，等到天一亮足，趁着大家沒起來，溜出後門，一口氣兒竟奔到宮基的第五層，坐在殘破的階石上，把這些事在她腦膜上，都一頁一頁的展開出來了。

宛中那時越想越傷心。正想對着海闊天空，放聲大哭，忽覺下層殿基上，有草葉摩擦聲，似乎有人走動的樣兒。

——不好，她驚喊，有人來了。

立起身來，往殿東角逃去，走過峭壁下，聽到一脈泉聲，她想如果前數日和魯男子來同聽，何等悅耳怡魂，現在變了訴苦的呼號了；看到幾堆奇石，她想如果平常時和魯男子來同看，何等游目賞心，而今成了填胸的塊壘了。她依了一條蛇蟠小徑，也不管沒膝的野草，刺足的荊條，直攀登到壁頂，跨進了望海亭，面對了大壑，倚坐在半倒的短牆上。

她於是恨殘酷的運命之神，把她哭的命運都削除了，能哭的地方，都故意叫人來阻礙她，她於是又很詫異自己怯懦的逃避。逃避誰呢？決不是逃避一般人。問到結果，還是逃避魯男子。她既認定魯男子不愛她了，她也想從此不愛魯男子。那麼魯男子和一般人一樣，又何必逃避呢，逃避，就是表現魯男子不是一般人；不是一般，就是尊重，也就是愛；因為不願意看見殘破的愛，因為不願意洩露片面的愛，不得不出於逃避。她於是追究到自己的心底，儘管說恨，說不願再見，實在還是愛。逃避了魯男子她去迎就別人嗎？她不能。不愛了魯男子，她再愛別人嗎？她不能。那麼不管一切，仍回頭去愛魯男子，她又絕對不能。她在人生的長途上，覺得已到了絕地了。

她四顧無人，在松濤瀑嘯中，無抵抗的放出她心底的第一次的悲號：

——嘍呀呀！愛我的哥哥！忍心拋撇我的哥哥！你到那裏去了？你真的在我的心上死了嗎？……
妹妹！愛你的哥哥，在這裏，沒有到那裏去！活着在你身邊！死也要在你的身邊！

她猛吃一驚，覺得一雙又冷又潮的手，抱緊了她膝蓋，一抬頭，可不是真的魯男子傷心似的跪在她膝前，倒把她楞住了。

——妹妹，我老早到你家裏，找你不着，猜你一定在此，果然被我找着了。我在你背後聽够多時，我知道你還是愛我的。但是……

——我愛的不是你，她推開他的手，很決絕的道，我愛我心上的哥哥，現在已死了。

——妹妹，你就算不愛理現在的我，但是我不把事情的真相全告訴了你，我死也不能瞑目。你生我的氣，不是爲了看見和阿林同船的事嗎？這事毫不關我事，是我幫小雄的忙給他設的計。小雄和雲鳳戀愛的熱烈，你是知道的，偏偏他們家裏，都管束得嚴，連談心的機會都沒有。小雄告訴了我，是我忽然糊塗了心，慨然仗義要做黃衫客了。我好奇似的弄我的小聰明，就是利用看龍船，料定大家都要出來，我却另外替小雄雇了一隻小快船，靠在我們船旁。我又大膽把二十塊錢買通了阿林，原想叫她冒充你的使命，差過去請雲鳳過船來玩，免得湯米兩家疑心。等到請過來，却把雲鳳藏在小船上，讓小雄去和她私會，這是我預定的步驟。誰知事不湊巧，雲鳳竟不和她姑姑姊姊在一個船上，以致阿林白走了一趟。小雄又死活要拉我同去找雲鳳，找不到，他倒發怒跳上艙板自回去了。我却被龍舟擠住，停了一回，反遇見了雲鳳，就叫阿林坐了她的船回城，我趕緊回到大船，誰知你已經誤會了。這是我忠實的口供，沒半句假話，可以起誓的。我罪該萬死，就是把做扇袋的謊話，欺騙了妹妹不帶阿林，那是我怕說明了，妹妹不許我的緣故。我現在把我的話講明了。妹妹能相信我嗎？能原諒我嗎？宛中含淚扭轉了頭，冷冷的道：

——我不信你，不能原諒你。——你快放我！我要走！

宛中倏的立了起來，掙脫魯男子的手。魯男子死命拖住了不放，

——你真認定我和阿林有關係嗎？你真不信我嗎？

——誰管你們的事！總歸我眼前的你，不是我向來心裏的你了。

——那麼不能挽回嗎？我們就此完了嗎？

——完了。你記起朝山宮的故事嗎？張士誠愛金姬，金姬寧死不受他的愛，你回去一讀亭子裏的碑文上，金姬的辭，牠早代我答了你。

魯男子被宛中這幾句如寒冰一般的話一激，感情也衝動到極度，倒不哭而怒了。

——那麼我活着再不能得妹妹的愛，祇有死了求妹妹的信了，我們一塊兒去死罷。

說着也立起來。差不多和狂了一般，撲上去拉着宛中的手，直向峭壁邊走。宛中向下一望，祇見萬丈危崖下。一條怒吼的銀龍，彷彿張牙舞爪來攫她，不覺心膽都碎。

我不願跟你死！她喊道，我不願跟你死！

魯男子突見宛中兩頰急得痛紅，眼中含滿了恐怖之光，兩個眼圈暴漲而青黑，一個俊俏的臉兒消瘦得不成模樣。看了這樣兒，就揣摩她受到的苦。爲誰受苦呢？還不是爲了自己。自然地心軟起來，把手一鬆，看她竟頭也不回，怒冲冲的自管自到峭壁下去了。

魯男子不忍再去追她，懶洋洋走回到亭中，果見亭中立着一道殘碑，記着元末偽周誠王妃李金兒的遺事。末後讀到金兒辭婚的四句卜辭，

——二蟻逐蠅，陷墮釜中，灌沸淹燼，與汝長訣。

在滿山近午的驕陽下，忽見魯男子如赤霞般的兩鬚邊，不斷地滾下晶瑩的明珠。

十
血

魯男子從望海亭隨着脚一步一頓的望山下來，前面一些兒望不見冤中的影子，知道她已跑回家去了。

此時他心上再沒有憤怒，祇有憐憫和悔恨；他憐憫她一時的誤會，膠固了腐心的妬毒，再也排解不開，神經完全錯亂了，縱不見得尋死覓活，便照這樣的廢寢忘食，也怕弄出病來；他悔恨自己弄巧成拙，爲幫別人，反害自身，別人幫得半三不四，自己已是冤沉海底，百口莫辯，他從小知心着意的伴侶失去了。脚下雖說踏着的是路，心裏祇覺是晃蕩蕩踏的是一片虛空。猛抬起頭來，已到了齊家後門口，呆呆站住，望了半晌，忽然自語道：

我進去做什麼？進去無非惹她哭一場；或者比哭還要沒趣。我剛纔去找她時，叔叔和嬸嬸都沒有起來，大概還不知她的出來，我一去，她一鬧，弄得大家都知道，叫她更不高興，還是暫時耐着不進去的。

他深知道冤中執拗的脾氣，對別人還可通融，對他，格外的求全責備；平時一句話，牙齒略高低一點，就是一天不理，兩天不睬；惱起來，甚至咬，掐，抓，手口並用，不算一回事，何況這次特別傷了她的心，決不是三言兩語，一天半天，解釋得開的事。

一面想着，一面就掉轉身祇向朝山街一直走，一路走，一路還回想到往常上慣那最甜蜜的早課，今天突然停了課了。他彷彿變了失乳的嬰兒，全身沒有箇安頓的窩兒，看看來往的行人，都停着腳在那裏驚怪他，趁早市的茶傭魚戶，都大聲喊着在那裏譏笑他，丟錢擲鞭的街童都舉起手指在那裏背後指點他，連古廟門前一對石獅子，也睜開冷眼在那裏當面藐視他；他再沒有勇氣昂起頭來回顧或平視，祇望着地下默默的走；走到一個岔路口，正是到魯園和他家裏的一箇岔路。

他站住了腳。心下暗忖着，到魯園去嗎？今天還照常的讀書寫字嗎？乾脆地說，這兩年來學問上的努力，他爲的是誰？全爲的要得宛中的歡心。她既決絕了她，還有甚心情去圖上進。還不如一逕回家，納頭去睡；否則便尋娶姊姊商量，有甚辦法，或者請她代爲分解，也許比自己說倒有效些。他父親問起來，祇推有些感冒就得了。心上打定了主意，便一直的走回家來。

他正悶着頭走上大廳，忽聽有人叫他：

——大寶，你垂頭喪氣的做什麼？你來，我有話問你。

魯男子吃了一驚，抬頭看時，叫他的，是他叔叔公寧。

那時，公寧正笑嘻嘻的站在大廳的西空間。指揮着三四個僕人，在那裏安排一張馬鞍式的楠木書案，放在南檐下的已紋欄干邊；廳外庭中搭起涼棚，廳上前面的窗戶已一齊卸下，掛起了八扇湘簾，把日本水彩畫屏風代了間壁，橫隔了中間；擺着幾把杭州製的涼榻和躺椅；書案上陳列些宣銅墨船，哥窯筆格，陳曼生的銘硯，陸子剛的中承；橫頭疊着一部五色筆新標過的二馮批的章穀才調集，

一部自加評點的梅邨詩集，一本的李北海雲摩將軍碑，還有一套手抄的崑腔曲譜；位置得清淨整潔，精雅絕倫，預備夏天在這裏讀書度曲。這原是公寧每年習慣的處置。

魯男子祇好走到公寧身邊，一言不發的站着。公寧拉了他的手，微笑的道：

——昨天龍船，看得快活嗎？

他點了一點頭。

——你看見錦娘沒有，怎麼樣？你說好不好？

——見過的。好得很。

——怎麼樣的好法？你倒說給我聽聽。

——又天真，又大方，彷彿良家人。

公寧很得意的拍着魯男子的肩，哈哈的一笑。

——好孩子，你說得對，你叔叔的眼力不差吧！我叫她到我們的家裏來，你說好不好？

——好。

老實告訴你，你奶奶已選定了明天飯後接她進宅了。你替我填一曲賀新郎的長調，我好好兒請你

喫一杯喜酒。

——只要嬌嬌見了不罵我，我便替叔叔做。

公寧兩手把魯男子摟在懷裏。

小油嘴，他說，看不出你這一點年紀，倒會使刁。我問你，昨天藏在小船裏的那女孩子，到底是誰？你不替我做，哼！小心點！我就告訴你父親去。

魯男子突然被公寧兜頭問出這一句話，刺着他心上的新創，急得兩臉似火炭一般的紅，眼睛裏幾乎衝出淚來。

——這不關姪兒的事……

一箇肥頭胖耳的汪鷺汀打頭，後面跟着齊漢江，朱雄伯等三四個客。汪鷺汀大搖大擺的先搶進來，大聲嚷着道：

——明天錦娘進宅的儀仗，一乘藍呢四轎，一頂馬，一跟馬，八名護勇，這一點排場，總少不了吧。我都給公寧兄預備下了。特地同着諸位來道喜，順便報告你一聲。

公寧忙放了魯男子，起身招呼。魯男子正沒法擺佈，趁這個機會，就一溜煙跑脫了。

魯男子穿過大廳，並不直向內室，却向西首轉灣進了家裏的小花園。因為那時他的姊姊嬰弟正在園裏讀書。公寧喜歡嬰弟聰明，替她請了兩個先生，一個是女先生，教畫，和齊家合請的，和慧中，宛中同學，每天下午去上學；一個是男先生，教詩，古文，書房就做在小園中臨池的小閣裏。

他正迤邐走上一條湖石堆成玲瓏的懸崖下的石梁，渡過石梁，便到小閣。他一眼望見嬰弟梳着兩朶烏雲似的蟠桃小髻，襯出一個諫果式的嫩白小臉，細而彎的長眉下，露出一雙靈秀的小眼，十分溫靄裏，含着幾分淘氣的童性，此時正面對了窗，手裏握了一支筆，向外凝視，彷彿在那裏構思似的。

忽見魯男子迷迷惘惘的走進來，臉上露出驚異的精神。

——噢！怎麼跑到這裏來了？——好難看的臉色！光景是宛妹不相信你的話，碰了大釘子來了！

魯男子看見先生並不在書房，只嬰菲獨自坐着，他就靠着他姊姊身旁，伏在書案橫頭。

——我和她說，她老不信，我要拉他一塊兒死，她又不肯。她老早一個人跑上朝山宮的望海亭，在那裏哭，見我追到，她倒又跑回去了。叫我怎麼樣呢？我的心，真被她揉碎了。

——我昨天就料到你這一套話她是不會相信的。這也難怪，本來你事情做得太冒失了。但是，她知道她終究和你好的，祇要你當真沒有對不起她的事，過三兩天，自然會想過來，你何必心焦。

——姊姊，你沒有聽見她剛纔那個樣兒，從來沒有過那個樣兒。我祇怕這回真的要和我決裂了，不瞞姊姊說，我十天不喫飯，十天不睡覺，都不要緊；一天沒有了她，我就不能生活；要是她真的不開心，這個日子，叫我怎麼挨呢？好姊姊，你可憐可憐你弟弟罷，你替我想法子解救解救。

——弟弟，不是我當面說你，有今天這樣的着急，爲什麼昨天那樣顧前不顧後的起勁，氣得她死去活來，要不是我在那裏，早暈倒了。女孩兒遇着這種說不出的苦，比你們男子家祇怕要加幾千倍的苦呢。這兩天，難道她的日子好過嗎？我看你們倆，真是前世冤孽；她遇見你把她的心千絲萬縷的纏繞得一刻不放鬆，已經發她七上八落的不安了；還經得起你再絞她一下，我覺得她纔是真可憐。你說是一天沒有她不能過，她沒有了你，未見得能過吧！現在你們的小衝突，我不爲你，爲了她，也要盡力來給你們調停的；在我看來，這到不要緊；倒是你們倆以後的事，我着實替你們就心理。弟弟，

你不要糊裏糊塗的害了人家！

嬰兒這一番驚心動魄的話，一字一句打到魯男子的心坎上來，不知不覺就爬在桌子上盡情的哭，一個字也答不出來。嬰兒看他哭得真切，也陪洒了幾點同情之淚。

快不要哭！她撫着她弟弟的肩道，這都是我不好，惹你傷心，我回頭去約她，明天，到我們這裏來，借看看新姨娘爲名，叫你們會面，我來從中替你們解釋，你看好不好？

這個辦法，魯男子自然贊同的，並且很感謝他姊姊的體貼。正抬起淚眼，想要說話，忽見通着閣子另一面的迴廊裏，他父親公明同着漢江，一頭說着話，一頭緩々的走，向着閣子裏來。魯男子出其不意，心下一急：一則知道自己哭得眼紅臉腫，被父親查問起來，對答不出哭的原因；二則見同着漢江一塊兒來，怕早間宛中出門的事，也發覺了，特地來責問的。

他不及深究，拔起腳來，往原來的路上逃。他也不知道他們姊弟倆談心的時候，外面天氣驟變，正飄洒着濛濛的細雨，苔衣新潤，石面分外的滑。

他恍忽的精神，慌亂的腳步，飛也似的跨上石梁，不提防一隻右腳的鞋底，不曉得蹭着了什麼，往後一栽，上半身失了均衡，連頭帶腦向前直撲下去，恰恰撞在一塊有楞的石階上。

祇聽他姊姊在閣裏失聲喊道：

——啊呀！不好！血！

他自己爬了起來，正還想跑，忽覺一陣熱烘烘的水衝下臉來，一看身上，一件熟羅半截衫，上裁

全染了鮮紅。嗚！不好了，全是血！

他一點不覺得疼。但是，頭暈了，眼花了，身子搖擺不定了。第一個飛步來扶他的，就是他姊姊
嬰赤。

——快些！……她嘴裏急得祇是喊，血！……怎麼了？……伯伯……

一會兒，公明，漢江，都來了。公明在嬰赤手裏搶過一塊白網巾，亂七八糟把魯男子的頭包紮好，公寧在外跑進來，把他攔腰抱起，還有許多男女僕，七手八腳，簇擁到了上房，在齊氏老太太側邊床上放下。

那時，房間裏，他的母親劉氏，嫡母易氏，湯，卜兩姑太太，他的姊妹們，表姊妹們，擠滿了一屋子。尤其是齊氏老太太嚇得直發抖，祇喊着怎麼跌成這個樣兒！劉氏等公寧一放手，奔到床前伏在魯男子身上，連聲叫問：

——阿男！阿男！你覺得怎麼樣？傷在那裏？

一面說，一面替解下白網巾，細細的察看。方曉得跌破的是眉心偏左，眼睛的上面，被石角嵌進足有三四分深，成了一塊小窟窿，血液還是流個不住。

魯男子躺在床上，凝定了神思，心上覺得清楚了些。聽見他母親的問，就答道：

——請娘放心，孩兒不覺得疼。祇是血流得太可惜了……

一眼望見他的親妹蕙姑，正靠着床前面的繡櫃站着呆看。

——蕙妹，他就向她說，你把繡櫃上的那個小茶杯遞給我，讓我承受起來，做個紀念品。

蕙姑真的把杯子漆着傷痕，不多大會兒，已積了小半杯。劉氏忙攔着不許接受，急忙換了一塊白綢想來包。公明却已尋到了一包七釐散藥粉，叫劉氏先敷藥，再包紮。漢江從外面進來，他趁大家慌亂時，已去請了一個外科醫生，一同來看。那醫生仔細診療了一遍，開了藥箱，洗滌一回，敷上他的止血藥，又貼上一張膏藥，居然把血止住了。

——大體無妨，醫生說，並不會損傷筋骨，但失血過多，倒要靜心調養纔好。

當下開了一個方子，囑咐了幾句禁忌的食品，就走了。大家看見血已停止，又聽了醫生說，都放了心，漢江也到床前來慰問了幾句，又和齊氏同公明夫婦閒談了一回，並且提起宛中也在病着，今天沒有起床的話。後來也和公明，公寧一起出門去了。

魯男子默察父親的態度，靜聽漢江的談吐，方悟到剛纔自己是完全誤會。又看着漢江的十分關切，忽然起了無限的希望，一曉得宛中臥床不起，却又平添了無限的愁腸。其實，他的傷疤，漸漸發疼痛起來，他竟拋在九霄雲外；一個心全集中在宛中身上，到很樂意似的想利用這回的傷血，全澆滅她誤會的妬嫉，所以特地留下那半杯血液，要當做墨汁，寫一封懇懇切切的謝罪書，託嬰爺帶去。當下裝出精神困倦的樣子，推說想靜睡片刻，把滿房的人支使開了。他叫留在那裏伺候他的玉蘭，去拿了紙和筆，又叫她去暗暗知照了嬰爺。他提筆來，蘸滿了血，寫道：

『我的在襪線裏的同伴，鑄在心葉上的愛神，成日成夜不離口叫喚的宛中愛妹，請你聽我幾

句衷心的話：

『我大胆地傾我全身的熱血，寫信給你，我不是嚇唬你，也不是誘惑你，我實在是乞求你的哀憐；不管你如何的怨恨我，不管你如何的輕蔑我，不管你認我已死在你的心中；在今日以前，我還敢良心安穩的向你聲訴，我還是你向來心上愛你的哥哥，絲毫沒變。』

『早間，你堅決地拒絕，冷酷地拋捨，我決不怪你。祇爲我看見你神智的狂亂，顏色的憔悴，面容的消瘦，我已知道你爲我深深的受了傷心的痛苦了。我的糊塗，愚笨，幼稚，無意識的構成了你的傷心，無論如何，這便是我惟一的罪惡，我的罪惡，誰都不能罰我，祇有你能罰我，祇有你罰了我，我纔甘心。但是，你這樣的罰我，實在太輕微了，不啻抵償你所受的痛苦！』

『好了！好了！現在我的良心，來替你處罰我了。良心使我昏亂，使我蹉跌，使我頭破肌裂，使我流多量的血！』

『妹妹，我今瀝血告你，我願瀉我奔騰的沸血，洗清我一切的罪惡！我不敢希望你信我的話，我祇有求乞你的哀憐，信我這一片懺罪的血痕！』

『人們爲什麼要生活，爲希望而生活。你便是我生活裏一點希望的明燈！引導我前途的希望，全在你，毀滅我未來的希望，也在你！』

『宛妹，你見了我這血淋漓的謝罪書，不知道你心底的感想如何？如果還是不信我，怨恨我，輕蔑我，那麼你就斬絕了我的希望，我的宛，你既斬絕了我的希望，從此我便不擇手段的毀』

滅我的生活！請你睜開一雙神靈似的眼往下瞧罷！

『你的摯愛而忠心的小伴侶魯男子。』

當一句一句的寫出時，額際新傷，一刻痛似一刻。好容易忍着痛把信寫完，封固，密囑玉蘭偷偷兒送交嬰菲帶去後，不由自主的倒下去，祇覺得全身好似投在洪爐裏，火辣辣的燒得人事不知了。

十一 惡 夢

人生是個無邊的大海，愛戀便是大海裏的波浪。一隻船飄泊在大海裏，忽低忽昂，或逆或順，時安時危，主宰的不是濤和花，是波浪；猶之乎人生在世界裏，祇要不是無感覺的木石，全部行爲，表面雖似有種種意志的變化，實則暗中沒一個不受戀愛的支配。戀愛能使你上升，前進，冒險，奮鬥，使你成就一切；戀愛也能使你失志，發狂，凶暴，頹廢，使你毀滅一切；從原始以來，人生的歷程上，顯發千萬不同的迹象，不管他是美好的，醜惡的，口說的，手寫的，你若揭破那號稱先知者，給予我們糊滿遮眼符咒的一張假虎皮，赤裸地說，都是些從戀愛的火山口爆烈出來的結晶。人生沒有別的神聖，戀愛就是你的神聖，人生沒有別的命運，戀愛就是你的命運，人生沒有別的目的。戀愛就是你的目的。

魯男子是個神經質的人，從小就受了戀愛的衝動。他感覺牠的強烈，認識牠的偉大；不過被聖賢之徒，金口木舌念念有辭的空氣，瀰漫了他的四圍；偶然在舉動上表現一點，監護他的婢僕，就會向他說道：『這是難爲情的事，以後再要這樣，可要釘了！』魯男子嚇得生了戒心。或者語言上不自禁地發洩幾句，尊長就要罵他不好學，不務正。甚至一氣特地叫到身邊，正起臉來，搬出一大堆『受授不親』內外有別』的古訓，『萬惡淫爲首』的格言，教訓一大頓，弄得魯男子響也不敢響了。在先他很

是疑惑，祇道戀愛是自己獨具的先覺，天生的惡性，後來纔知道不然，一般社會對着戀愛是諱莫如深，絕對不許公開，祇能窩藏，不許在日光下交換，祇准在黑影中偷竊？不要說想像中的情人，不能傾吐真性情，便是已成婚的夫婦，在人面前，偏要表示格外冷酷的態度，纔能博得到羣衆口中正人賢婦的美稱。

就爲這個原因，魯男子雖和宛中，有分拆不開的熱情，却從不能向父母面前，吐露一句半句。就是這回小意外的衝突，魯男子受了無窮的委屈，也祇好啞子吃黃蓮，有沒苦處訴。碰到了一個知心的姊姊，許他調解，剛尋到一些安慰，又被父親驕然的一嚇，像逃犯一般跌得他頭破血淋。直到偷留血液，偷寫血書，偷求玉蘭，偷遞書簡；一種醇白的無罪天真，却要用竊賊的手腕來行使，你想他失血過多的孱軀，遇到這樣拂逆的心境，無怪他要昏睡不醒；這正是舊社會裏戀愛不公開的惟一犧牲者。

魯男子一睡下去，就迷迷糊糊發了一夜的燒，斷斷續續說了一夜的胡話，弄得齊氏老太太和劉氏也一夜不得安眠。公明是懂得醫道的，叫大家不要着急，說這是失血後常有的事，祇要熱度不高上去，能安穩的睡一覺，就慢慢養過來了。果然一到天亮，安靜得多，呼呼的打鼾，家裏都放了心了，魯男子這一睡，直睡到第二天午後，錦娘進來時候，還沒有醒。

錦娘的進門，在公寧自然當一件大事，一個人跳進跳出，內外張羅。在後堂正中天然几上，供了和合紙馬，結上紅桌圍，點起大蠟燭。錦娘的轎子一到，兩個丫環扶了出來，站在紅氈毯上。公寧自己進來把老太太和劉氏，兩位姑太太都請了出去見禮。那時，老太太房中祇留下嬰爺。祇爲不高興去

趁熱鬧，硬拉住了湯婆光，姊妹倆靜悄悄的對坐在牀前兩張小矮塌上，說閒話兒陪伴魯男子。

滿房正靜得像死的一般，連蟲爬蟻語都聽得清的時候，忽聽牀上魯男子狂叫一聲：

——啊啞！痛死我了！……妹妹，你好……狠心！

嬰菲忙揭起帳子，斜靠着牀沿。

弟弟，她連連的喊，你醒醒！快醒！你做了什麼怕夢？

不提防魯男子歛的起來，把嬰菲的兩手緊緊抱住，兩眼直瞪瞪的注視，嚇得嬰菲都喊不出來。

你道魯男子爲甚這個樣子，原來那時還不會醒哩。他夢見有人告他和阿林犯了姦情，被一羣狼如虎的衙役，在他頭上，套了一條鐵練橫拖豎拉的鎖了去。去的地方，不是官衙，倒是荒山上一座石亭，彷彿和望海亭一般。他抬起頭來一看，亭上坐的並不是官員，却是漢江，告他的不是別人，却是宛中。見她惡狠狠地不像平常嬌柔的樣子。他心裏詫異，怎麼和樂的家庭，忽變了恐怖的衙門，愛他的尊長，成了審他的官員，要好的姊妹，做了告狀的仇敵。世界真是奇怪了。他祇聽宛中一樣樣的在那裏證實他的罪狀。他越聽越忍不住，氣急敗壞的聲辯他的冤枉。

——好！宛中冷笑了一聲道，你還賴嗎？至今阿林還藏在你牀上呢。

魯男子一聽這話，可發了急了。

——你相信有這等事嗎？那麼很好！請妹妹就到我牀上去搜，如果真搜出阿林來，馬上一刀殺了我這沒良心的人！

說着這話，不知那裏來的一把刀，就手遞給宛中。他恍惚已到了自己房中。宛中祇望着他笑，但是這個笑在他看了，比罵還要狠毒。

——怎麼不把帳子揭開，給我看呢？她喊，

魯男子向牀上一看，果然見帳子放得嚴嚴的，心裏一急，搶上一步，把帳子揭起。可不是呢？祇見阿林笑嘻嘻的坐在牀的中央。這一來，真把魯男子驚得呆了。

宛中忽然變了冷酷的樣子，咬緊了牙齒，直向魯男子身上撲來。但覺頭腦劈開似的痛，身上流下淋淋漓漓的血，知道受了宛中的刀刺了。心裏彷彿曉得死在宛中手裏，雖然死得冤屈些，却還是甘心情願。不過一時疼痛得利害，不自覺的喊出聲來。

魯男子定睛細認，纔知道不是宛中，是自己的姊姊；一切的境界，不是真的，是做了一個大夢；問起什麼時候，纔知道自己昏睡過了一天，忽然想起要寄的血書來。

——昨天，他低聲問，一封信，姊姊交給她沒有？她看了怎麼樣？她來不來呢？

——交給她了，要乖頓一頓道，她知道你跌傷了，很不放心的說要來看你，你放心罷。

——真的來嗎？魯男子皺了皺眉說，姊姊不要騙我。

——誰騙你？你好好兒再睡一覺。醒來時，管保你看見她在這裏。

魯男子真的有些相信了。心上一安，不覺又朦朧睡去，一遞一聲微微的呼吸。

嬰菲和媛光聽見魯男子睡得很安靜，姊妹倆低聲的閒談起來。

——宛妹真的今天要來嗎？媒光問。

——那裏會來，我騙騙大弟罷了。她今天下了鄉，找她的紋姑和綺姑去了。

——這兩天，大哥和宛妹，好像有什麼事似的。到底怎麼一回事？大姊姊，你總有些知道罷！

——我也不大明白他們鬧的什麼事。宛妹的執性，你是知道的。我覺得大弟很可憐。抱了一肚子委屈，寫信去求饒，她睬也不睬，自顧自的下鄉去了。

——世上的事，真是料不定。宛妹和大哥，這樣的要好會突然的翻臉，我們的儀鳳和雲鳳兩姊妹，一向同居，也忽然決裂得會分居。

——爲什麼事決裂的呢？

——就說爲了雲鳳常要到朱家去，儀鳳不許他去，雲鳳偏要去，因此姊妹倆吵鬧起來了。雲鳳說姊姊是已出嫁的人，又不是她的父母，輪不到她來管教。儀鳳說她並不是自己挨上門，是紀羣大伯爲她們姊弟年幼，特地請她住在娘家照顧的。雲鳳說她現在不是三歲小孩子，沒有姊姊照顧，也不見得丟了；儀鳳說不怕去，祇怕壞。雲鳳說到朱家去看姑母要壞，除非姑母是壞人。儀鳳說姑母自然不是壞人，只怕表哥不是好人。雲鳳說便算她愛上了表哥，又不是姊夫，總礙不着姊姊的事。儀鳳說她不要臉。雲鳳說眼睛祇看見精圓珠子，霸佔在家裏，捨不得離開的，這纔是真不要臉。這樣的你一句，我一句，越鬧越利害，還有表哥幫着雲鳳，日夜的嘍咕，弄得儀鳳存身不住，祇好夫妻倆都搬出來了。姊妹倆談得高興，竟把牀上的魯男子忘了。祇聽他翻了一個身，噯了幾聲，接着咳嗽了一陣。嬰

菲不放心，鑽進帳子來，見他面朝裏睡着，叫也不應，疑心剛纔的話，被他聽見了。

一陣紛雜的脚步聲中，劉氏和湯，卜兩姑太，蕙姑姊妹等，外面見過了錦娘，都進房來看魯男子。劉氏眼見魯男子還是昏迷不醒，心裏早着了慌。再去按他的額，忽又熱得燙手。問起嬰菲和蕊光來，知道雖然醒過一次，沒說幾句話，又睡着了。湯，卜兩姑太也覺詫異，都到牀面前來，揭起帳子，喚了幾聲，祇見微微睜了一睜眼，並沒答應，倒怕煩似的索性把被窩蒙了頭，再也叫不醒了。大家看了，都怕起來。齊氏知道了，立刻把公明在外邊賀喜的酒筵上叫進來，替兒子診脈。公明一診，却也吃驚不小。

——到底怎麼樣？劉氏忙問。

——古怪！公明蹙着眉說，早上脈象很好的。這會兒，熱度高了，脈倒沉鬱起來，怕夾着別的病。祇好請大夫給他看看罷。

從此魯男子的病是加重了。他這場病，來得古怪；決不關跌傷失血，也不爲風寒外邪；一天到晚，不是昏沉沉的睡覺，就是忽要忽笑的謔語；寒熱似有似無，神識若明若昧；醫藥是一點沒有效力，眼見得一天比一天消瘦了。公明夫婦猜疑這病的原因，終和冤中有些關係。在沒人時，劉氏也會安慰過他；叫他不要着急，許他一定能如他的心願的。但這些安慰，還是不中用。這樣的鬧，直鬧過了一個多月，忽然清醒安靜起來，一天比一天的好了。這個病好得這麼快的原因，也沒人猜得透。

十二 墮落

年光似危崖的懸瀑，沒控制的向下直流，一瞬目已到梧葉初凋的新秋天氣了。魯男子的病體，總算恢復。但是，恢復的，祇在形體，不是精神，精神是全變換了，全變換了病態的精神了。

自從病起後，魯男子還沒到過魯園，祇爲公明捨不得他兒子暑天裏在街路上奔波，特地叫他留在家裏讀書。他就選定家裏小園中那一間——從前、宛中借住過的——竹圃，做了用功靜養之所。

那竹圃，是個很幽靜的別院：三間矮屋臨着一個庭園，庭中央，湖石堆成一座屏山，屏山下把亂石圍成一個牡丹台，靠台角，挺起一株老幹蟠曲帶些傾斜勢的紫薇樹，樹下安置着小小的石臺石磴；庭東，遮雲蔽日的千竿修竹，界了一桁竹籬；庭西，隨着牆勢砌了參差大小的花圃，植着一栗，一桐，一梅，地下滿敷鳳尾，虎耳，秋海棠各色花卉。

一個秋陰靄靄的薄暮，低壓着一片灰白色的天空，噪倦了的寒蟬還在枝頭一遞一聲悽咽，背人含怨的秋海棠，隨風飄落點點斷紅。那時，魯男子正半身靠了紫薇樹，坐在樹下的一張小石磴上，滿臉現出憔悴而焦熱的顏色，雙腿踏在石台上，手託一本不知什麼書，放落膝蓋，兩眼癡癡凝視虛空。他並不在那裏讀，却在那裏想。

忽聽一陣吉吉各各和着踏碎落葉的步聲。他驚醒似的仰起頭，注目到進門來的小徑，機械的忙把

膝上的書一寒就寒進眉旁樹根的窟窿裏。隨口胡謔道：

——嬰姊姊，你在朝山街放學回來了——噢！什麼事？生氣！

的確，嬰姊待走不走的在蜿蜒的碎石小徑裏來，臉上帶着新感的憤怒和舊蘊的憂愁，直向魯男子對面的小磴上擦嘴坐下。

——你倒還想得到朝山街呢。我是爲了你好不容易盼到了……——你看什麼書？鬼鬼祟祟的！……

——咳！說來氣死人！昨天，爲了錦娘，我們爹爹和二姨又吵了。吵完後，大家沒留意，直到開晚飯，纔知道二姨失蹤了。把合家翻了過來，都找不出一些影踪，把我駭得直發抖，沒法子。我跑去告訴爹爹，爹爹冷笑一聲道：『管她呢？』我說：『怕尋死。』爹爹怒冲冲道：『死嗎？死嗎？死了倒干淨。』

——到底在那裏找着嬌嬌的呢？

——在倉場上，米廩背後找出來。那裏有口井。我想，二姨是氣昏了，想去跳井，虧得我們尋得快。弟弟，你想，男人的心，多麼殘酷，叫人聽了真寒心。

魯男子臉上微泛蒼白，冷冷的道：

——這有什麼奇？掏心挖胆的血書，人家看了也是沒事人一大堆，自管自走她的路。這不是和『管她呢』，『死了倒乾淨』兩句話一樣的殘酷嗎？女人會這樣的待男人，男人也會這樣的待女人，這纔是平等的報應。

——啊呀！弟弟，你真變了相了。一開口，便是怨氣冲天，牛頭不對馬嘴的怪議論。打總說一句，無非爲了宛妹不理你那一封信罷了。宛妹的忽然這樣冷落你，原是出乎意外的事，我想總有別的誤會，否則竟許沒有看見你的信，非等她回來，面對面證明，不會明白的。你何苦鬧到這樣一塌糊塗？

——這封書信，不是姊姊親手交給她的嗎？

——今天，我老實告訴了你吧。你託我轉交的那封信，我實在沒有當面交給她。那一天飯後，我照常的去上學時，宛妹並沒到書房。慧中妹說她昨天一天沒有起牀，也沒吃飯，祇說頭疼眼紅，身體不快，今早齊市紋姑和綺姑派自己的帶到城裏買東西，捎帶一封信來，接我們姊妹下鄉玩，這原是順水人情的事，她忽然鬧着真要去，爹和娘攔都攔不住，聽說這會兒爬起來理行李了。慧妹說着這些話，鼻子裏哼了兩聲。等我走進宛妹房裏，見她頭也不梳，臉也沒洗，歪在牀上，看着阿林在那裏收拾衣箱。她看見我來，就拉我坐在牀沿上。我一抬頭，她那一副黃瘦的病容，一雙紅腫得睜不開的倦眼，倒把我駭了一跳，滿肚子要說的話，都咽住了。我一提起你的事！她已半含了哭聲說全知道了，忙告訴我要下鄉的話來打岔，好像不願意提到你，我自然不便再提別的話了。到了兒，我沒有法子，祇好趁着她轉身向裏牀拿一件衣服給阿林的時候，我把那信輕輕的塞在她枕頭底下，後來，我就走了。第二天，我一半去送行，一半去探信，却想不到她一字也不提，倒把我似的逃下船去；直到如今，還住在齊市。這便是我交信時候的實情，在你病中我沒有敢直說，誰知你已偷聽了我和嫂光說的幾句話害

你病得十死九生。但是我心裏始終懷疑的，倒不在乎她的怨恨你，遠離你，這都是女人家的常情，倒是接了你那封真切的血書，一點沒有動心，那似乎不是宛妹的爲人。所以那封信到底怎麼樣，不弄得水落石出，終是我的責任，叫我怎麼能放下這條心呢？

——姊姊放心。那封信，如果落在別人手裏，早鬧得翻江倒海了。不過，現在我覺得這封信，她看見也好，不看見也好；她看了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滿不相干。我現在什麼都明白了，不再發癡了。

——弟弟，你不要這樣。我勸你不要失望！

——啊！失望嗎？我若是真的失望，親愛的姊姊，只怕你就有十個弟弟，也不在世上了！不瞞你說，我不是失望，我現在是求樂！

嬰菲忽把臉一沉，說道：

——哼！算了罷。沒多少時，有個新來的阿大姐，一黑早，在你床上出來，被人撞見。把伯母氣得要死。把她撞了，把你打了。我也恨你失了身分。這也算求樂嗎？

——姊姊，你差了，戀愛是根本沒有階級的。但是，我這個，並不關戀愛。我現在不大信仰戀愛了。世上果有真戀愛，我便把我的財產，名譽，幸福，甚而至於生命，犧牲盡了也要去尋求。噯！可憐我這個愛海裏的哥倫布在半路上失了事了！我看見世上的叫做戀愛不過是畫得格外美麗的一張假面具，把牠一揭開來，裏面隱着的是什麼？只有性的需要！那些當男女需要強烈時，不擇手段的交換一

下，需要一過，各不相關；同餓了吃一頓飯，渴了喝一口水，一樣的稀鬆平常；何必拾出許多大題目去求全責備？

——啊呀呀！你這些話太荒唐了。下流人也不敢這麼說，虧你說得出口。你真墮落了！弟弟！

——要墮落就墮落到底！姊姊，你還想我和從前一樣的向上嗎？我有沒了那勇氣了。我彷彿橫臥在一個下臨地獄或黑潭的斜坡上。由他去滾罷！一個人，不怕做壞事，只怕做了壞事偏要遮遮掩掩充好人，真是不值一錢。我決不瞞姊姊，這一點就算我的墮落嗎。多着呢。我索性在姊姊面前，直供出我的罪狀罷。一向因為尊重宛妹的愛，也很堅苦的和處女一樣保守童貞。就從病後一變，不高興守苦節了。也是孽緣湊巧，白天無意中在園裏假山洞裏偷看了一對野鴛鴦的熱鬧戲，夜間就碰到了那大姐的誘惑，自獻，我不自禁的把她當了怡紅院裏的花襲人，做了我第一次的試驗品，這是不求而得的儻來物，結果使我味同嚼蠟。我又起了一個好奇心，去鈎引一個比我大兩歲已有情夫的隣女，以為在他的手裏去爭奪，比較得艱難，在蕩女面前玩戲法，總多些花色；誰知不用力，不費心，就落到懷裏，益發令我失悔。我近來又結識幾個向常不大來往的新朋友，一個杜三哥，是喜歡賭博的，一個應四哥是熟悉土窩子的。他們領我上賭場，研究過青進白出的寶路，配搭過了穿橫角的注碼；他們引我穿門子，學學爭風吃醋的經絡，嘗嘗打情罵俏的滋味，有時拉我住夜，不是我不肯，到底有些不敢。後來進花烟館，叫女侍者，很命抽鴉片烟，雖然覺得頭暈眼花，和些三不四的人，談天，說地，倒覺得另是一個天地；我本不會喝酒，下意識地一杯一杯倒下去，現在也會大碗喝了，總想喝得

他越糊塗越快樂。姊姊，我從病後，精神是委頓了，身體是麻木了。我的前途，變了不見一物的沙漠了。只想精神上求些興奮，身體上求些刺激；只求快樂的死，姊姊，我這樣的求樂，可憐始終沒有求到些徵快樂！

嬰菲十分注意的聽魯男子說完這番話，嚴重的臉色上漸漸露了憐憫。

——誰不說你這回病也變得古怪，她很誠懇的說，人也變得離奇；連我很曉得你的人，也不懂得你爲什麼變到如此。

——不怪大家詫異，魯男子頓了一頓道，姊姊不懂。第一要曉得我這回的病，決不是病的病，完全是心的病。我這顆不自主的心，經過了三次的大變，我的病自然跟着我的心變化，我的人也跟我的病變化了。

——怎麼經過三次的變化，你倒說我聽聽。

——第一次，就是姊姊和媛光在我病床前不注意的閒談，那時打破我好夢的一個天崩地塌的大霹靂。只爲我這個信仰戀愛做生活源泉的青年，又一向確認宛妹是了解戀愛而同情於我的天生伴侶，而我託姊姊帶去那封謝罪書，又是我貢獻她整個愛的魂靈的寫照：在我熱烈的希望裏，以爲她讀了這信，無論有什麼誤會，一定全消滅了；至少，也強忍着感悔的淚，借故來看我一次；誰料到如火的熱情，竟擦在她冷酷的冰缸裏，和沒看見一樣，飄然的離我遠去了。姊姊，我彷彿是一個嫌疑犯，她毫不偵查，宣布了我一個死刑，叫我如何受得住呢？我那時，只有憤恨，悲哀，佔據了我的全體，我只

憤恨她的絕情，悲哀我的失戀，只盼死神來解除我的痛苦，這便是我突然變病的原因。過了幾天，忽然在最糊塗的時間，生了一點光明。想到她雖然這樣冷淡，這樣決絕，然種種表示，還是妬忌的表示，妬忌是戀愛的反映，沒有戀愛，決不生妬忌。她若是看了信，平平淡淡的不響也不動，那倒完了；她却馬上下鄉，這種下鄉，明是特地向我表示的，是表示她妬忌的態度，可見她還不忘情。往這裏一想，我戀愛的死灰，又漸漸的重溫起來。但是，同時，却起了一種幻象。我深知道婦人的妬心是殘酷的，沒理智的，有反抗性而常謀報復的。我不怕她別的，我怕她硬撇了我去愛別人，顯示愛前上的復仇，不覺又使我震抖了。這便是我第二次病情忽好忽壞的原因。若講到第三次，是在我情感起落不安到沒法解決的時候，就在沒解決裏找到了解決的路了。我忽覺得澈悟了。澈悟宛妹不是真戀愛我，並且澈悟世上沒有真戀愛，把一切莊嚴的建築，想像界的西班牙宮殿。一拳打得粉碎。這纔把我已投入戀愛死淵裏的殘生，硬拖了回來，變成了現在半生不死的我。

——你怎麼澈悟宛妹不是真戀愛你，怎麼澈悟世上沒有真戀愛呢？

——我是向來崇拜精神戀愛而輕蔑肉體戀愛，姊姊是知道的。所以我常和小雄爭論，每每譏笑小雄和雲鳳是肉體愛，自負和宛妹是精神愛。其實也不過說些空話罷咧，究竟肉體愛與精神愛的意義和界說，沒有仔細考求過。這一回我在病中，情感逼得我把這問題倒理解清楚了，知道肉體愛便是情慾，精神愛纔是真戀愛；情慾是受生理直覺的衝動，想佔有所愛者，供給自己的享用，解放自己的苦悶；戀愛是有主宰的自動，由理智喚起氣質和情性的感召，不圖佔有所愛者，但求同情的結合，共同

禍福，甚或不顧自身的樂利，目的在成就永久的伴侶。所以情慾和戀愛，原是整個生活的兩面，牠們根本的區別，就是前一個是純粹自私自利的，後一個是自我並利，有時或他重於自我。我弄明白了這一點，我忽然對着宛妹這回對付我的態度，是不是真戀愛，倒生了疑問了。我覺得她冷待我，隔絕我，完全爲她自己，並沒絲毫顧到我；完全爲了佔有欲的反動，享用的不滿足；完全爲了一向認爲了獨自享用的我，被攘奪而被分割了；不自覺洩露了一種強烈而蠻橫的反抗。這不是顯然自私自利的情慾嗎？戀愛在那裏呢？若然她是戀愛我的，她就應當替我設想，她疑懷的事，有沒有慎細考查的必要；不考查，就給我這樣無情的悶棍，我情感上能不能受得住；不要說本是莫須有的冤獄，就算情真罪當，她深知我爲了她久受着肉體上的痛苦，是否有諒解或可補救的地方：何忍一切不顧的就撒手拋撇呢？我從頭至尾的一想，大澈大悟，纔明白她始終沒有真戀愛過我。要不然，一箇自出娘胎身體和靈魂整個給了她的我，爲了這點兒嫌疑，不過侵犯了些她佔有的目的，怎麼會反過來就很殘酷的憎恨我呢？她既然憎恨了我，我何苦不顧性命再發瘋似的戀愛她呢？於是我的心，立刻改了方向了。我的病，從此得了轉機了。我未來中一切美麗的夢，片片的飛散了。覺得人生不過那麼一會事，世間不過是蒙着虹彩的一個淫穢的遊戲場。既混在裏面，雖沒意義，只好自私自一點，不問善惡，不管好歹，急忙忙去尋些有趣的事，使肉體上感到一時的快樂，也算利用了天給我的生命。這便是我現在求樂的主義。

——你真相信宛妹不戀愛你嗎？假若她明白了，回心轉意的再愛你，你難道不再愛她，情願照現在一樣的墮落，去求你的快樂嗎？

魯男子把一道憂鬱的眼光射定了嬰菲的臉道：

——怎麼？姊姊，還說是不愛她嗎？她如還留絲毫愛我的意思，那麼她讀了我給她信的最後一句話，她那裏肯讓我去不擇手段的毀滅？既毀滅到這樣，固然她不會再愛我，就算真愛我，我還有什麼臉去再向她說愛呢？可愛的姊姊，我倒辜負了你一片希望心。我是死心塌地只求我毀滅中的快樂。老實說一句，一般的死，與其憔悴的死不如放蕩的死痛快得多。

當嬰菲再要駁他的話時，忽見丫頭玉蘭從園門慢慢進來，手裏拿着一封信。

——是誰的信？嬰菲問道。

——是朱少爺給我們少爺的，玉蘭一面走一面答道，他特地打發小童拿來，吩咐面交，我看見了，叫他交給我，省得他瞎撞，反落到別人手裏。

——拿來給我看，嬰菲伸手去接。

玉蘭微笑，眼觀着魯男子，彷彿等待號令似的。魯男子劈手奪了，趁手在嬰菲頭上拔了一隻金耳挖，挑開了層層封固的封口，抽出一張白高麗箋。

——倒看不出玉蘭這樣忠心，嬰菲笑道。

玉蘭一扭身就往外跑。這裏，魯男子展開那信讀道：

『男子大哥：

『自從貴體違和，我們不相見，已好多個月了。你這病的根由，完全是我和雲帶累了你，我

們越稱心，反叫你越傷心；這段祕密，只有我和雲，嬰大姊三個人知道，他人都是莫名其妙。你的舉動改常，大家背後說你壞話，嬰姊姊是手足情深，暗地爲你日夜憂愁，我和雲良心上更覺過意不去。但有什麼辦法呢？你熱烈地在我們愛情上打抱不平，難道我們就聽憑你愛情破裂，袖手旁觀嗎？我和雲都不是這種人！今晚，雲得了一些機會，親手調製幾樣可口的菜。知道大哥近來喜喝兩口酒，親釀了一瓶玫瑰薄荷酒。要請大哥到她家裏，替你消愁解悶，順便當面商量一個替大哥辨明心跡的妙法，千萬不要託故不來。

小雄密啓。」

——小雄又在那裏瞎操心咧。魯男子隨手把信遞給嬰菲道，我感激他們的好意，但中什麼用呢？向誰辨明心跡，辨明了又怎麼樣呢？——姊姊怎麼近來你倒常和小雄他們見面？

——也是偶然碰到的。嬰菲一面看信，一面答道，昨天是雲鳳的生日，雲光來約我同去的。我覺得她對你特別的關切，連雲光告訴她儀鳳四處布散她壞話，叫她防備，她都漫不在意，只祕密地拉着我商量你的事，替你想法。依我說，不管她想的法中用不中用，現在，既來請你，你該就去走走，別辜負了人家一片至誠。

嬰菲雖然這般懇切的說着，魯男子總是百不起緊的樣子，坐着不動。其實，他那時心裏，只盼等嬰菲走後，還想去樹窟窿掏出那本新從應四那裏借來的癡婆子傳，獨自玩味；只爲他近來尋求現實上肉體的快樂，老實說，已厭倦了。反而轉到想像上去追求快樂的影子，倒可激動一點興味。出門本非

所願，尤其是不願見小雄和雲鳳的歡樂。當下嬰菲彷彿早看透這一着，老坐着不走，差不多半勸半逼的催着他馬上前去。魯男子却不過姊姊的情，祇好慢吞吞披上一件淡湖色香雲紗大衫，拿着一把牙柄廣東書羅掌形扇。臨了兒，嬰菲還親手替他在鈕扣上挂上一串十八伽楠香球，防着街上觸穢，纔把他慫恿出門，向小雄約的地方而去。

十三 我不配！

沉浸在半明不滅的晚霞下一條月牙形的小巷裏，魯男子輕輕着腳兒踱過來，認清是百一街輕易不大來的雲鳳住宅。有一個不認識他的駝背半髯老門公正靠在門口從前緊過大斗旗杆留下來的石座上做紙吹子遺遺，纏繞這半天，纔弄明白是小雄約來的，把他一領就領進了內書房。

看那內書房，緊靠着雲鳳臥室的左首，地位略寬前些，後一半貼着臥室，前一半靠着臥室的外廊；是三間平屋，一色漆光如鏡的地坪，一座紫檀十景玲瓏的多寶架做了三壁，恰像一個橫寫的T字形把屋子隔成兩明兩暗。兩明是兩合一，做了客座。居中放着一張細雕檀木嵌了一塊吉密的穿花喜相逢青磁圓面的百齡台，四面安下四個修內司仿造秘色雲龍地嬌的涼墩，一排水磨花梨几椅，也都鑲着康乾五彩人物故事的磁片，茶具，香爐，兩暗是一分兩，劃分前後，前做書房，後做密室；那多寶架南北徑裏，陳列了不少周鼎，商彝，秦權，漢玉，界開了客座，東西邊裏，卻疊滿了牙籤，錦笺，宋書，元刊，中間一個洞門，垂懸着內刻絲二龍戲珠的繡帳，把書房和密室遮斷了。此時祇看見繡帳外的書房裏，靠窗橫擺着一張馬鞍式香樟小書案，案上羅列些翡翠筆牀，瑪瑙硯匣，薛濤彩箋，仲姬玉瑄；靠多寶架一面，有一個楊妃醉酒榻；靠西壁，斜對書案的壁上，嵌着一面六尺來高二尺闊的着

地穿衣鏡；挨近鏡子，壁上開着兩扇小玻璃窗，窗外彷彿臨着雲鳳臥室的外廊，正靜悄悄的遮着粉色軟帘，搖曳在黃昏黑浪裏。

魯男子正靜候小雄，進了這裏一間形和色薰人迷醉的書房裏。坐在那書案的安樂椅上，心裏疑疑惑惑，他們到底要我來做什麼，找到何種機會，爲什麼嬰姊姊也很關心催我來，難導他們串通來哄騙我的嗎？

他迷迷惘惘祇管想，機械地兩眼恰移到那粉色軟帘上，瞥見閃過一些影子好像雲中過月一般，心頭猛吃一驚，忍不住幾乎直喊出來：

——啊！誰……是她！？

急忙伸手揭開那粉紗張帘時，却又夜色朦朦，看不清楚，祇聽見遠遠女子脚步声和低微的嚶嚶笑語聲。方皇惑間，忽見書桌對過那面穿衣鏡活動起來，直向前推，照見自己的全身幻影跟着動，嚇的退避不迭；却見鏡裏面倒轉出一個人來。祇道是小雄出來，要搶上一步去招呼，一抬眼，又把他驚得呆了；那裏是他候着的小雄，倒是個嫵嫵婷婷女子，——他做夢也想不到的阿林笑嘻嘻，羞答答的站在她面前。

他怔住了，迷惑了，自己也辨不清七情裏面那一種感情，兩眼直瞪瞪的瞧了她半天，直退到榻上斜靠住了，好容易掙出一句話來，輕聲問道：

——噢！怎麼你在這裏！——小姐呢？

阿林臉上紅了：害羞裏面，却蘊藏着說不出的得意；低着頭，手弄衣裳，微笑道：

——我早不在宛小姐身邊了。從那回，我和少爺……

魯男子聽到『我和少爺』四字，好像一把燒紅的鐵錐直刺到他心底的舊癢，真受不了，下意識地驚叫道：

——你說什麼？什麼『我和少爺』？……我和你絲毫沒關係！不過使喚你做一件欺騙宛小姐的事！——我不許你這般說。

阿林驚詫似的看了魯男子一眼，臉色頓時泛了白，聲音咽而帶顫的說道：

——噢！好吧，我就不這樣說。我說從那回起，宛小姐就疑了我，帶下鄉，把我交還我的娘。我鄉下住不慣，跑回城來求湯小姐。湯小姐可憐我爲她受屈，收留我在這裏。

實在，魯男子覺得剛纔脫口而出的幾句話，說的太嚴厲了。他近來對着女性，常是嬉皮賴臉，取極寬的態度。況且阿林生得甜淨輕俏，心地又乖巧，又是從小伴熟的，比起那些不相干的閒花野草，總要高明得多，若沒宛中珠玉在前，也許會愛得發狂。如今她爲自己受了委屈，含着火熱的心，向自己討些愛憐；自己不但不愛憐，反去儘量的摧殘，想到這裏，良心上老大的有些過不去，不覺心如懸旌的搖動起來。但是，使勁地把眼睛看了她幾眼，自己也不曉得什麼緣故，總覺得和別的女性不同，心靈上另有一種神祕的反射彈力，一碰上她，突然吃驚似的彈出來了。當時祇好把話放溫和些安慰她

道：

——那麼也是我帶累了你。噫！種種都是我愛管閒事的不好，害了人家，還害自己。罷了！現在說牠做什麼？——這裏肯收留你，再好沒有了。——那麼爲什麼今天你又偷跑出來見我，人家看見，又是無私有弊，事情更弄不清白了。你快走把。

——嚇！我的大爺，你真是個傻子；你還想把事情弄清白嗎？你知己的宛小姐，就是一個死不信你！

——那是她糊塗，瞎疑心。真是真，假是假，到底總要明白；就算她一輩子糊塗，我的良心上總歸是清清白白。

此時阿林忽然徐徐地退到鏡門口，一手握了門紐，一手拿了手絹兒按着臉，帶着悽咽的聲浪道；

——這是少爺祇對我一個入表示的清白！宛小姐倒拿你在家裏鬧的什麼阿大姐……阿什麼……的把戲，來證明我的不清白。我雖是個丫頭，我是個清清白白的窮女兒，現在連什麼阿大姐阿二姐都不如，枉擔了一世虛名；今天，你索性討厭我，趕我。既然趕我，我還有什麼臉站在這裏？我不怪少爺，我祇怪湯小姐爲什麼給我上這個當，丟我的臉？

說着話，便挨身入門。魯男子非常驚怪，忙攔住她道：

——且慢。你說什麼？怎麼你上湯小姐的當？難不成你出來見我，是湯小姐的意思嗎？

——可不是。要不是她騙我，我也沒有這胆子，也何至於這樣不識羞。

——她怎樣騙你。

阿林面背着半開的門，低了頭，帶着怨聲斷斷續續的道：

——我是老帳記着少爺的病！……又見不到面，有時放胆探問湯小姐，她總是含糊地答我……一句半句。昨天，她忽對我說：『人家都說魯少爺的病是全愈了，人是變荒唐了。我們深知他生的是個傷心症，傷心症，那裏是醫藥治得好的！荒唐就是傷心的反應，荒唐得越利害，病根越種得深，我們真替他着急。這傷心的病根，自然是關着宛小姐和你；宛小姐突然和他生氣，不啻挖斷了他的命根；連你都帶下鄉去，那麼把枝葉全削盡了，朱少爺是最曉得他的心事，明知道宛小姐一時不容易挽回，目前祇有叫你去慰貼他已灰冷的心，總可以救轉他一半的病』。湯小姐說着這些話，便問我肯不肯。咳！那就是我們女人家的太癡心了。我祇想着少爺一向待我的溫存！……誤會了你的意思。再者，也不甘心枉擔……這個虛名。所以朱少爺和湯小姐要鞫答你撮合他們的義氣，也照樣做成了圈套，今天約你來，特地叫我出來私會你。誰知道呢？我……太不自量，沒有長得像阿大姐，阿什麼……的好嘴臉，修得她們的好福氣！不但……沒安慰你一點心，倒惹你生了一場氣。我在這個世上成了一個……厭物……唉！

阿林說到這裏，說不下去了，祇贖了無聲的飲泣。

滿屋裏差不多全籠罩了陰沉的黑霧，在那扇鏡門返射的微光裏，魯男子隱約望見阿林低垂的粉頸，白膩得可愛，腰肢斜倚，自有一種小鳥依人的憨態，耳中聽着又悽婉又懇摯的音調；他本是個易

感性的氣質，不知不覺觸發了不可思議的情緒。澈底的說，就在他和宛中要好的時候，當着肉感衝動，對了這枝惹目的小花，何嘗不偶動探詢的私意，不過和影子般一瞥的就飛過了。現在清勢不同，夜來，人悄，對影，聞聲，明放着絕對的自由，各抱着滿腔的幽怨，人心是包着情焰的肉團，稍一撥動，自然地突突的跳個不住。他正待站起，想去拉她過來，放在懷裏；忽覺全身起了一陣痲痺，有萬道雪山上的寒瀑，直瀉到心的深谷裏，把熱的癡夢衝醒了。

——這如何使得，他自己警戒自己道。使不得！使不得！

——阿林，他眼望着阿林說，你待我的一片好心，我非常感謝。但請你寬恕我。請你不要怨恨我。我原是很喜歡你的，不但喜歡，而且很看得起你；但是，我始終沒有存輕薄的私心，因為你是個清清白白的女兒。你不要去羨慕阿大姐，阿什麼：姐，也不必挖苦我不識好歹；她們都是我肉慾的犧牲品，洩憤的機械，一下子就丟開，絲毫不生情感。今天，你熱心地來安慰我，反受了我許多冷酷的報答，外面看了，好像我太無情，其實正是不肯糟塌你的真心。你要知道我再不是從前天真未墜的人了，我的心，被宛小姐摧得粉碎了，不要說你不能來安慰我，就是……

忽然滴滴溜飛出鶯鶯般的語調，剪斷魯男子的話頭道：

——是不是？我說大哥不是這種人。今天，總算不枉費我一片苦心，在我這裏，你親眼看見，親耳聽見，證得清清白白。宛妹妹，這該沒得說了。快些哥哥，妹妹，來！合個面吧！別再鬧得大家心上不安！

說着話，祇見多寶架的洞門邊那幅二龍戲珠的繡幙，倏地兩分的揚開，高高鉤起。洞門中縹渺地活現出一個身裁嬌小，穿着一身閃色銀紅蝶戀花的暗紗衫，頭後垂着一綫點漆堆雲髻，眉兒畫得濃濃的，臉兒撲得紅紅的，不是湯雲鳳是誰呢？正伸開雪藕似的雙腕，依次挽着幙上的銀鈎，射出臂釧上品瑩的珠采，嘴裏說着話，兩眼沒縫的祇向着外笑。幙裏面，緊靠北窗東首，放着一張羅帷錦褥的紅木牀，牀邊上正坐着個玉容清瘦的齊宛中，穿了一件藏青一枝梅的蟬紗小襖，頂上挽了一個麻姑髻，不粉不脂，越顯出天然風韻，曲着一肘斜靠在梳妝台上，一手拿了一支小金簪，臉上似笑不笑，似羞非羞的在那裏剔牙兒。

這意外的突變，可把幙外的魯男子和阿林驚得目瞪口呆，都成了石像，一個軟化在榻上，不曉得是喜是悲，一個死貼在穿衣鏡門，逃又不是，留又不好。

雲鳳左顧右盼的看看這個，看看那個，誰也不起身，不說話，不覺拿手絹兒按着嘴忍住了笑，回頭向宛中道：

——宛妹，我是個直性子，生平最瞧不上那些扭扭捏捏裝小姐模樣的人！你還害羞似的躲在裏面做什麼？還不出來跟大哥說話，疏散疏散他病後的鬱悶。

她又看了阿林一眼道：

——而且，今天，把阿林也難爲得發受了。你做主人的也要發一點慈悲心纔公道。她一面朗朗的說，一面就帶頑笑的三脚兩步硬把宛中從牀上拖了出來按在書案旁邊安樂椅裏，恰和魯男子面對面坐

下。

此時宛中全明白了魯男子的心。她正蘊藏着萬千悔恨，祇怪自己任性，過分決絕，幾乎斷送了知心小伴的性命；恨不得把滿肚子甘心認罪的話，倒在魯男子懷裏，盡情傾吐，求他的饒恕；剛纔隔房聽到魯男子和阿林說話時，幾次想不顧一切的衝出來爽快的說一下；誰知到了此時真的見了面，自己也不懂被那一種不可解的潛勢力，橫阻在心頭和喉際，倒一句也說不出來，祇呆呆的望着魯男子，抖顫的擠出一聲：

——哥哥！

祇見魯男子慢吞吞的半抬起頭來，眼睛却看着別處，很冷淡的也叫聲：

——妹妹！

叫罷，依然扭轉了頭，祇看着多寶架上的古玩。

宛中見魯男子總是不睬不睬，倒有些忍不住站起來直覺地向楊妃榻前走，走到書案橫頭，終有些難爲情，站住了，向魯男子笑了一笑，搭訕着反向阿林說：

——阿林，你還怨恨我嗎？也怪不得你怨恨，我一時糊塗，埋沒你的心，叫你吃了不少苦。我如今知道錯了。請你寬恕了我吧。你還是照舊的到我那裏來，我要好好補償你呢。

宛中說這話時，眼睛斜瞋着祇留心魯男子的神情，却沒想到觸動了阿林心裏一件沒人知道的祕密，頓時漲紅了臉道：

——小姐這樣的說，如何叫我當得起，況且，我也有對不起小姐的事，小姐何必一人認錯？

——就算你有對不起我的事，在今日以前無論如何我不怪你。

宛中還是偷眼望着魯男子，魯男子還是沒聽見似的拿着一塊漢玉，不住的撫摩。

雲鳳眼看兩人這些情景，她是聰明人，深知魯男子和宛中都有些拘文牽義脾氣，自己梗在面前，

便是個大障礙。

——你把房裏的洋燈點起來吧。她先向阿林說。

——大哥和宛妹，又向魯男子和宛中道，不要客氣，請你們在這裏吃一頓便飯，可以隨便談心，再者，今天的事，大哥還沒有澈底明白，請宛妹替我講給大哥聽吧。我要暫時失陪，去預備些蔬菜，一面還要派人去招娶姊姊和小雄哥來，索性湊個熱鬧吧。

那時，阿林已把一盞挂起的花籃式綠罩大洋燈點上，照得滿房古色古香，十分幽靜。宛中還向雲鳳虛留了幾句：

——雲妹妹，忙什麼？要你自己去做菜！

——還是讓我去的好。

雲鳳說這話時，給宛中暗使個眼色，朝着魯男子努了一努嘴，微笑的開了鏡門去後，仍把門帶上了。

現在房裏靜悄悄的祇有魯男子和宛中面對面，一個坐着，一個站着，阿林斜靠着鏡門，三個人外

沒別人了。

靜默了數分鐘，宛中忽然鼓着勇氣把剛纔想走而沒走了的行程繼續前進，邁到榻上，很親密的挨着魯男子身邊坐下，到底她第一個破了空氣的沉寂。

——哥哥，看你黃瘦得這樣！——爲什麼你還是不快活！今天，難道你突然見了我，一點沒動你的心嗎？——好像你還沒問過我一句話！

魯男子此時臉向了外，手裏把那有斷紋的漢玉轉來轉去，淡淡的道：

我正不懂大家鬧這種把戲，爲的是什麼？大概妹妹是知道的了。——沒問妹妹一句話嗎？老實說，我不配！——

——哥哥，今天，你氣我，恨我，罵或打我，甚而至於殺我，我全情願；祇因我冤枉給你的痛苦，該輪到我一樣樣的來承受了。但是，請你不要辜負了大家的好心，你問這把戲，爲的什麼？當然爲的是你和我。我今天纔從齊市來，未來之先，我也全不知情。你和我的事，第一個着急的是嬰姊姊，其次，就是小雄和雲鳳，他們商量了不知多少回。恰好阿林投到了這裏，嬰姊姊又得到了我今日回城的確息，昨天他們會商的結局方纔想出了這三面互試真情的妙策。這全是雲鳳聰明的主義，所以就由雲鳳一個人擔任了，她的地方，又適當，又沒空礙。她一面叫小雄約了你，一面打發轎子老媽等我在埠頭上。老媽假傳了嬰姊姊的話，叫我先到這裏，有要緊話，和我說，我就信以爲真的來了，誰知嬰姊姊並不在這裏，倒看了這齣戲，完全喚醒了我的迷夢，發露了你的真心。他們這一番好意，

我們倆不是該感謝的嗎？

——意思是當然可感。但是，中什麼用呢？我覺悟的已太遲了。

宛中聽了臉上一呆，彷彿一陣寒風，吹落在纔回暖的心坎裏，頓時低下頭去道：

——我的心，在今日以前，本死得要腐爛的了，忽然的復活，在我覺得是意外的歡喜。我情願下心下氣，向你賠罪，重溫我們從小的愛。照你這麼說，我也明白了，你是永遠不能寬恕我，永遠不能再愛我的了，是不是？

——不是，我雖不敢說寬恕你，我豈肯不愛你。妹妹，你要知道，我纔說的話，並不是氣憤話，是良心話。妹妹，我再不是你從前心上所愛的那個哥哥了。你難道忘了他已經墮落的了，已經毀滅的了，——並且還在那裏不斷的毀滅！

她真忍不住了，也不管阿林在旁，她撲到魯男子懷裏，和小時候看鴿子洗澡一般的天真，把頭枕在他膝上，撒嬌似的喊道：

——我不管你怎麼樣的墮落，怎麼樣的毀滅，你總歸是我心愛的哥哥！況且，你既有愛我的我，爲什麼你還要不斷的毀滅！

魯男子雖沒有推開，却也不來擁抱，一種冷漠的態度，已經是毀宛中難受的了。

——我本屬於妹妹的，他還嚴正的說。我的毀滅，若不是得了妹妹同意，那裏敢擅自下手呢？妹妹，你難不成把給你血書的兩句話都忘記了嗎？

宛中一聽這話，直豎的坐了起來，睜大了一雙媚眼瞧着魯男子的臉。

——你說什麼？她驚喊。毀滅，是我同意的嗎？什麼血書？你幾時給過我血書？

——在你下鄉的上一天，我託嬰姊姊交給你，她放在你……

魯男子話未說完，祇見阿林突然跑到榻前，跪倒在宛中膝下，和犯人認供似的，低了頭，目注地上道：

——血書是我收着的。那天，我鋪牀時在枕底下發見。我看了知道這信很要緊。我不敢瞞小姐，我那會兒，鬼迷了心，自己也不明白存的甚麼心，總不願意小姐看見這封信。胆敢藏了，沒交給小姐。這是阿林對不起小姐的事。今天，我夢醒了，該死的罪，還求小姐寬恕。原信在我這裏，請小姐看吧。

這一段阿林意外的供狀，魯男子和宛中都驚得變了臉色；魯男子怔視着阿林，臉上露出一半埋怨，一半憐憫；宛中慌忙接過阿林懷裏掏出來那兩張已團縲泛黑色字迹的箋紙，全神貫注的讀，讀了一半，已止不住眼淚索索的落，等到讀完，竟嗚咽的哭：

——阿林，你這一來，玩弄得我太刻毒了！如果我早讀到這封信，何至鬧到這步田地！哥哥，如果你早知道我没讀過你這封信，何至這般的怨恨我！如果我讀了你這信，一點不回心，我真是個鐵石人，無怪你今天冰一般的待我！這還有什麼說的，祇好說是命運。阿林；我已經說過，無論如何，都不怪你，這個，我也寬恕你了，你起來吧。

阿林滿面羞慚的站在一邊。宛中含着淚向魯男子道：

——你現在總該明白我不是忍心聽憑你自己毀滅，原諒一點吧！

魯男子的心上，對於宛中不理會他的信原是最大的傷痕。現在知道是受了阿林的蒙蔽，自然安忍了不少。但是，他總覺得自己爲了宛中，犧牲得太大了；女性的魔力真了不得，祇爲她一刹那的任性使你憂鬱戕賊了形體，使你憤怒毒害了精神！她呢！還是一座不染高高的站在雲端裏，祇損失了幾點眼淚，幾聲嬌啼，還彷彿施恩似的寬恕你的頹唐的罪惡，輕輕的便收回了她渴求的快樂；兩兩比較起來，輕重未免不平。他這時對着宛中的熱情，實在已經又煽動了。可是他已不像童年的真實，他知道宛中對他的愛，受了反動，正達到沸點。他要利用這一點取得她戀愛的最高度。

那時，他反而裝出很平靜的樣子。

——便是忍心聽我去毀滅，他答道，我也沒什麼不原諒妹妹，不過各事都可以修補，一個人自己毀了自己，是沒法修補的。我愛妹妹的心始終沒變，我的人現在可變得不成東西了，魂靈是墮落了，身體是污穢了。就算妹妹大量包容，一切都寬恕了我，我自己如何能照樣的寬恕？譬如妹妹是一朵淨瓶裏的白蓮，我是一枝坑廁裏的腐菌，腐菌要倚傍白蓮，自然要自慚形穢。我現在沒有別的感覺，我覺得和妹妹親近，我不配！和妹妹談話，我不配！和妹妹說愛情，我更不配！

宛中兩手捧着面祇管哭。

——那麼說來說去，打總說，你不和我要好了。這一輩子算白認得了你，就這樣的完了嗎？

魯男子強笑似的回過身來，輕輕的挽住她的手道：

——妹妹，請原諒我的傷。我不是不愛，我是羞，我從良心上發出來不安的感覺，我自己也做不了主。好在妹妹是最知道我的心，總有法子使我安心樂意的愛着你。

——不要假惺惺了。我從此認得你的。你聽！外面許多人聲，祇怕要妹妹和小雄他們都來了，你不要在這裏挨着，到書案那邊去吧。

宛中忙把絹子擦乾了淚，魯男子迎到鏡門口。果然，雲鳳領了小雄和嬰爺，後頭跟着繇哥，一路說笑着陸續的都進房來。

十四 快樂與厭倦

夜裏，還不到十一點鐘的時候，滿書房靜悄悄地，還是點着一盞綠油油的掛燈，照得格外沉寂，多寶架上的古玩書籍，格外古色古香，一個錦絲的繡幙還把銀鉤鉤起，張得開開的。屋裏不但沒有容，連使喚的人都沒有一個，貓叫也不聞，空氣沉靜到懶輾的化境了。

朱小雄似醉的半橫斜着身體臉朝北躺在那楊妃榻上。無力地半睜着眼，彷彿望那書架，可是，望的不是書，是黑洞洞的書縫。他望了半天，纔在喉頭的發音管裏掙出了半咳嗽的聲浪：

——啊囉！噯！

這一聲不打緊，可把裏面床上的雲鳳驚醒了。在繡幙裏望進去，黑影裏，祇隱約地望見她側臥着，一挽雲髮拋散在枕邊，臉上粉雖褪了，還留着痛紅的兩頰。她先伸了一個懶腰，把嬌眼錫粘似的撕開一條小縫，望着小雄道：

——雄哥哥，你睡好嗎？

這一個懶怠地答道：

——沒有，我也睡得不舒服。

——我聽着好難過，雲鳳蹙緊了眉頭向他說，你說那『也』字。

——啊！怎麼？這個『也』字，不是我們說話裏該用的嗎？

——不要向我用，尤其是這個時候。

——咦！這爲什麼？

——這個字刺我心。

——你快告訴我刺心的緣故，雲妹。

——你說『我也睡得不舒服，』猶之乎說和我一樣的不舒服；其實；寧可，你換一句話，猶之乎

說：雲妹，我們厭煩死了！

——真的你覺得厭煩嗎？

——我也覺得厭煩，所以說刺了我的心。雄哥，你來，我和你說。

小雄纔在榻上慢慢地爬了起來，又抬眼看了一眼鏡門上面的掛鐘，短針已指到十一點上，一面

走，一說：

——不早了，宛妹和他們九點多鐘就散了，我們差不多睡了一個鐘頭。幸虧今夜爹爹和公明伯伯，都在漢江叔那裏喫晚飯，一談總要談到深更半夜，可是我該早些回去，省得父親勝叨。

雲鳳身子半坐半靠的嬌嗔似地拍着床沿道：

——少爺，請這裏坐，不見得裝瀆了你！——你真是什麼緣故，老是這種樹葉子怕打了頭的脾氣！

小雄涎皮臉的挨緊雲鳳，倒在一個枕上笑道：

——少說嘴吧！……——現在你身體不覺得怎麼樣嗎？

雲鳳瞪了他一眼道：

——不要你問我的事！我問你，到底我們快樂？還是宛妹魯大哥快樂？

——我不懂你的話，小雄搖着頭說。

——我羨慕他們的生活，多麼有趣！

——一天到夜儘吵嘴，這倒算有趣！你不看見嗎？剛纔一個像一爐火，一個像一缸冰，一個越湊得近；一個越離得遠；一頓飯工夫，大哥沒說十句話，宛妹甘心情願的滿張羅，恨不得飯都給喂了。其實，大哥撒爛污，祇有他對不起宛妹，倒打一耙，好利害！宛妹脾氣比你好得多，真是大哥的福氣。你倒羨慕！

——就是這一點，你不懂得。自然要讓人家甘心情願，纔肯挨冰缸。宛妹是好脾氣嗎？魯大哥怎麼會氣得死去活來，瘦得怕人？你要有他一分半分，我的脾氣也會好。這些都是閒話，雄哥，老實說，我在這裏想，從前我們的日子，過得比現在有趣。你曉得從前是什麼日子？

——從前是極不自由的日子，會一次面，說一句話，難上加難……

——可是，雲鳳接着說，形容不出的快樂；見一面，恨不得把兩個肉體全融成糖和蜜，說句話，好像四萬八千毛孔裏個個在那裏歌和舞，多麼熱烈！多麼粘膩！就是彼此隔離着，相思到極苦的時候

候，想像上還留着癡迷的妙影。現在過的是什麼日子呢？

——自從你打定了不受世俗拘束的主義，堅決地把儀鳳夫婦逼走了，踢開一切障礙，你得了自由……

——你對着我，雲鳳又捨着似的接上去道，也得到了爲所欲爲，什麼都做到，什麼都滿足了；我可後悔了。

小雄倒大喫了一嚇，問道：

——啊！你後悔嗎？後悔愛了我嗎？還是發生了我們常擔心的危險，你害怕，纔後悔的嗎？好妹妹，這話不是玩的，你快說，我要急死了。

雲鳳鑽在小雄懷裏，愛嬌地半仰而微笑道：

——哥哥說的都不對；你明明是裝糊塗，瞎纏繞；一定你一樣的感覺着；我是直性子，心裏有，嘴裏就說；我倆的愛不必提，當然是愛；但，快樂又是一件事。我想，我倆在開始滿足心願的一兩個月裏，真是快樂得上天人地，祇恨世界小，容不了我倆歡心的騰躍；吻的津唾是甜的，擁抱的熱是陶醉的，肌肉磨貼是酥麻的，汗液的膠粘是芳香的；可是，今天吻着，擁抱着，磨貼着，膠粘着，明天還是這一套，後天一般，永遠似工廠裏的機器，一舉，一動，似有摩托牽動着，一絲沒有變動的意思；漸漸覺得甜的津發淡了，抱的熱焦躁了，肉的磨磨木鈍了，汗的芳香醇酸了；那麼現在覺到什麼呢？祇有厭倦！我纔悟到快樂的顛頂，高高供着的，沒有寶貝，祇有一個厭倦！哥哥，你若是沒有感

覺厭倦，爲什麼不和我親親熱熱的多睡一會兒，要一個人去躺在榻上呢？

——就算你說的話對，那也沒有什麼後悔？

——我後悔不該早趁你的心願，把那無上的快樂輕易糟塌了。我倆該聽魯大哥的話，永保精神的戀愛，戀愛確是要細細把玩的。

——現在已經這樣，小雄笑着說，有什麼辦法呢？

雪鳳興奮地拉緊了小雄的左手，翻過她嬌小的身軀和小雄面對面湊着說道；

——我叫你過來，就爲我想着解除厭倦的方法，要變換我倆戀愛的的生活。我要出遊，我要和你一塊兒到上海或西湖去玩一趟，你敢答應我嗎？

小雄臉上呆了一呆，裝出笑容道：

——你真想到上海去嗎？

——要你一塊去。斜陽影裏，一鞭絲影，並坐馳驅，我希望，電光燈下，百戲雜陳，聯坐呢喃，我希望！公園若罷，携手向草地散步，我希望！餐樓飯後！憑欄作臨街閒眺，我希望！甚至逛洋行，看賽馬，我都希望！

小雄微微的搖了一搖頭，道；

——祇怕我做不到。

——那麼我們到西湖去；我和你三竺進香，六橋踏月；我和你雲棲刻竹，靈隱聽泉；我和你雷峯

塔下，弔白蛇遺蹟，西泠橋畔，訪蘇小古墳；岳王墳看鐵象，城隍山望錢塘；我和你蕩槳採肥甍；我和你持杯嘗醋醢；這多麼有趣的印象！哥哥，我知道你家裏爲難；但你是個男人，總好想法子。可憐見許了我吧！換一個沒達到的境界，大家快樂一下，愛情上自然地現了光明！哥哥，你肯爲我犧牲嗎？

——和上海一樣的去不成，爹爹把我囚犯似的關在書房裏。妹妹，你想，我有什麼方法，出那牢門。

——不會約好了逃嗎？頂多回來打一頓；可是我倆已享到了快樂了。哥哥，你難道不肯爲我挨打嗎？你口口聲聲說愛我，算了吧！將來有比挨打的事更大些的，你一定束手無策的把我丟了。

說着這話，就使氣一翻身朝了床裏，雙手捧着臉嗚嗚咽咽的哭個不了。小雉看着她這種任性的樣子，心裏好像油煎一般的沸騰，依她呢，萬萬不可能，不依，又是不忍；他倒不是怕自己挨打，真的依她說的私自偷跑，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倒是近來他們倆的關係，C城地方小，這種新聞，最易傳播，差不多茶坊酒肆，都做談柄了，尤其湯氏是最講究禮法的鉅族，又有儀鳳的宣傳，聽說已經開過幾次無形的家族會議，想對付他們倆的事，已經有秋祭開祠堂的日子，要凌辱雲鳳的風聲傳到他耳朵裏；如果再有兩人同跑的事發生，豈不是罪上加罪，越弄越大，結果，不僅是厭倦，必然變成悲慘；他既真愛雲鳳，自己已害了她，如何肯推她到至危瀕險的地位，這是他萬萬不能依的理由。但再回來一想，她的忽發癡狂的任性，真的貪游樂嗎？決不是。實在覺得自己對她的愛情，不如在先的熱

烈，要固結彼此的愛戀，就不顧一切的想出變換環境的方法來，正是愛到了顛頂的表示，人不是木石，怎麼有能力可以抵抗這種貼心穿髓的感情。他七上八落盤算了半天，臉色變得鐵青，還是一點沒有辦法。祇好軟款地把手抱住她的腰，昂起頭來，把臉貼緊了她的臉，柔聲的道：

——妹妹，好妹妹，你不要這樣哭，把我心都哭碎了。我為你死都肯，何況挨打；祇要合你的我心全依。你回過臉來，我們好好商量一下子。

雲鳳帶着淚眼側過頭來，向小雄嫣然一笑道：

——那麼出門玩一趟，總不至於死！你要知道，我不全爲的是愛玩，祇爲我看你近來厭煩得要死，厭煩就是愛戀冷淡的開端，我心裏害怕……

——不要說了，小雄不等她說完，就道，你一片愛我的用心，我全知道，不過你祇管放心。我要和你商量……

——你和我商量到上海還是到西湖？雲鳳搶說，我們怎麼走法？是不是？

——都不是，請妹妹自己細細一想，自己近來在家庭裏所處的危險。若說我，什麼都可以幹！

小雄這一句話，頓時把雲鳳的昏迷提醒了，全身打了個寒戰，她深知道自從把儀鳳逼走以後，自己的行爲，雖全聽着良心的使命，不過和社會上的舊習慣去違反了。惹起了羣衆的非難，激動了族黨的憤怒，知道是總有一天爆裂的。剛纔熱情向上，祇顧着小雄一面，什麼都忘了。現在聽小雄這麼一說，倒怔住了，眼釘住了小雄，可是滿含着說不出的知己之感。突然把兩臂抱緊了小雄，含淚道：

——哥哥，這個世界上，祇有你一個人真愛我的，我知道了。我是年輕，你恕我的任性吧！我不出門了。

——不，我還是要叫妹妹快樂！我想，你的意思，不過要叫我倆愛戀的環境常常變換，這不必出遠門。好在我們C城裏的C山，本是個名山，山上有飛泉岩，虎門，雙林寺，金蛙澗種種勝景，山下又有C湖，也不讓什麼西湖。況後天又是重九佳節，我又照例放學。我和你預先約好了，在北山麓的壽長寺會齊。我們借着登高，暢暢快快的去游一天山，不到上燈回來；一般的得到滿足快樂，你說這個辦法好不好？

雲鳳連連的點着頭。那時鐘上鏽的打了一下，小雄吃驚似的坐了起來，在衣架上了馬掛穿着。雲鳳一面還叫着她最體己的丫頭翠兒進來，叫她提着一盞紗燈，照着小雄向外而走。雲鳳兩眼癡迷迷的直送到看不見了小雄的影子，纔放下帳子安心的沉睡了。

十五

九

C 山西一半下瞰C湖的一面，有箇奇拔而雄秀的去處，就是飛泉巖和虎門。

那飛泉巖是個從山麓陡起壁立千仞的危崖，自洪荒以來，被泉水衝激使崖中心成了一個深凹，像張開的雙股一般植立了雙膝，換句話說，就是當中變成一條草木葱蘢不可測的深澗，兩旁夾峙着姊妹似的雙巖；人家爲了交通雙巖，跨澗造了一條半面有欄干的石橋，叫做長壽橋；靠在橋欄下望時，整一片織錦的層層田隴，臥鏡的渺渺湖波；如遇着新雨後，東南風起，澗裏會激起飛泉，滿散空中，太陽光下，好比晶瑩的萬顆大珠，在你頭頂上結成一頂珠繖，不斷的籠罩在四垂的珠穗下；過了橋，到那北巖，塞滿了荊莽的一塊平坦荒基，隱約還留着些斷井頽垣的遺跡，傳說是個古詩人伴着他愛人雙棲的山莊；這便叫做飛泉巖。

從那飛泉巖的南巖，向南迄東，開着一道陡峻而廣闊碎石砌的下山大道，大道兩邊，時時在平地上突起東一簇西一塊不等形的光潤巨石，是天然的石凳和石案；離着飛泉巖二三百步，在大道東邊陡起一座頂天的絕壁，似天斧劈的一般從壁頂直劈到地；分做兩半，前寬後狹，彷彿兩扇巨大石門，向湖半開；壁頂；前半露着天，後半還是屈頂般的掩蓋，人們可以在絕壁後爬上石門的頂蓋上去瞭望；這便叫做虎門。

那一天，重陽佳節，午日初斜的時候。雲鳳身穿着一件一枝梅織就粉白花瓣的藏青夾衫兒，項後垂一根似夏雲裏掛下天矯烏龍駁的大辮，辮根上覆着一朶秋海棠式五顆精圓珠子捧定一顆龍眼珠的珠花。她那時真像一隻自由的小羔羊，快活得又是跳又是笑，飛也似的先奔上長壽橋。只見雜着紅的樹叢，已發黃的田隴，這處那處的村舍，忽隱忽現的遠帆，都踴在她纖足之下；一抬頭，無邊的空明，全展開在晴朗的秋陽下面，鋪上一層灰色的薄雲，恰映出無量數飛舞的泉珠，一閃一閃好像天河裏的繁星，顆顆現出驕傲地態度，和她頭上的五顆明珠，在那裏爭奇鬥勝。

她看得出了神，彷彿全身浸在這清曠的大浴池裏，洗了一回澡。把幾天來心裏的熱鬧，和煩惱洗刷得乾乾淨淨，不覺喊出聲來，道：

——雄哥，你們！多麼好看！我們有福，恰遇着飛泉。你來！不要這樣死樣活氣的。

那時，小雄正坐在離橋幾步的道旁一塊圓石上，滿面現出有心事的樣子。兩眼並不在那裏瀏覽山景，只呆呆的癡想。忽聽雲鳳叫他，吃驚似的立地裝出不自然的笑容，不自然的高興，也學着她嬉笑的神情，跑到橋欄邊和她並肩倚靠着，苦笑道：

——我們有福嗎？……不，是，我是真有福，和妹妹一塊兒賞看這飛泉的奇景！

——我們到那詩人和他愛人雙棲的荒基上去憑弔，雲鳳拉着小雄的手興奮地說。

——他們是有福的一對兒！

雲鳳見他懶懶地不動，回過頭來，半含羞斜瞋他一眼，微笑地說：

——我們去沾沾他們的福氣，不好嗎？

——妹妹，你太樂觀了，小雄面上浮現憂鬱的色彩說，世界上美麗的影子，只是個美麗的影子，印感在夢想裏。我就保不定這詩人和愛入的故基裏，四圍不佈滿了惡草和鉤棘，弄得你沒着腳處；一不小心，還要遇着毒蟲，張着毒嘴等待你。我勸妹妹，還是不去的好。

你不敢，雲鳳發了嬌嗔道，我偏要去。

說着話，撒開了小雄的手，自顧自三脚兩步奔下橋階，投入沒膝的亂草堆裏。小雄沒法，只好緊緊的跟着她走。

到底，這荒草和碎石交錯着久沒人走動的崎嶇殘址，雲鳳雖鼓足勇氣，終有些站腳不穩。小雄忙趕上一步，獻他的肩和臂，叫她一手搭在肩頭一手挽牢了臂慢慢的前進。

正走間，雲鳳忽然歡喜得喊起來……

——咦！九月裏還有鮮栗！哪！你瞧！那邊山崖邊上，有一顆全身倒垂到陡壁下，樹頭却昂起來向着天，那上面不是纍纍掛着不少毛刺刺的鮮栗？這是牠藏得深，被採栗人遺忘了不曉得多少年，今天，被我們兩個癡子發見牠們的祕密。哥哥，你快給我去採幾顆來，帶回去享用些牠們最後的甜味。她把衣襟上掛着的一方藕合色絹帕遞給小雄。這一個不忍打斷她的高興，接了絹帕向栗樹處前進。

雲鳳兩眼只隨着小雄身影，向荒草亂石裏有緊沒力的走。她站住了呆呆的想：『他爲什麼今

是這樣垂頭喪氣？我們自從壽長寺會面，換坐了山轎一直到雙林寺吃素齋，他總是強笑着附和我的興致。一到這裏，我看見這樣高而險的陡壁，喜歡得發狂，拾起一塊我拿得動的石塊，往崖下拋，看牠一跳一縱的直滾下去，一路滾到山前平地。他只笑了一笑，也丟了一塊小石，看也不看就坐在那塊石上發呆了。這是什麼緣故呢？而且游山是前夜他提議的。難道他真厭棄我嗎？不，不，決不會，他對
我什麼都順從，什麼都肯幹！這個憂愁，一定關着我或是關着我倆的。他隱藏在心底不肯告訴我吧
咧。我有危險嗎？他有不幸福嗎？」

她正在亂想，忽聽空氣中傳來一聲淒厲呼痛聲。她大吃一驚，向前望去，不見了小雄的身影。她渾身發出恐怖的痙攣，眼前幻現了才拋下的石塊，遇着障礙便激起數丈，一路激起，一路滾下，現在小雄或者也變了那石子一樣了。拚命拔起一雙已癱軟的雙足，不管七高八底，真像勇士赴戰場似的直跑向崖邊栗樹處去。

——小雄！雄哥！雄哥！……

她一路直喊到危崖邊，只有四面帶着譏笑口吻學舌似的和她叫喊，沒有小雄的答音。她嚇得狂了，東張西望的找。

忽然，耳旁聽到呻吟聲夾雜微細得聽不真的叫喚着兩聲妹妹。她急忙手扶着那大栗樹，擰身下望，才發見一個很險惡的斜坡，生長着一棵同根雙幹的野石楠，小雄正滾到在那石楠雙幹的交叉點裏
低低叫喚。

那時，雲鳳急得什麼都不顧隨手攀了一根垂在崖邊半枯的野藤，兩條鰻魚般的腿半懸空着，直向那陡臨離地二三千尺高的斜坡直瀉。等她落到坡上，一脚恰踹在根和坡的空洞裏，全體傾斜着向那筆直而有刀劍般鋒利的陡阪上滾。

——啊啞！小雄死命忍着不可忍的疼痛，搶起來順手把她攔腰一抱道：妹妹，你……：

沒說完一句話，小雄仍舊倒下連連喊着：

——喔啞！……：

雲鳳那時已撲在小雄身上，喘吁吁地低問道：

——哥哥，你跌傷了嗎？怎這樣痛？——小雄，我害了你了。——傷在那裏？快給我看！

——不，不是跌傷，我被赤練蛇咬了一口。當我爬上栗樹的當兒，全沒留意那畜生，只怕踹上樹枝上，恰好踹在牠身上，被牠狠狠的咬了一口。我痛得忍不住，就在樹上跌下來，幸虧有這樹根擋住身體，否則今天我和你就永別了。——喔啞！我的傷，在大腿上，妹妹，你去叫轎夫們來擡我上轎吧。你在這裏太危險。——喔啞！喔啞！

哥哥，你疼得利害嗎？雲鳳滿臉帶着又着急又憐惜的神情，好像小雄的呼疼，一聞聲就是她心底的疼，假倚着說，我要看一看你到底咬傷在那裏？你快說！

——妹妹，你不看也吧，小雄緊蹙着眉頭祇向雲鳳微笑地道。我今天在痛苦裏擠出了從來享不到的甜密。我才了解愛戀裏沒代價沒刺激的快樂，不是真快樂。你瞧，我從認得妹妹以來，從沒見過像

這一剎那這樣劇烈地憐愛我！

——小雄，你又說癡話了！快指給我看是正經。

小雄被逼不過，只好把手指了一下左腿的陰面。雲鳳坐了起來，替他把袍子墊好了臀部，在腰帶裏鬆下小衣，直褪到腿灣。她才發見了肥滿而膩白的腿腋膀，墳起一大塊薔薇色的紅斑，映着秋陽，在女性目中，分外顯出誘惑的色彩。她心裏一迷，又是一驚，機械地伸手撫摩着傷斑，凝望着小雄道：

——呀！真咬得不輕！只怕蛇毒還在裏面，怎麼好呢？——嘎！我想起來了。從前媽媽在我小時候和我說過，只要親人的口一吮，蛇毒自會出來，毒氣就不會作祟了。那麼我給你吮一下子吧。

——使不得！使不得！你中了毒，叫我怎樣？小雄急忙攔住他已俯下的櫻唇說。其實，有妹妹陪着，我死在這奇峭的石壁下，使我靈魂上永久刻着個快樂的印象，在我是再好也沒有。如你一定要醫好我，那麼你還是想法找兩條帶子，把咬傷地方的兩頭緊緊縛住，叫毒氣不再散布，也許能減輕一點疼痛，這是個老法子，你快給我綁吧。——妹妹，我疼得快活！就此疼死了，我更快活！

雲鳳一聲不響的想了一想，翻起衣服，把自己襯裏的紛紅綢衫，撕下一塊二尺多長的綢子，再分為兩，細意熨貼的先把傷處上端緊緊縛好，再縛下端。縛好之後，仍把襌子給他掖上，結好。忍不住喘吁吁地，淚汪汪地伏在小雄身上，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兩人正在痛苦和快樂攪亂在混水裏自己也分不清的時候，忽聽崖上有一羣人聲；有兩個清脆些的

聲音，在那裏喊着：

——小姐！小姐！

她聽出是翠兒和阿林的口音，連忙和小雄分開，端坐在斜坡上應着道：

——我在這裏。朱少爺被蛇咬了，你們快來！快來！

崖端先現出了翠兒和阿林，看見這個形影，真嚇了一跳。後面還跟幾個轎夫，是領她們來追尋的。

——啊！好險！翠兒和阿林同聲的喊，怎麼小姐和朱少爺跑到了這裏。

於是，翠兒和阿林手忙腳亂的都伏倒在地上，各把一手攀住了兩邊的松樹，一手垂下崖去，叫雲鳳挽住半拖半爬的捉了上來。雲鳳又立時叫兩個轎夫縱下斜坡扶起小雄，上面兩個轎夫同樣的拉了下面轎夫的手，懸空把小雄扶到崖邊，大家一窩風擁過長壽橋，仍舊按放小雄在原來坐的石凳上還是不住口的喊疼。

一個轎夫從虎門危壁後飛也似的奔來，告訴大家他在壁後一個小尼庵裏得到一些蛇毒止痛藥。翠兒接過手來，交給雲鳳。她這時心理上，急盼減少她愛人的疼痛；但痛傷恰在隱處，又不好意思當着千人百眼袒露了替他塗擦，也不願把這種親熱的差使，交給別人；倒呆呆的看定了誰掌裏托着一瓣緋紅的楓葉上堆着一團漆黑油潤的膏藥，默默的盤算。乖巧的阿林，早從旁窺破她新主人的心事，趁勢插嘴道：

——虎門洞口，有塊彷彿石椅似的一塊大盤石，比這裏安適得多，風景又好，朱少爺如果能忍疼一下，我和翠兒來扶你過去好嗎？

這句話，正打中了雲鳳的心窩，只把黑而大的兩眼睜着小雄啞聲的懇請。

……？

——好，小雄鼓勇地說，我們上那裏去。

阿林就扶了他右臂，翠兒左臂，雲鳳在後面帶着翠兒，一步一頓的遞遞向下，直到虎門的谷口。果然，有一座很光潤成圓形的大石凳，正倚靠虎門左壁根部斗出的一片帶傾斜勢布滿綠絨似的苔痕茸茸的一方石屏，恰像天然的沙發一般——繞凳四圍都簇生着晚秋的野蘭和野菊，滲透出幽默的香味，薰染了滿谷的空氣。在面前，樹頂上透露出一片澄潔的湖光，頭頂上，半掩着巉巖的峭壁，填補上一角蔚藍的天。

這是何等幽寂和清空的妙境！她們把小雄半眠半靠的安頓在那裏，又有如仙女般旖旎的雲鳳窩伴在身旁，輕憐疼惜，身上的劇痛，早淡忘了一半。

翠兒看見谷口地上，一叢叢細綠葉上凸起一點點黑星的草，有六星點似天牌形的，有四點人牌，兩點地牌，宛然像着骨牌，她認得是骨牌草，東跳西摸去採集，想採成全付三十二張，倒把雲鳳爲難住了，祇好癡癡的望她。

——翠妹妹，阿林遠遠招着手道，你要採骨牌草，我們爬上虎門頂上，那裏容易湊齊全付，快來

吧。

翠兒憨憨地奔出來和阿林手挽手嬉笑着向來的路走去，這裏祇賸了雲鳳和小雄面對面。她纔安心樂意照着第一次的方式，替小雄慢慢把膏藥塗上，仍撕一塊綢裏襟包裹貼，不到十分鐘，藥力的神效，竟把小雄的瘡痛治好。

於是，一個含着感謝，一個覺得歡慶，自然地各人的手搭着各人的頸和腰，各人的頭貼着各人的臉和嘴，使一對無邪的小情人，在大自然魔魅的形和色化境下，靈和肉都麻痺在相視的微笑裏，覺得山鳥的啾々，草蟲的唧唧，都替他們奏着交響樂，頓時把一切全都忘了。

溫軟的一小時，電閃的過去。忽然着地起了排山倒海的狂風，四山裏的松，檉，榆，柏，梢雲般的樹頭，都被暴力壓迫得向一面直倒，激起了怒浪；在地平線上，推起一座裝滿恐怖的大黑山，張開弛迅奮的羽翼，一眨眼把天蓋和日輪遮得一絲不露；向壁下望去，祇見一片迷離愴怳的慘白；斧削而直上的雙壁，返映着沉鬱的天光，蒼翠都變成漆黑，連壁面參差石塊，也化成山魈怪獸，獐惡地撲人；就是谷口那塊當做繡牀的那巨石，一般看似罩滿了千年屍氣的墳臺。

這環境的猝變，第一使小雄暫時迷醉在大自然美的幻影驚破了，反衝動了他內心久壓的煩悶，再沒力量控制。立時倒在雲鳳胸口，嗚咽着一面哭，一面說：

——妹妹，我們完了！我今天沒出門就受了大大的打擊，祇爲看見妹妹非常高興，不忍打破你快樂的印象，整天逼悶在心裏，沒敢告訴你。現在再也忍不住了……妹妹，我定了婚了。

這幾句天外飛來的話，在恰好正濃的雲風，當然似青天一個霹靂，震得頭目發昏，莫知所以；兩隻正抱緊小雄的手，抖動得自然鬆懈了；目光直視着驚問道：

——啊？你定了婚了？你從沒給我提過一個字，你就自己定了婚嗎？真的還是和我玩？——定了誰？

——妹妹，小雄着急地說，你別再冤枉我，怎麼會是我自己，你事前是在夢裏一般，一點踪影都不知道。直到今早，無意中在爹爹書桌上，發見了一封汪鷺汀的信，纔知道他早在做媒，說合了隣縣一家姓金的宦家女，雙方都已應允，祇等擇日放定了。妹妹，這是爹爹糊塗注意做的事，實在太不顧兒子的死活了。我是抵死不能承認這婚事。妹妹，你難道還不知道我的心嗎？我愛你，我永久的愛你，直愛到我最後喘着的一口氣，決不變更，天，地，鬼，神，都鑒臨我這個誓！

——宦家女子，比我這孤女總強，何必惹着我！

小雄一聽這尖刺的話，倏時變了臉色，眉毛和眼睛都豎了起來。

——妹妹，你不信我嗎？好！好！

他直豎起來發狂似的把整個頭顱用方向石壁上亂撞，等到雲風拼命夾着他的頸子，哭着喊：

——我信你！我信你！

他的頭額上，已破了兩處，血液直往面上流。雲風抱緊他在懷裏，一面承認自己說玩話，一面替他拭淨了血液，用那藕合色手帕包紮起來。此時小雄的神經，略安靜了些，不過面上還浮着憤激的色

彩。雲風低頭沉思了一回，忽然嘻笑顏開的向着小雄道：

——哥哥，你不要發瘋了。你不過爲了我倆愛戀的事，陷了絕境，你口說抵抗，我猜透你心裏打定了壞主意了。在先，我也這樣想，跟你走一條路。○終究，我澈底的研究，我們思想完全錯誤。爲什麼把我們真誠寶貴的戀愛，這樣輕率的犧牲呢？依我的見解，世俗夫妻，僅僅是字典部位裏兩個字，古時有權威者限制人類性交的一付制動機，社會上吉，凶，寅，嘉，儀文裏的擺設品，根本就沒有重大意義，絕對不能和戀愛混爲一談，雖然夫妻未嘗沒有真戀愛者。你試到一切家庭裏去剖析內容，有幾對真相愛的夫妻？祇爲夫妻是名義的結合，人爲的，假定的，倘或未來的世界，廢除這個名義，馬上就落了虛空；戀愛是生命的安慰，同情的結晶，能抵抗一切危害，能摧滅一切束縛，超越在道德，法律和名義之上。小雄，你既然真戀愛我，不變的戀愛，我勸你不要做弱者的反抗，該在戀愛的戰場上，做一個強勇的戰士，蔑視一切，站上愛的火線前去衝鋒。○打總一句話，我既知道你真愛我，斬釘截鐵的我便一輩子不嫁等着你的愛，任憑你去定婚也吧，娶親也吧，我不管，就是你和你的妻，發生肉體關係，我祇當你替祖和父去當着傳代的機械動作，決不來吃一點醋。我們準定照這樣做，把我倆一切困難和悲苦都解放了。我們還是享樂我們的愛戀。哥哥，你說好不好？

小雄聽着只管搖着頭堅決的道：

——妹妹說得太玄妙了，我做不到。我們戀愛的成敗，便是我們……

一句話未了，祇見阿林和翠兒踉蹌的跑上來，喊道：

——大雨來了，已經落了點了，小姐們快上轎繞近路由西山回去吧！唉！朱少爺怎麼碰破了頭！

——不小心，在石壁上磕了一下，雲鳳挽了小雄，站起來說。我們走吧。

不一時，在迷濛的雨點和風聲裏，有一隊山轎沿了虎門下很險峻的坂路，倉皇地向下面而去，

十六 我全給了你吧

打着玻璃窗上的雨點，急得像村童亂打春社的鼓，一些秩序都沒有；虎虎的風聲，四處響應着砰
砰的開闔音，窗縫裏透進尖厲的餘威，把燭光吹得和人的心苗一樣，搖晃不定。

在這不定的黯淡燭光下，照見一間扁方形北向的後房，房門早已就上了門。宛中懶洋洋地坐在靠
窗梳妝台旁一張小矮凳上，左右各放着一張方几，左面的燃着半支洋蠟，右面的堆着許多濕淋漓男人的
衫和褂，中間擱着一個白銅的大腳爐，正燒着一爐烘烘的紅炭基；她手裏拿着一身白色的短衫和褲
子，正在翻來覆去的烘。

她一壁烘着，一壁移着半含笑的眼光，射到挂起紗帳魯男子全身都睡在被窩洞裏的牀上。

——你儘管在我被窩裏多暖和一會兒，她說，喝一點我遞給你的那杯新釀桂花酒，不要爲我着了
涼，——你放心吧，娘和慧姊到外婆家去吃蟹；爹爹和公寧叔，和汪鷺汀去吃花酒了，沒有人來攪
我們。

——噢！……：……：……

魯男子喉中似乎有些微響，可是沒人聽得出來。

——我昨天託嬰姊姊約你到望海亭去登高，原想引起你些興趣。早知道你還是冷冰冰對着我，那

又何苦來！倒在大風雨裏回來，便你把滿身衣服遮蓋了我，害得你淋成這樣。

——可惜大雨洗不了我已沾染的污濁，魯男子冷冷地說，換一個醇潔的生命，再領受妹妹摯愛。

——你不要說這種違心話來搪塞我，從前一切的事，我不是在雲鳳那裏向你說開了嗎？——啊呀我真昏死了。我們剛纔在朝山街遇見雲鳳和小雄遊山回來的山轎，被大雨沖急了，倒把儀鳳和族人已經寫信請湯紀羣回來處置他和小雄的事，忘記告訴她了。

——我聽見小雄已定了親了，他們的事總歸弄不好。

——儘管弄不好，他倆總歸一條心。……我們呢？

說着話時，垂着頭的臉上，罩着一層淡薄的憂鬱色彩。隨手把正烘着的衣和褲都架在腳爐的環擋上，慢慢的走到魯男子睡着的床沿上坐下。滿腔裏藏着不可言喻的委屈，一手斜靠了牀柱，不斷地柔着聲說：

——我總算低心下氣的湊着你，你嘴裏說和我好，你真當我十五歲的小孩子好騙，我早覺得你心裏和我隔着一層薄膜；你心窩裏總有一件不滿意於我的事情。其實，我們從小窩伴到如今的好兄妹，有話儘管直說，何必藏在心裏。

——我再不是從前的我。我種種都對不住妹妹，一親近你，我的心就緊蹙了。我並沒存別的心。

——我也很知道你爲我病，她索性把蓬鬆的頭靠緊牀柱，嗚咽着說，爲我幾乎死，爲我毀壞你的身體，雖然有人說你荒唐，我都感激你的深情；可是，我也哭過，我也發過狂，我不睡了多少夜，我

在鄉下也病過，你祇認我是妬，我自己也承認是妬。那麼拿什麼來挽回你的心呢？我們女孩兒家沒有別的，有的祇有靈魂和身體，祇要你要，你愛，我全給了你吧！……

宛中又悲又羞說到這裏，再也說不下去，四肢無力地臉朝外倒在魯男子枕着的枕頭上的一邊，祇是淌淚。

這正是飛衝的一枝利箭，直射中魯男子內在的紅心。魯男子一向的不自在，就感覺到宛中祇知妬忌，祇知道占有他，祇知道自私，絲毫不會對他有犧牲的精神，好像比不上他熱情。實際，也是自私的偏見，但這種偏見，最難化除。直到聽到這幾句赤裸裸貢獻的話，心境立刻轉變了。

他自恨完全沒了解她的真情感，壓根兒冤屈了她，她現在把整個的生命給予你，寬恕了你一切的過犯，反承認做自己的錯處，這是戀愛史上何等的奇蹟！

他機械地揭起薄薄紗棉被，左手鉤住了宛中的粉頸，右手挽了她柔軟的纖腰，輕輕的祇望裏推；伸手把被窩嚴密的裹，迷迷糊糊把內外鈕扣，一層層的解開，趁勢先褪出她的左臂，把衣服直往裏拉，右臂自然的卸出了大襖和襯衣的袖口，順着向裏床一推。他的手再縮進被裏，委婉地把她向外的嬌軀，用力扳轉，緊緊抱住，臉貼着她炙紅的臉，胸靠着她祇隔一層薔薇色毛薄的兜肚。她祇把臉躲在魯男子左肩胛下，要抵攔也沒了些子氣力。此時兩人的心，飄飄然不知所之，全忘了自己的存在，也都不曉得該說那一句話，祇聽見兩個心房，砰砰的跳盪，正像鐘樓上合鳴鐘在空氣中不斷的飄響。他暫時放鬆了宛中緊貼的身體，把手插進了她滑膩而圓緊的前胸，還不敢恣意的享受，細膩貼貼

地慢慢向下撫摩，一觸到媿媿絲迷帶的結頭，頓使他的魂靈融化成了亞那眺美納 Anadyomene 如煙的白沫；正要做安狄伯 Oedipus 冒險來解司飛痕 Sphinx 最神祕的啞謎，直登女王莊嚴的寶座。突然他吃驚似的彷彿觸着瑪爾斯 Mars 熾盛的煨爐，和燙了手一般的縮回，將身體疾忙抽出，避到被角裏，擴大了被窩洞緊緊裹住了全身，他和他連併着的雙體，頓隔開了一條很深的鴻溝。

宛中本也落在迷幻的夢境，倏的被他驚醒，禁不住喊出聲來：

——唉！哥哥，怎麼？你討厭我嗎？

——不，不，魯男子手足和聲音都帶些顫動的道。我們剛纔昏迷了；你從來沒有這個樣子，這是我這兩天的冷言冷語逼得你急了，你是個聰明人，早猜透我的心思，覺得非貢獻你最寶貴的童貞，不能回復我的愛。今天你決心忘了一切，來報答我的犧牲。就這一點意思，我已消受得够了，我何忍趁你衝動時候，盜取你的肉體！我已滿足了，而且後悔了。請你怨我的不情。

宛中呆了半晌，心波也徐徐的平靜起來，斜睨着魯男子道：

——你這話是真的嗎？從此和往常一樣的愛我嗎？——我記得我倆十歲的時候，常常這樣的睡，爲什麼今天偏要大驚小怪！

——我愛得你要發狂了，魯男子徧吻着她的頰和項道。妹妹，從前我倆都是小孩子，現在都長成了。祇怪你爲什麼生成了一付迷人的皮和肉，我沒有力量抵抗你。何況，你有胎裏帶來的暗病，至今還沒好，我如何肯害你。

——那麼爲什麼我倆常常躺在一個枕頭說話不要緊呢？

——那是在枕頭上，魯男子微笑的講，不是在一個被窩裏。凡男和女赤裸裸地在一個被窩裏，無論聖人和聖女，都要糊塗的。這是亞當和夏娃無心造下的神祕，算不了罪惡。

——這麼着，還不如讓我起來和你烘衣服吧；烘好了你好走。

說着話，就坐了起來，掠了一掠散亂的髮，魯男子早把衣服替她披上，她自己一一的扣好；下得牀來，走到腳爐邊，看看短衫褲都乾了，揉得軟熟，送到床邊。魯男子要起來接着，她扯住他道：

——不要着了涼，你祇睡着，短衫我給你慢慢的疊好，褲子你自己拿了去。

她把衫褲都替穿好了，再回到爐邊來烘夾衫和馬褂。她手裏在那裏烘，回着半個臉總是笑迷迷的。

——妹妹，你今天心裏快活了！你快活，自然我也快活。但是，我心裏有兩件不干你事的不快活事，得給你說明了省得你多心。一件是你知道的雲鳳和小雄的事。我們這位拿家法來當國法一樣嚴厲辦理的湯紀羣一回來，祇怕這一對可憐蟲，吃不了他的壓力。還有就是叔叔公寧討的錦娘，時時和嬌嬌吵口舌，公寧叔決計帶了錦娘，到北省去做官了。可是在出門之先，要把嬰姊姊從小定的華姊夫招贅進來。大家都當是件喜事，我可一點不覺得，倒添了憂愁。

——你這話倒奇了。姊姊出嫁，自然是一件喜事，怎麼你到不喜？

——我和嬰姊姊從小就很相愛，魯男子微微的歎了一口氣說，她有了姊夫，一定心上沒有了弟

弟。

——唉！嬰姊姊又不是你的……

她撲嗤一笑，倒說不下去了。

——噢！我明白了，那嬰妹妹……魯男子說道這裏，頓覺得話說得太接筭了，忙變換着說道，那嬰妹妹能保定常放在我的荷包裏嗎？

——這是全在乎你！

——這不是一方面的努力。

——祇要你不丟掉這個荷包，荷包裏的東西，總是在荷包裏，宛中堅決地說。

不一時，夾衫和馬褂也都烘乾了。她去拿了個小炭斗，放了些燒紅的小炭球，細細的在桌上燙平。

——但願我倆的心，她嘴裏咕嚕道，永遠和這夾衫馬褂一般，不起一些縐紋。

正想把夾衫和馬褂，拿給魯男子時，忽聽門外敲了幾聲，外面有人問：

——我們少爺在這裏嗎？

宛中一時聽不清那個的口音，問道：

——你是誰？

——是我，玉蘭！

宛中倒有些遲疑起來了，低頭想了一想。

——如果少爺在這裏，她問，你有什麼事找他？

——嬰小姐家裏有要緊事，要和他商量，特地叫我到這裏來。

——那麼你等一等。

她三脚兩步走到魯男子身邊，見他已坐起來，正待跨下床，忙把烘好的夜服遞給他，和身向床上一滾，就睡到魯男子纔睡的被裏去了。

——你怎麼不去讓玉蘭進來，倒睡了。魯男子微詫地說。

——怪難爲情的，你自去開了門和她走，我不願意見她。

魯男子一面穿衣，一面笑着。

——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宛中又向他招手，附耳說道，紋姑和綺姑後天都要上城裏來了，你記着這句話。你去罷。

魯男子點了一點頭，走到門口，找門，開門，自和玉蘭一同回去。

十七秋祭

自從雲鳳遊山回家之後，在風風雨雨裏，又過了一個多月，已到了冬初，天氣益發蕭颯了。

她和小雄雖然依舊天天見面，但是，看着小雄對她的愛情，倒一天熱似一天，面貌可是一天瘦似一天了。他明知他瘦的原因，也不願提，也沒法勸，祇當着他面，越比往常癡癡迷迷，像小孩子一般的尋樂，等到他一走，便漸漸地沉默了。

宛中知道她的煩悶，來看過她一次，帶給她婁光那裏得到的消息，她的紀羣伯伯年前定要回南。又順便請她放阿林回去，誰知阿林新得了咳嗽吐血的病，醫生說她是癆病。但阿林雖病着，非常同情於雲鳳，伺候得雲鳳，比翠兒忠心得多，雲鳳倒有些離不開她。宛中看這情形，好在已有從小領她的徐媽服事，也祇索罷了。

有一天，正是十月初旬的侵曉；一輪旭日，還貪戀着海浴，沒有起來；禿樹下的宿鳥，雖顫動着寒風，羽冠還躲在翅腋裏；房裏一盞燈，發出綠油油的火苗，似壓蒸在霜下的豆芽。雲鳳正睡在正中朝外的大床上，翻了幾個身，又微微的歎了幾口氣。阿林在大玻璃衣櫃對面的一張楊妃榻上陪伴着，也沒睡着，聽見她新主人睡不安穩，低低的道：

——小姐，又在那裏胡思亂想了。我勸你少癡一點兒罷。

雲鳳在被窩伸出一隻粉臂來，鉤起了半邊綢帳，望見阿林道：

——天快亮了。怎麼你也沒有睡着？

——我近來夜夜是這樣的。阿林連連咳着說，害了這不死不活的病，真是難受。所以我勸小姐少癡心，保重身體要緊。

——我原打定主意，不問他們的事。祇要朱少爺心不變，我情願守着他過一生，一般的快活。可是，我看朱少爺倒沒有我豁得開，祇顧瘦的不成樣子了。我怕有些快活不成，怎麼叫我不憂愁呢？

——唉！小姐，你太相信男子了。我覺得世上的男子，沒有個不是海中沒舵的船，祇趁着風顛狂，在顛狂時，也會不顧命向浪花裏鑽，等到遇到別的風，頭也不回的變了方向了。你現在祇發愁朱少爺的瘦，我倒怕他得到好窩兒，把你往後一丟，再不來管你的死活，何況胖和瘦。

雲鳳臉上，微微的變了蒼白，頓了一頓道：

——我何嘗不知道我走的是危險的獨木橋，一失腳，就滾下無底潭。但是，我怎捨得割斷這自己纏繞的情絲呢？除非是死。然而，明擺着愛戀，快樂，飄蕩在眼前，我又不願意死。那麼祇有一個辦法，快活一天算一天，任什麼都不管！——你爲什麼說這些話，難道你也有過愛情，傷過心嗎？

——我們這種人，阿林苦笑着說，也輪得到講愛情說傷心嗎？可是一個人貪着愛情的熱，是胎裏帶來的。不要遠比，祇看小孩子，誰不貼着娘的乳不肯放呢？這就是貪戀着乳肉的熱氣，不僅爲了吃；等到戒乳時，一舐到了塗着的苦胆，心裏雖戀着，嚇的再也不敢碰了。——我們祇有着悲痛和病

苦馬馬虎虎的活在世上。

——我呢？也不過背着恥笑和危險過這一輩子。

兩人靜默了半晌。

忽然阿林想着了什麼事似的，在榻上爬了起來，在床面前桌上拿起一個紅柬帖兒。

——危險……啊啞！我忘死了。今天，不是我們祠堂裏補行秋季的祭嗎？你瞧，天大亮了。小姐到底去不去？

雲鳳聽了，露出沉吟的態度，似答不答的道：

——這個！……

——不是我們宛小姐勸你不要去？阿林緊接着道，怕有人暗算你，朱少爺也囑咐過你……

正說着，蕩哥帶了翠兒推開房門，連曬帶跳到了雲鳳床前。

——姊姊還不起來，祠堂裏本家到得不少了。族長紀常伯伯差人來催過，說今年我們值年，該早一點去。姊姊打算去不去呢？

她有點兒焦燥了。

——我知道了，她蹙着眉道。你不要吵！

蕩哥現了刁囂的笑容。

——人家說姊姊今年不敢去！

——誰說我不敢去？雲鳳漲紅了臉，怒沖沖說。

——儀姊姊就這樣說你！

她一聽這句話，立刻披衣坐了起來，變了臉色。

——我爲什麼不敢去？我偏要去，看他們吃了我！

她原是個任性倔強的脾氣。在先，她聽了宛中的婉勸和小雄的囑咐，也躊躇着想不去，省得吃眼前虧。後來，仔細一想，想到今天是他家的值年，照例要擔負公祭一切開銷，蕪哥年紀還小，她既管理家務，自然該她去安排。她該去而突然不去，顯然爲了膽怯；她覺得膽怯就是認差，認差便是自己承認本身染了污點。她和小雄的愛戀，雖受了社會上百般指摘，在她良心上自覺非常純潔，她如何肯把不去來承認自己的污點呢？況她很尊重小雄。她和小雄的相愛，很願意大膽的在人前公開。如果爲了小雄的事，自己倒躲躲閃閃的怕人，這不是把小雄當了她的私貨該隱藏起來的嗎？那不但輕蔑了自己，並且輕蔑了小雄，她又如何能甘心呢？所以當阿林問她去不去的時候，早盤算着要冒險的前去。等到蕪哥說出儀鳳的話，益發起了她鬱積着的憤火，不顧一切的下去了決心。

她一翻身跨下床來，一面叫阿林趕快給她梳洗，——也不顧阿林滿面憂愁的怔視着她，一面向蕪哥道：

——去！一定和你一塊兒去。你去叫他們預備轎子。

不識不知的蕪哥聽了姊姊的命今，歡天喜地的出去預備一切了。不到一個鐘頭，他們姊弟都在大

廳上了轎，同向湯氏祠堂而去。

C 城北門沿山的一條大街上，一座文昌帝君廟的對面，有個巍煥的大祠堂，八字式的大牆門，居中開着黑漆銅環的兩扇大門，門外對踞着一對突睛張嘴青石雕成的獅子，門額上裝飾着四個琴軫般五色的闕閣，闕閣中間，斜豎起一塊硃地金字長方的匾額，寫着湯氏宗祠四個擘窠大字，檐頭建立着一排黑色圓柱的大柵欄，今天却完全洞開，懸着紅綢的門彩。在街上望進去，但見金繡輝煌，香煙繚繞，許多頂冠束帶的人，往來忙碌；也有珠圍翠繞的女眷們，在茶廳下了轎，都紛紛向神堂後的三間女廳裏走去。

雲鳳當然也是女眷裏的一個。當她一到祠堂，跟去的翠兒扶她出了轎。她手挽了孫哥，正向神堂走時，抬頭一望，不覺十分驚異。祇見進進出出執役的家人們，一見她來，彷彿看見了稀奇人物似的，個個停了脚，定了睛，滿面帶出形容不出的好笑；笑的光綫裏都射來一根根蜂蠆的毒刺，直刺進她的心窩。

她想，這還是自己的怯懦，心靈上起了疑惑，也不去理會，鼓勇地踏上神堂七級的階砌。可是，神堂的前廊，已經擠滿了一群她的青年的弟兄輩，子姪們，有的像鴛鴦般側着小頭，有的像鶯鶯般伸了長頸，沒一個不和她扮些神祕的鬼臉，倒像浪子歡迎妓女的態度。他們也不讓她路，使她忍不住，憤憤地向人堆裏硬挨過去。恰跨進神堂，聽見背後拍手哈哈的狂笑，面前却立着一位年高德重的族長，大眾喚他做紀常伯伯，倒也按品大裝，一部刺蝟般毛茸茸的連鬚鬍子，在毛叢裏放出兩道瘟神的

火籤，張開鱗魚的烏皮大嘴，伸出雷公的鈎刺鐵爪；好像要把火籤來燒你，鐵爪來抓你，大嘴來吃你，嚇得雲鳳倒退了兩步，低着頭叫了一聲伯伯。

她格格冷笑着道：

——你也同孫哥一塊兒來了嗎？好！好！

——我每年總是來的，伯伯，你忘了吧？雲鳳毅然反抗說着。

——每年總是來的，今年自然更該來，滿堂裏年長的許多道貌嚴嚴的長輩們闐闐的附和着說。

雲鳳一眼望去，東一簇，西一簇，有坐的，有站的；有的在那裏咕咕咕，咕咕裏隱着雷聲，有在那裏指指畫畫，指畫中吐出蛇信；把一場盛大的祭儀，空氣中布滿了肅殺之氣。

她捺住了氣，低了頭祇往後面女廳上來。

她到了女廳，見西首房間裏花團錦簇擠了一屋子的女客，使她第一個注意的，就是朱家姑媽。她同着孫哥上去叫了安。朱家姑媽一見她，似乎有些吃驚似的。後來，又很溫和的問她道？

——我倒想不到你會來！其實，孫哥來了，你不來也罷。

——爲了今年是我們家的值年，雲鳳委婉地答，所以我來替孫哥安排安排。

——本來若不是你親來安排，祖宗臉上，不缺少多少光彩！

她聽見這句尖酷的話，一回頭，纔知道她姊姊儀鳳坐在背後，連連的冷笑。她再看看滿房的女本家，個個都是冰冷的臉色，輕視的眼光，和外邊男的一般。

這時候，她雖然意志堅強，被凶頑的環境壓得幾乎窒息，不免後悔自己來得猛浪了。但是，還不肯示弱，忍着滿肚子的淚痕，揀了一個座位坐下，把帶來的一大包銀錢，叫孫哥拿出來交給族長。誰知道她正坐着交派時，她對坐的一位本家——有德行的太太，一見她和她並肩坐下，先撇了撇嘴，便轉過背去；倏的又站起身，避得遠遠的，彷彿有什麼濺污到身上。這一來，雲鳳眼眶裏的淚泉，可衝出來了。

到底在那些女本家裏，娉光是和她還親近。那時，正陪着她母親魯氏，在一個角落裏，看不過大家欺負得雲鳳太過分了，忙走過來，坐在那太太讓出的空位上道：

——雲妹妹，我們好多時不見了，好像你瘦了些！我很記望你。

——妹妹，雲鳳偷拭了淚痕說，我也想你了！——紀群伯伯幾時回家？——怎麼你今天來得這麼早！

娉光正要想出話來安慰她，忽然孫哥慌慌張張的跑到雲鳳面前，道：

——紀常伯伯和許多長輩請姊姊到神堂裏去。

孫哥不由分說把雲鳳拖着就走。雲鳳也身不由主的被孫哥一拉，後面許多女本家往前一擁，把她就機械地擁到神堂前來了。

那時，神堂裏突然變成非常嚴重的氣象，真出乎雲鳳意料之外：神龕前的祭台上，一對硃紅漆圓盤的大蠟台。點起如臂通芯的大紅燭；居中擺着一個方鼎式仿古的香爐；祭台上却空蕩蕩地，鑊豆

等祭器，都放在旁邊一張半桌上，還沒設供。一班輩分長些或名位高些的闔本家，都是衣冠齊楚，八字分班的站在祭台前面，其餘，男的在左，女的在右；尤其是族長紀常伯伯，面朝裏，站在當中，肅焉，穆穆焉，手捧了一股清香戰兢兢地插在香爐裏，擺足了祭神如神在的架子；就手在一個族人手裏接過一卷紙，在神龕前焚化了；又退到大紅緞子的官拜墊上，叩了四個頭。

於是，那族長起來回轉身，把鋼刀般凶而亮的眼光射到雲鳳身上，四圍千萬條眼綫也如驟雨一般跟着射來。雲鳳雖說志高氣硬，一見這險惡的形勢，知道關着切身的命運，猜不出大家要把她怎麼，只好像俘虜到了敵營，罪犯上了法庭，一股冷氣直透心窩，直覺地渾起了瘧。

她忽聽那族長，先乾咳了一聲，然後吐出恐怖而枯澀的音調：

——今天是我们合族秋季的公祭，等一會兒，荀縣官就要來主祭。祇爲我們族裏本年出了一件可恥的事，大家商定，在未開祭之前，家裏先行告廟的大典。我方纔已經代表闔族，把違犯家法不肖子孫的事由，在列祖列宗前告發了。我爲了存心忠厚，沒有把告廟全文當衆宣布，自作主張焚化了，請大家原諒……

他說到這裏，停住了。忽回頭對雲鳳嚴厲地喊道：

——你過來！你！你是聰明人，自己做事自己知，不用我來多說。我們已經寫信請紀群回來澈底解決你們的問題，我們也不管了。今天，我們公議，也並不十分難爲你；祇爲你辱沒了祖先，趁着公祭的時候，當着祖宗面前，當着闔族人面前，把你逐出祠堂之外，永不許你再參預祭典，這是我們做

子孫的替祖宗盡一點維護家聲的責任。那麼我的話說完了。有體面的小姐！這裏不是你留的地方，請便！請便！

——什麼請不請？滾她的蛋！大家這樣鬧堂的譁噪着。

雲鳳突然受了這重大的打擊，好像一柄炙紅的猛斧，劈進了他的頭腦；眼中火出，耳內雷鳴，羞，怒，悔，恨，一剎那渦旋在胸腔裏，結成了狂亂；瞪大眼向四面繞了一週，瞥見西邊方桌上，放着她拿來的銀包，飛也似的奔去，搶在手裡，往外就走。合堂人又大聲譁喚：

——快搶牠回來！……那銀封！

——你瘋了！儀鳳搶上前一步，早把她一臂拉住喊道，拿這個去做甚？

——咦！我拿我的東西，雲鳳怒目向她姊姊說，難道留在這裏喂你們這一群吃人的東西嗎？瘋什麼？

——你罵人也不中！你不配拿！這東西是你的嗎？孫哥現在這裏，再不然，還有我呢，也輪不到你！

儀鳳一面說，一面死命的奪。雲鳳儘管拼命的按住，到底嬌柔無力，怎麼吃得住她姊姊的蠻力。終究，被她姊姊奪下來，她臂上可抓得流血了。

她被儀鳳蹂躪得筋疲力盡，正靠在神堂廊下的柱上吁吁地發喘。她的背後，似乎又起了如雷的喊聲：

——打這不要臉罵人東西！

她覺得喊聲裏還夾雜着蜂擁似的脚步響。她到底是個女孩兒，如何經得起接二連三的風浪，早嚇得她祇想望外逃避了。

她性急慌忙的跨下台階，不防一陣眩暈，身體往後直仰，在七層階級上一直滾到底，接着飛起一片鴉鼻在深夜裏顫動的怪笑，緊追迫在她腦後。她此時看看萬物都含着和她尋仇之毒心：團團的青天，變了黑石的穹蓋，壓破她的頂門，鏡一般平的敷地，迸出尖利的荊棘，透入她的嫩眼，祇覺得皮破血淋，痛疼難忍。她忍了痛，勉強爬了起來，拚了命也跑不快，一路上，但見卓立的牆壁，要活躍地圍籠來阻礙她的去路，空明的窗戶，將封閉着成就她的枷鎖。她再也不敢抬眼，好容易一步挨一步的挨出了祠堂的柵門，呆呆地立在臨街。

C 城上吹下一陣帶着松柏香味的涼風，拂到她緋紅的兩頰，使她頭目一清，倒喚醒了又憤恨又恐怖的迷夢。她看見皎皎的秋陽，依舊放着黃金絢爛的光輝，鬱鬱的山林，依舊留着斑駁陸離的采色，啾啾的好鳥，依舊飛躍和鳴，潑潑的流泉，依舊鼓歌赴節；大自然永遠是公平的，自由的，仁慈的。方悟到剛纔遇見的種種自私，種種壓迫，種種殘酷，全不關自然的事，那是人類從原始祖先遺傳下來的劣性，常常要發作的，不幸的弱者們就不幸的碰上了。

她這時意識上，祇想速離這糟場同類萬惡的巢窟。但獨自一個人，怎麼走呢？正四面去找尋她自己的轎子轎夫，翠兒忽然映在她的眼臉下了。她在這孤苦伶仃的時候，一見了翠兒，像她鄉遇故知

似的格外親熱，緊緊靠在她肩上，禁不住眼淚素素的落，嗚咽着道：

——你幾時來的，我怎麼不看見你？

——在小姐跌交時，我在人堆裏就擠了出來，一直跟着走。——我們現在怎麼回去？沒良心的轎夫，一個都找不到。

——我寧可你扶着走回去，再不願在這惡地方留一忽兒。

——祇怕小姐走不動罷。但也沒有法兒。

雲鳳不顧死活的就在那像錐子一般刺着腳心的碎石街上向前邁去，居然邁過了十多家門面，路上行人個個對着她露出驚異的顏色。

她正滿面羞慚的低着頭走時，忽然前面開鑼喝道的來了一隊鹵簿，街上人都腫着荀縣官到湯家祠上來主祭了。馬上有幾個如狼如虎的衙役和地保，手執籐條，一路驅逐行人。雲鳳躲避不迭，已被他們喝罵了幾聲，幸虧翠兒扶掖得快，避到一家門口，總算免了無情的籐條。然這一來，雲鳳已吃驚不小，祇有伏在翠兒肩上不住的哭泣了。

等到那官兒的四大轎過了之後，恰好對面來了一乘藍呢兩人轎。忽聽轎中一個人高聲喊道：

——噢！雲妹，你怎麼在當街上？……爲什麼呢……

一句話沒說了，早叫停轎奔了過來。

——好巧！翠兒歡喜得也喊着。魯少爺，你怎麼會趕來的？我們小姐正不得了呢，

雲鳳看見是魯男子，真是遇見了救主一般的安慰，但是，喉間哽噎得益發利害，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我不是爲你們小姐趕來的，魯男子答着翠兒的話，我是爲了要應縣考奉了祖老太太的命到文昌殿燒香求籤的。我再想不到會在街上遇見你們，到底怎麼一回事，弄得這樣狼狽？

於是，翠兒把祠堂裏的事，一五一十向魯男子訴說了，並且告訴他找不到轎夫的事。

——啊哈！魯男子說，有這樣沒人道的事！——雲妹，我這幾天忙着娶姊姊的喜事，自己又要預備應縣考，所以沒工夫去看妹妹。難道宛妹和小雄沒知照你秋祭不要去嗎？

——都是我自己倔強的脾氣不好，雲鳳拭着淚道，現在悔也遲了。

——那麼，請雲妹妹就坐了我的轎子，我一路護送你回去罷。

——今天，我祇有心感大哥的厚意。

雲鳳說着，就跨進了轎子，轎夫立刻抬了前行，魯男子和翠兒在後跟着慢慢地走。

十八 姊姊嫁了

那天，正當臘月初六日，是齊氏老太太的生日，親友都聚集在魯家替老太太祝壽，當做每年的節日；尤其是今年，嬰菲招贅了華姊夫，喜氣盈門，益發興高彩烈。祇有魯男子等到下半年，男客一散，獨自躲到人迹不到的竹園，在已卸衣的紫薇樹下，常坐的石凳上，手托着腮，呆呆的望着陰沉沉的寒雲密布的靄雪天空，四圍脫葉的樹木，像他心靈一樣的虛空，一陣作冷的尖風，和他感覺一般的刺激，含着滿眶欲墜不墜的淚滴，機械地獨語道：

——姊姊呢？姊姊嫁了！

忽有清脆而輕軟的聲音在他背後道：

——還有妹妹在這裏！

魯男子出其不意，倒嚇一跳，一回頭，見是宛中嬉皮賴臉的一手搭在他肩上，很親暱的說出這話，魯男子倒弄得脹紅了臉，難以爲情，祇好搭訕着問道：

——你幾時來的？把人嚇了一跳。

魯男子此時的悲傷，就是人生一種神祕的悲傷，連自己也莫名其妙；尤其是在青年春情衝動的初期，無論什麼事一觸動就來爆發了。這個悲感，說他不是爲了嬰菲的嫁，不是，說他完全爲了嬰菲的

嫁，也不是。

他自從兩月前，和翠兒護送雲鳳後，恰遇小雄很不放心的候着。雲鳳一見小雄，禁不住撲在他懷裏號啕痛哭，把一天受過的羞辱，都發洩在這一哭裏。哭得小雄沒法擺佈，連旁觀多病的阿林都暈倒在魯男子的眼下，使他深受了說不出的感觸，等到回來後，覺的鬼死狐悲，他和宛中的事，差不多陷落在同一旋渦裏。每天去私會宛中進出時，頓然留意到四圍環視的眼光，和平常有些異樣，生怕宛中也和雲鳳一樣，倒嚇得走動得也生疏了。然形跡雖然生疏，情感越加熱烈；熱情的田裏，不免滋生出鬱悶的新苗。接着又是愛他的叔父公寧帶着錦娘北行，使他生了離索之感。聽到湯紀羣的回南，使他替小雄和雲鳳起了愛懼的心。況且見嬰菲招贅了姊夫，正在新婚燕爾，影形不離，感到自己的婚姻，還是和海上神仙一般，可望而不可即，一面起了豔羨心，一面見姊姊顧了夫妻恩愛，淡了姊弟親情，又生了妬忌心。

那一天，他見男客都走了，獨自個走到嬰菲新房，想和她訴些苦悶。他走到嬰菲做洞房的樓上，她在樓中堂料理賞人的紅包封，搭成四角十字形的方架像山中樵夫架起的柴架一般。她一見魯男子，放下正包的紅封，要想說話，祇聽裏房華姊夫低低喊了一聲，嬰菲站起身來往裏跑，兩個人咕咕噥噥說個不了，竟把魯男子遺忘在外房了。

魯男子受了這番姊姊的冷淡，真是破天荒第一回，覺得心裏一陣難過，忍不住奔了出來：經過內堂，也不管女賓滿座，也不管宛中是不是在那裏，也不管新從鄉下上來的綺姑和紋姑圍繞了他的祖

母，一口氣直跑到他家裏最寂靜的竹圃，坐在從前和嬰菲對坐的那張石凳上。

他在那裏想着嬰菲和他講宛中血書的事，連帶想着雲鳳替他向宛中解釋阿林的嫌疑，一時心事潮湧，百端交集，下意識地在鬱淚裏湧出迷糊的喊聲來，再料不到宛中會走來偷聽。

於是他仰面凝視着她，祇見她穿着一身粉荷色水鑽邊的襯兒，兩鬢下覆着漆黑的雙髻，好像薔薇園裏開放一對墨牡丹，一雙迷縫着魔魅的眼光，越顯得神光離合，媚態飛揚，從沒見過這樣嬌憨活潑的樣子。他忍不住拉了她的手，拉到石台邊。她趁勢緊對他面側坐在石台角上。

——怎麼你有了妹妹就把姊姊忘了？她笑着說。

——姊姊是人家的，他也笑着答。

——妹妹是你的嗎？幾時賣給你的？虧你羞也不羞。她說時撲嗤的笑了一聲，伏在魯男子的肩
上。

——妹妹親口許我，魯男子涎着臉說，叫我放在錢包裏。——你爲什麼今天這樣的快活？

——你爲什麼今天這樣憂愁？

——我沒有憂愁。

——那麼你是妬忌。

——我也不是妬忌，我是羨慕，羨慕嬰姊，他倆公然的你憐我愛，想到自己的幸福，縱然萬分甜蜜，總是提心吊胆；我還恐怖，恐怖我們做榮譽的獵餌，一時踏着他們的機關，便是至親骨肉，也會

磨牙吮血……

宛中不等他說完，抬起頭來，手理着髮，揚了一揚眉道：

——怪道你這幾天來也不來，雲鳳的事，倒嚇小了你的膽，我可一點兒不怕。

忽然湊近魯男子，放低聲道：

——我有許多話要和你商量……

她說到這裏，頓住了。怔着想了一想，道：

——你見着紋姑姑沒有？

——在祖婆婆那裏和綺姑姑一塊兒見的，因為客多，沒說一句話。

——噢！我想……

——你想什麼？魯男子見她不說下去，催着問。

她臉上忽然起一陣紅暈，假意把手絹擦着眼。

——我心裏想的事，你不知道嗎？

——哦！魯男子很調皮的說，我知道了。你想我吻你，抱你，再不然，就坐我膝蓋上。

——呸？她瞪了他一眼道，誰希罕你……

——那麼你一定想和我做……

她發了嬌嗔，一手忙握住了魯男子的嘴，板了面孔道：

誰和你說玩話？不許胡說！——你沒有猜着。

魯男子真發了急了。一面陪不是，一面懇求：

——我是笨人，好妹妹，可憐告訴我罷。

她在石台上跳了下來，挨緊了魯男子，差不多靠在他肩上，低下頭輕輕的說：

——我想紋姑姑頂知道我們，常常的誇讚你。這回來了，你該和她多親熱一點兒，討她喜歡。正月裏她的生日，你該預備一些她愛的東西送她。你懂得嗎？

——我懂得，妹妹，你打算送她什麼東西？

——你不要管我的事；我的話你記着，不要又馬馬虎虎的忘了，

——啊呀！怎麼臉上冷冰冰的；你看，飄下雪花來了。怪不得你的手上冰得人生疼。你再不要一個人在這風地裏發呆了，我們一塊兒到裏邊看紋姑姑。

她說着話，就回身向石徑上走，彷彿牽了絲似的魯男子，跟了她的脚步。

她忽地回過頭，笑向魯男子問道：

——你後天夜裏不是要進場去縣考嗎？

——是的。怎麼樣？

——我剛纔倒忘記告訴你。我們娘打算到那一天，叫我來幫伯母的忙，料理你進場的事。這也是紋姑姑和我說的。

魯男子一聽這話，直跳的向前，抱住了宛中驚喊道：

——這話是真嗎？

她半回頭微微的向着他點頭道：

——誰騙你？

兩人假假倚倚的走出園來，滿臉都湧現了無窮希望之光，掩映在初雪銀灰色的寒空下。

十九 自殺是怯懦者

魯男子跟着宛中，在淡墨的天光，經紗的雪影中，從花園裏穿徑繞廊，且說且走，迤邐行到了內室前進的中堂。祇見後一進內堂裏，紅紗燈，繡堂彩，紅緞金繡古篆百壽圖，輝煌的兩支紅燭，雪白的一排糖茶；五彩平金的椅墊上，坐着珠翠滿頭的女客們，好像一個窈窕華美的仙洞。魯男子忽側着耳，聽什麼似的停了步。宛中回轉身來看着他道：

——喂！怎麼？呆了？紋姑姑在後邊呢。

——你不聽見紀羣姑夫和祖婆婆在那裏講話嗎？魯男子向後邊房裏努了努嘴。什麼雲鳳？……我們得去聽聽，妹妹，來：

——你進去聽了來告訴我罷，宛中躊躇了一下道。你們姑夫像孔夫子一般的臉，我早見了害怕。再者，我兩一同進去也不好。我還是到紋姑姑那裏等你。

魯男子一面和宛中分手踏上左邊房裏的門檻，一面回頭望着頻頻回顧的宛中笑着說：

——你纔說一點兒不怕，這忽兒也怕起來了。

宛中也笑了一笑，回身向裏邊院子裏走了。

這裏魯男子跨進西邊房裏，一張偏東壁的方桌上，圍坐着四個人，第一映到他的眼珠上的，就是

他姑夫湯紀羣：一個南瓜形的臉；突出了兩座高峯的顴骨；一雙剪刀似的眉毛，眉尖微微向上；香蕉般的鼻子，鼻孔格外的大；射出雖笑而含有酸辣性的眼光，烏黑的上鬚，血紅的嘴唇，倒襯出格外漂亮，威風；這些個，極平常的外形，却使魯男子渾身起了膚栗。朝西的大圈椅，向來叫做寶座的，還是齊氏老太太坐着；對面便是湯姑太太；他父親公明朝裏陪坐；東壁一排椅上，坐的是卜姑太，嫡母易氏，嬰菲，娉光，其餘大約都在後堂；滿房裏雖表面很熱鬧，空氣似乎特別嚴肅。

他接着老規矩向紀羣恭恭敬敬行了一個禮。紀羣板着臉擺出老長輩嚴厲的架子，略略瞥了一瞥腰向他看了一眼，並不和他說話。魯男子祇好站在一旁，聽候發落。

聽他祖母連續着未完的話道：

——怎麼一個小小女孩子會這樣倔強？

——還要荒唐哩！紀羣滔滔的講，我倒好意和她說，祠堂的驅逐，那是祖宗家法，不算羞辱了你。論理，照你的行爲，繩，刀，毒藥，都是你該受的刑罰。我可憐你年紀輕，不懂事，不忍下這毒手。所以主張給你趕緊攀親，原希望你悔過自新，還可以成一個賢妻良母。你快醒悟些罷。你們曉得他怎麼回答我？

——怎麼回答呢？湯姑太太急忙的問。

——她倒紅了臉，扭轉頭，氣憤憤的對我說：『伯父也拾出祖宗來嚇唬我嗎？祖宗不是死去的人嗎？是失去意志，消滅了思想，腐爛了血肉，人們永看不見的一具骨架，怎麼會來管我們活人的閒』

帳？拆穿西洋鏡，不過古來幾個聰明人的暗弄玄虛，和如來，天主一樣，造成一種無形的偶像，來做馴服子孫的一架永不開柵的鳥籠；尤其對於女性，偶然撞上柵門，個個弄得你風毛雨血；我便是這籠子裏的受害人。我從此不敢託賴祖宗。我祇認我是世界上的一個人；決不願學人們，沒落了我自己，好像生下來祇是個祖宗的子孫，受一般祖廟裏的巫師們的糟塌了。」

劉氏也開口了：

——她不過戀着小雄，怎麼連祖宗都不承認了？那麼她姓什麼呢？

——說的是呀！紀羣仰着頭說。我就問她說，你不姓湯嗎？你要不是姓湯的小姐，我也不來管你。你該曉得一個女子身體的貞淫，不僅關着一家的清濁，直連到一姓的榮辱，就不管祖宗，我們清白的姓，也不能被你濺污，你話說得太離經了。

卜姑太太也說了話：

——姊夫說的全是一片大道理，她該沒得話回答了。

——哼！紀羣把鼻子掀動了一下道，她說得更凶了。她向我說：『我不懂什麼叫做姓，一個姓不過人羣裏一種分別的符號，和一，二，三，數目字一樣的用法，沒有重大意義。譬如開井店，掛一塊招牌，便於主顧的辨認，至於店的本身，有招牌也是店，沒有招牌，還是店，換一句話說，有姓是這個人，沒有姓還是這個人，絲毫沒有變動；後來姓的尊重，就像開店一樣，有了資本和聲名，一有這些，便成了物質的傳授，所以姓也有了遺產和族望的遺傳。像我呢，根本就不需要遺產和族望，祇知

道保有我的意志；做强盜也是我，做聖賢也是我，若講到女性，我要做做娼妓也可以，我要做做仙女或童貞也可以，都不干人家一點兒事；人們偏要把豎，畫，點，劈，構成沒靈魂的姓字，來拘束我的自由，我實在死也不懂。紀慕伯伯，我祇求你拋開了我，不要來問我的事。

易氏也驚奇起來道：

——這些話，真說得我不懂了。姑夫怎麼說服她呢？

——我怎麼說服她！紀琴很自傲的說。我告訴她：『你這些話全不中用。你不承認祖宗，不承認姓；你曉得世界上還有最利害的一件東西，就是道理。道是大家走的道路，理是大家守的秩序；我們按着道理做事，說話，所以大家都承認，同情；你說得儘管高妙，也要真實，可是沒有一個人來理你；我祇要把道理的銬鎖套在你身上，你就得和穿鼻孔的一般跟着我的手走。雲鳳，你放明白一點罷。我就依着道理來代你說親，並且很好意的替你找到了浙江一個官宦人家的公子，也不虧負了你。你若依了我時，你倒因禍得福；你若再有半個不字，哼！我看你……也不容你不依我！』

——她聽了這番話，怎麼樣呢？公明注意的問。

——她先還面紅頸赤的現出鬱怒，慢慢低下頭去嗚咽的哭了。哭了半天，忽然變了柔媚的態度，走到我面前跪下，哀哀的求我，說：『我從此什麼都聽伯伯的教訓，守着女兒家規矩不再胡鬧；和小雄也斷絕往來。祇求伯伯憐憫我沒爺娘的孤女，不要和我說親，我一輩子不願嫁人。』我問他：『不嫁是什麼理由？』她回答：『沒有什麼理由，壓根兒覺世上沒有可嫁的人。』

齊氏忽然有所感觸，聽到這裏，嘆一口氣道：

——她肯嫁的原祇有一個小雄，怪不得她這樣說！其實，讓她不嫁也吧。

——娘，你也這樣說了！儘着女孩子們揀男人，這還成個世界；雄伯到底是個有見識的人，迅雷不及掩耳的替小雄定了親。所以我直接的告訴雲鳳：『求也不中，親是說定了。小雄當然不許他再進姓湯的門，用不着你費心，我已囑咐了儀鳳夫妻搬回家，做你的監護人。』她連哭帶說道，我這樣是有心要逼死她。我生起氣來，罵着她，高興死，儘管死，祇當死了一只狗。這麼着我就走了。剛纔我到這裏之世，還到過朱家，把小雄叫出來，教訓了一頓，不准他再見雲鳳的面，還說了許多恐嚇小孩的話，他嚇得面如紙白，牙都打戰了。你們看我這事辦得痛快嗎？

齊氏一言不發。

——你是湯氏門中有聲望的長輩，公明正色道，族中出了這種敗壞家風的事，論理當然要出來振刷一番；況給她說親，也還用的和平手段。這些辦法，是無可非難的。但我怕的是小孩子經不起威嚇。我勸你再留意一點，那就更好了。

那時，魯男子站在他父親身傍，呆得和石像一般。他的腦裏，彷彿在寂寞的深山中，突然聽見天崩地塌的巨響，不曉得傾頹了多少岩谷；好像瞥見一向嬌貴仙似女的雲鳳，彼壓在亂七八糟的亂石下，在鋸齒般的狹縫中，拼命的掙扎，到底乳膜樣的嫩皮膚，擠的血淚迸流；有時仰面哀呼，有時低頭暗泣，把她惟一的愛人小雄，架起一座銅牆隔絕了。想着她蘆菅一樣柔弱的生命，如何支撐得住！

他正昏迷在急痛的幻象裏，忽然眼角裏睜到房門口，見玉蘭向他連連招手。他機械地偷溜出來，被門外的冷風一吹，清醒了許多。

——什麼事？他忙問道。

——朱少爺找你呢。他像纔下鍋的螃蟹一般。團團的亂轉，不知……

——魯男子等不到她說了，飛也似的奔出去。他纔跨出大廳門限，小雄早跳到他面前，拉住了他兩手。

——大哥，怎麼？！……

——雄弟，你不要着急。你們的事，我全知道了。世界原是無邊的苦海，我們是這海裏的游魚，若遇波浪涵湧時，祇有耐心的吞下去。

——你不能給我想法子嗎？小雄着急的說。

——法子總有，再商量罷。

——這裏人多，商量不便，我們還是到魯園去。

雪越下得大了，魯男子眼望着白茫茫的窗外說：

——好走嗎？

——大哥，小雄拉了魯男子往外走，哀懇着說，苦你不着，冒雪走一趟罷。

兩人就在滿鋪着一層薄絮似沒一個行人的一條深巷裏，各低着頭，默默地向前走去。

他們進了園，小雄直向從前和魯男子爭論靈肉戀愛的那個柳隄上橋亭裏，也不管四面風雪的包圍，傾頹似的憑欄坐下，魯男子不忍拗他的意思，也祇好挨坐在他身旁。各人裝着滿肚子的話，都梗塞在喉嚨口，半句也掙不出來。

魯男子呆呆的望着亭外：

C山橫臥的一角山影，籠罩在白濛濛的霧幕裏；到處挺起赤裸裸的榆，柳，桃，杏，穿過一陣陣尖厲的微風，不自持地發出可憐的癢聲；便是耐寒的常綠喬木，也披上一層慄肌的冰絨垂臂懶舞；活動的池波，變成不透明的結晶玻面，堆積起碎瓊亂玉；滿園裏沈寂到沒些聲息，冷酷到沒些溫氣；好像連自己肺的呼吸，心的跳躍，都被寒威逼勒得凝住了。

在這死一般靜的寒園裏，還是小雄忽的驚醒似的先開口：

——哟！我真急昏了。我記得一見大哥的面，祇說了『怎麼了』三個字，好像我已經曉得我們的事；其實，我全不曉得。大哥，你怎麼全知道我們的事呢？

——你祇知道你一方面的事，雲妹一面的事，祇怕我比你要知道的多些。你來的時候，紀羣姑夫正在我們家裏，講你兩的事。

——雲風有什麼意外的舉動嗎？小雄吃驚的問。

——倒沒有什麼意外的，魯男子悽然的講，但覺得雲妹太可憐了。像雲妹那樣意志強，膽量大，思想富，上天下地，也跳不出數千男子們造成的勢力。終究，她屈伏，她哀求，還是一點沒用處。

魯男子把剛纔聽到湯紀羣轉述的話，盡量告訴了小雄。

小雄垂着頭，眼眶裏含了晶瑩的淚滴。

——她怎麼受得住？這準是我害了她了；大哥，難不成任憑人家把我們的愛情踐踏得粉碎，一點沒方法抵抗或解決嗎？

——按着普通的道理想，魯男子微側着頭，似乎沉思地說，自然沒有方法。你既不能違父母之命，退去金性的婚姻，雲妹也不能衝破族望的網羅，來做你的兩頭大或二房，親族並且不容許她守着反習慣的貞操；那還用什麼抵抗和解決呢？

小雄突然把手在欄檻上猛擊了一下，兩頰在雪光裏映得通紅，興奮地說道：

——天下沒有沒方法的事，我有我的方法。

——你有什麼方法？魯男子驚問。

——自殺是我的方法！也就是抵抗，就是解決！

——什麼你要自殺嗎？雄弟，你糊塗了，簡直的糊塗到頂了！自殺不是抵抗，是退讓；自殺不是解決是拋棄。自殺是方法嗎？就是無法，就是怯懦者！我根本反對你這沒出息的念頭，快別再提。

——依你說，那麼古來爲情死的尾生，韓重，梁山伯，焦仲卿等……都是怯懦者了，是不是？

——這些人祇有憐憫他們的癡，本沒人讚頌他們的勇！他們也不過在剎那間被熱血燒糊了腦子，來不及思索罷了。雄弟，你要明白人生就是個大戰場，自我就是這戰場上的一員戰士，四圍誘惑束縛

的，障礙的，壓迫的種種憂患，都是敵人；我們就該聽『生之靈』的指揮，心靈，體捷，腳踢，撐，不退轉的向前衝決，尋覓光明的大道。這纔算盡了人生的責任。便是遇到不幸，祇要有一口氣，一絲力，我們還要爲戀愛奮鬥，我們寧願做被殺者，決不願做自殺者；祇爲自殺就是棄甲曳兵的逃卒，卑劣無能的人，決不如被殺者倒還不失轟轟烈烈的英雄。就拿你的事來講，你果真肯自殺，不過搪塞你自己的良心罷咧。試問於你看得神聖般的戀愛，盡過力嗎？於雲妹對你真切的熱望，有益處嗎？簡直兒是毫無意義的白死。

——大哥。可又來！祇要還有盡力或有益的方法，誰願意白死？

魯男子躊躇了半響。彷彿怕人聽見似的，在新舖了白絨毯的長堤上東西張望一回，纔放膽的向小雄道：

——我澈底給你想過了。一般的背一個惡名，與其自殺，不如同逃。

——逃嗎？怎麼逃法？逃到那裏？

——你別忙，自然給你一個逃法。我今早，在嬰姊姊房裏，聽見他們夫妻的私話，知道華姊夫在三兩天裏要回家去。他家裏從M埠放船來接。這不是一個逃的好機會嗎？第一，我去和嬰姊姊商量一下。嬰姊姊和雲妹感情本好，一定肯幫忙。我再在外面替你們預備妥當。到時，你們祇要想法溜得到華姊夫船上，一到M埠，就脫出了重壓的榨牀，以後的事，再來想法。

——我一個人總好想法子，小雄面上浮現活色中帶着願意的說。但雲鳳正在他姊姊嚴重監守之

下，怎麼辦呢？

——這一層我也慮到。我想，祇要叫宛妹妹和阿林裏應外合的去哄住鸞鳳他們，你們賺出門來就成了。

小雄站起來，撲到魯男子身邊，緊緊拉住他的兩手，形容不出的感激，好容易掙出一句話來：

——那麼全仗大哥的大力。

——我們決定這樣的幹去，魯男子一面起身，一面說。那麼我們散罷。宛妹妹一定還在我們家裏候着我，也很惦記你們的事，早就約好我去報告她呢。我也可以順便約同嬰妹妹和她，趕今夜把事情商量定妥。

那當兒，天色已黑，雪越下得大了。兩人在霧天席地的雪光中，出了園門，不斷的前行，不斷的笑。小雄忽拍着魯男子肩，微笑道：

——大哥，古人說：『得一知己，死而無恨。』萬一我不幸死時，你肯好好替我做一篇祭文，我也瞑目了。

——我一定給你做，魯男子也玩笑似的說。你如不明心，我明天給你預做一篇祝頌祝頌你，好不好？

小雄哈哈的笑了。

正笑着，已到了一條橋邊，是兩人應當分路的地方。小雄看魯男子過了橋到對岸時，站住仍帶笑

說道：

——那麼我們過一世再會吧！

——再會！再會！

魯男子一點頭，含笑的把足跡印上板橋的雪泥中去了。

二十 扑 作 教 刑

——怎麼魯大哥今天一點消息都不給我？咳！世界上沒有靠得住的事，朋友也靠不住了。倒是雲妹忽然叫孫哥送我一個字條，約我去說幾句訣別的話。——噯！噯！訣別的話！可憐！可憐！——她不是和囚犯一般給儀鳳看守着，怎麼膽敢？……哦！或者又低頭哀求了有德行的姊姊，大發慈悲的許可了。不會！不會！——管他呢？姑且冒險去撞一撞再講！

小雄帶了微青色的白臉，掩映在小巷裏雪霽後的斜照下，顯出一夜未眠的餘倦。他徐步向百一街來，嘴裏斷續地呢喃着這些獨語。

他和雲鳳不見面，已三天了。他忽然想到前三天相見的情景，使他心中突突地跳個不住。

他看到雲鳳從祠堂受辱之後，活潑的性情，變成沉鬱，有些憤怒。他深知她的痛苦，祇有隱藏起自己不可救藥的創傷，天天裝滿溫軟的歡笑去撫慰她。

他記得那一天，是個晴朗的下午，雖然乾冷的空氣，沖澹了日光。他照常的直穿到雲鳳臥室，却見滿房靜悄悄的，祇有居中放着一座仿古銅熏籠裏，圍着滿爐泥炭的火塔，火苗熊熊作響，不見一個人影。

——又躲到那裏去哭了，他暗忖。

正待去尋覓，忽聽隔壁內書房裏，砰砰的幾聲敲物聲，接着嚶嚶的哭泣聲，又好像兩人爭吵。

——這做什麼？他說異地驚呼。

說着，就奔到那通着兩書房的鏡門，隨手拉開了門，一脚跨進去，不覺怔住在門限上。祇見雲鳳蓬了頭，臉上不脂也不粉，倒縱橫界着淚痕，坐在十景架下的楊妃榻上，正面紅筋赤的和阿林爭奪着一個漆珊瑚色的手提箱，認得是雲鳳的百寶箱。翠兒在一個白銅火盆旁邊把銅筷子在那裏撥找着什麼東西似的。

——那是萬萬使不得的！阿林一邊搶一邊極聲喊。

——死丫頭，雲鳳發了嬌嗔，咽着嗔音說，你管我使得使不得！快放手！

阿林聽見門響，一回頭，望見了他，忙喊道：

——朱少爺，快來！小姐要把珠子……鎚碎……燒掉……

他三步兩步的搶到榻前，緊緊拉住雲鳳雙手。阿林趁她手一鬆，奪出了小提箱望臥室裏跑。

——妹妹，他抱住她搖々欲倒的身體，湊近了問，什麼？誰得罪了你，這樣的發火！

——啊！我完了！我們是一敗塗地！我還要那些東西做什麼用？戴給誰看！

她說着倒在他臂上，哭得更利害了。他摸不着頭腦，連聲的問道：

——你說的是什麼？我一點也不懂。

恰巧阿林從鏡門裏走回來，接着說：

朱少爺，你瞧，那書桌上不是一付捶碎的珠耳環嗎？那是兩顆比黃豆還大的水銀青精圓珠子，小姐把鐵錘子拼命在端硯背上，捶四五下就捶得粉碎了，一地珠屑，她還嫌捶着費事，打開百寶箱，亂抓了一把大大小小的珠子想往火盆裏燒，不是我搶得快，滿箱向來性命般寶貝的首飾，都變了白灰了。饒是這樣，還給小姐丟了幾顆下去，翠兒正在那裏找呢。

他見雲鳳哭得答不出話來，就向阿林問道：

——到底爲了什麼事呢？

咳！我們小姐真可憐！阿林望着雲鳳，眼圈兒先紅了說。若說今天的事，却要怪翠兒挑逗出來的。剛纔因爲天冷，小姐嫌房間裏薰籠不暖和，叫在書房裏另生了一盆火，我們圍爐閒話，候着少爺。後來，小姐候得不耐煩了，叫我把百寶箱拿出來，小姐一樣樣檢點着解悶兒。忽然檢到一枚古錢，小姐拿着牠呆想了一回。微笑地道：『天這麼冷，祇怕朱少爺不來了。我來卜一個金錢卦吧。要來，是字，不來，背。』說着就帶着百寶箱上了書桌把古錢旋轉起來。等到停了轉，一看，是字。我說：『可不是，朱少爺那裏會不來！』誰知嘴快的翠兒就插說道，『猜字背是小孩子玩的事，是不靈的，小姐書桌上，有的是牙牌和牙牌神數，何妨試一下。』小姐竟聽了她話，把牙牌倒出來，默禱了幾句話，照着牙牌數的方式，擲了三次，得到了上上，上上，下下這一課。小姐一翻出課來，突然的變了色。就手在抽屜裏拿出一柄釘錘，卸下耳上戴的珠環，發瘋似的錘起來了。這就是剛纔的事。我不曉得課句怎麼會惹得小姐這樣。課句還在那裏，請少爺瞧一瞧。

她說時，把一本揭開的牙牌神數，湊到他面前。他看見上面寫的是：

『七十二戰，戰無不利，忽聞楚歌，一敗塗地。』

他俯着頭，疑疑的向雲鳳道：

——課句雖然不大好，也關係不到你。況且這不過是個玩意兒，犯不着這樣認真的着急。

——沒關係嗎？雲鳳開了口了，牙牌數是當你不在時，我玩熟的。我又不是單單爲你來不來。我怕的是這一課，恰恰來了這一課，怎麼不叫我絕望呢。既然絕望，難道留着這些給平常眼紅的人來搶奪嗎？

——我勸你不要相信這些渺茫的占卜，倒虛度了還可以快活的時光，他懇切地說。

雲鳳倏的翻身坐了起來，掠了一掠蓬鬆的亂髮，把帕子拭乾了淚，裝着笑臉興奮地說道：

——你說的對。我是懶了。我該快活。快活本沒時間的，一點鐘的快活，就是一輩子，我祇要一點鐘！但是，我要儘量的快活；凡是我們女子應該享用的快活，我都要享用；你得樣樣依我，也不許笑我。這一點鐘裏的你，完全歸給我的，你能答應我嗎？

——那還用說？他黯然的答。

——那麼你在這裏陪我喫夜飯吧。我有一小罇十多年的陳花雕，還是養我的那年，父親留下來的真正女兒紅。今天開了和你對喝，拼着喝醉，好讓我痛痛快快的樂一樂。

她說完，跳起來，兩臂攔在他肩頭，兩手捧着 he 面頰，也不管阿林和翠兒在旁，臉對臉的帶着還

濕的眼笑道：

——雄哥，你的臉比我的還要白，我們今天比一比。

她閃電般把粉臉向他的臉和唇上緊貼了幾下，逃也似的跨下榻來，奔到鏡門邊，站着，回過頭對他含羞的一笑。

——雄哥，你耐心的等一等。我自己去開譚。

於是她吩咐阿林到廚房裏去預備下酒菜，一面手招笨兒，正想一同出那鏡門。忽然書房外面，老門公領着一個他的書童，慌慌張張進來，向他道：

——老爺找你呢，快回去吧。

他吃了一大驚。雲鳳一天的高興，也立刻消滅了。

——妹妹，他急迫地向雲鳳說，那……祇好讓我……回去一趟吧。能來，我總歸……

——你去吧，她不等他說完臉背着裏，嗓音低得聽不見的接說。總歸什麼？總歸你不是我的……他逼着一肚子話，迸不出半句答話。祇好硬着心腸，不聽她說下去，跟了書童走回家裏來。

等到他一到家裏，纔知道並不是父親叫喚，倒是繼母湯氏，好意的假傳父命，催他回家。告訴他今天紀羣已經回來，傳說就要到雲鳳家去勸誠一番。她怕不防頭的兩下碰見，大家不好。所以特地喚他回來，囑咐他這幾天千萬不要再到雲鳳家去。

這麼着，他明知雲鳳一定要抱怨，祇好咬緊了牙關，直忍耐到絕望的今天。等到一接到了雲鳳意

外的來信，無論如何，他再也忍不住了，

小雄一路的走，一路在那裏回想這些難堪的經過。他不知道她現在痛苦到如何田地，叫他怎麼不心跳呢？他想：

『她在這半囚禁的境遇裏，突然的冒險來約會，必然是非常的舉動。她要自殺，向他告別？還是想逃，和魯大哥一樣的計劃呢？否則宛中已遞了消息，和他商量？再不，逼得沒法，祇好嫁，求他原諒嗎？』

他腦裏的血潮，正這樣不定的起伏，猛抬起頭來，已進了百一街，望見了雲鳳的住宅，使他突受了夢想不到的驚駭。

他看見門口有兩個雄糾糾，黑蒼蒼，素不識面的大漢，明明是北方貴家的豪奴，一個胖的嘴裏銜一根垂着荷包的京旱煙管靠在門柱上，一個瘦些的坐在門裏面的凳上低着頭正在打盹兒。

他頓時打了個寒噤，猜着一定是紀羣新派來的。派來做什麼？不是防雲鳳的出來，就是攔他的進去。他望見那惡很很的神情，機械的倒退了兩步。沉吟了一忽，倏的昂起頭來，挺直了腰，和兵士衝鋒似的大踏步闖進門去。恰好一脚跨過門檻，就被一隻蒲扇般的手當胸攔住，吆喝道：

——你是誰？敢直闖？

——你管我是誰？小雄也圓睜了眼，怒沖沖的答，闖得的纔闖！

——那不成，得說明了纔許走。

小雄也舉起了手，使勁推開他的膀子，喊道：

——你是那裏來的野種！不認得我姓朱的，我是這裏的親戚，天天進進出出的嗎？

榻上睡着的瘦子驚醒了，揉了揉眼，忙走過來，帶着輕蔑的腔調，裝出另一種笑容道：

——噢！你就是朱少爺！我們原是奉了主人之命，專候您來，要擋您的駕。您若是一定要進來，我們也不敢作難。那麼祇好委屈少爺一點，在門房裏先坐一下，讓我去請一個示，再請您進去。——喂！老趙，你放朱少爺進來，伺候好了，讓我去走趟。

——老楊，別嘴叨了，那叫做老趙的放開手，拉了小雄進門說。你幹你的去，朱少爺交給我。

小雄眼看那叫做老楊的搖搖擺擺的走出門去。他明知道這一去的回來，決沒有好結果，雖經那老趙半讓半推逼到簷子邊，請他坐，他那裏肯坐，祇呆呆的站着轆轤似轉念頭。他此時的情緒，不是恐怖，也不是憤怒，祇是着急。他第一着急的是怕又失了雲鳳的約；上次的失約，還可原諒這一次，是生死關頭的約，料想她已在熱切地懸盼，若再叫她失望，良心上如何過得去呢；若因此錯了機會或出了意外的亂子，那更糟了。照這麼一想，他祇有趁姓楊的請示未回的機會，放出兩副的膽力，出其不意逃脫拘繫他的鐵手，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往裏直衝，但得會她一面，說幾句話，憑他們辱我殺我，也是甘心。他立刻決定了主意，正待動作。忽覺肩頭上重沈沈的壓下一塊千斤石一般，定眼一看，正是那老趙的手，不覺吃了一驚。他頓悟到自己的脆弱，渺小，已成了這隻手的俘虜，萬沒有倖脫的可能，硬要掙扎，必然吃虧，他是聰明人，意思便換了方向。他想到這種人氣力是大的，性子是直的，

可是大半是貪小利的；我既不能力敵，或者可以利誘；我何妨先試一下。

他伸手到衣袋裏一摸，恰還騰着兩塊大洋，立地裝出笑容，向着那胖子懇求似的道：

——管家，我和你商量一句話。我實在有要緊事要到裏邊去，等不及你同事請示的回頭。請你通融一下，放我進去，明兒一定重重謝你。這裏有兩塊錢，算不了什麼，先請你喝一杯淡茶。

那胖子並不來接錢，拍着小雄的肩，哈哈的笑道：

——您太客氣了。烏眼珠看見白銀，誰不愛呢！可是白饒！我沒福分受少爺的賞。請您收回去吧。小雄見他不肯放鬆，手倒握得更緊了，下意識地滿肚子的焦急，都鬆起了憤火，高聲喊道：

——我好意給你錢，不要，罷了。儘拉我幹嗎？——你真不放我進去嗎？

——不方便怎麼樣？那老趙也豎起眼睛說。

小雄倏地把全身往下一挫，脫出了他臂圈之外，望通着內裏的側門直竄。老趙大踏步在後趕上，緊緊抓住了小雄的背，小雞似的提了回來。小雄怒極，扭過身，伸手向着老趙臉上劈面一掌，正打着。

——你打人！叫你知道利害。老趙疊連還打了兩掌，吼着說。

頓時小雄粉白的嫩臉上，墳起五條紫色的斑紋。他再想不到那胖家人真會還手，而且還得這樣的猛烈。此時他的心裏，自己也不知道是氣，是怒，是恨，還是驚慌，機械地撈了一根豎在門邊的木門，七橫八豎的直撲上去。不想被那胖鬼就手祇一揮，不由自主的連身帶門直往前晃，打了一個轉

兒。他還狠命想奪回那門，不隄防背後忽然添了一條馬鞭子，劈頭劈臉雨點般打來，疼痛難忍，要躲也沒處躲，但聽一人喊道：

——喝！打得好！儘管放手打，老爺吩咐了，這決不是朱少爺。朱少爺已經親口向老爺起過誓，再不上姓湯的門了。這來的一定是冒名撞屍的賊骨頭。結實的打！剝光了打！

一聲吆喝裏，他祇聽得唏哩啞啞衣服的撕破聲，頭，面，頸，肩，閃電般的鞭抽聲，胸，腹，腿，踝，播鼓般的捧擊聲，再不覺得疼痛，覺得是焚燒，再沒有憤恨，有的是昏迷，一陣天旋地轉的眩暈，眼前一黑，彷彿從高山上一交跌進了無底的深谷，什麼都聽不見，看不見，感覺不到了。

冷澹的一彎新月，愁慘地偷覷着已脫葉的疎枝，半睜了不禁寒的倦眼；一羣歸巢的晚鴉，亂踏着枝頭的乾雪，悉索的下墜，撲上了鱗傷的血面，倏地把橫躺的小雛驚醒過來。

他一抬頭，但見對面矗立着黑越越凹凸有眼的城牆，照耀着亮晶晶浩渺如煙的河水；回顧自身，知道橫臥在荒僻的城壕邊一座半頹敗的土岸上；略略轉動，渾身疼痛難禁；這纔如夢醒般憶起剛纔毒打的一幕悲劇。不覺呢喃地悲慘呼道：

——啊啲！我是受打了，受惡奴的毒打：這是何等的恥辱！——咦！我剛纔明明在雲鳳家的門房，怎麼會到這裏？噫！是了，那是他們當我已死，移屍拋在河邊，倒虧他們沒拋在河裏。——唉！我不是和已死了一樣嗎？除了死，我還有什麼路好走？希望是生命的源泉，榮譽是生命的火焰；我的希望在那裏？榮譽在那裏？在前途引導我的祇有死！他們倒先指示我了。

他忍着痛，用力撐了起來，兩眼呆呆地注定了河流，咬緊了牙，祇待望下跳。一低頭，忽發見脫紐和撕條的袍襖上染滿斑駁的血痕，挑起了心底的仇恨，縮住了腳，忖道：

——我難道就這樣白死嗎？惡奴不是蹂躪我的仇敵，蹂躪我的死仇是湯紀羣。他對我下這非人的辣手，我就這樣放過他對他不報復嗎？報復是愛的後盾，即便是死的先驅；我該在死前，去報我的仇，我立刻去找湯紀羣，和他拼一個你死我活。

他發狂似往前奔，剛跨了三四步忽又站定了。

——湯紀羣是我的死仇嗎？他徬徨的想。他不敢打別人，獨敢打我；我又不是無父無母沒保護的孤兒，他無視的放膽欺侮，他當然有他的護符，和惡奴拿他做護符一樣，他不過高一層的惡奴吧了。那麼他的護符纔是我的真仇敵，到底是誰呢？就是現行的舊制，就是公認我和雲鳳犯了罪的舊制。我要向他報仇！第一先問我犯了罪沒有？犯了什麼罪？愛的罪。那麼愛是罪麼？天地交泰，是愛的神祕，鳥獸歌舞，是愛的衝動，花火煊炫，是愛的光耀，世界的不傾頹，是愛的吸引；生物的持續，是愛流的漣瀾；愛若是個罪，什麼充滿了愛的世界，便成了個大罪窟，不，不，這是大自然的法律，在那個法律下，絕端不為罪。但是，我，我生在這個社會裏，社會的法律，是人為的法律，根本拿愛來做人類的裝飾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一套；巾，櫛，篦，帶，又一套；祀先，傳後，又一套；褒貞，旌節，又一套；換一句話說，就是拿男女來扮禮教舞台上滑稽戲的角色；儘管你泥人對石人也好，口含酥蜜，腹藏刀劍也好，甚至手抱這個，心向那個也可以，祇要不觸破那道德色彩的糊紙，便

是社會尊重的賢梁孟。若是不玩這些套數，從兩性的心底自然發生的愛，縱使你聖潔如姜嫄，忠誠如尾生，大家就一概不承認你是愛，叫做姦或是淫；姦和淫，便是社會法律裏不可補贖的罪名。我現在便是犯這罪名的一人，湯紀羣就依據了這個定律，來實行大多數同情的懲罰；他何等的強，我何等的弱！我祇有受罰的義務，誰容你再有復仇的權利呢？

小雄此時形體上和精神上痛苦都達到極頭！越想越覺得人生的狹迫，彷彿天蓋直壓在頭頂，連項頸都挺不起，包圍全身的空气，愈細愈緊，沒有絲毫的空隙容他盤旋，地上也沒有一寸平坦的面積插得下他的脚。他下意識地仍頹頓到原來臨河的土岸，委靡地倒在岸邊。他什麼都看不見，什麼都聽不見，留在意識上的，祇有恨和愛的火苗，還起伏的奮鬥。恨呢？他已知道沒法灑布了。若論到愛，他總還迷戀着最後的一見。但，澈底的一想，有什麼用處呢？他枉算是個有力的男子，男子應該保護女子；他連自己摯愛的女子，祇好任人糟塌，不能稍加救助；怎麼叫她不抱怨呢？縱使她原諒不怨，我有何面目見她呢？即使見了她，也不過加些慚愧痛苦罷了。再不然，我若能拉着她一同死，也還是一件快事，但又如何辦得到呢？總而言之，我不但沒有報仇的權利，連愛戀的權利，都剝奪了，我惟一的權利，祇有死；死是我的避遁所，死就是我的安樂窩；一死之後所有痛苦，恥辱，仇恨，煩惱，人生一切的糾纏完全解脫了：人生再沒有比死愉快，再幸福了。他就此下了大決心，看着水流雪浪，就是他的玉宇瓊樓，紫苔青蘋，就是他的銀牀錦被。他奮勇地搖搖晃晃站在岸的儘邊，臉上現出可怕的慘笑，哀呼道：

——魯大哥，你勸我不要自殺，我不能聽你的忠告了！啊呀！雲妹，我也顧不得你了！

說完這話，縱身一躍，撲疼一聲，水花飛濺。就在這雪月交光裏，映出岸下新繫纜的一隻漁船，

有人在那裏狂喊道：

——誰投水？救！快救！救人！

二十一 錯 吻 了 人

魯男子和小雄分手後，想着宛中囑咐他的話，很着慌的怕她埋怨不報告湯紀羣講的事：一面又想趕緊找她和嬰兒一同商量解救小雄和雲鳳的急難。所以一到家，低着頭，急忙忙祇向壽堂裏跑。

他望見壽堂裏，暗沈沈地已點蠟的一排紅紗燈下，祇騰着蕙姑，阿靡，芷春幾個小妹妹，陪着親戚們的孩子玩，女客都散了。他暗忖宛中一定跟着綺姑和紋姑到了他母親房裏等他了。

那後進中堂的東首裏，原有一扇矮小側門，通到他母親屋裏。他也不理會姊妹們，一直穿過側門，剛進夾道裏，聽見他母親房裏一片笑語聲，正是綺姑和紋姑的口音，講的好像是關着他的事。他縮住了腳，側着耳偷聽。

——他們夫妻都很喜歡大寶，紋姑說，也很知道他倆兄妹從小和親手足一樣分拆不開，結親是極願意的。所以明天送他進考場，特地打算叫宛寶來幫忙。

——既然這樣，他母親劉氏說，爲什麼又不肯爽爽快快的說定呢？

——就爲宛寶是他們的活寶，又怕她身體單薄，還帶些暗病，不願她早出嫁。他們深曉得你們是獨子，定要早娶，因此，倒委決不下了。

——遲早在我們倒沒關係，劉氏笑着說。祇怕小一輩的心裏，不像我們這樣坦然。

忽然嬰菲在旁插嘴道：

——「啊呀！他們哥哥妹妹，一天不見面，便要不快活。若一定了親，怎樣攔得住長久的回避呢？綺姑發出不以為然的論調：

——「我不信這話。大寶從小淘氣，或許早存了心。我們宛實至今還是孩氣，癡憨憨地懂得什麼？

——姊姊，紋姑提著嘴說，你看得宛實太傻了。你記得上回她一下鄉就病倒了。三四天發寒發熱，忽哭忽笑，在說胡話時，幾次罵着阿林勾引大寶。後來終究把她打發。這祇怕不儘是孩氣吧？

——紋姑姑，嬰菲忍不住幫着說，不必遠講，祇看今天，宛妹不是很快活的。下半年，找不到大弟，頓時生了氣，夜飯不肯吃就走了。

——說得是，紋姑又道。難得他兩這樣要好，六七年沒變一點，結了親。倒是一對恩愛夫妻。所以我一定要玉成這件事。

——那麼全仗你們兩位姑姑的大力，劉氏很高興的忙接說。說定了，也算完了一件心事。

正講得熱鬧，忽然玉蘭從前房進來，傳着老太太的命令，請大家到外房去吃夜飯，不一會，房裏就寂靜了。

魯男子偷聽了半天的話怕被人撞見了沒意思，急忙地仍在小門裏退出來，一面慢慢走，一面心裏七上八下地，又是喜，又是恨，喜的是親事快要成功，恨的是自己心粗，沒有理會剛纔宛中半吞半吐的話，都含着深意，倒惹她生氣走了。他恨不得立刻飛到她身邊，求她寬恕。再告訴她聽到的話，也

讓她歡喜歡喜。

那一晚，魯男子推託着明晚是進場日期，得預先休息休息，不等客散老早就睡了。他原想早睡早醒，早去找宛中，那裏知道一到牀上，一顆心竟不聽眼睛的指揮：眼睛儘管閉着，心儘管閉着。一會兒替小雄和雲鳳着急，一會兒又不放心宛中的生氣，一會兒又預思和宛中成就好事的快樂，倒弄得翻來覆去，澈夜沒有睡穩。好容易挨到天明，一骨碌爬了起來，偷偷兒叫玉蘭替他梳洗好了，祇說要到魯園去料理應考的書籍，早點也沒吃一逕奔到朝山街宛中那裏去了。

他全神貫注的祇想立地見着宛中的面，心裏麻亂自己也摸不清爲的是什麼。一進齊家大門，便慌慌張張沒注意到他的四圍，依着走慣的中堂屏門，直進宛中的臥房。

但見滿房朦朧地，祇有未揭的窗幙縫裏，射進一縷後庭殘雪的餘光，掩映着四垂的羅帳，一種說不出的靜悄，空氣裏倒激越着牆上掛鐘滴搭滴搭地搖擺，和着帳中一遞一聲的微響。他有些詫異似的起了一個念頭：

——咦……怎麼今天也打起回來？！

可是，他好像深喜她睡得甜甜，心房勃勃的跳盪，祇爲他在想趁香夢迷離，給她一個意外的接吻，好享受她半眠狀態中不自禁的熱愛，一定比被抑制的清醒時格外真切。

於是放輕了脚步，閃到牀前，放胆鑽進帳中，一眼望見她面朝裏睡着。他在這微微的晨光裏，眼前祇搖晃着他愛神的妙影，糊裏糊塗傾斜了全體，兩臂機械地緊抱了隔被的嬌軀，待轉過來想貢獻他

火熱的唇。忽然被裏的人直坐了起來，極聲驚喊道：

——啊！誰？做什麼？

在這喊聲裏，他纔認清了他想吻的並不是宛中，吻錯了人了。這萬料不到的突變，使他又嚇又羞，再不敢抬眼看清床上喊的是誰，疾忙縮退，拔起腳來彷彿遇魅般的往外飛逃。

他無視的亂竄到中堂，恰和伺候宛中的徐媽撞個滿懷。

——啊！徐媽喊道。好少爺，不用這樣着慌！怎樣老早就來亂闖？也不來問問我。倒把你妹妹嚇了起來，叫我來看看怎麼一回事。

魯男子滿面通紅，俯着頭呆呆的站住，羞得話也說不出。徐媽向他笑了笑，自顧自望宛中原來的臥房走去，嘴裏咕咕道：

——阿彌陀佛，但願不鬧成話把！

此時魯男子祇怕再碰見人，忙出了中堂，繞着廊走。正走到漢江夫婦正房外間的轉角處，忽然從旁邊伸出條粉白的臂，攔在他的胸前。他猛吃一驚，抬頭看時，正是他急欲見面的宛中。看她滿頭還披着蓬鬆的烏髮，身穿一件玄色縐紗的皮襖，越襯出像月暈般的嬌面，放出一隻含悲的眼光傾注了他。低低兒帶些埋怨的語調說：

——再想不到你來得這麼早，要知照都來不及。——你到底鬧了什麼笑話？人家這樣的大驚小怪！

——我該死，魯男子囁嚅地說。我是和你鬧着玩，想和你偷接一個吻，再沒想到不是……宛中不待

他說了，含怒頓了頓腳，把手指直指到他臉上，瞪着說：

——不是什麼？……你這個人，真是……

她說到這裏，再也說不下去。忽然無力的半坐上欄杆，半倚在廊柱，慢慢垂下頭，滿眶含着淚滴。魯男子緊挨在她膝邊，懇求似地說道：

——妹妹你不要氣，總怪我莽撞的不好。請你寬恕我吧。

——我肯寬恕你，人家可肯寬恕我們呢？

——那一個，到底是誰？

——嘿！你吻都吻過了，還沒認清，倒問我！

——啊啞！屈天冤枉！我幾曾吻過。我祇爲你昨夜不別而行，怕你生氣，心裏憂急。我偷聽紋姑和我母親說了許多關係我倆的事，心裏又歡喜，我整夜沒合眼的祇想念你，所以神智昏迷的一來就弄出這事。妹妹，你再冤枉我，我真和小雄一樣的要自殺了。

——小雄怎麼要自殺呢？她微微抬起頭驚訝的問。

——就爲小雄的事纏住了我，來不及告訴妹妹，我們一塊兒冒雪到了魯園。我勸了他一番，又給他出了一個主意。正想趕回和你商量解救他倆的方法，不想你已經生氣走了。

——你不要多噲囉了，宛中彷彿有些不安神的說。今天我們顧不了他倆的事。等到晚上，如果我

能够到你家送考時你再和我細說吧。現在還是早離開我的好。

魯男子當然不能違拗她的話，剛要走時，宛中四面張了一張，忽地拉住他的手，緊緊她的臉，却扭轉頭說：

——你放心走吧，我永不會生你的氣。但是，我心裏覺得害怕……

——現在我倆的事很順當，你怕些什麼？

宛中握緊了魯男子沾滿了淚漬的手不放，好像喉間塞着許多要說的話。

……

忽聽房裏顧氏的口喊道：

——宛寶，你這麼早，在外邊做什麼？

宛中慌忙擦開了魯男子的手，低聲道：

——你快走吧。

一面高聲答應她母親道：

——啊！來了。我在這裏賞隔夜的雪景哩。

她口裏說着話，手在衣襟上掏出一塊手絹來胡亂擦了一擦淚，一轉身走向中堂門檻邊，站着，忽又回過頭，望着已走到對面廊裏的魯男子，強忍了哭，對他笑了一笑，逃也似的進去。魯男子莫名其妙的回答了她一笑，也匆匆的走了。

魯男子迷迷糊糊的跑進魯園，那時，園裏還滿鋪着高高低低曉寒凝凍的雪，未彼晨光融化，分外顯得晶瑩。幾叢常綠樹，迎風招展，好像纔伸起了久壓的頭，在那裏自鳴得意。已露面的荒草地上，羣集的餓雀，啾啾爭食。樹杪橫着的一角遠山，還戴着滿頭的白髮，傲然睥睨晴空銀雲。

這些雪後幽曠的妙景，全沒有映進魯男子眼簾。他垂頭喪氣邁進他和父親共同的書齋，見冷冷清清沒個人。他也沒心情去料理夜間進場的事，一歪身倒在書桌邊一張躺椅上，兩目注視房頂，呆呆地回想剛纔演的那一齣喜劇。

他想着自己今天這場禍，真闖得不小，不知道此時怎麼樣了。徐媽趕進房裏，明明是宛中叫她去掩瞞這事。後來却沒聽見再有聲息，或者不至鬧大。但是，想到宛中的神態，每天何等活潑，今早忽變了這樣沈默，說的話，又都含着不安神的意味，這是什麼緣故呢？難道就爲剛纔的事，叫她急成這樣兒嗎？再者紋姑替他倆出力，她爹娘已經一半贊成，大有如願的希望，她是早知道，而且很關心。爲什麼剛纔提起偷聽的話，不但不狂喜地追問，倒惹起她的傷心落淚呢？莫非那一個的叫喚被她爹娘聽見，洩露了向來的祕密，她擔心好事的決裂嗎？既然這樣小心，爲什麼無端肯把自己的牀讓給別人睡？難不成被人逼得不能不讓？那個人到底是誰呢？看她嬌懶晚起的習慣，偏冒充起一個大早；嘴裏叫快走，手却拉住了不放；自家明擺着不安，心却叫人放心；臨走幾乎要哭，偏要給他個笑臉；這些個，到底因爲什麼？真是猜不破的啞謎了。

這樣翻來覆去的想，越想越糊塗越想越苦悶。他突然在躺椅跳了起來，自己罵自己在發瘋。他耳

中恍惚聽見說：『宛寶是漢江夫妻活寶，他也是他們歡喜的，』還綴繞着紋姑的口音。他廻想着他和她戀愛，差不多她爹娘有意放任的。縱然曉得了今早的錯誤，也不過一笑吧了。宛中是個會多心的人，自尋煩惱，是她的老脾氣，何必跟着她疑神疑鬼？祇盼到臨晚她歡歡喜喜來到我家，什麼事都沒有了。我倒要好好的告訴她愛能傷人，以後不要這樣纔好。

他這樣一想，心上倒安靜了許多。他這回應考，雖是初出茅廬第一次，然她的祖母和雙親都盼望得很切。無如他自從和宛中離而復合以後，熱情因反激而熾盛，全神灌注在她身上，晝夜十二個時辰，愛浪潮汐，至少有二十四回的起伏，再沒閒工夫顧到這些在他認為毫不相干的事。此時洶湧的心潮，暫時退減，這纔記起應該料理的考具。

立刻，坐在書案，把紙筆和慣用的書，一件件的檢齊，裝在父親給的一隻長方形籐編三格的家傳考籃裏。他見墨盒裏墨汁已成一片焦餅，自己也覺得荒功得可笑。他剛選了一錠胡開文的松烟墨，在水盂裏注了滿墨池的清水，慢慢地磨起來，恰好他父親也踱進書齋來了。

——你在這裏收拾考具嗎？他父親公明笑嘻嘻的問。好，照這樣纔像我們家的孩子。

於是父子兩人，談論了些考場裏的規矩和文字上應留心的避忌。午飯後，陸陸續續來了不少送考的本家親戚。最後，却是小雄的父親雁伯同着注鷺汀一塊兒進來。

——你們遇見漢江沒有？公明猝然的問。怎麼不一塊兒來？

——他今天沒出門，注鷺汀搶着說。我在他家裏見過。他家裏有些事，大約不來了。

他說着話，回頭望望魯男子，齜了牙的奸笑道：

——祇怕有些難爲情來見候補嬌客吧？世兄，該明白！

他接着又哈哈大笑。

魯男子聽了這些刁鑽話。下意識地滿身起了疙瘩，已靜止的腦海，又像捲起狂颶，覺得漢江的不來，顯然有些蹊蹺。他臉上漲的通紅，心已飛騰到自己家去了。

——鷺汀，你又來開孩子們的玩笑了。公明微笑地說。

——今天不但漢江沒來，雖伯忽然想起似的說，紀群也沒看見。他來過嗎？

——還沒有，公明說。天已不早，不等他了。我們一同去喝晚茶吧。……大寶，你收拾好，就回家去，早些睡覺，別貪玩。

魯男子此時心底，像降了天火一股烘烘地燃燒，巴不得他父親前脚走，他後脚跨到家裏，看一看宛中究竟來了不會？這一件天大地大的事。忽聽父親這般叮囑，如奉了赦書。一面答應，一面提了考籃，跟着他父親後，三步做一步，繞着小路飛奔回家。

他纔跨進大門，聽見大丫頭玉蘭倚在門柱邊和一個僕人在那裏爭論。

——朱少爺定是失脚踏水的，玉蘭堅決的說。他何至要投河自盡？

——我在街上，那僕人說，親眼見他滿身都是泥水，衣服全撕破，一個鄉下人差不多抱着他走。我所以疑心是投河。

魯男子這一刻的全心，祇煎迫在一個焦點，連小雄這種可驚詫的消息，彷彿沒擊動他的耳膜。一見玉蘭，直衝的，丟下考籃，一把抓住她問道：

——宛小姐已經來了嗎？你說！

——呀！少爺，嚇我一跳！宛小姐沒有來，來的是慧小姐。聽說宛小姐病了，紋小姐已經回去看她。

玉蘭這幾句極簡單的話，傳進了魯男子的聽官，好像一柄白熱而鋒利的雷斧，從頂門直劈到底，立時像硬化了的石像，卓立在門崗前。

二十二 死別與生離

一座威靈顯赫的縣城隍廟。

有一天，寒冬的夜半，雖然寒威處處可以侵襲，但從大殿起，經過穿堂直到後宮，蠕動着無算的人頭，有伏着書寫的，有仰着沉思的，有搖擺着吟哦的，都坐在一排排狹長的木桌上，面前搖晃着鯨油燭不定的火苗，倒像繁密的紅星瞬目在黑沉沉的天頂裏；這便是C縣官請城隍老做監臨的考場。

在殿東首，燭光下，背着沿牆墜立七八個紅，黑，白面，闊帶，黑衣，高帽，古制服的皂隸泥像前，坐着一排伏案的考生；內中有一個最年輕的，體格雖似成年，神氣還帶童稚，正伏在一本紅格子卷子慌急的抄寫；忽然昂起疲倦而憂鬱的臉，吃驚似的環視他的周圍，這便是第一步踏上人生戰場的魯男子。

但是，他並沒想到戰爭。他那時的意象上祇感到恐怖和憂慮。他恍悒地忘却自己封鎖在關防嚴密的考場裏。霧地映在眼臉上繁星似的蠟焰，都罩上一層黃霧，漸漸化成綠色的燐；一個個人面，不是擴大到沒有輪廓，就是縮小得不可把握，好像凹凸鏡裏照見的鬼相；神坐上赤面長鬚的城隍神和夾侍的鬼判都隱約地活躍起來；竟像是另一個世界。他雖不信民間傳說的靈應，他却聯想到了死的問題。突然觸到在魯園橋亭上小雄的喊自殺，分手說的來世見，在自己門房裏聽到玉蘭和家人們爭論他落水

和投河的消息，一時全攪聚到腦膜上來，心祇管霍霍地亂竄。頓時想起這兩天心神不定忘却了解救小雄他們的約，疑惑因此害了他；好像在這黯澹的黑影裏立刻會出現他血肉模糊的慘影，以至於不敢向前凝視。

忽地在他面前，起了一陣喧鬧。有四五個人站了起來，一手綽著卷子，一手歸理考具，得意洋洋在那裏呼朋喚友，表示他們交卷佔先的驕傲。這一來，倒把魯男子的迷夢驚醒了。這纔覺到自己在考場裏，這纔回想到自己進場時一夜又不曾合眼，進場後整天沒吃過東西，剛纔的疑神見鬼，完全是精神錯亂。

他的不睡，當然爲了宛中沒有來送他入場突換了慧中，他便感到非常的失望和不安。他的整天不吃，人家看他似乎有些愚笨，在他却覺得是天經地義。他不是不覺得饑餓，當他一望見那預備好的食籃就要縳眉。他想，那吃食如果是宛中親手調製的，他早狼吞虎嚥的吃一個盡量；可惜他親眼看見都是慧中替他細意熨貼地張羅的，在慧中不過是隨分的幫忙，他嫌她霸佔了宛中的地位；她僅僅表示女性細緻的習慣，他以爲有意和她妹子爭勝；她無心的和他說笑，他又認做得意的揶揄；他覺得一樣樣食物都含着惡意的成分；他的口若沾染了一點，他的心就對不起宛中，偶然機械地伸手去拿，立刻燙手似的縮回。他整天寧可忍着空肚子，直到這會兒，餓得頭暈眼花祇觀着那原封不動的食籃兒連連嚥着口唾。

他這時的思潮又落到宛中身上了。他相信她的病必然是個推託。但爲什麼推託呢？是她自己的意

思還是她爹娘？這倒成個問題。若是關着她爹娘，那定是自己昨早的事鬧破，惹動了他們的怒，表面推病，實在是禁止她來，那變形勢便嚴重了。到底他自慰着還不致到這地步。倘使他們真的發怒，對他們當然發生惡感，不但宛中不許來，連慧中又何肯派來替代？況且，他上晚見慧中時，雖會取笑過，也還和平常一般，並沒有發現新的蹊蹺話，神氣也不像曉得早上的笑話。照這麼說，那麼或者是她自己的意思。但，明明早間臨別的當兒，她還約着晚上細談，是她準備要來，何以倏地轉變？他又猜想她叫徐媽遮瞞那人沒遮瞞妥當，仍在他爹娘前暗地告發了。她爹娘雖則愛護她沒有說話，或者說了些輕緩的勸告。她是向來怕羞面重的人，又正碰在紋姑說親熱鬧的當兒，她心裏雖想來，面子倒難以爲情，祇好撒嬌似的把裝病來掩飾了。她把這兩個問題顛來倒去的想，越想越着急，想當面去看她，問個明白。

那當兒，大殿外的甬道上，又起了一陣吆喝聲，就見許多考生呼喝着跟了幾個衙役向廟門外奔。他猛吃了一驚，知道先交卷的放頭排出去了。他頓時想着自己卷子祇寫了一半，被胡思亂想耽誤了。連忙提起筆來橫七豎八不管好歹的亂寫，等到他巴巴的寫完，把東西一把抓的亂塞到籃裏，急急交卷，恰好趕上放二排。他橫衝直撞的擠過人群，廟門一開，在未除去的高門檻上就縱身跳了出來。門外原候着接場的家人，他把考具祇向他們一丟，自己像被獵犬追急的小鹿一樣往黑街上亂竄到家裏去了。

魯男子一步跨進他伴祖母同睡的臥房裏，雖然時間已到了早間的兩點多鐘，闔家都沒睡的守候

着：他祖母齊氏面窗坐在一張三抽屜桌前，玉蘭在傍正裝着旱煙；劉氏在橫頭靠近外房門，手拿一柄小刀，替老太太削梨兒；綺姑在對面近着通他爹娘臥房的小夾道門邊，方和齊氏閒講；嬰菲和慧中並肩坐在他祖母的床沿上，低低的好像悽慘地在那裏說一件什麼事。嬰菲一肘倚了床前繡櫃。

她們見他掀帘進來，房內一個波動，眼睛都注射了他。第一個就是他母親怔視了他的面，喊道：

——呼！你也出場了。怎麼臉這樣死白，凍壞了吧？

——你出來的這麼晚，齊氏忙握了他這手，拉到身邊說。你大概餓了。叫玉蘭把預備的稀飯搬來吃，好嗎？

魯男子微微點了一點頭，却看了慧中一眼，無意中在燈光下倒看見嬰菲臉上掛着兩滴亮晶晶的淚痕，心裏大大的驚異起來。

——姑媽不要嫌他晚，綺姑微笑着插着說。他祖母常說：『出場越晚的考得越高，』我們保準要喝他雙重的喜酒了。

那時，魯男子全沒聽見綺姑的話，已掙脫了他祖母懷抱，奔向姊妹倆面前。

——姊姊，他低聲委婉地問，你爲什麼落淚？

——沒有什麼，嬰菲扭轉了頭，偷試了淚說。誰落淚？

——大哥還沒曉得今天出了一件怪事呢，慧中搶一般的說。小雅在今早吞生鴉片自殺了。死得好慘！姊姊正在這裏替雲鳳傷心呢。

這話纔出口，魯男子猝然全體抖動的喊道：

——啊？！啊？！真的……

他搖搖擺擺的要向前邁，不由自主的倒向後退，話沒說完，登的一聲，跌倒在地。

大家嚇的慌做一團，連公明也在對面房裏跑過來，尤其是劉氏直撲在魯男子身上叫喚。其實，他並不是昏厥，用不着抓頭髮，掐人中，僅僅爲了兩夜沒睡，一天沒吃，精神太疲倦了，經不起悲痛的激刺，一陣頭暈，掌不住身體直摔下去，坐在地上。他並沒跌倒，祇拉緊了嬰菲的手，嗚咽着道：

——真的自殺了嗎？姊姊，我害了他了。我……

——關得弟弟什麼事？嬰菲詫異的說，他是受了湯家人毒打，羞憤不過，先去投河，被人救起送回。後來，到了夜裏，趁沒人時，終於偷了他父親放在書桌裏預備送人的一大缸鴉片膏，一口氣喝了大半缸。等到半夜發作，自己後悔想活，嘶喚起來。他的爹娘忙替他請醫生灌救，已來不及了。他在牀上亂抓亂滾了一夜，喊着雲鳳直到早晨才斷氣……

——哎呀！劉氏打斷嬰菲的話喊道，姑奶奶，饒着他還在這裏發抖，再不要說這些話惹他了。

——儘在地上鬧什麼？公明站在書厨邊看着說。你們爲什麼不扶他到牀上去休息？

那時，恰巧玉蘭手裏托着四個小菜碟一碗稀飯的小盤，從外房進來，嘴裏咕噥道：

——一個人整天沒吃喝，怎麼支得住，我看見場裏帶出來的食籃，一動也沒動。

——怪道這樣！齊氏接着說。本來藥補不如食補，你快拿去給少爺喝些湯粥吧。

大家七張八主的曬成一片。魯男子的腰在他母親的臂彎裏，兩手搭在他姊姊肩上，正掙扎着起來時，忍住滿肚子的眼淚，眼注定嬰菲，顫聲問道：

——雲妹妹曉得不曉得？

嬰菲低搖着頭，不答一句話。

——喔！我明白了。雲妹還是給囚犯一般鐵鍊拉住在人家手裏。誰給她報信呢？祇怕她還在那裏癡望呢。啊呀！天！這多麼慘酷！

當他喊出這一聲時，半癱的身體，忽然迸出不可抵抗的蠻力，酒脫了他母親和姊姊的肩和臂，直立起來，往外就奔。

不好！大賢瘋了，大家都驚喊。

還是嬰菲脚快，先追上，拼命拉住。

弟弟，你到那裏去？

——拉我做……做什麼，魯男子回過血一般紅的臉來急急地說。讓我去找……雲妹……我去……哭英雄弟！

齊氏眼見魯男子鬧到這樣，又着急，也動了傷感，抖索索想站起來拉他，被綺姑和慧中兩邊扶住，再三的阻擋。

——大賢，你這算什麼？公明蹙了眉喊着。這時候，人都睡靜，你還能到那一家去？你再不安靜

些回到牀上去，把奶奶都要急壞了。

公明向魯男子說這話時，嬰非和她母親，還加上玉蘭，已把他半拖半抱的到了他臥牀前。

——不讓我去，他全身傾頹到枕上嘶喊着說，你們該讓我哭！

說着，就放開喉嚨，頓腳捶牀的大哭起來。滿房倒靜肅地祇膨脹了哭聲。彷彿他要把整個生活的抑鬱和悲哀，在風雨般的一哭裏洗盪；但是他太委頓了；先是號啕，漸變做嗚咽，後來力竭聲嘶連抽噎都不可能了。

他懶惰了，他朦朧了，他眼前籠罩了一層如霧的薄幕，霧裏的人和物，都起了浮動的凹凸，越看越遙遙，好像隔海的雲山！腦上和心口，也壓下了一塊黑鉛，把思潮都堵塞得流不動！似乎覺得有人給脫衣蓋被，倒騰了一番，以後便木然無知無覺了。

第二天，他直睡到午飯後二小時，被外房慧中壓着回家的聲音，才把他驚醒。他突然記起宛宛中，把悲痛小雄的感情，又移到宛中方面。雖然他還是疲軟得像無脊椎動物，昂不起頭來，到底被內心熱情的彈力，擠迫他披衣下地。

他想起昨天的哭鬧騷動了全家，熱狂一退，心上倒有些愧疚。他走到外房，祇好捺住了心，靠近他祖母，坐談幾句，使他老人家安慰。又順便在那裏吃了些母親給他留下的午飯。等到吃完了飯，他立即提出要弔奠小雄的請求。齊氏和劉氏不忍違拗她，也就答應了。他并且拒絕了跟人，獨自走出家門。

一到門外他倒楞住了。祇爲如要看宛中該向西，弔小雄該望東，這矛盾的方向，在他心靈上失了羅盤。他骨突了半天，不由自主的好像有不可知的潛力，推動他兩腳移向了西。

我先去看宛妹，他噙噙地自怨道，一則要探明她托病的原因，二則和她商量報信給雲鳳的方法，還是爲的小雄。

他沿着一條巧色綵料般滿綠藻和紅蕩已塞了下游的廢河，一步步踏着懶洋洋地消失了金塵的日光。他眼前雖映入自然界景色的濛濛，他心裏可像大坩鍋裏鋼液一般的沸騰。在他前路的微光中，惟一幻現的祇有宛中廊前忍淚的笑面，使他銜恨到地球故意伸展了他的路程，不能立刻跳到她肩頭上，傾吐彼此這兩天的鬱悶。

他正俯着走過徑對朝山街口彎角上一座石橋，機械地促進了他的快步，嘶喘了他的呼吸。

忽然迎面飛來幾句意外的問話：

——喂！大寶，你到那裏去！

那口音是漢江的，魯男子怎會不熟識？倒抬起頭來怔住了。停了一停，才很謙恭而堅強的答道：

——我是去望宛妹妹的病，並且去給叔叔和嬌嬌請安。

——唔！多謝你的美意，漢江面含怒容，帶着輕蔑的態度說。阿宛與你何干？用不着你這樣的關切——大寶，來，我告訴你一句話，請你以後不必常常光降——最好是永不上門……你上門也是白饒，我已吩咐過看門的，你一千回來，一千回的搗罵，一萬回來，一萬回搗罵，再見了。

他連連冷笑了幾聲，掉轉頭祇顧向前走。

魯男子乍聽了這一番侮辱他的話，羞得滿臉泛了紫色，倏的變成鐵青，奮然的追上去，抄過漢江面前，攔住了去路。

——永不，他抖聲的問，永不上門，這是叔叔和我說的話嗎？爲了什麼？

——爲什麼，你不知道嗎？——你不必問吧。總而言之，我不要你上我的門就完了。

他立刻感到漢江的口氣和臉色越憤激了。知道硬挺是更糟，雖然悔恨和痛苦已渦旋般攪成了錐形的顛頂，直刺他的胸膛。他把手自按住了前心，在瀕絕的一星希望裏，試裝出酸性的溫霽。

——叔叔，他用了哀懇的音調說，你不是一向很喜歡我的嗎？我從小在你家裏混慣，直到現在還是個天真爛漫的小孩子。叔叔，你別聽了人家的挑唆，下這樣的辣手！或者你會後悔！

——發了。後悔！決不。

——漢江堅決的說完這話，別了魯男子自顧自的走了。

這不可挽救的創傷，魯男子在出門時再沒料到，在青天白日裏再不會相信，但是，的確成了現實了。他澈悟到前天宛中分手時的依戀，昨夜の託病和代替，都不是偶然的事情。他澈悟到竹圍裏和寧中心心相印的密談，母親房中聽見紋姑撮合的消息，都是些夢幻。現在會面都被隔絕，婚姻益發絕望。他詫異前幾天還是很圓滿的，怎麼會突然的決裂？是誰的罪呢？他自己的魯莽嗎？那也怪他不得，叫他無從防備，宛中早諒解了他。別人有心破壞嗎？那破壞的是誰？爲什麼要破壞？歸到運命

嗎？命運又太空漠，沒有解說的可能。他一再的追求，到底得了一個結論：他還是禮防下十字架上的受釘者！

他蹣跚地似走不走的回過朝西的脚尖，一點一點的向東拖去，他再不是憤激，完全是頹頹。他祇覺得生命的枝葉萎黃了，愛力的宇宙破碎了，他的靈和肉沉入了無邊的空虛，再沒有光，再沒有熱了。他不像昨夜一樣的需要哭，連哭的來源都掘斷了。他祇覺得這是最殘酷的活拆，今天的宛中就是昨天的雲鳳，活着的自己就是死去的小雄，和他倆走上了一條的絕路了。他才了解了小雄自殺的意義，是看透了一切生活都是苦趣，有感覺的身分就是大苦趣的承淨器，要脫離大苦，祇有毀滅這個根本的苦器。

他想到這裏，忽然想去弔奠小雄。但他並不要去號哭，却要去祈禱。他一路望東向着宅走，一路呢喃地默禱：

——啊！雄弟，你是我的先覺者！我再不願意受生活的蹂躪了。我懇求你冥冥中給我一剎那的神勇！

二十三 血 泊

自從魯男子去吊小雄後，過了一個多月，差不多在小雄死後的五七裏。

那時雲鳳正落在軟牢裏，鬱悶得像獵人臂彎上金色的餓鷹，盼不到餌肉，天天斜睨着怒目。怒誰？世界上再沒人值得她的一怒。祇爲她愛小雄，不得不怒小雄。

她爲什麼怒他呢？

她被她姊姊夫婦已軟監了一個多月了。他們仗了紀羣的威力，一搬進來，咄咄逼人的就住在她臥房間壁的書室裏，不但把她的自由完全剝奪，連阿林和翠兒都不准出中門一步，該哥也管束得緊緊的，把內外消息隔絕得水息不通。

在這樣重重壓迫之下，該挑起她充分的怒了。但是，她一點不怒他們，看做當然的事。她雖然認他們是自己生命裏的仇敵，她可了解他們也認自己做家族中的敗類，在敵人俘虜收容所裏，本不希望恩待。她唯一希望的，就是靠着自已永不屈服的精神，掙扎在鏖鏑的環境裏，竟被她找到一條她姊姊偶疏防堵的出路，仍私求該哥替她遞了和小雄約會的字條兒，這是她失意裏的得意。

她看着這個字條，有偉大的效力，是掘通愛河天塹的鍬鏟。她相信小雄的心，和她一樣的心，估定他看到了這張字條，一定無視世間的一切羈束，一切陷穽，不顧性命的會跳到她面前來會見她。她

也還沒計算到會見後他們該怎麼辦，祇覺得見一面是她生命裏無上的目的。

誰知道呢？她的字條，竟像一片羽毛，拋入無底深潭，一些回響都沒有；固然小雄不見影子，并且孫哥也絕迹。她一天一天的希望，她的希望一股隨着時光一天一天的消逝。她始而納悶，繼而失望，最後不覺激起了怒火。

她那時，一切都忘了。整個心，祇有一個思想：要見小雄；祇有一個信仰：小雄必來。然而小雄偏不給她見，然而小雄永久不來，這全出她的意外！小雄是她的意中人，突然脫出她的意外，怎叫她不怒小雄呢？

一天，已是次年元旦的早晨。這樣嶄新的晨光，一大半人都爲了上夜歡樂或煩擾的過年後，都虛度在疲倦的渴睡裏。

那時，雲鳳臥房裏，牀前梳妝臺上，一般也高燒着一片猩紅鏤花守歲的宮燭，中間供起了裝滿細巧糖果的箴金宣磁九子盤，燭盤上各插着一股安息名香，這大概都是儀鳳友愛的撫慰，特地替她安排的。

但是，她並不和大家一樣的甜睡，獨自仰躺在那張細工雕鏤着獼猴偷蟠桃故事的紺絡花梨牀上，張着一頂貓兒戲蝶圖案楊妃色的縐紗帳，一邊垂垂地放着，却把銀鈎鉤起了半邊。

她披着滿頭蓬鬆拋散了的髮髮，她的兩額，彷彿被爐火燒炙得通紅，她睜大的眼睛，再不是活動的含淚，成了嵌定的帶雨玻璃，祇脛中央兩顆迷糊的小圓黑點裏，迸出兩道濕淋淋的慘光，注定帳

頂，好像要把滿腔鬱怒的焦點，集中了透過帳外，毀滅所見的一切。

她凝視了半天，倏地使勁直坐起來，忘了春曉的輕寒，也不披衣，光穿了一件佛蘭絨小衫，就手在衣袋裏摸出一個鑰匙，轉身斜靠出帳外，伸出顫動的左臂，想去開妝台靠牀的一隻抽屜。說也可憐！她拿着一個搖搖不定的鑰匙，再也對不準鎖孔。終於焦躁得氣急敗壞，歪倒下去頭倚在牀闌上，喘吁吁的喊道：

——阿林！阿林！來！

——噢！來了。

應着這話時，一個浮現着悲鬱而露骨了從前圓臉的阿林，一面連連咳着，一面赤了腳，拖了鞋，在牀後小鋪上，匆匆地邁到牀前，露出微微驚慌的眼望着雲鳳。

——什麼事？臉變得這樣難看？沒睡嗎？啊！棉襖都不披一件，不怕凍壞。

——你不許管我！你替我開靠牀的抽屜，把裏面一隻日本漆文具盒拿給我。

她無力地扔給她一個鑰匙。阿林接了，不懂得，也不敢反抗，祇好依她的吩咐，捧出一個墨漆金花一尺長七八寸闊的匣子，送到床邊上漆在雲鳳面前。

當阿林在裏牀拖着了一件紫了香色的綢小襖硬給她披上時，她已用力撐了起來，盤腿坐着，把那匣兒擱在腿窩裏。她開了匣，劈手就拿出一把牙柄泥金面三十二方的小摺扇，是小雄送給她的紀念品。扇面是小雄恭楷寫滿的朱竹面風懷詩二百韻，扇骨是他的朋友于小仙一面鑄着比蠅腳還小的宋玉神女

賦，一面是彷彿意的工筆人物畫。這原是很珍貴的贈物。她一展開來，眼裏便止不住索索地掉下淚滴，兩隻癡癡的手把住了扇柄，狠狠地原想撕。但是撕還不設消她的怒。忽然一手在枕頭下摸着一支散髻上滑下的金簪，把來當做尖刀咬緊銀牙祇望扇面上末行署名地方，小雄兩個字上，好像抓了仇人的胸一樣，橫七豎八的亂刺，刺得糜爛，洞穿，不留一絲字脚，然後往外一擦，拍的一聲，落在床前地板上，把阿林倒嚇怔了。

隨手又拉出一疊用紅綠絨綫十字形縛着的信扎，把纖指套在綫裏祇一扯都綑斷了。抽出上面的第一封信，當然是他們初戀時最溫甜的興奏曲。她這回可不用金簪來刺，她倒像猛鷲的捕鷄，一抓到就團在爪裏，送到口中，不願命的咬嚼，嚼碎小雄的手迹，不啻嚼碎了他的全身。她正想再取第二封時却被呆看了半天的阿林，忽地驚醒似的撲上去按住了她的手。

——小姐，阿林喊着說，你瘋了。這匣子裏都是朱少爺給你的東西。你愛着他，怎麼今天……

——誰說我愛他？雲鳳急迫地搶着說。我恨他！我恨他直到死！

——啊啞！小姐，你不該恨他！你爲什麼恨他呢？你說明了才許你這樣做。

我恨小雄，我並且恨世間一切的男子。男子都是自私的。卑怯的，欺騙的，殘酷的；是吞噬我們女子的惡貓，我們女子都是牠們鈎爪下蹣跚的小鼠。什麼叫做愛？不過在被捕捉後，未咬死前，趁高興要享樂我們弱者婉轉的姿態，忽擒忽縱，打一下，揉一揉，鑿足牠們一刹那獸性的戲耍；我從今天不願再做愚儂的小鼠了。

——呀！這……

——你不信嗎？看吓，小雄總算愛我，我也向來信他愛我。所以被社會輕蔑。我情願，被閹族驅逐，我忍受，被最嚴厲的伯父逼迫，我抵抗，被最賢惠的姊姊監守，我聽憑；祇要得到他的愛，我什麼都不顧。我是這樣地做了。他呢。一聽紀羣回南，連腳跡也不敢印上我的門檻。從彼此隔絕後，我犯了天羅地網，寫信約他來。論理，刀擱在頸上他也該拼，況也沒那麼險，至多，受些看守人的氣吧了。他如蓄心的衝，誰能攔阻？他可怕碰傷他公子哥兒的尊榮，任憑我盼得要死，直到如今，一理也不理。我真想像不出男子的心是怎麼生的。我一向認戀愛是男女間交互自我的施捨，一經戀愛，自我便不該存在；戀愛的真諦，不是幸福，是犧牲。現在才澈悟肯犧牲的祇有女子；男子只知道享樂，遇到緊急時，還是表現他的優越，保持他的利益，毫釐絲忽都不肯替所愛者犧牲，我透視了男子自私的骨髓了。

——咳！阿林不忍聽似的喊。那個太……

——你不要驚訝，雲鳳激昂地接說。我現在明白戀愛只是男女交相欺騙的別名，毫沒別的意義；欺騙的藝術相等，戀愛便能維持均衡，一有低昂，立見優勝劣敗，若不會欺騙，決定滅亡，我的自身，就是一個好例證。我不是爲了已定婚的小雄，替他守片而不嫁的貞操，死力反抗紀羣伯伯的主張直到現在嗎？在我以爲這是超人的戀愛觀。呸；全錯誤了。我簡直油蒙了心，沒看穿戀愛的戲法，被人騙上了死路了。若不是騙，小雄定婚的時候，他何嘗不可同我一般勇敢地向他父親死抗？既馴順地

獸受，偏要貓哭老鼠假慈悲，死啊活的在我面前作態，誘惑得我一顆軟弱易感的心，不自持的把我寶貴的一生，拋在不思的情人手裏，握着我沒交換守貞的誓願，其實，在那時，小雄何嘗真戀愛我，何嘗真不願定婚，不過獲到那個，又不肯放這個，玩着一般男子『得隴望蜀』的欺騙手段，現在曉得了蜀道難通，索性把我同瓦礫般拋棄了。噫！阿林，我和你都是不會欺騙，受了戀愛摧殘的苦女子！

阿林聽到這裏，很發極的差不多忍不住她心中隱藏的秘密，緊拉了她女主人的手，衝口而出的道：

——小姐，我不願你說得這樣狠毒，雖然我是個不信任男子愛情的人。你若再這麼的怪怨朱少爺，我要告訴你……

——你要告訴我什麼？怎麼說着又不說了！

——我要告訴你……阿林呆看着雲鳳頓了一頓，立刻轉變了話頭說，我要告訴你我們宛小姐和魯少爺的事也鬧糟了。

——怎麼鬧糟，難道魯少爺也和小雄一樣另定了親嗎？

——不。聽說魯少爺不知受了誰的暗算，在齊老爺面前說了他壞話，不許上門已經一月多了。小姐是知道的，宛小姐的性情是多心思沒開豁的，斷了她從小親兄妹一般的好伴，心裏當然難過，但還沒有聽見甚響動。倒是魯少爺在家裏，飯也不吃，覺也不睡，鬧得家宅倒翻。在先，紋小姐本在替他們說媒，說來說去，齊家反抬出慧小姐來搪塞，把紋小姐弄得下鄉去了。弄得魯老爺走頭無路，四處

找人去說，毫無效果。新近又挽出汪鸞汀去懇求。我不相信這個壞蛋會做成好事，宛小姐和魯少爺的愛戀，只怕一般的沒結局。但我料宛小姐決不會埋怨魯少爺……

——你怎把宛小姐來比我？她何曾受魯少爺的蹂躪！

雲鳳說着這話，和朝霞一般的臉上，又罩上一層更深的羞紅。倏的伸手到文具匣裏，抽出一個上面打着同心結的紅綢長方包兒，擦到阿林靠近的褲子上。

——你解開來瞧一瞧，她恨恨地說。

阿林慢慢先解了結，再打開包來。只見裏邊包着一張小雄的半身相片，那相片底下，却襯着一方白綢的手帕，帕上洒落着一簇斑斑點點彷彿紫羅蘭不等形的花瓣。她看得呆了，不明白叫她瞧的是什麼。

——這是朱少爺的小照，阿林望着雲鳳的臉色，疑惑地問，那手絹兒是什麼東西？

——癡丫頭，雲鳳忸怩地現出苦笑說。這便是天給我們女子身體上造成一種男子們沒有的弱點。

男子們的戀愛是永找不到痕迹的。我們女子在處女時代就辦不到。就像這個手絹兒，表面上好像很可寶的證明愛戀破題的紀念品，其實，便是我們一生不可填補的缺陷。如果我們不情願被人輕蔑這缺陷，那我們自然的做了這缺陷的俘虜。男子們利用這個弱點，來屈服和占領我們；愚如我，當我魅惑地收藏那個時，原認做小雄情燄幻化的火色，現在可明瞭是他任性斬割的傷癢。我因此恨小雄的誘惑。我也因此恨小雄的殘忍，但我決不甘受這殘忍的蹂躪。我想……

她一面火辣辣發狂似的講，一面想在阿林手中搶回那帕兒來洩憤，瞥眼忽見匣子角裏，在抽出綢包時，找到了一個綿紙密封着蓋縫，高不滿寸，圓筒形的小銀盒。她忽然斷了話機，觸電似的注視了一忽，疾忙握在手裏，變白了臉色，顫聲喊道：

——喂！這個煙膏盒……唔！我悔不當初依了他話，大家一起喝了乾淨得多！

——小姐，阿林驚詫的問，說的是什麼？

——我說，她眼光沒離開手裏的銀盒說，這是一盒不曉得攪着什麼毒藥的鴉片膏，就是小雄定婚後我們一同游C山回來的第二天，他很鄭重地帶了這毒膏來。我雖到底斷不定他這些激昂的動作真和假，但在那當兒，我相信他正在恐慌着無名義的戀愛不長久，一鼓作氣的奔進來，要求我同喝這毒膏。他確認死能永留着愛。我疑心他的思想有些熱狂，還是守着我得樂且樂的主張，沒有立地回答他的話。他怒了，舉起銀盒來想獨自喝。正要去揭那蓋子的封紙時，被我劈手奪下，藏在這抽屜中匣子角裏直到如今。要不是今天翻騰，早把他忘了。——唉！終究爲這件事感動了我，和他跪在院子裏起了永不嫁人的誓願！

她說到這裏，忽地全身振動了一下，好像心上觸着一個非常的念頭，下意識地把握着銀盒的手徐徐放落，轉過臉向着帳外的窗，凝定的瞳孔裏。衝出兩股不可遏抑的火爆，向目的地注射。她嘴裏似悶雷般鳴動的自語：

——後悔什麼？還來得及。——現在，還有什麼顧忌？……他不來，我就找上門……同他逼我一

樣的逼他一塊兒喝了……省得我獨自痛苦，省得他再欺騙別人！……好！就這麼去拚一拚。

立刻，她的精神全變了。鬱悶炸開了寮圍幻成勇猛，也不知道從那裏迸出來的魔力，指揮她迅奮的兩手，收羅了放在被褥上的信札，相片，綢帕，落雹似的塞進方匣，關好，伸出半身，放進抽屜，自己鎖上，回身把被窩一掀，要躡下床來。

這樣意外的舉動，把一個又病又弱的阿林，嚇得全沒主意，祇得張開兩臂，和身滾到牀上，沒命的抱住。喊道：

——這是使不得的！她喊，這是使不得的！

呀的一聲，那扇通內書房的鏡門開了。儀鳳打扮得煥然一新的新妝豔服，端嚴地一個塗滿了粉的大圓臉出現在門邊。第一步邁進房來，老遠的喊道：

——你們大呼小叫鬧什麼？——雲妹你也太懶了，這時還沒起床！

——可不是！雲鳳疾忙推開阿林，很神速的裝成滿臉笑容遮蓋了憤氣，嬌憨似的說。我早就要起來，都是這癡丫頭發瘋般和我呵癢，姊姊，你瞧她，多頑皮！

阿林莫名其妙的祇好退立到牀柱邊，心裏暗暗叫苦。

恰好儀鳳已到了她牀面前，隨手替她掛好帳子，就斜坐在牀沿上。

——想不到阿林倒是個有忠心的，她笑着說，她和你鬧是要逗你快活。你本來太不會尋快樂了。今天，快活開了頭，我祝頌你一輩子的快樂！

——謝謝姊姊的吉言，雲鳳一邊穿着衣裳，一邊低了頭含羞的說。我原想告訴你一句話。我現在什麼都想過來了。從前完全受了人家的騙，自討苦吃。從今我不再執迷來反抗姊姊和紀羣伯的好意了。但是，姊姊也要替我設想，這是我一生的大事。我想，趁今天元旦，到城隍廟裏去燒一炷香，一則求菩薩消災，二則求一支籤，卜卜我的終身。這一點，姊姊總肯許我的吧？

雲鳳說着這一套話時，在儀鳳也感覺她變得太快，有些詫異。但女兒的心情，最易受環境的軟化，也許說的是真。她也明知如許她去燒香，定要經過小雄家門口，小雄的事就瞞不住了。與其遮遮掩掩的終要洩漏，索性爽爽快快的讓牠揭破，給她一個死心場地。至多哭鬧一場，自然會碰壁轉灣，這倒是箇斬截辦法。

——你既然想明白，她毫不遲疑的答。那再好沒有了。燒香，求籤，都是應該的事，我好不好許？你快起來，叫阿林給你梳洗，我來叫翠兒到外邊去備轎。

當她一疊連聲在下廂房裏叫出翠兒當面吩咐招呼男僕去叫轎夫時，雲鳳已跨下牀來，走到她化妝室的後間。祇把阿林急得眼睛骨碌碌的亂轉，心突突地跳，想跟進去勸，又被儀鳳先佔坐在鏡台的橫頭，和她妹子七搭八搭的講。阿林祇好納着頭，照常的去倒水，梳頭，一直伺候到穿衣，易履，打扮得齊全，出去上轎。她要跟去，偏偏儀鳳作主派了翠兒，她眼睜睜看着她可憐的女主人脫了久鋼的樊籠去踏上不測的危機，不能說一句話。

——啊呀！那門上掛的是什麼？

——喪麻。

——阿？！阿？！死的是誰？

——朱少爺。

——什麼？什麼？朱什麼？

——朱雄伯的少爺朱小雄。

——你說的……真？……幾時害病？……害的什麼病？

——不，吞生烟，死了一個多月了。死相好慘！打滾了一夜，叫喚了千萬聲。死後，一張嘴張得像喇叭一樣開，喉嚨燒得像黑烟筒，一直看到肚裏，白嫩的臉怕得像鬼怪，入殮時，我們都親眼見的。

——啊！啊！爲了……啊！爲了什麼死的？

——唉！滿城人誰不曉得朱少爺爲了……我們不敢說……小姐果真一點不知道嗎？小姐該可憐他他在臨死前，有人說在小姐家裏受了看門的二爺們的一頓毒打。他跳河死不了，到底喝了一大缸鴉片烟膏。

這些帶着哭聲的問和含着憤氣的答，是在新春一片靜寂晨光裏，從百一街轉灣一條上東面西行人稀少的橫街上；兩個轎夫抬了一頂綱頂排穗四角流蘇的翠藍呢轎，轎後跟着一個垂辮丫環，徐徐的走進朱宅門口；問話的不用說就是轎裏坐着的雲鳳，答話的是在前肩的一個投靠湯家的老轎夫。

雲鳳本是打定主意，要去找小雄逼他同死。在收拾文具匣時，慌亂間阿林不注意已將那毒膏盒偷

藏在口袋裏。後來又在儀鳳前好容易壓住真情，假裝悔悟，推說燒香騙出了大門。她在轎子裏，眼巴巴祇盼到小雄的家門口。她再想不到離着他家還有一箭之地，早望見緊關着六扇竹絲大門的門額左簷下，在風中飄漾着一片小小的麻幡。她這一驚，把一顆心好像一塊火炭彈下冰缸，察的一響全體散化了冷沫。她勉強斷續地和轎夫問答了幾句，聽到最後的話，再也把持不住情感的爆發。

她不能哭。也不能喊。這冷不防的兜頭一鎚，打得她神昏腦悶，來不及攢聚思想。驚奇，悲痛，懊悔，憤恨，還夾雜些苦味的自傲，種種情緒全在混亂裏翻滾，連自己也摸不消。第一個衝動，她要跳下轎來，撲進小雄家裏，死在他靈前，但一片模糊中，她覺得轎子走過朱家大門了。她機械地在她裏衣袋底掏出那毒銀盒，揭開了封蓋，就往嘴裏送，想死在轎裏。倏地眼前浮動着相片，綢包，一堆紀念品；祇賸得這點子生活的殘留，她捨不得死後離了她懷抱，她於是就想死在家裏。

——我要回去！我該回家！她忽然在轎裏亂頓着腳不住的喊。

——小姐不去燒香嗎？轎夫問。

——回去！快回去！

兩個轎夫都停了腳，翠兒也驚慌似的攏到轎邊來。

——小姐病了嗎？

——你們爲什麼不抬我回去！

她這樣亂跳亂鬧的祇喊着回去，大家覺得她神情有些異常，怕真生了怪病，祇得拉轉路頭，急忙

忙重向着百一街走。

阿林自從看雲鳳出了臥房，隨後儀鳳也出門拜年去了。她獨自在房裏，下意識地彷彿有天崩地塌的奇禍，再也坐立不穩，倒成了做過虧心事的人們一般，被烏爪的雷公一把抓的提到了大廳，祇在廳上來往的打磨盤。

大門豁然推開，一乘轎子如飛的進來。阿林認得是雲鳳的轎子！心裏吃了一嚇，三脚兩步的奔上去。

——小姐，她喊，怎麼？……

轎一落地，她第一個撲到轎前，打起轎帘兒一望。祇見雲鳳半身斜靠着，眼睛直瞪瞪地發出異樣的虹采，臉兒似醉酒一般的赤，兩瓣嘴唇好像碾破了的葡萄微微的顫動，四肢慵懶地祇當躺在牀上一動也不動。她一個人扶不起來，恰好翠兒也趕到。

——怎麼小姐變成這樣兒？阿林慌張的問。燒過香沒有？

——誰燒香？一到朱家門口就變了。口口聲聲吵着回來，祇怕這事有些蹊蹺。

翠兒說着，眼睛祇睇那老轎夫。那老轎夫也驚呆了，祇顧抽去轎槓的橫板。阿林走進轎中間和翠兒把雲鳳抱了出來。兩個人把她半抱半拖的好容易挨到了臥房，急速卸去出門的衣飾，平放在牀上。

她一睡到牀上，臉色雖越變了紺青，神氣倒清醒些，張開已枯竭了淚珠的眼，釘在阿林身上，悽迷地說：

——好；你們瞞得我好！害我昧了良心罵雄哥。現在我全明白了。你該替我喜歡！雄哥到底是我的。——我這才覺悟死真能永留着愛！死就是愛，愛祇有死！

——小姐，你做什麼？傷心呢？還是病？

她搖着頭，一隻癱攣的手掏出一個鑰匙遞給阿林。

——我要文具匣裏的東西。快拿給我。

阿林正開了抽屜拿那匣子放到牀上時，旁邊翠兒和跟進來看的老媽，都害怕的呼喚起來：

「啊呀！不對！小姐的臉色一刻比一刻不好了！你們瞧，鼻子，嘴角在那裏抽搐，祇怕吃了什麼東西

西吧！

——哦！阿林開着匣蓋變了色說，可不是，一個銀煙膏盒呢？你們快些打發人去找大小姐回來，

叫孫哥去請醫生！

翠兒和大家一團的走了。這裏雲鳳一個睡不穩的頭滾到枕下，繃了眉，咬着牙，一把抓到了匣裏雄小的相片，自語道：

——雄哥！誰也奪不了你去。我願你安穩地躺在我心上。

一陣毒箭的死風，直透入她玉雪般的酥胸，痛得她蜷曲起雙腿成了弓形。

——啊啞啞！疼！——阿林，給我那綢緞，那是我貞白的愛花，我不願留牠在這盲目的人間。

她抖聲的喊着，搶過阿林手裏的帕子和信札，伸不開手指的兩手，死命撕着胸前的衣扣。等到阿

林帶哭帶叫地替她解開，她模糊地把相片和綢帕亂塞在貼胸的粉荷色兜肚裏，又把一疊信札插進裏衣的袋底。

——好了。她差不多不成聲的嘶喚。完了。我的……好阿林，你看守着……這些，直到……我棺材……

話沒說了，忽地兩足亂跳，半個身體橫滾到外牀來，嚇得阿林喊不出聲，疾忙抱在膝上。

——喂！雄哥，她慘笑地望着空說，我來了。

立刻，她舉起一條裸臂向外一抬，拍的一聲落下一個空銀盒在地板上。

——呀！阿林凝視了驚喊，毒煙膏！

她回過臉來，突然見雲鳳袒露的上半身，從腋窩到胸口，沒一處肌肉不在那裏抽動，兩手祇在錦被上亂爬，可怕的翻滾再也捺按不住，啞聲的慘叫了幾下，就不動了。但是，口，鼻，耳，都湧出血浪來，一個豐豔雪白的嬌面，沉浸在鮮紅的血泊裏，越顯得不可掩蓋的奇慘。

阿林驚怖得把雙手遮了眼，放聲的悲號道：

——啊嗚嗚！小姐！戀愛殺了你！可呪詛的戀愛！惡魔的戀愛！

二十四 秘 密

又是一年春氣萌動的二月裏，流光冷酷的急浪，一年一年地侵蝕人生的崖岸，把凝固的現實，逐漸幻化了不可捕捉，不成片段的遠影。小雄和雲鳳雙雙慘死的一幕悲慘劇，差不多已經變成了民衆傳說的故事，便是魯男子無益的奮鬥，也屈伏在環境和感情之下，沒法再接近宛中，新近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另定了婚姻。一切一切的人事都在變動了。祇有一輪欲沉未沉的落日，在一片萌芽初放黃裏帶嫩綠色的曠野上，反照出那座古堡式的獨家庭院，依然在那裏做視萬物，絲毫沒改變八年前頑強的態度。

那座獨宅基，就是齊市齊仞千的宅院，是魯男子和宛中初戀的發祥地。那一天，那高牆的宅基裏，從東西兩巷門起直到大牆門和街對面的客廳，都挂着燈，結着綵，簫鼓喧填，親朋絡繹，正在那裏舉行紋姑出閣的大典。

魯男子當然也是親朋中的一個。他因爲近來家庭多故，奉了祖母和父親的命，代表全家，下鄉賀喜。由不得他百不高興，祇得硬着頭皮，重臨這觸景傷情的舊地。他那時年紀，雖然才交十七歲，但心靈疊遭催折，清瘦的臉龐上，常籠着一層憂鬱的陰翳。他明知這回紋姑的喜事，宛中一定先來，隔絕了一年多的愛伴，有一見顏色的機會；可是這個機會，他再不敢希望，反有些害怕，害怕這突然接

觸的劇痛，害怕這良心上的燒灰；他覺得人生溫柔的好夢，已被命運之神打得粉碎了，一年來顛狂的熱浪，也被慈愛之風鎮定了，現在殘留的，祇有失望，悔恨，愧赧；縱使這破壞好事的根原，全在宛中方面，然宛中自身畢竟是無罪的；他自己沒有反抗到底的勇氣，辜負了她「全在你」的一句約言，他纔是真正宛中的罪人呢。

所以他那天正午一到齊市，心靈上就起了兩個矛盾的潮流；在直覺上不免時時蠢動着重遇宛中的欲求，在理智上却絕對要逃避這無言的痛苦。終於理智戰勝了直覺。在兩三個鐘頭裏，他祇消磨在老宅對面他祖舅仵春讀書冬收租的三間廳裏。那裏是仵千招待賀客的所在，漢江在忙着張羅城裏下去的親友，如朱雄伯，汪鸞汀一班熟人，湊着一桌C城特殊的牌戲，叫做花和，五子，不同，合巧，各種名色，很熱鬧的叫喚着此吃彼碰；他獨和祖舅在靠東窗一張大京磚面的方檯上，下着圍棋，大家都安靜地等候乾宅的迎親船到。他也不敢到老宅裏去亂闖，祇當初到時，在一片亂纒的幾基上，朝西的——從前和宛中姊妹戲擲紅樓夢圖的——那三間平房裏，向綺姑和宛中的母親顧氏道了一個喜。他瞥眼望見廣場上的石條凳和屋裏的屏門，那八年前的一夜，話別閻鬼的形象，像浮雕像凸現在腦膜上，已把他全體的神經彷彿上了絞盤一樣的緊張，弄的面紅心跳。幸虧宛中也有心避他，躲在後堂樓上，拉慧中一塊陪伴紋姑，總算在大團圓中沒有含演難堪的悲劇。

他正苦思焦慮，眼注定棋盤，要找尋一着劫子，想救活整片的死棋。

——大寶，仵千微笑說，你白費了。你全盤的勝勢，可惜在吃緊關頭，自不小心，祇錯了一着。

現在是來不及了。

這一句何千無心的話，但在魯男子簡直是鑽心的一刺，刺得他神魂飄蕩。他的眼前，突現了宛中垂髫的妙影，一雙斜睨的媚眼，在那裏叫他，一隻粉嫩的小手，在那裏拉他，彷彿重踏上童年觀棋的樂土。徒然何千不斷的指導他錯的原因，一字也沒入耳，綢被中間賭牌桌上，飄來幾句漢江和汪鷺汀的閒談，把他驚醒：

——鷺汀，漢江笑着說，你真不是個好人！你幹的事太巧了，一瞞就瞞了我八九年。

——啊？鷺汀怔了一怔問道，我瞞了你什麼事？

——你別裝傻了。秦婆子的阿林，不是還給你弄回家去？

——你們說的是那一個阿林，雄伯插嘴說，是雲鳳的丫環嗎？我知道雲鳳死後，爲了她有病，被儀鳳打發了。怎麼你弄了去？

——可不是，鷺汀又說，總算我倒霉。誰知道呢？倒弄了一個癆病鬼，脾氣又壞。進門沒多時，死活鬧着回娘家。我祇好閉着眼憑她去幹。

魯男子再想不到阿林會仍落到汪鷺汀的手裏。突然聽到這個消息，又給他劈頭打個焦雷。立時，氣的他滿心渾亂，不曉得對於這事是什麼感覺，也辨不清對阿林是何種情感，也聽不明白以後他們說的是何等的話；但覺得這一堆給他不幸人的面前，他再也存身不住。他祇想往外跑。他祇想一步跨到阿林的家裏。他乘着何千站起身去拿旱煙袋裝煙散步的時候，把棋局一推，溜出廳來，經過鴿棚，跨

出大門，飛也似的跑出西巷門去。

在一片薔薇色返照的霞光裏，他催着步向田岸上奔跑，地上顫動着一個瘦長的黑影也在後緊緊的追。他忽地回過頭來，原想尋覓樹陰裏秦婆子的幾間田舍，却被他望見了自己的影子，心裏勃的一跳，下意識地起了一種不可言喻的淒涼。他的面前，再沒有火晴雪羽的雙鴿，引誘他前進的目的物，他的背後，也沒有鶯歌滴溜，嘶喚着哥哥的親熱聲；祇賸了個孤孤單單迷失了靈魂的弱影，或許高牆裏的樓頭，還深藏着個滿懷怨恨的傷心人。他想到這裏，全慵懶了他舉步的勇力，祇覺得一步步走在迷茫的雲端裏。

魯男子傾斜地拖着彷彿支不住全體的雙腿，祇顧往前邁。沒多時，已走到了那方形的晒麥場上。他來此的目的，原爲了聽見汪蒼汀說阿林回到娘家的話，所以特地趕來探訪。滿指望失意相逢，彼此一傾心腹，一來安慰她病人多年無告的苦悶，二來細問雲風當年的死狀，還冀希探到些宛中最近的情態。誰知一抬頭，向南望去，那三間亂磚冷壁牆的草屋，蘆窗和板門都關得緊騰騰地，一個人影也沒有。他不禁大失所望，含糊地猜測，一定都到齊家幫忙去了。正怨恨命運之神相待太苛，連這一點小小的慰情，還要從中作梗，把一絲燼餘的心燄直冷到零度以下。恰待轉身回步，忽聽東首溪邊，楊柳陰中，一陣軟軟的晚風吹來一些微細的啼噓聲。他不覺吃了一驚，回頭向東望去，祇見臨着溪流那棵倒偃楊柳蟠曲的老根上，露出一角紺碧色狹鑽邊的絲絨衫兒。他急忙跨上幾步，伸首再看，雖然還祇看見低垂了的頭但髮下襯出羊脂玉一般的後頸，早認清確是生分了一年零兩月現在欲見而又怕見的愛伴

齊宛中。這突兀的奇遇，頓使他心上了狂亂，好似聖堂的合鳴鐘，無秩序的在心腔裏亂撞。機械地想直衝出去，跨倒在她腳邊，哭訴蘊積的悲痛，直認新近被屈服的罪狀。忽然又轉一念，縮住了腳。

——這中什麼用呢？他自忖道，我要對得住她，除非學小雄的榜樣，去自殺在她腳邊，否則憑你怎樣真摯，怎樣熱烈，結果全是欺騙的作態。她決不會信你，就算她信你，難道在這種莫可補贖時，你還忍心欺騙她嗎？

他心裏祇管這麼想，身子却不肯離開，又怕被她看見，徐徐躲到那草屋東牆腳下，一叢常綠灌木後，在密葉罅中，蹲着身偷覷，這才湧現了宛中的全身。

她的面龐，比在望海亭遇見時還要憔悴。她的雙眉，覺得眉心裏深深印了三道折痕。她還坐在從前並坐的那個原位。她的左膝上放着那火睛的白鴿，但祇騰了一隻。她的左手，輕輕撫住了鴿子後背。她右肩斜靠在樹身。右手握着一塊帕子，搵着不斷的珠淚，兩眼悽迷地凝視膝上的鴿子。喉中斷續的打着極微的啞聲。

魯男子悄悄地凝望了半晌，沒聽見她說句一話。但在這一種酸化的沉默下，她的容止裏，哽咽裏，眼光和淚痕裏，漲溢着女性難吐的隱痛。她纖掌下馴伏着那鴿兒，側着頭斜睨河灘上還有幾對晚浴的同伴；嘴裏倒古古地好像對她發出同情的哀訴。

看到這裏，魯男子祇感覺她這樣的痛苦，全是自己怯懦的贈予，再也沒有理智，強制得住感情的橫決，他忘了一切，在樹叢下鑽了出來，一面全身似害癩般打戰，一面嘶喘着向宛中處奔去，嗚咽着

喊道：

——宛妹，我……

這一句不成意的呼喚，頓使宛中意外吃驚，回過頭來望了他一眼，臉色變得似紙一般白，狠命把手裏的鴿子望灘邊一摔，急忙轉身就跑。

魯男子在後不捨的追，帶着哀懇的聲調斷續地喊：

——宛妹，等一等，聽我一句話。

祇見她已跨上了長田岸，忽遠遠望見一個老婆子迎上來。

——吓！她歡呼着，小姐倒在這裏。家裏祭祖，正到處找你呢。

她理也不理，越過婆子，祇顧加緊脚步往前飛進。漸漸地越走越遠，祇賸一點縹渺的妙影，如幻夢般消失在暮雲重疊的高牆裏，把一個凝望的魯男子失了知覺似的釘住在廣場角上。

——咦！那婆子拍着魯男子的肩喊道，少爺也在這裏。哈哈。怪道小姐會來，阿彌陀佛！你們到底見着面了。

魯男子驚醒過來，纔認清來的就是秦婆子。

——見着面，他不覺脫口的說，講不上一句話，有什麼用處？

他忽又驚異的問：

——我們見不見，關你什麼事，倒念起佛號來？

——你倆的事，她微笑地說，阿林全告訴我了。咳！你倆既從小要好，怎麼你又別定了親？今天小姐不和你講話，祇怕在那裏恨你。

——阿林真在這裏嗎？現在人呢？我是特地爲了找她來的。

——再不要提，她纔是苦命人呢。她躲到城裏七八年，換了兩個主子，倒弄成了一身的病，結果還被人家霸佔了去，小性命祇怕活不長了。承少爺的好意記望着她，祇可惜來遲了一步，前兩天被天殺的汪鷺汀逼回家去了。

——唉！我直這般的緣慳！媽媽，你知道她也恨我嗎？

——她？怎麼會恨你？她倒自恨命薄，連累了你和宛小姐。

怎麼？魯男子詫異地問。她怎會連累到我們？

那時，秦婆子枯纏得成了縫的眼眶，忽泛微紅，也擠一些淚滴，顫聲的說：

——這個祕密，大概少爺至今還瞞在鼓裏，便是阿林也是這趟回家纔得知了轉告給我的。總而言之，都是那十惡不赦的汪鷺汀鬧的鬼把戲；不但阿林一輩子給他糟塌了，就是你和宛小姐的婚姻，也是他從中破壞。

魯男子被這一句意外的話，頓時提醒了那年雪後和宛中在廊闌上最後的私語，又想到次日途遇漢江突然的警告；這一段好事中變的過程，本是個那猜不透的啞謎；他感動得心底裏發掘了奇蹟似的忙問道：

——啊！我們的婚姻，也是他破壞的嗎？真嗎？

——千真萬真！少爺該記得有一個早晨，你闖到宛小姐的床面前，認錯了人，鬧了一場笑話嗎？那個人，你知道是誰？

——誰？

——就是汪鷺汀的姨太太，也就是他打斷你倆婚事的陰謀。不曉他從那裏探到你們兄妹向來的親密，他在漢爺面前挑撥你們的是非，漢爺先原不信，他把人言可畏，家聲要緊種種話來恐嚇。而且，他的姨太太，本來常去趨奉的。他就獻了這條李代桃僵的毒計，有意叫他姨太太留宿。漢爺聽了他的話，竟逼着宛小姐讓了床，你又無心踏上他的機關，便構成了不可挽救的變局。

——奇怪！他爲什麼要破壞我們呢？

他全爲了阿林。從那年解決李根大強佔溪河的事，把阿林寄頓在宛小姐身邊，大家差不多把這件事忘了。誰想得到姓汪的始終沒有放下這條毒心。後來，宛小姐雖然錯疑了阿林，換到了湯家。又被這天殺的打聽明白一切的來踪去迹，曉得宛小姐還有收回她的意思。他第一妬忌的是她落在你手裏。如果你和宛小姐婚事成功，她一定陪嫁。所以下毒手先破壞你倆快成熟的婚姻。這都是他醉後親口吐露給阿林的。

——那麼這回阿林見過宛小姐沒有？宛小姐曉得這段秘密嗎？

——沒有見。怕的宛小姐祇怪你莽撞，未必知道別人的毒害。

當秦婆說完時，魯男子陡起了一種不可思議的感觸，沉默在默想的深淵。

他不是悲傷宛中沉默的奔逸，也不是仇恨汪鷺汀陰謀的破壞，他倒好像聽到了自己胸膛裏的天良叱咤：『你的婚姻，怎麼干連着汪鷺汀？阿林的瓜葛，又怎會牽涉到你身上？假使你一向戀愛的行動，是完整，醇潔，固定；除了宛中外，對於別人，從沒閃動你熱情的微光，那麼如何挑起姓汪的疑妬呢？就算姓汪的是捕風捉影，最信任你的宛中，如何也生過誤會？你問一問自己，雖然受比較上的制裁，沒對阿林有過逾分的接觸，到底你內心的底層，會否有一次，二次，一分，一秒搖晃過嗎？只怕你斷不敢答覆一個不字。再者，眼前就是一個現行犯的罪證。你和阿林真的一點沒有牽累，在這戀愛失敗的苦境遇下，怎麼得了風就是雨的眼巴巴跑來看她的病呢？總之，你和宛中的婚姻，誰都沒有破壞你，破壞的就是你自己。』

這一陣暴風急雨的心聲，他不啻受了炮烙的拷問。他恍然覺悟了自己戀愛的定力，微弱得似沒遮蔽的燭光，在燃燒最熱時，還常受微風的搖曳，一經時間性的消磨，難保不漸漸變滅。他倒有些疑惑起來，這倒是他單獨的弱點，還是愛戀普遍的定律，連他自己也下不了結論。

但是，他反覆的想，總覺得內心伏着莫能補填的缺陷。好像他從小就是欺騙宛中的罪人，爲了阿林破裂了他倆的婚姻，就是他罪案的成立。現在要減輕自己的罪惡，祇有忠實實寫一封信，向宛中宣布罪狀，稍減淡她的熱痛，順便和她訣別。

——宛小姐既然不全知道這個秘密，他黯然地說，媽媽，可憐見，可許我借你家裏寫一封信告訴

她，請你替我親手交付呢？

——那麼請少爺到我家裏去寫，她點着頭答，我準替你遞到。

於是，秦婆子領了魯男子，下了田岸，徐徐穿過晒麥場，在夜暮四垂時，兩人踏進了那三間草屋。

二十五 最後一信

以下，就是他寫給宛中的信：

永愛的宛：

隔絕了一年多的我，今天得到和你通信的機會了。唉！可憐！我提起筆來，開首——開首的稱呼，就使我怔住。我還能稱你爲我的嗎？不配！不配，原是我對你說慣的話，你終否認。現在呢？我不是你的，你不是我的，是莫可掩的事實。但，不要緊，誰是誰的，那是佔有慾，本不是愛。愛能超越佔有性，才能永久。你許我叫你永愛的宛嗎？

永愛的宛，我在這現實世界，早死心塌地和你長別了。我這回的來，老實說，我不希望見你，且怕見你，我更不想老着臉和你通信。但人類的意志，常落在命運反面。我終於在童年嬉戲的秦家溪上，意外的遇見了你。雖然你遇魅似的逃離我，我已從你的眼光，舉動裏，窺見你寸寸恨苗，還茁芽、在深固的愛根。

我既親眼透視你內在沒斷根的愛，我又親耳聽見阿林娘轉告我倆婚姻破裂的祕密。啊呀！宛！你太可憐了！我勸你醒醒吧。戀愛流產，原是人生旅舍裏的家常便飯，再不要看做驚人的一幕，自尋苦惱，加重我害你的罪惡。宛，我真對不起你，我的確對你犯了不赦的罪案！然而我又有什麼辦法呢？

我祇有向你忠忠實實的自白，自白原是廢話，廢話也得說。宛，你聽！你祇當牠罪人的供狀，或將死者最後的懺悔吧。

那年雪霽清曉，廊闌上一席情話，就是我倆十年愛史的末一頁。從此，我便捲進不幸的旋風裏，才慟哭了小雄的慘死，接着遇到漢叔嚴禁我的登門，見面既絕了望，當然急轉直下的求婚。又誰料紋姑姑一座最堅固的撮合山，也被橫風吹倒。我的爹娘，還被我逼鬧不過，一再托人懇求，漢叔却始終堅拒。我還記最後一次，是汪鷺汀的傳言。漢叔竟罵我是浪子，料我沒出息！他斷不肯把如花嬌女，丟下糞坑。啊！宛，你是鮮花，我是糞坑；這句刻毒的話，對我是侮辱，對你是尊重；在你或者要否認，在我總應該承認。咳！父母的慈恩，真是如天如海！我的父母，固然爲了愛我，不惜低心下氣，替我請求，你的父母，也是爲了愛你，不願親情友誼，儘力保護。我倆還能怪怨誰呢？

永愛的宛，誰也不能怪怨的痛苦，是一種無可宣洩的痛苦。我灰冷，我委靡。我何嘗不想把自殺解除痛苦？但天天想自殺，天天老沒自殺。老實說，我沒有自殺的勇氣，我也沒遇到促進自殺的動機，假使小雄不受毒打，未必能下這大決心。我常希望遇到這種刺激，然而沒有，最知心的舅姊姊，不久，跟了華姊夫回婆家去了。我當然感到傷離；傷離不能幫助自殺。愛熱鬧的暖光妹，也和湯姑母隨了紀羣姑夫到北方去。我們家裏，陡現枯寂；枯寂不能鼓勵自殺。就是隨後聽到雲鳳慘殉的消息，我起了同情的悲哀；悲哀也煽動不了自殺。我恨我的生活，逃避不了生活。我厭我的感覺，除滅不了感覺。我好怯懦！我祇好拖曳在慘澹的人生裏，下意識地揀那可以脫賊身體的事都幹，幹，幹，漸漸皮

肉寬鬆了，腰腿疲軟了，精神麻木了，差不多成了不自殺的自殺。

當我的生命似斜坡般向下傾頹時，恰好我家裏突然出了兩件不幸的事故。第一，我的公寧叔從北方回來，在中途忽得了不救的弱症，到家不到四五天就死了。其次，錦姑娘得信奔喪，不料在公寧叔五七裏，竟捨了遺孤，投繯殉節。這樣兩個迅雷不及掩耳的奇變，使我精神上受了重大打擊。一則失去了尊長中最愛我的一個，不免愁上加愁，二則我雖耳聽見過死人，卻沒眼見過死狀；這還是我出世以來，第一遭認識了死。我在這兩次的死裏，看見了哮喘的壓迫，筋肉的痠攣，面目的瘳異，種種動作的醜怪。啊呀！慘酷！恐怖！不仁的天，爲什麼把人類構成這樣難堪的結局！

於是我厭惡了死，了澈死不是解決失戀的方法；我並覺得後死的比先死的更可哀憐，尤其是開首自殺的戀者，多少含有殺她的殘忍性。譬如我趁你情燄熾盛時，給你一個至慘的自殺印象，你怎能支撐你的小生命呢？那不啻我手刃了你。我是愛你的，如何要置你於死地？

我再不願死了。不死，怎辦？同逃，無路，私通，不幹。實在，我徬徨了。我強找了一條自慰的路，決定了守；守着你，非你不愛，守着你，非你不娶。

啊！宛，處在我這種孤宗重蔭的環境下，違反無後爲大的聖訓。守，可能嗎？讓一步說，我能守，那麼你能不顧父母之愛，無視環伺的十手十目，突破處女慣蒙的羞網，公然守你心許的不字之貞嗎？你不能守，我能單獨的永守你嗎？這些都是事實必要展露的過程，便是問題飄飄的根本。果然，我也曾拒絕過幾次他姓的婚議，反抗過兩遭嚴親的訓責，祇被幾句飄來的閒話，無端搖撼了。——你

真是跌子！祇能見你死活關了大半年，人家倒一聲不響的逍遙如舊。若不是全忘了你，怎會一無反動，聽憑父母去做主張？——這家夥幾另冷諷，直是打破我天良的致命傷！我絕不體會到你向來的性情，充滿了椒桂的芳冽，總鑽不透一件詩禮的錦被；也不想像你處在以摧殘爲愛護的慈恩氛圍裏，你縱有暗示的表現，也沒人來理睬你，更沒人來傳布到我耳中。我竟沒思索的怨恨了你，竟相信你眞忘了我，我的愛飄蕩了，我守的定力也跟着飄蕩了。結果，這回父親主張的唐姓婚事，我迷迷糊糊的任憑人家去擺佈了。

宛，若不是我今天親眼見你，我怎知你的真相？你何嘗忘我，我才真忘了你！不然，我怎能隨便任人定了婚？定婚，就是對我絕對的犯罪。自己做和任人做，一樣的犯罪。任人做的犯得更重，祇爲含有卸責的惡意。

那麼，我對你僅犯了這一個罪嗎？不，還有。丟了你，別定婚，固然是個莫可辯護的昧良罪，破壞我倆婚姻的主犯，祇怕你再也想不到還是我自身。若不是今天秦婆子親口告訴我那番阿林的話，連我自己一輩子也不會明白。你聽了我這句話，有些詫異吧？或者你要誤會到那回莽闖的錯認，鑄成終生之恨。不是，那是無心的，大概你也不會認做我的罪。我告訴你吧。那回錯認人的事，的確和我倆婚事的猝變有關係，你總該知道。那個錯認了的人，你始終沒告訴我，現在我曉得是汪鷺汀的姨太太了。但是你知道的是偶然不幸的碰上。其實完全不是偶然的事，是汪鷺汀慫恿你父親設計試驗我倆，用來證實他謊言的。他爲什麼要進讒，當然爲了破壞我倆婚姻。他爲什麼要破我倆婚姻呢？那

個理由，聽着非常突兀。然據阿林自己說：爲的是她。爲的怕她賠嫁，落在我手中，那是汪鸞汀親口講的。

吓！冤。我聽到這個消息，真使我置身無地，真使我不能不向你宣布我良心上最秘密的罪狀了。從前你因爲看龍舟的事，疑心我與阿林有苟且，那確實是冤枉。我的自白，並非欺騙你。你想，我倆是從搖籃裏種下的愛苗，何等根深蒂固！怎會爲了枝葉的阿林，輕易暴棄呢？照這麼說，怎麼會惹起汪鸞汀的疑妬，因阿林而間接來破壞呢？難道全是無理取鬧，和我風馬不及嗎？不，世界斷沒有無因之果。那麼爲了阿林生得靈俏動人，又是你的寵婢，我未免另眼相看；也許我的靈海裏，會爲她波動過些微波，滲漏到四圍的冷眼裏，偶然被汪鸞汀刺探去嗎？不，靈魂本是個最流動的怪物，祇要是人類，任你意志堅強，誰都保不住利那的搖動；意志未表現到行動，算不了罪。我現在要向你招供的，是一個事件，是一個——阿林也不肯說出，久埋在我心底的事件。

這事件的發生，還在看龍舟之前，是一個春社裏出會的節日。那一天，你父親請了許多男女客到你家去看會，一般依着C城的習慣，門檐下挂起一排書畫的白絹綠燈籠，三間門房，洞啓了兩間。裝上一桁回文雕闌；女座一面，還垂了幾扇墨色湘簾。大家很熱鬧的都坐在門口，等巡行列隊的來。我爲了你也裝妝輕抹的坐在簾下，格外的興高采烈。我正想借一句話，走過去和你親近。忽見阿林在簾內捱着，他在中間世界的石階上，招着街上叫賣的買青梅吃。這邊男客座裏的汪鸞汀，倏的鬼頭鬼腦的溜出去，緊捱阿林站了。他兩隻賊眼，死釘在她面上，一張嘴幾乎湊着。阿林祇顧咬着青梅，

毫無覺得。我不自知的勃然大怒，奔上前去，硬擠進他們倆中間，把汪鶯汀分隔開來。阿林纔回頭看了我一眼，又驚視着汪鶯汀，手裏還拈着半顆咬廢的青梅。我對她笑着說：『吃得好爽脆！也不分給我一點吃？』她正要把另一顆遞給我，我早就手拿了她手裏的半顆，往口邊送。她笑着說：『你不嫌酸嗎？』我咬了一塊，繃着眉遞還她說：『好酸！』她接着把餘廢的吃着：說『我愛的是酸』。我學着她口吻說：『你不嫌酸嗎？』她又對我笑了一笑。這種舉動，在我當時是莫名其妙的突發，彷彿要故意顯出親熱來。驕傲汪鶯汀，果然他忍不住氣憤憤地走開，阿林也被你叫喚進去，就算這一場的小笑劇演完了。其實，何嘗是小笑劇，簡直是流淚劇，觸發汪鶯汀陰謀的動機，構成我倆生離的結局，不爲這個，還有那個？那麼進一步說，破壞我倆的婚姻，除了我，還有誰？

咳！永愛的冤。罷了！罷了！這些認罪的話，說也何益？既不能消除我過去的罪惡，又無由輕減我良心的疚責，也不願學一般狡猾的輕薄兒，假裝誠摯的自責，討取些矜宥，再想騙誘你；可以不必說，不必寫，而我却不能不嘮嘮叨叨和你說，又和你寫，這是什麼理由？我痛痛快快的對你講了吧。你再不要相信戀愛是滿足人生幸福的一個寶物了！我見你還在怨恨，怨恨便是珍惜；怨恨現在，便是珍惜過往；你在那裏恨我，我敢說你在恨的成分裏，同時一定攙進一些矛盾的心理，會推己及人，暗暗地曲體我受了命運的摧殘；在你以爲祇要運命之神不作難，斷然可以完成我倆甜蜜的梦想，直到生活的末日。啊嗚！冤！你太癡迷了。世界戀愛，就是個沒有永久持續性的心靈現象，雖然偶有基於他種因緣而幸得維持的例外。如孽鏡臺前的鏡子，果能照澈人一切心境。我想，一般戀人的心裏，浮

現出來的，決不止一個人影。我和你從小形影不離，總算得專一之愛了。但，結果還是爲了愛的不純全，對你犯了種種罪惡；世上像我這種男子，不知有多少，或者有比我更壞的男子；女子也是一樣。我料想你當夜深人悄，燈前帳底，一定時時流淚，暗歎，甚且反覆耽味；明明是苦況，倒好像非此得不到安慰。爲的是什麼？就爲有一個未飄散的美妙溫香的遠影，縈迴在你的憶念，想像，夢魂裏，假使換一個境界，我倆的婚姻，毫無阻礙的如了願。一時的快樂，甜蜜，滿足，是當然。然我就不敢自信我倆的愛，不搖動，不隔閡，永遠和未婚前一樣，也許弄到破裂成了一雙可憎的虛設子。這並不是我的故甚其辭，你要知道戀愛是誰都捉不住的飛鳥，飄忽固當是牠的本能；而且名義未定的戀愛時，彼此口裏都喊着貢獻整個的靈和肉，實則彼此都藏起一部分的缺陷，討對方的喜悅；互相容讓，就是互相欺騙；等到功成分定，逐漸放肆，不容氣的各露本來面目，祇要性質偶有參差，無不叱離分裂。所以我對於戀愛的觀念，現在全了解了。我認定死才是戀的永生，離才是戀的維繫，婚簡直是戀的沒落。宛，請你不要快々的以未達到我倆結婚的目的，當做此生的不幸。我倆都覆蓋在無量慈恩之下，既無自殺的勇氣，追隨小雄和雲鳳，成就歷劫不變的愛，還是安安靜靜地在失望裏混過這一生吧。永愛的宛，失望是人生最美麗的情緒，也就是詩歌，戲劇，小說，雕繪的生命，我倆差不多就變成了這生命源泉裏兩個游離的生素，若不是分離，那得有這參加的倖運。永愛的宛，再不必傷心，也不須懷恨，過去未滅的愛的印象，我倆當牠做賞玩厭的一件藝術品吧。永永地綿延在不顯的心葉下，到離世的一瞥間，還許展現在迷朦的眼膜前，帶去深深的墓穴。永愛的宛，別了，我的話也說完了。我還

有一句最後叮嚀的話，就是：『願你長毋相忘。』

魯男子在草屋裏的粗木桌上，寫完了這一篇七八張的長信，心上好像去了一塊壓迫的重鉛。他就手交給秦婆子，吁了一口鬱悶的長氣，快步走出板門，也不管秦婆子送出門來，嘴裏連連說：

——這裏，我再不願留了，再不願留了。天不亮，趕回城去。

說着話，沒精打采地向着那一片迎親鹵簿燈燭光紅了半天的古堡而去。

第二部 婚

一脚划船

正月裏，狂風驟雨的一個早晨。蘇州閶門外，有一處各幫船隻會集的埠頭，叫做南濠。那是一條上東路西繁密大街的背後，沿河的長街，算起來是有二三里路長。那時在迷濛風雨中死氣沉沉地像對着山腰露厝的棺木般許多繫纜的船朝岸排列着，最巍大的南划子，無錫快船，常熟快船小的蘇州玻璃快船，直到最小的毛毛船，再小的送信脚划船，無一不有。但船儘管多，船戶可一個都不見，不是躲在後梢坪板下燒早粥，便是伸長腰躺在艙裏的空舖上打着牛草，早認定這一天是放工的日子了。

忽然，一個十八九歲的青年，穿着一身彷彿新製的皮袍褂，清朗的面容裏，含着一種易感性的不安，慌急地也不管淋頭的雨，撲面的風會立時弄糟他這身華服，祇手撐着一頂小油紙傘，從大街上的夾道裏直衝到埠頭。

——船家！他直着嗓子喊，船家！有嗎？

蕭蓬上沙拉的雨點，兩舷間憂咖的相撞，船底下嘩卜的浪波，樹頭上嘩拉的折枝，天上虎虎的風

響，簾際控控的水溜，腳底上鞋和泥吸哈唧察的粘音，就是沒有一聲船戶的答響。

他還是不斷地走，不斷地喊；

——有人肯到C城去嗎？如肯載我去，多少船錢我都肯出。

他喊過了好幾十號船，有一處在水站上，停着一隻單艙小C城船，有一個黑瘦的船戶，在後梢油漆下張望，向他的伙計指岸上走的青年說：

——喂！是魯男子；是個新結婚的新秀才。你還記得去年學臺放榜後，就是載他們父子回去的？你該想起那柳學台爲了他年輕才學好，考期和婚期，碰上一天，特別爲他把考期改後三天，弄得一班童生怨罵嗎？今天不知爲甚這樣性急，在大風雨裏叫船？

——喂！魯少爺！他探頭出了油篷。你雇船嗎？

——是，你是張二！好，你搖我回C。

——多大風！怎搖？

——你能不摸黑趕到，我肯多多出錢——出十塊大洋。

——不中，張二搖頭說，誰也動不了櫓？動，就闖禍。算不闖禍，進三退兩整天也搖不上十里，怎說趕到？

——我非趕到家不成，魯男子焦急地說。我再加十塊錢。

——有這樣的急，我勸少爺不如向輪船局單雇輪船，至多一百多塊錢。

——太貴了，我出不起。

——那麼祇有一法。少爺如不怕危險，叫一隻脚划船（註：用脚搖的小船），四個鐘頭包到。

——什麼叫做危險？魯男子面露喜色道。脚划船趕得到，就叫脚划船。你快去叫，快去！

船戶張二，果然從船艙裏鑽出，張着雨傘，跳上岸，去代雇脚划船了。

魯男子呆立在水站邊，滿身已淋得半濕，雖然上面還遮上油紙傘。他全不知脚划船是個什麼船，有多大危險。他心裏憂慮的，怕脚划船也叫不到。不多忽兒，忽見張二興匆匆的回來。

——叫到了嗎？他迎上去老遠的喊。

——叫着了，我替你省了二塊，八隻大洋。兩點鐘前包送到。船價交我代付我領小爺下船就開。

於是，魯男子跟了張二，一脚一脚，拖在泥潭裏，直到破岸的淺灘。忽有人鄭重的喊：

——先生，下船放輕些脚。船小，禁不起重脚！

魯男子抬頭，纔見好像一具梭子，硃身，黑篷，浮在水面；有兩支十字斜叉的大槳，張開在兩舷。

他欣然，又有些凜然；叫到趕路的船，欣然，這樣又小又輕，真的一片葉，禁不住重脚，是小事，祇怕容不了身，不覺凜然。

他看着說話的划手，半身浸在岸邊的河流裏，兩手按住全船，穩定後，他似服從軍令般，尖着泥脚輕輕跨上，還靠着張二揭起些蓆蓬，到塞進了僅容一身的艙裏。他沒想到，艙底有布褥好睡，有破

枕好靠；位置在交叉的槳柄下。坐不直，除了睡，沒別法，他當然緩和的躺下。張二取了船價，在船旁和划手嘍咕了一回，很露德色的告別，那划手也便登了他舵樓了。

——先生，划手叮嚀地說，開船了。一開船，船，我和你，就聯爲一體，合着性命。你要起身，吃或撒，得告訴我，我要傍住岸；翻個身，伸個懶腰，你得知照我，我要扳着槳；否則大家吃河水，不好玩！

魯男子唯唯答應，船已箭一般冒着風雨往前竄。他在這侷促的小天地裏，動作幾乎不可能，思想也驟成一個焦點：祇盼超過預定的到達時刻。

他甚事在蘇？他又爲甚不顧風雨，甘冒脚划船的險急不及待的要趕回？毫無別故，祇因早上接了C城一封急電，電文是：盼速回，瓊。這瓊字！就是他新娶老婆的芳名。那麼他很愛他新老婆，鷄毛當了令箭嗎？不是。他猜到電報是她具名，決不關她自身。他倒全爲他母親劉氏懷孕將產，雖然他父親在家，但他是最愛母親的，一片疑懼，都放在他母親身上，弄得神魂不安，恨不得一步就到家裏。虧得脚划船，真不同別的船，輕，銳，洪波竟失暴力；而且風減，雨漸小，更像剪刀破匹練一樣爽利，中途除他爲了小便靠過一次岸，都直溜的去，竟不到下午一點，已靠了C城南門埠頭。他給了些賞錢，便跳上岸，飛奔上山堤灣自己住宅而來。

他跨進門，歡迎他的門公，管帳，似乎都在驚訝地腹語：『趕回得這麼巧。』他越疑。正急步踏上前進內堂階上，遇到他娶不到半年的新夫人唐瓊，端着一碗紫黑的湯，纔從廚房來，突望見他，笑嘻嘻

嘻地喊着：

——噢！……

他不等她說下去。

——家裏……他慌着問，家裏出了什麼事？

——恭喜你，她坦然答，添了個小妹妹。

——娘好嗎？——喂！手裏端的什麼？

——再好也沒有，她含羞說，你倒回來得恰好。——這不是別的，是益母草湯。你別多疑。

兩人一面講，一面走，話沒落題，早從後堂小側門裏，轉進了他母親臥房。

他顧不到和瓊搭話，也沒有看滑商前是些誰，一眼注定了他母親劉氏。見她半坐半靠的仰在一大堆斜坡般的被和枕上，臉紅潤，眼半閉，大概全夜不能睡，乏了吧。那是達生編上規定產婦的刑期，沒有奇，他轉放了心。但他的步聲，反驚開了劉氏的眼。

——誰叫你回來？怎麼快？

魯男子早挨坐娘床邊，看着腳後，伏着身，手撫摩被角下，襁褓裏一個洋娃般的紅粉孩。驚異着一隻小眼骨靈碌的對他看。

——我接到電報，他隨口的答，今早，就冒雨趁脚划船來。——你們瞧！多好玩！我又添了個學

生。

說着，回頭向站在帳邊接過瓊端來的益母湯，想送上的蕙姑，靠床抽屜桌那頭錢櫃上，並坐的阿藤和芷春笑了一笑。

——怪道！劉氏喊。誰打電報？冒險，趕回，幹嗎？

——她，魯男子笑指着瓊說。

——瞎說！瓊突然漲紅臉，吃驚地說。我何曾打電報？

——別賴，電上寫着你的名！

——真沒有，她着急說，我打的我不是人。你別冤人！

——許是爹打的，蕙姑狐疑的說。

——不會，阿藤說，剛纔爹還說過，別告訴大哥，讓他在岳家多住幾天。況電上寫明嫂的名。

——爲了婆婆坐產，易氏坐在窗口，向瓊微笑說，打個電，也是孝順媳婦。

——電上怎寫？劉氏喝着益母湯說。

——寫的『盼速歸』三字，魯男子說。

劉氏向瓊一笑，大家也機械地都對她笑。她被這些笑眼的環繞，坐不住，不發一言，走了。

魯男子忙着要看奶娘抱起新養的小妹妹哺乳，沒留心到瓊的舉動。

——電報定是嫂嫂打的，阿藤低低向芷春說，不然，怎羞得逃了。

可不是，芷春笑着答，並且她昨天發了燒，還咳嗽得很。

——電報是誰打的，魯男子抬起頭，插嘴道，我不問。若說我，趕回全爲記望着娘，要是她，我會這樣着急嗎？

——你的心，劉氏說，我很知道。但小夫妻要好，就是家庭之福。我不像人家的娘會吃隔代醋。這句話，引得滿房哄笑。魯男子雖也跟着笑，心底却不放心瓊的突走，有些忐忑不安。瞥見帘縫裏，瓊的丫頭桃玲，在探頭張望。他假裝閒步踱到門口，做了個問的啞勢。

——小姐請你去，桃玲低低地說，她等着呢。

他看那丫頭說了，轉背就走。他祇得推託要到祖母齊氏房裏去，在那裏祇打了一轉，也問答了幾句話，忙一溜烟的向後堂樓上新房裏奔。

他掀帘踏進房來，原想問明電報的究竟。一眼望見瓊垂倒頭坐在沿窗靠裏楊妃榻旁一張椅子上，默默的在那裏發悶，看他進來也不理，反弄得開不出口。

——今天，他趁勢躺在榻上，一面伸着懶腰，搭訕着說，脚划船把我累死了。

——誰叫你累？她眼也不抬，氣鼓鼓地說。

——不是你嗎？魯男子挨在她膝旁，仰面帶笑的問。

她扭過身，臉轉向窗，向外面望着。

——噢！她帶酸聲的說，連你也不原諒我。怪不得大家一口咬定了我。

——這有什麼要緊？就算是你打的，也沒犯規條！

——你怎知道？你不見大家都笑我嗎？笑什麼？笑我迷戀你。女人迷戀男人，是家規裏不容許的；換句話說，就是婦人的不正經。況娘又多心，若電報不是我打，你趕回來當然討娘喜歡。最壞的是我病了一天，現在這筆賬要記在我身上了。你倘或不去查明，連你的辛苦也白饒。

——怎麼去查？

——到電報局，她急切地說，你去查明電稿誰送。快去！去！

魯男子被催逼得沒法，懶洋洋地在床上爬起，拍着她的肩。

——那麼你別哭，我就去。

——誰哭？她回過臉，向魯男子一笑說。我爲的是表明你的孝心，我有什麼？……不必說了！走吧。

魯男子慢慢的走出房，下樓去了。

這電報是誰打的呢？據電報局說是一位美麗的女子，她姓齊。

第三部 戰

一 想像中的女兒

恰正是十月初旬，一個黃漫漫薰得日色像褪色金箔般的落沙天氣，籠罩在瀟寧鐵路南京車站玻璃大鐵柵的長形月臺上。那時臺上，中間，剛搭起一座簇新的青松枝和五色綢交縈著的綵牌樓，用金絲絨堆出『歡迎新省長』五個摩窠大字。那牌樓頂上，交叉起兩面五色大國旗，在慘澹晚風中有氣沒力的搖颺着。車站賣票處高懸的報時鐘，已鏗鏘地敲過了五下，超越了上行的早班快車到站的時刻了。

從南到北差不多二三十丈長的一條水泥舖的大月台上，擠滿了一堆堆等上車的男，女，老，少，對着路邊各人身邊暫放的包裹篋箱，一個個昂頭掂腳，向前張望，顯出焦燥失望的神情，越覺得未冬先寒的秋陽，斜照到新禿的獅子山頭模糊的林木，都變了黃瘦的病容了。

就在那一大堆候車客裏，有兩個紳士模樣頭等貴客，一個穿着一身嶄新軟領軟袖的時髦西裝，是個瘦長條子，一張削瓜的淡黃臉上，嵌着兩顆輪轉不定的露光大眼，一望而知爲自不命凡的議員；一個打扮得像普通文士般青緞馬褂，灰嘩噉夾袍，但生來矮胖而精悍，拿翁的髮，威嚴的鬚，倒帶幾分

軍人氣概。前一個嘴銜着一支香煙，手裏舞弄着一根司的克，後一個膀臂下挾着一個黑皮公文包；兩個人很親密地肩並肩往來在月臺上，一邊邁着緩緩的步，一邊講着低低的話：

——早班快車又誤了點了，矮胖的說。難道魏省長會突然的來嗎？車誤了鐘點，使我這當平督軍歡迎代表的專員倒起了惶惑。

——沒有的事，瘦長的顯出非常堅決的態度說。老魏還逗留在揚州呢。他這回到任的布置是格外慎密。他還在那裏等一個信任的朋友商決一切哩。我是知道的。到底老魏是本省的省長，我們主張省治的，全該拿出些良心來，去幫幫他的忙。所以我也特地去走一遭，和他談談。

——仲長兄說得是，矮胖的手撚着威廉鬚微笑地道。我們固然該去扶助老魏，可是我們也不該太歧視了平督。平督是北派的武人，省治的主義，當然和他們統一的觀念，是根本衝突的。然而這回魏省長的重來，他不但不反對，反而派我這本省軍官去歡迎，也足見他們順應潮流的識度。

——啊？仲長瞧了那矮胖子半晌，驚詫地喊道。余老二，虧你算是平督的親信人，怎麼連魏省長這回得以安穩到任的許多經過，你還茫然嗎？這裏邊雖然原因很多，但偶社的同志，也是助成這事原

力之一……

仲長正待說下去，忽然月臺上一陣人潮波動，迷迷的濃煙噴薄中，汽笛烏烏輪聲軋軋的火車蜿蜒到站了。

南京站，是滬寧路綫的終止點。凡火車來往，遇到起站和末站，添煤，上水，裝卸貨物，總比普

通站口，多耽擱些時間，乘客登車常常是從容的。獨有這天的車，爲的耽誤了一個鐘頭，一時上下的客，突然心急慌忙，前推後擁起來。

仲長和余老二立時剪斷話頭：各奔前程的向着頭二等車車室的門口，在人堆裏直搶上去。正手扶銅柱脚踏到梯級時，忽聽背後月臺上有人高呼：

——喂——章大哥！喂！章大哥！

仲長還沒回過頭來看，余老二倒在後先接上嘴，喊着道：

——喂！魯先生，你急急忙忙的從那裏來？喲！咱們多時不見，你清瘦了！

——嘎！原來是拜蘇先生！你們約會了一塊兒動身嗎？到那裏？是不是上揚州？

此時，章仲長已跨上了車，被牽着攀登的男女旅客們推挽得留不住腳，勉強略旋過半個圓來，在眼角裏，方看清楚，在一大溜下車出站的人浪裏，現出了一個斑白的短髮，黑裏帶微褐的八字疏鬚，深癯而熱情的面，正沉浸在昏黃的斜陽下，洗伐出肌膚上一縷縷積壘的綉紋，每一縷綉紋裏，彷彿全銘刻着人生戰場上一度的瘡痍。這正是飽嘗了五十年來人世間哀樂滋味的魯男子；一邊喊出那些話，一邊催緊了脚步，眼望着章仲長站定處，隨在余拜蘇的肩後，也上了車來。

——我們正是上揚州的，仲長搶着接說，但是不期而遇。老魏正等着你呢。你怎麼倒到了這裏？魯男子回顧了余拜蘇一下，忙給仲長拱了個暗示默默的眼色，淡淡的道：

——你們快各自尋到了座位再談吧。

三人魚貫的進了頭等車。看着頭等車的散坐已擠滿了，只賸一個位子。仲長就讓給余拜蘇，自己另找了一個房間，一邊全佔着女客，魯男子認爲相宜，拉着仲長坐定了。

——不是我埋怨你，魯男子挨緊了仲長，低聲說，實在你太粗直了。那些話怎好在拜蘇面前講。

——我忘了他是平督的代表，仲長很坦白的說。到底你爲什麼不去？我知道丹崖省長等你的商權大計，決定了才來履新。你爲什麼不去？政務廳長一席，也許就是你，我們希望你得到這個地位，實現偶社的主張。你爲什麼不去？

——咳！我委實的不能去，魯男子悽然的說。章大哥，請你也不必來追問我不能去的原因。但我已替丹公全盤計畫了一下，詳細的寫好一封信在這裏，連政務廳長的人選，一起代他預備了。正沒人送，恰好今天遇見你上揚州去，那巧極了。所以特地跑上車來找你，託你稍帶這信，那就和我自己去了一般。若說我做政務廳長，無益於老魏而有害於我，偶社也未必得計，我還愚不及此，千萬請好友們斷了這個希望。

月臺上吁吁發出幾聲銳利的口笛，開車的時刻到了。魯男子忙和仲長握手告別，跳下車來。恰正魯家的老人家魯升接不着主人，慌得東張西望的亂找。一下子，被他發現魯男子站在月臺邊，正仰着臉，和半身探出在車窗外的章余二人，趁車輪初動之際，作最後的周旋。魯升搶一步上前見了，魯男子一見魯升，臉上立刻變了色，急急的發問：

——姨太太得怎麼樣？還在吐……？

就是兩個愛的僻見：一是對於人的，『本省之愛』二是對於家的，『女兒之愛』。

爲什麼他獨愛本省呢？他何嘗不想愛世界，但大如一星球一世界，小如一酸棗一世界，世界太繁多了，愛不勝愛。他何嘗不想愛種族，但既有歐亞美非澳地域的隔閡，又分黃白棕紅黑色相的異同，再加以文野強弱程度的參差，愛無可愛。那騷他天經地義的只有愛國了。是，愛國是做國民的鐵版義務，當然。但在魯男子眼光裏，這愛國兩字，已變成爛盡了血肉的骷髏臭空殼了；連死人不償命的一付好嘴臉，不過是背了人偷畫的一張假人皮，誰都披得上，誰都揭得破。他看着中國從庚子戰敗，戊戌政變以來，愛國呀愛國的聲浪，已高唱入雲了二十年來，到底生出了幾個真愛國的人，做成了幾件真愛國的事？唉！說也慚愧，有限得很。那裏中國人難道天生的沒愛國心嗎？不，人類的心，總是差不多的。別國人懂得愛國，難道中國人就不懂得愛國？那斷斷不然。請你放開眼看一看，滿蒙，回，漢，藏種族這樣的複雜，二十二行省，三特別區域疆域這樣的廣博，血脈，氣質的各殊，語言，文字的互異，風俗習慣的不同；說遠些，同一封建之下，內之則稱爲公，侯，伯，子，外之則呼作蠻，夷，戎，狄，說近些，一個統治權內，北人常輕蔑南人爲糟豆腐，南人亦歧視北人做侏子；聚集許多漠不相關的人民，硬叫知疼着肉，驅迫無量繁雜不容的部屬，高談一道同風，這如何弄得好呢？所以天天講改革而腐敗愈甚，人人談統一而分裂更多。魯男子十年來，在政潮裏打了幾個翻身，漸漸地覺悟到世界各國，無國沒有真愛國者，惟獨中國不常有，就算有，也不是真。是什麼理由呢？祇爲各國國境縱大，斷沒有中國那麼廣漠無邊，國情縱殊，也沒有中國那麼紛紜錯迕。處在中國

這種狀況之下，若會生出普遍的愛心，那麼泉水可以無源而流，草木可以不根而榮，寧非怪事？再進一層說，在從前專制的時代，還可以把權威來維持若干年的統一愛，一到現在政治極端自由的潮流中，人人顯露真面目，處處發揮真特性，接近的愈接近，衝動的愈衝動，強不同以爲同，是萬萬做不到了。你試看通都大邑間，佔有勢力的，祇有些幫口：不是寧紹幫，就是廣肇幫，否則便是西幫，川幫，各省有各省的幫，絕看不見中國。你試到政治集團裏，呼號最盛的，祇有自治；可並不是統一的德謨克拉西，有的便是些蘇人治蘇，浙人治浙，川人治川，湘人治湘等的奔走宣傳，也看不見中國。魯男子就他政治上的經歷，斷定中國人不知愛國，祇知愛地方，換一句話說，就是各人愛各自的本省；本省，實際就是他的本國；愛省心，實際便是愛國心的縮本。從民國開始以來，一班野心家，沒有看透這一點，還想沿用秦始皇的老政策，侈言統一，殊不知國體變了，政策當然要隨着變，政策不是抄襲就能成功的，當然要參合國情而定，否則無有不愈弄愈糟，越走越遠。在魯男子此時的意見，欲整頓中國，祇有將全國的政治區域，就居民的語言，氣質，風俗，習慣相接近，再加以經濟的調劑，重行劃定若干新省區，由省選出代議士，組織省議會，制定省憲法；各各獨立的施行使它儘量發揮愛省的精神，以後就各省中不能自決的數大端，循世界的慣例，授權中央，組織強有力的中央政府。這個政治，魯男子叫它做新分配的分省合治制，這就是魯男子的省治主義，也就是魯男子愛本省的主張，他的主張，對於東亞和平，也是有理由的。

爲什麼他對於家，更愛女兒呢？魯男子既是個感情偏勝的人，對其一家骨肉，父，母，兄，弟，

妻，子問，雖人事或有參差，而天性當然一致，何所不用其愛，何爲獨鍾於女兒？這不是他本性中天生的僻見，那是他生活際遇上逼成的變態。說破了，毫不稀奇，就是物以罕而見珍，事因難而成巧，兩句成語，便是最貼切的註腳。你想，他從小就是父母雙全，上有嫡縱他的祖母，愛護他的一個叔父，兩位姑母，中間呢，他雖是獨子，然諸妹成行，歡同棣棠，同堂姊妹，說若親生；閨房之內，縱就圓缺不常，不敢自誇滿足，但式好無尤，不聞詬誶，又有他最後的愛人，甘心做他副室，下面呢，前後連舉五姬，大的已大學畢業，薄有成就，小的或在校肄習，或繞膝成歡；這些人生的享受，在他入或且詫爲奇福，而魯男子得天過厚，又都不期自至，反而看得平常，大有得福不知的情況。祇有女兒，論人數，也佔有過三個，可是第一個叫做阿妍，是他髮妻唐瓊所出，投懷不到百天，便隨死。母而去，末一個，小名魯男，是大姨莊五宜的女兒，居然寄筆了七個多月，三日驚風，明珠墜掌而碎；如今僅存一個現在夫人荀叔玉所生的若安小姐，已長成二十二歲了。和當初的宛中一模一樣無人不讚她美麗，和聰明。是，這倒不是法蝶，是實在的美麗；紛團似吹彈得破的臉色，雕像般長短不得的身材，神采內含，眼波流慧，瓠犀不露，笑靨常春；是的確的聰明；讀書多妙悟，作事具靈心，談言微中，使人解頤，著手成春，翻新視巧。魯男子得到女兒，既然如此艱難，又如此的稀少；今却得着個如此稱心滿意，似乎又可以寄托幼年戀意回顧的女兒，那自然要比任什麼人都看得寶貴些。況且，這位小姐又無微不至的尊重她父親，絕不同平凡的孝順。這固然由於魯男子自幼親手薰陶而成的緣故，然大要爲的這若安小姐血管裏，受得父性熱血的成分超過母性的成分百分之六十以上，所以天性

的凝結力，有不可思議的偉大。若論形迹，若安終年隨母在上海，而魯男子却服務居南京，一年中能有多少會合的日子？然惟其會少離多，天性之愛，因遏抑而愈摯，這也是心理學上的一條公例。每逢魯男子來到上海，便是父女倆歡聚天倫的好機會。魯男子的文學工作，每喜在夜深人靜；那時他人也都睡了，只有若安默侍在側，寸步不離。無事時，看看小說，打打手工，一奉呼喚，或整理文具，或應承茶點，不辭辛苦的殷勤服伺，非等魯男子上牀後，掖好被窩，放下帳鉤，決不先睡。魯男子生性好談，就在家庭間，也不願虛凝嚴君模樣。遇到他高興時，最願意兒女輩圍繞他，不拘形迹的談天說地。若安深知她父親的脾氣，祇要看見母兄不在面前，她不肯讓父親感到寂寞。她像啾啾的小鳥，依戀不去；沒話也要想出口來。她口才既婉約而含幽默，態度又溫順而活潑；隨便議論些書本上的古事，講說些戚友聞的新聞，定要引得魯男子嘻笑顏色溫順而滿意。魯男子易感的習性，往往無端的會尋愁覓恨。其實，若安也受了這種遺傳性，但女性當然不比男性的易於顯發。然自己雖不顯發，而感覺同性質人的感覺，格外敏捷，所以第一能體察魯男子氣色的，也祇有若安。她祇要瞥見魯男子的眉頭一蹙，別人漠不關心，她早警醒似的已變着法兒來移轉他的精神，變化他的境界，或嬌癡地要求陪她去遊園觀劇，或懇切地強逼替她講書改文，總要把魯男子無形的陰鬱吹散得一絲不留方罷手。總之，凡是魯男子的憤怒，經若安一笑就平靜了。魯男子的痛苦，得若安一言就撫慰了。政治上的奮發，若安暗增他的勇氣。家庭裏的糾紛，若安潛化他的不平。在魯男子看若安，不獨是掌上珠，簡直是心頭血，不獨是分身的塊肉，簡直是生命的光明。這麼着，無怪乎魯男子集中了一切的愛，完全傾

注到女兒身上了。這就是魯男子偏愛女兒的理由。

誰料得到呢？魯男子一輩子講的是愛，一輩子就吃了愛的苦。愛，就是魯男子的不祥物。且不用說他愛本省，本省始終脫不了做不名譽的強民，暗中奮鬥了幾回，依然嗅不到一絲政權的餘香；就是，愛女兒，他祇願命根似的一個女兒，不想沒多時，忽被命運之神劈手奪去，僅留下愛影的輪廓。在先幾年，若安恰交十六歲，魯男子得了她同意，和她荀氏季舅的幼子定婚，也是個有志的青年。大家都認爲一對璧人，姻緣美滿。初不料定婚不到一年，一場傷寒，把她的未婚夫葬送了。魯男子生怕悲傷，特地把凶耗瞞起。原想另覓良緣，提早出閣，等到說明舊恨，而已得新歡，萬疊愁城，霎時飛渡，這原是魯男子細意體貼他愛女的一種計算。事不湊巧，有一天，若安到一個戲園去聽戲，無意中遇見了未婚夫的母親。那母親一時感觸，忍不住對她流淚。若安自遭不幸，早著疑心，不過女兒家而嫩，不好根問吧了。如今看見這種情狀，她是個機警人，豈有不立時覺悟的道理。從此態度大變，茶飯無心，雖不縱聲痛哭，但眉頭頰際，時泛淚潮。魯男子夫婦百般勸慰，僅僅還你一些強笑承歡而已。

這樣的敷衍過了一年多，若安的神情間，似乎把悲懷漸漸淡忘，魯男子略覺放心一點。然若提到婚事，總是堅決拒絕。魯男子深知女兒的性情，也不忍過分強逼，就一天一天的就擱下來了。

直到這一年的七月中旬，魯男子正忙着他的舊長官魏丹崖，奉了中央的新命令，又放了江蘇省長。他是個主張省治主義最熱烈的人，本省人來長本省民政，當然爲省治派所歡迎，況魏丹崖是他會

經擁護過的人物，又向來同情他的政見，益發惟恐其來之不速了。魯男子此時最掛慮的是平督軍的反對。他看着長蘇的命令，已發表了五六天，平督尙沒有表示歡迎的去電，知道生了問題。幸虧在平督政權下，也充任著編譯局局長的閒職，平時和平督左右的重要人聲氣相通，往來無間，又有省治派中偶社的同志，有充議員的，有做律師的，也有爲官吏的，如周文詔，章仲長，鄧丕功，黎維淵一班人同心協力，互相友助。魯男子的做官，本不是慕虛榮，也不是謀實利，祇是相信着自心的一種信仰，一直線的趨赴他信仰的目的，時而奮發，時而顛覆，他都不管，政局百變，他的信心不變，常借着一個閒冷的機關，做他浮沈政海中永不滅的燈塔。他這次就利用這個機關，借助着許多朋友，多方的設計，無形的獻策，促成新省長到任的實現，漸漸把平督反對的意思打息了。他正在志得意滿，探到平督表示歡迎的電稿已送了簽，忽接到一封蘇州的急電，是他夫人荀叔玉發的，報告他女兒若安在外家病重的消息，囑他速歸。這他一驚，不啻打了一個青天霹靂。

他一切不顧，立刻叫了二姨余懿君來，叮嚀了幾句珍重孕體的話；——那時懿君懷孕將近足月，身體非常荏弱，心裏不願她夫主遠離，嘴裏可不敢強留，祇得忍淚應話。魯男子別了懿君，連夜乘了火車到蘇。

魯男子趕到蘇州，看見她女兒，第一最刺他目的，若安臥病的牀，就是她未婚夫絕命的床。原來若安從定婚以後，從沒到過外家。這回忽地自願隨母而來，無意中落入這不幸的窩兒。她睡不到十天，就起了胃痛病，後來變成可怕的惡瘡，更轉成水米不納的嘔吐，翻騰倒肚，日夜不休。這樣一連

六七天，她母親發電招魯男子時，已差不多百醫無效，羣醫束手了。等到魯男子來到她病牀前，早不開口了兩天，聽見魯男子含悲地喚她，拚命似的祇半睜着悽迷的眼，伸出瘦無可瘦的一隻嬌小玉手，搭在她父親抖戰的手上，喉中迸出幾乎聽不清的一個爹字，長長的睫毛下湧現兩顆晶瑩的淚珠，等不到滾落，又昏沈不醒了。

從魯男子來後，若安的病情又變，嘔吐倒止了。但神經錯亂，忽明忽昧，病勢益發嚴重。

魯男子連日體察女兒的病情，來得凶險古怪，明知和這觸目驚心的舊床，一定發生了重大的關係。他暗地裏不免要怪怨他夫人叔玉的疏忽，不會體會到女兒難言之隱。如今大錯鑄成，後悔無及，又見舉家正在憂惶之際，更不忍出言詰責。祇苦了他啞子吃黃連，眼見平生惟一寶愛可以寄托心靈的嬌女，受病魔百樣的摧殘，真急得他像沒了頭的蒼蠅從朝到暮團團轉的躊躇，一心祇想救治；弄得煙霧騰天。呼號震地，無醫不請，無術不施；白白的搓着手，頓着腳，忙亂了十天，還是眼睜睜地看着他心頭肉，懷中寶，被死神橫拖豎拉的奪去。這是他生活裏一個天昏地黑的境遇，自從和宛中失戀後，這是第二個焦雷。

從若安氣絕後，荀家雖是她外婆家，又是未過門的舅姑家裏，但終究是異姓，怕人家避忌，魯男子最不願強人所難，立刻借租了荀家間壁浙江會館三間大廳，做了棺殮停靈之所。

魯男子在繁忙和悲痛膠擾不清中忽忽過了幾天。有一日，他於無可慰情之中，忽生聊勝於無之計，也不管迷信不迷信，合禮不合禮，竟勸議辦起若安小夫妻冥婚的典禮來。正在和他妻兄怡菴討論

冥婚儀制和地方習慣，便是得了南京懿君胃病發作的信，也不會理會，祇想辦完走。

忽然，魏省長從揚州寄來一封快信，告訴他平督迎電已到，自己先到揚州，想在那裏布置好兩件重要問題，然後到任。特地等他前去商決，囑他火速前去。

你想，魯男子是愛本省的心和愛女兒的心，向來一般熱烈的。現在女兒之愛，已落了空虛，江蘇省不啻是他第二個愛女了。一遇到可以協助的機會，豈有不急起直追呢？

當然，一刻也不肯就攔的趁着次日早車啓行。原想到鎮江，轉揚州的。誰知道呢？才上得車，從家裏派人追送了一封電報來。

魯男子瞥眼看見電報是南京來的，心先慌了。撕開來看時，祇見寫的是：

『三主母嘔不止，危，速歸。魯升。』

嘔？這是犯心的一錐！他愛女的死，死在嘔！噁噁的慘呼，依稀在耳，豈堪再聞？況懿君又將臨歿？非愛女病，他何肯遠離？今愛女死，愛人忽犯同病，不歸，心何忍？歸，又何以對魏省長，省政誰與決？數月來苦心付東流。在一條愛的軌道上，突出交叉的岐支，魯男子此時，眼前縱橫的客座，都看成了錯迂的迷網了。

倏地打開一黑皮公文包，抽出幾張信紙，鋪在膝上，握了一枝自來水筆，低到頭，在車輪震抖得落不定紙時，飛也似的歪歪斜斜只管寫下去寫了數行，又停了筆，眼望着車窗外凝思。

——最緊要的，他低低自語道，政務廳長人選。論理，該任蘇賢。但蘇省派別多，動啓紛擾，况

魏省長自命超然。老於從政，斷不肯取澈底態度。與其招空穴來風的新人才，不如直截了當地的主張請原任洪廳長聞紹來蟬聯，既得平督歡心，又避免各方爭義，這是最機警的入手方策。非我誰能替他獻這議？

他一邊咕嚕着這些無聲的獨語，一邊描畫着半真半草真正點蹄鳥跡的字；足足消磨了三小時的光陰，耗損了十來頁通用的箋紙；有時支頤冥想，有時下筆如飛；一站一站的旅程都在春蠶食葉聲中鳥鈔般飛過，滿坑滿谷的乘客也不管他筆鋒一掃，恍入無人之境，連行車時刻表脫誤了一小時全不關心了。等到寫完，自己從頭至尾重看了一遍，才吁了一口長氣。

——這就行了，他把信封釘完密後，彷彿自解責任似的說。什麼事都計畫到了，什麼話都說了。我到揚州面陳，也不過如此。好了。揚州可以不去，還是遲到南京去看懿君吧。啊喲！天可憐！不知道她病得怎樣？

人聲鼎沸，汽笛烏烏的停了車，往外看時，恰到了鎮江站口。魯男子倏地坐立不安起來。他此時意象中，湧現了兩個迷幻的遠景：一方面是一個鬚髮蒼然的老長官，滿懷着愛護地方的血忱，在那裏如饑如渴的企望他，這如何可以使之失望？一方面是一個病骨支離的同命人，強留着生死關頭的殘喘，在那裏望眼欲穿的盼他，這如何可以使之空盼？兩處斷不能同去，捨一擇一，該捨那個，擇那個呢？鎮江，是個決定點，不容你有游移餘地。若赴揚？你下車。否則你就補票。

就在這兔起鶻落的一刹那間，魯男子的頭腦昏沉了，思想停滯了，迷迷糊糊中車輪碌碌的轉動

了。他咬着牙，閉着眼，死活不管的挨過去了。凡人遇到兩難到沒奈何的時候，往往有這種不自知的解決，實在就是人類的弱點。魯男子今日，便陷在這個弱點裏。

魯男子既然挨過了鎮江，當然補了票價直赴南京。此時惟一的希望，就是要把在車上寫就的長函，托一位妥當的朋友帶去。還算他碰得巧呢。居然在到站時遇見了同社的章仲長，居然把書函託妥當了。他才能心安無慮的坐了自己來候的車，回新建村的別墅。

魯男子一路行來，把這些時經過的事：一件件和外面車輪的旋轉在地上一般，旋轉在他內在的心地上，印成不可磨滅的轍迹。

他在火車上，全神灌注在懿君的病，思念女兒的心已拋在九霄雲外。如今知道懿君沒甚麼危險了，若安的一言一動，又蔓延到他心田裏來。他無端想起若安病中幾句若明若昧的囁語：

——爹，我從沒到過新建村你的別墅裏。這回如果我好了，我不到上海去了，我要跟爹一塊兒去學種花，在一塊兒伺候爹幾年。

可憐這些中心久藏的希望話，迸露在臨命昏迷的境界中，當時便深刺入魯男子的耳膜，至今淒斷餘音，在未望見新建村牌樓時，彷彿還在晚風中若斷若續的激盪着。

魯男子正在沒法自解的時候，一抬頭，忽見黃雲撥霧中，飄揚着十來株參天的高柳，只見那柳梢頭，正矗立着一面花花綠綠的旗迎風狂舞。他認得是德國領事館高揚的國旗，一眨眼，他別墅的屋角已湧現在他面前。不知不覺間，把他沉鬱的心境，突然活躍地喚醒過來。

真的醒了嗎？只怕未必吧。他自以爲醒，或者是更迷了。迷，就是他的生活力，就是他生活的意義，標的；換一句話說，就是自己創造的希望。他每遇到一個迷夢破落時，必要立地另造一個新迷夢，高掛在他生活的前路，做催逼他前趨的新希望，他在政治上是這樣，家庭間也是這樣，其實，這一忽兒，在他意象上條湧出了一種奇幻思想。他沉迷在愛女兒的迷夢中，猶之乎他沉迷在愛本省的迷夢中，這是他兩種根本迷，不必說了。他現在自認爲醒的，就是覺悟到專一悲傷過去的女兒，是近於癡，癡，是回顧，回顧，是要不得的。他要避免癡，於是他只得逃去現實，虛構理想；理想是前瞻，前瞻的變現，萍奇即幻。什麼奇幻思想呢？就是希望未來的女兒。

懿君不是現有身孕嗎？安見分娩下來，不是一個女兒？不是一個宛中般的女兒？在懿君流產了數次，好容易將護到足月臨盆，照舊習慣想，當然盼望生個兒子。然在魯男子恰恰相反，倘若安未死，還可隨便，目前却動了不重生男重生女的偏見了。

他一路行來，蹙緊的眉頭也舒展了，凝定的眼光也活動了。他心上萬念都除，一心只設想懿君這回如果真生女兒，依着理想，必定生得秀麗聰明，必定和若安宛中可以不相上下，雖然得來太晚，然慰情勝無，到底有了一個女兒，灰敗的精神，頓時興奮了許多。

他又想到大文豪葛俄，有一個鍾愛的女兒蘭寶鼎替他編訂文稿，輯集圖象，故惹起他戀人許蓮德的妬恨，文壇傳爲佳話；大仲馬也有一個佩丹兒繼承他的小說天才；戈恬得到一個支那化的孫女裘珥，進到她的書室裏，只見支那書，不見一冊外國文，終究成了白玉詩集的偉著。提到這些故事，足

見一個文學家都有一個女性的化身，遺傳自己的想像美；因為一切美，無不發源於想像，只有女性能表現想像美的本體。他既自負是文學家，怎麼缺少一個想像的化身呢？

他正沉思着，馬車已越過了一帶水泥磨石牆，進了兩扇青灰色的大門，繞着一條鬱鬱蔥蔥檜柏夾峙的環形馬路，來到一座兩層穹形立柱廊的大洋樓階前，這就是魯男子寄寓的別墅。

魯男子急忙跳下車來，顧不得一羣婢僕輩的上前迎見，三腳兩步走過客堂，跨上轉灣梯，逕奔西首自己臥房裏。他一踏進房門，第一進他眼臉的，就是蕊君瘦削的面龐，憔悴的神情，憂鬱的氣色，正半坐半臥斜靠在吊起半邊白珠兒紗帳的一張方柱大銅床上，在朦朧的暮靄餘光裏，望見他來，強裝着微笑道：

——啊！你也回來了。你知道嗎？我險乎做了若安小姐第二！

——可不是，魯男子早坐到床沿上，斜坐着身，親懇地說，僥天之幸，你止了吐了。——我若不接你病急的電，我早到了揚州，去看魏省長了。

一星期後，這位太太生產了，生了一個男孩，雖然大家向他道喜，但是魯男子大大地失望了。

二 芝草無根根在江南

——我們周校長要在這裏處罰一個人，快來了。我們等着吧。看她判斷得公不公。

——罰誰？爲什麼？

——除了她，誰會淘這種新鮮氣？大概『四不懂』的紙招貼發作了。

——她？噢！定是十一紅那怪孩子！啊！真的。大家轟傳着牆上貼的『四不懂』奇文，我沒看清，到底怎麼一回事？

——噢！你枉叫做校裏的女偵探，連這段新聞都沒有攪清，笑話，笑話！讓我來說給……吓！來了。

這是一男一女兩個十七八歲的貧兒院高小二年級學生，在校中一間大講堂上，排椅裏挨坐着對談的話。兩人一色穿着黑羅布的校服，深灰的布褲，神氣都帶些寒苦相。第一個開口的是個男生，口音是北方人，一張鷄心式的瘦小臉盤，嵌上兩顆穿梭不定的胡椒眼，鉤鼻，翻唇，望而知爲不安詳的頑童。他學名叫詹有學，人家傳說是平督夫人女傭的兒子，校長特別收受的。第二個答話的是個矮胖的女生，長長的面，短短的頸，頸後垂着一條烏黑大辮，雖然鼻平嘴闊，眉目倒還清朗，膚色算不得白淨，但不顯糙，三分巧滑態度中，還留着一分天真。她叫王素源，大約是校長的窮親戚，所以學級上

常常佔到分外的便宜；平時歡喜替校長偵察學生的舉動，自獻做她的耳目，全校上她這個女偵探的徽號，也還含着有一部分恭維她勢力偉大的意思；她倒也居之不疑的扮起薩福爾摩斯的架子來了。

那談話的講堂，原是三大間舊客廳改成的，屋宇非常高大，上面既沒天花板，也沒泥墁頂，依然是露骨的梁，采椽網磚，歷歷可數，只有四面的窗戶，一色換上了玻璃，倒還顯得軒爽透明。外面廊沿東邊檐柱上挂着一塊白漆黑字的小牌，寫着「第一講堂」四字，裏面正梁下斜撐起一個白漆的大橫匾，彷彿唐太宗泰山摩崖字體寫成南京貧兒院五個不等邊的奇形字，下款題着平齋，不知道那個當代書家得意疾書的代筆。堂的中央照例設着一個講座，座後，挂起一塊大黑板，下面便是一排一排的條桌和長椅，是學生的聽講席，一直排到前軒。

那時，講堂廊下，一陣雜踏的步履聲，笑語聲，鬧成一片。就見從面南的一列長玻璃大窗湧進來陸陸續續的許多學生，男的，女的，大的，小的，美的，醜的，參差錯落地各就座位。那些來到的學生。彷彿來看賈汲汲麟新產品的電影片或土耳其初來的魔術團，人人面上都浮現着一種好奇嘲弄的興奮。

正喧鬧間，倏地滿堂嚴靜起來。只有剛纔談話的一對男女生，此時又挨坐着耳語，極細小的聲浪，倒在萬籟無聲地飄來清楚的幾句：

——噢！還有學眼望着窗外說，素源，你瞧。和周校長一同走來的女客是誰？

——果然，王素源說，有個女客。納！那是魯太太，和校長常往來的。今天索性跟到講堂來。

——客倒跟上，今天的主角不上場？

——你說十一紅嗎？她？怎會就來？不抵抗就來，也不成其爲她了。要是不來，校長怎答應？準來！我們瞞着吧。

兩人話還沒了，早見一個高高的身裁，長長兒的臉蛋，年紀約摸在三十歲左右的中年婦人，肩並肩手掖着一個年紀實在比她大些，看上去却比她年輕得多，至多猜到二十四五歲模樣，雖然久經事變，近困病魔，顏色蒼白，帶幾分疲弱的愁容，然眉目如畫，還是娟楚動人，小笑輕擊，隨處因真生趣，不粉不朱，不環不簪，一頭黑而長的美髮，在後枕骨上鬆鬆籠了一個自然髻，穿上一付褐紅閃光綫的時式旗袍，下面露出薔薇色的長絲襪，脚上一雙漆光如鏡的高跟小皮鞋，輕盈地，靜默地一同走進講堂來，這便是王素源所說的魯太太，也就是魯男子老年的安慰者。

全堂學生起了一陣波動，衆目睽睽的注射着她都帶些驚異的情緒。

——校長後面還隨進來兩三位男女教員，各自去佔着坐位。校長獨留出近講座邊中央一個位子，很殷勤的來招呼女客。

——蕊君，周校長帶着笑說，對不起你。請你就坐在這裏候一候，等我訓戒完了一個頑劣小女生後，再奉陪你上富順醫院找章醫生去。

——說那兒的話，蕊君謙遜地說。我來得正巧。我正要見識見識你那位聰明古怪的令高徒哩。

——那麼請你賞鑑吧，校長帶着調皮的樣子說。

她隨即回過頭去，向坐着的教員們問：

——蘇之華叫來沒有？難道她和我抵抗嗎？

——來了，一個男教員說，在外邊守候着。

——爲什麼不進來？校長嚴重地問。

——她說，一個女教員恭敬地答，她今天是罪人，校長不點到她的名，她沒有進來的必要。

——好！校長冷笑着喊。好個沒進來的必要！現在我點到她的名了，你快去拉她進來。

『拉她進來』幾個字一出口，滿場空氣突然緊張起來；許多的頭頸都扭轉向堂外，許多的眼光都傾注到廊下；大衆的神情間，似乎在候轟動一時的名角第一次登臺，等待得不耐煩了，聽到鑼聲一響，門帘一掀，實際沒有一些色相，早引起了如雷的喝采。但到底這裏是學校，不是戲園，出來的是學生，不是伶人，不容許喝采，變成一致噓聲底納罕。

一陣普遍的呢喃聲裏，東在說蘇之華來了，西在說你們瞧蘇之華，衆口同聲的只噓着蘇之華，到底蘇之華是怎麼樣的人物呢？

你們瞧，一位女教員領到周校長講座前，兀然站着的女孩子，那不是蘇之華全校又叫她十一歲的嗎？看她身量發育的很早，眼估着至少十六歲，其實還是一個十四歲的女童。倒生得肌肉豐滿，姿態飛舞；雖然遭逢落薄，血管裏至今流着大江東去的祖風。在當衆受罰時，她若無其事的直邁向前，既不畏縮，也不羞澀，仰着滿月般的臉，張開黑而且大包含活水的眼珠，平視着周校長，雪白的一口細

牙，微咬住薔薇色的上唇皮，表示緘默；左手挽弄着背後長髮的辮梢，右手下垂着微微在搖晃；總之，全露出一種任憑宰割一半順從的意味。

於是周校長振了一振衣服，微微的咳嗽了半聲，岸然的坐在講座上。

——蘇之華，周校長莊嚴地向蘇之華說，你知道今天召集諸同學開這個會做什麼？

——我不知道，蘇之華冷冷地答。

——你知道自己犯了校規嗎？

——我不知道。

——那麼你知道本院倚仗誰人的實力維持，在院的學生應當絕對服從的是誰？

——更不知道。

——哼！校長立時漲紅了臉，怒目直射蘇之華格格地說？你這三不知，說得多乾脆！那麼難道連牆上粘的紙招貼是誰幹的，你也不知道嗎？

——什麼紙招貼。

——你要我宣讀那紙招貼嗎？好，我就讀。

周校長在衣袋裏掏出一個小小的紙捲兒。雙手展開，朗誦起來：

題目，四件不懂的問題，請教師們和同學們解答。

(一) 前天××和他夫人到校，爲什麼叫全體學生站班迎送？人家說，因爲××貴，學生們賤，

賤的該迎送貴的。然依我看××和我們一樣的五官，四肢，沒比我們多了一些，他所多的，就是他有大洋，他佔有大商店；但是，強盜也有嘍囉，也有大洋，也佔有山林，爲什麼我們不去迎送強盜？我不懂。

(二) 從前有一天，一個富翁死了，爲什麼使學生們參加送葬，列入兩簿？有人說，爲了富翁曾經捐助本校些補助費，富翁是施恩者，學生們是受恩的，受恩的該報答施恩者，然我看正因有些不仁的富翁，世上才多不運的貧兒，我們爲什麼，反願送葬？我不懂。

(三) 沒多時，我們校裏，有一個已嫁的女同學，爲了替男子們養孩子死了。大家看得稀鬆平常，以爲養孩子是女子天賦的本分，死是偶然的命運，只好白死，無可置議。然我看生男育女是世間無量痛苦的一種苦役。女子已處處受男子的壓制，佔不到一些便宜，爲什麼還要把這付千斤重擔，一肩承挑呢。現在當女性醒覺的時代，事事已在男子權威下起了劇烈的運動，爲什麼對於萬苦的生育問題，還好像樂此不疲，不會聽見過大聲疾呼的抗議呢？你看植物是雌雄同株的自爲交配。倘使人類也和植物一般，牝牡兼於一身，高興生育的，不煩他求，不情願的，儘管拋棄，那不曉得要省去了多少糾紛。再不然，何妙學着蜂群裏的母蜂，專門育成一種母人，各處都立一個母人院，願意生育的女子入院，也算一種職業，專替人家傳種，其餘普通女子全不受生育的苦楚，豈非快事？爲什麼我們做女子的，沒人提議呢？我不懂。

(四) 這裏某學校有個教習，喜歡一個女生的聰明，那女生也愛重那個教習的品學，彼此

日深一日，行跡間過於親密，起了全校的疑謗。後來，這女生回到家，竟被自己的父親，賣給人家作妾。女生不甘，夤夜逃到愛她的教習家裏。那教習雖是個獨身人，爲要救護女生，不嫌疑的把她藏起，而且還供她讀書，送進學校。等到這女生大學畢業，已與教習同居有兩年多了。差不多大家已公認是教習的如夫人，至少是戀入了。誰料這教習竟替這女生介紹了一位文壇佳婿。直到婚筵上，這位新婿向教習表示感謝，才公表他倆二年多同居的醇潔。然還有許多人不信這事的實有。然我看是沒什麼稀罕的，因爲愛情，原是人类精神上的化學作用，發生同化，本不限於形體的類屬，並非男女兩性專有品。就退一步說，許多有情的動物，凡屬人類，不論家庭間，社會上，可以接觸交往的，都有發生高度愛情的可能，當它發生時，一般的覺知熱烈，嘗味溫甜，享受歡樂，和男女兩性的熱情無別。世人每狹視愛情的領域，好像愛和性永不能分離，性以外無愛，硬派非性的愛，叫做親愛，或名友誼，不視爲愛情。我不懂。

周校長很高聲的一口氣讀完，再向她問：

——我讀的你聽明白了嗎？到底是誰做的，你不知道嗎？

——我知道，蘇之華坦然地答，是我做的。

——你做這個，什麼意思？

——我想到，她微笑着從從容容說，我就寫出，沒有別的意思？——我當今天開會是什麼，原來

爲這個。寫得不通嗎？惹人笑話嗎？不要緊，這是課外的亂塗，老師們扣不到我的分數吧？

——扣分嗎？校長帶着嘲笑的口吻說，太客氣了。

——不客氣，蘇之華吃驚似的問，便怎麼樣？

——除名！

——除名？她臉上飛起一片紅雲，不再吃驚而變作憤怒的發問。除名不就是斥退嗎？我犯了什麼罪？要斥退？

——你還敢說沒犯罪嗎？校長嚴重的說，你看那紙貼兒，一開口就罵，批評誰都不敢侵犯的富人，尤其是有恩本校的富人。照這種荒謬的舉動，只辦一個除名，還是看承你學業的成績，可憐你質地的聰明，格外的優容。

蘇之華一聽到這幾句宣言，臉上原有的紅雲，突然變成紫靄。攢集起兩道不平的眼光，直射到校長的心腔，凝定不動。但一言不發，也不低下頭去。

那時滿堂的空氣，忽被蘇之華沉鬱的不平火起了暗潮；人人在她無聲的眼光中，明明在說：『校長斥退蘇之華全爲得罪了富人。』

忽見近校長講座前，就是剛才引導蘇之華進來的一個女教員起立發言：

——校長今天斥退蘇之華，我們本不該疑議。況且她自認招貼的舉動，不必問平日學業的成績如何，原有可斥退的理由。但據我的意見，校長如果據了她四不懂裏的三四兩項，都是違反常經，這種

含毒性的荒謬議論，出在小小女孩之口，斥退以免鼓惑，是無可非難的。現在校長宣言斥退的理由，反注重第二項，專爲得罪富人起見。那麼我們養成學生，難不成要定做拍富人馬屁的工具嗎？只怕不但蘇之華心不甘服，合校都要起反感的吧？還請校長慎重一點。

一時全堂都鼓起掌來，校長倒並不發怒，也不羞愧，仍扮着鄭重和懇切的面貌，向大眾朗々的說道：

——請諸位寧靜片時，聽我幾句聲明。剛纔×先生見教的話，我是很欽佩的，而且是早料到要受這種責備的，就是今天特開這會，也爲了解釋誤會。諸位第一明白爲了得罪富人斥退蘇之華，是我顧全全校的利害，並非我個人的趨奉。姑不必說本校開始，本是個不成局面的小慈善事，幸虧我遇見××夫人，蒙她向××關說，捐助了不少的款子，又撥給了這所和平橋的官房，更在省款裏籌定了每年的補助費，才弄成了今日的規模。就單講前天××夫婦給我們面子，好意來校參觀，我們貢獻些迎送的小敬禮，還不算一回事。誰料到不知天高地厚的蘇之華竟起反抗？若然反抗藏在心裏，誰都管不到誰，她却偏要形諸顏色。那天，牠在列隊中，一種傲慢倔強的態度，多難着呀！你們想，××是多麼精靈的脚色！不管別的，只看他在學生群裏過時，一雙斜射似的眼光，不看別人，單單射定在她臉上不放，這是什麼緣故呢？再加上蘇之華又弄出招貼兒的把戲，鬧得滿校烏煙瘴氣，無人不知。假使我還是糊糊塗塗不把蘇之華公表斥退；這不但變成忘恩，簡直犯了叛逆，只要被他一知道，豈有不立刻封閉究辦的嗎？決不是斥退蘇之華一人所能了事的了。請諸位想一想，就可以瞭解我今天的苦心

了。俗語說得好，在他門下過，怎敢不低頭。蘇之華譬如一隻雛雞，已落在鉤爪之下，受此委屈，也說不得了。

周校長說完了這一套理由充分的話。立即搖鈴散會，一衆學生，紛紛各散，校長也離了講座，招呼着她全來的懿君，一路說說笑笑，出廳而去。頓時一座人才濟濟的大講堂，漸漸陰沉起來。正像曉天的星辰一般兒的稀疏。一眼望去，排椅上祇剩了最先來的一對男女生。詹有學和王素源，離開講座十來步靠門窗的旁邊，還有一個被斥退的滿面脹脹着不平之氣，但已低了強直的頭，拖蹣跚的步，似走不走的向着外廊而去。

——你瞧，王素源一面在排椅上站起身來一面指着蘇之華低低的說，多可憐！憑你自命爲鍾靈毓秀的蘇之華，一旦寄人籬下，沒有自立的能力，只有儘量受人蹂躪吧了，從那裏掙扎起？有學，你看校長今天的判斷，到底公平不公平？

——嚇！說什麼公平不公平？詹有學鼻子抽着口冷氣說，完全是錯誤。

——你怎麼知道是錯誤？她的一番說明，我覺得有極充實的理由。

——她自以爲充實處，恰正是她的觀察錯誤；她認定××的注目蘇之華，是一種惡的注目，這尤其是錯誤覺察。現在你也不必細問，將來自然知道的，

說着這話，掖了王素源的臂，雙雙離了椅位。

——不管別人的閒帳，我們走吧。

兩人走到廊下，回過頭來，還瞥了呆立在廊檐下的蘇之華一眼。

這蘇之華是誰，她父親在八年前死了，她母親姓齊年紀雖老，據說還很美麗，但是名字沒有人能夠知道，當初蘇經是一個好家庭，近年來受命運的支配，窮得又不可收拾幸而有這女兒，成了她貧境晚年唯一的安慰者。

